胡敏讲罗尔斯

普通人都能懂

一个人、一张阄书，与 SDE 的解构



胡敏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胡敏讲

罗尔斯

普通人都能懂 · 一个人、一张阄书，与 SDE 的解构

胡敏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胡敏讲罗尔斯：普通人都能懂——一个人、一张阄书，与 SDE 的解构》
著者	胡敏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胡敏著；提升版补写、统稿与排版：Claude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147 号
ISBN	979-8-90690-476-8
定价	US$20
开本	190 mm × 250 mm
字数	约 23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出版说明：本书与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罗尔斯》（德麦国际专著第 104 号）用同一份大纲打造，主题相同、内容不同：立题、判词与承重命题出自王德生（口述），章目相同，正文由胡敏另写，家常案例、论证路线与新增概念（路据、底线自由）各不相同。两书可以对照而读。为便于区分，本书的副题与六十六章的章名，按本书自己的案例与概念另拟；编名与判词沿用大纲。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立题、判词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由作者在其指导下成稿。统稿时依创新智商评分的提升路径，在第 11、23、27、51、56 章补写了若干节（乘法的量法与底线自由、例外本的判例三条、路据的五条判准与近邻勘界、体检判准、三项检验），并同步修改导读、结语与附录；补写部分由 AI（Claude）起草。书中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文，汇总于附录七。书中家常人物与场景均为虚构。关于健康的章节讲理解与相处，不构成医学建议。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二编六十六章；结语、参考书目（一百二十种）、附录七件。

作 者 介 绍

胡敏，SDE 学员、人工智能应用实践者。曾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后转向 SDE 理论、人工智能及新国学的学习与传播，现跟随王德生博士持续研究 SDE 发生学，并把它应用于人工智能、教育、健康、婚姻、心理与社会观察。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治未病立账学》《辨证结算学》《抑郁探究》《衰老初探》《没有人违规》《胡敏讲叔本华：普通人都能懂》《胡敏讲莱布尼兹：普通人都能懂》等专著。

前 言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 一、一句问话，走进了日常

你可能没读过罗尔斯，但你多半听过他的问话。

单位里要定一条新规矩，会上有人说：「先别想你在哪个科室。你要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儿，你还赞成这么定吗？」家里商量老人的事，也有人说：「你换到妈的位置上想想。」这种说法，老话里早就有，叫将心比心。可是把它磨成一件工具，放进规矩的来历里，让它去回答「什么样的规矩才算公平」——做这件事的，是一个叫约翰·罗尔斯的美国人。

他 1921 年生在巴尔的摩，2002 年去世，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核：常见传记记载〕。他写的书不多，最有名的是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以前，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冷清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觉得这门学问只剩下分析词义了。书出来以后，门又开了。三年后，他在哈佛的同事诺齐克写了一本书来反驳他，书里说的大意是：从今往后，做政治哲学的人，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里面做，要么得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在里面做〔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一个对手这样说话，比十个学生的赞美更能说明分量。

《正义论》是一本厚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理论，第二部分讲制度，第三部分讲目的〔核：《正义论》目录〕。多数人只读第一部分，记住了无知之幕和两条原则。可这本书真正的心思，一半藏在很少有人读完的第三部分里：一个人怎样长出正义感，一个好社会怎样长久站得住，人活着图的是什么。本书会一直读到那里。

这本书也早就到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正义论》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待核：译者与出版年份，常见记载为何怀宏等译、1988 年〕。「无知之幕」这个词，从那以后进了中文的课堂，进了报刊上的评论，后来又进了网上的争论。很多中国读者第一次认真想

「什么样的分法才公平」，手边就是这本译得很辛苦的书。本书借用前辈译者的不少译名，在后记里向他们致意。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这一问，半个多世纪里，从哲学课堂走进了法学院、医院的伦理会议、公共政策的讨论，也走进了普通人家的饭桌。它已经不只是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他的书不好读。满纸都是「暂定」「我假定」「在这个阶段，我们先不讨论」。初读的人常常嫌他啰嗦。可这些话不是客套。它们是一个人在说：这里还没长稳，我先放一放，将来还要改。读他，先要学会读这些小字。本书把它们当成要紧的记号，不许读漏；哪一处核不到原文，就公开认输，登进书末「本书自认最弱处」。

◆ 二、这不是第一次写他

这一套书里，罗尔斯已经出场过好几次。

第 120 号《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二十八章，给过他一个判断：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用它来量真实的土；无知之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那一章还说，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东西——你的天赋、你肯吃苦的劲头，都不是你凭空挣来的。那一章也写下了他停下的三处：幕后那个人到底是谁；基本善的清单是谁开的，开的时候谁不在场；他的理论只有形状，没有路。

第 121 号《发生落点》第十九章接着判：他的土是薄的，而且是有意削薄的；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例外要被记下来。第二十章写他和哈贝马斯在 1995 年的那场交锋。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第 26 章把两个人并排放着看：罗尔斯要的是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大家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还在写作中的《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写到了桑德尔攻他的那一刀。

这些判断，本书一条不改，只往下接。「人造的土」在第 20、22 章接住；「应得」的改判在第 27 章接住；「修订的档案」在第 23、24 章接住；「只有形状，没有路」在第 29 章接住；「结论碰头」在第 38、59 章接住；桑德尔那一刀，在第 58 章接住。哪一

处接在哪里，附录五逐条对账。写着写着，如果发现前面哪一卷说得不对，本书不悄悄改，而是写成「待裁」，交回去重审。

那为什么还要给他一整本书？因为前几次都只写了他的一个侧面：一道工序，一处修订，一场争论。这一次，要找他的根。

◆ 三、三句话，一个根

这本书的根，来自王德生博士的三句口述。原话照录，一字不改：

> 自由优先是一个意义中心主义，即创造，自由，幸福三者，自由是第一性
>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也意义哲学，所犯的错误就是将 SDE 的 D1 的意义三视角，变为了「自由中心主义」。即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显然这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这个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用大白话说是这样。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活得有没有意思，靠三只脚撑着：能不能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这是创造；能不能在约束里自己裁出一条路，这是自由；一件事能不能从头到尾走通，走出那股往外涌的劲，这是幸福。三只脚，缺一只就倒。

也许你会问：一本讲政治的书，为什么要扯到「活得有没有意思」？因为「什么样的规矩才算公平」这个问题底下，一定压着另一个问题：人活着，图的是什么？规矩要护住的，总是某种值得护住的东西。罗尔斯对这个底下的问题，有一个很聪明的回答。他说：人和人想过的日子千差万别，我不替你定；可不管你想过什么日子，你总需要一些东西——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能抬起头来的那份尊重。规矩只管把这些东西分公平，至于你拿它们去过什么日子，是你自己的事。这个回答很谦虚，也很有用。可它把「能自己挑」放到了最底下，当成了一切的地基。

罗尔斯把三只脚收成了一只，只留下自由，让一切从它出发。收完以后，他在三块地上各展开了一次。在脑子里想规矩的那块地上，是无知之幕后面那种自由——自己给自己立法，不被私利绑住，本书叫它理念自由。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钱、机会、身体、住处——是两条正义原则要保的自由，连同让自由能用得上的收入和机会，本书叫它现实自由。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是一个人可以改信、改道，而不丢掉公民身份的自由，本书叫它自我自由。

合成一句，就是本书的判词：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句话里没有骂人的意思。先把话说在前头：**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谁拆谁错。**一个人不能被拿去给「更大的好」抵账，这是罗尔斯替我们守住的东西，本书从头到尾不动它。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一根柱子，能不能单独撑起一个家？

◆ 四、借一条路线图，给他找个位置

读一位思想家，最怕拿自己的尺子去量人家，量完了再说人家短。所以这里先借一条路来看。借它，不是为了排名次，只是为了看清他在哪里停下。

这条路是王德生博士自己走过的。2015 到 2016 年是酝酿期。第一站是「三视角」，从 2017 年 1 月到 2022 年 10 月，把创造、自由、幸福三只脚立起来。第二站是「321 智慧系统」，从 2022 年 10 月到 2024 年 7 月。第三站是「SIO 本体论」，从 2024 年 7 月到 2025 年 12 月。第四站是「SDE 本体论」，从 2026 年 1 月起；这一站里又分两段，1 到 5 月讲结构、差异、纠缠，5 月以后把「结构」改读为「显露」——长出来、能被认出的那个形状。一条路走了十来年，每一站都拆过上一站的一部分。

把罗尔斯放到这张图上比一比，他大致落在第二站。他看见了一件很多人看不见的事：讲理的人，面对同样的证据，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谁笨、谁坏，而是判断本身有负担——每个人一辈子的经历，都在悄悄决定他怎样掂量证据。看见了这一层，他的办法是找重叠：各人的理由可以不同，只要结论能碰在一起，社会就站得住。

他没有再往下问的，是另一件事：这些不同的视角，是怎样从各人的土里长出来的？第三站那一步——把人、规矩和土排进同一张表，谁也不先在——他没有走。

一个人在哪里停下，恰恰标出了后来的人接着要走的路。**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两步**。这是本书看他的基本姿势。不说谁超过了谁，只说路是接着走的。

◆ 五、为什么是现在：幕反过来了

罗尔斯请你做一个想象：定规矩的时候，蒙上一道幕。你不知道自己是穷是富、是男是女、聪明还是笨、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蒙着幕定出来的规矩，才不会偏向你自己。

五十多年后，事情倒过来了。今天替我们定下许多小规矩的，是算法：谁先看到这条招聘，谁的贷款额度是多少，哪一单外卖先派，哪一段视频被推给一百万人。这一次，定规矩的那一方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住在哪儿，几点睡，平时刷什么、买什么、在哪一页停了三秒。蒙着幕的反倒是你：你不知道规矩是怎么定的，常常连有没有规矩都不知道。

举一个小例子。两个人投同一份工作的简历，学历、年限都差不多。一个人很快接到了面试电话，另一个人石沉大海。他不知道是哪一步出了事：是住址？是毕业年份？是上一份工作只干了八个月？筛简历的那道程序，看得见他身后的一切；他却看不见那道程序。

幕还在，只是换了方向。

这时候重读他，不是怀旧。他那道幕，是为了挡住私利。我们要接着问的是：挡住私利的同时，它还挡住了什么？一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走过什么路，身后缠着什么样的家、什么样的地方——这些被他挡在幕外的东西，今天正被机器一样样捡起来，用来认出

你、分拣你。话要说两头。那道幕在今天仍然管用。一个平台定派单规则的时候，一个单位定考核办法的时候，拿他的幕测一测——假如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被派单的那一个、被考核的那一个，我还赞成吗？——常常一测就能测出偏私。这一招，本书一直留着。可是只测私利，不问来历，就会漏掉另一半：那个被筛掉的人，身后是一段什么样的路。

那些东西到底该不该进规矩的来历？怎样进，才不变成偏私？第十一编专门写这件事。

◆ 六、为什么是普通人

有人会说，政治哲学是教授和立法者的事，跟过日子的人隔着好几层。

你想一想。兄弟姐妹分老屋，照顾父母多年的那一个，该不该多分一点？孩子填志愿，是按分数排、按兴趣挑，还是按家里的条件定？公司定调薪公式，业绩好的多拿，那起点本来就不一样的人呢？每一回，你都在问罗尔斯的问题：什么样的分法才算公平？差距要怎样才算挣来的？一个人能不能换一条路走，而不被旁人另眼相看？

周越的女儿今年高三。她想报哲学，父母想让她学医。饭桌上，她说了一句：「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还会这么逼我吗？」周越愣住了。这孩子没读过罗尔斯，可她用的就是他的那一招。周越后来跟姐姐说：「她问得对，可又好像哪里不对。我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哪里对，哪里不对，第 48 章和第 64 章会写。

他的问题从来就不只在书房里。它在你家的饭桌上，在孩子的志愿表上，在每个月的工资条上。本书最后一编专门写教育、健康、事业三件事，每一章都从你遇到过的场景写起。陪你一路读下去的，是一户人家：大姐周静照顾父母十年；二姐周蕙四十岁那年辞了职，想开一家面包店；小弟周越的女儿正读高三，要填志愿了。他们从导论那天的分家开始出场，一直走到结语。他们不替本书作证，只让每一个判断落到同一家人身上，你好看清它在日子里是什么样子。

◆ 七、这本书怎么排

全书十二编。第一编写他这个人，从巴尔的摩的童年写到 2002 年。第二编写他接手的题：一架加总的秤，一双看得见道德的眼睛。第三编是总纲，写三只脚怎样被收成一根柱子。第四、五、六编是上、中、下三编，一编一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第七编把三编合起来，钉一颗钉子：三格自由，六格空白。第八编让他和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乐」相遇，两边用同一把尺量。第九编是总的解构，先让替他说话的人把话说完。第十编写他身后，一群人围着那根柱子吵。第十一编写 AI 时代。第十二编写用得上的地方。

每一章都按同一个次序走：先讲他说了什么，再讲他为什么这样说，然后看这一处是开了门还是关了门，最后留一句「带走的话」。章末还有两行小账，导论里会讲怎么记。

◆ 八、这本书不做什么

有几件事，本书先说不做。

本书写他的政治哲学，不对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派政治表态。他的书被左边的人引，也被右边的人批，本书不站到任何一边去替谁加分。

本书写到健康的地方，只谈怎样理解、怎样养成习惯、怎样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不给看病和用药的建议。那是医生的事。

本书也不把自己用的这套工具当成终点。第 56 章会专门写：这套工具在什么情况下算错。一本书若只拆别人、不给自己留一条死路，那它就成了它自己要拆的那种东西。

本书也不拿中国的思想去「赢」西方，不拿西方去「救」中国。第八编让他和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乐」相遇，两边用同一把尺量，谁在哪里是零，就写哪里是零。

◆ 九、拆不是骂

这本书会拆他。拆，不是骂。

拆之前，本书先把他的论证复述到你能讲给别人听；先把他看见了什么写足；每一处批评，都写出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他自己就是这样读前人的：在哈佛讲道德哲学史，他总是先把对手讲到最强，再动手。我们向他学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值得先说。罗尔斯是一个会拆自己的人。1971 年那本书出版以后，他又改了三十年。从 1985 年起，他一步步承认，原来那套讲法里藏着一整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学说，不是每个讲理的人都会接受；到 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他换了一套讲法，在导论里把这件事说得最明白〔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一个愿意拆自己的体系，是活的体系。本书拆他，是接着他自己的手往下拆。

他停下的地方，我们接着走两步。走得对不对，你来判。

导 读

五条判决与四条读法

◆ 一、一句判词，五条判决

全书只说一句话：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句话拆开，是五条判决。每一条都分两栏写：他打开了什么，他又关上了什么。先写打开，再写关上，次序不能倒。每一条都有一个主场编，负责把证据给足；结语逐条回来验。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主场
一 · 一根柱子	把个人从加总的秤上救下来，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他抵账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	第三编
二 · 理念自由	定规矩那一刻，想法不被私利绑住；反思平衡两头都能改	只活在理念界；是一个人的自由；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第四编
三 · 现实自由	自由有价格；出身和天赋是运气；基本需要先于自由	乘法被拆成两本账；清单量不到转换	第五编
四 · 自我自由	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是一级级长出来的	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	第六编
五 ·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影子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	第七编

◆ 二、判决散在哪里

第一编写他这个人，不直接结任何一条账，只为五条判决备好土：一个一生都站在幕前的人，怎样写出一套要人站到幕后的学说。第二编写他接手的题，交代他为什么非这样起步不可。第三编是判决一的主场，兑现口述的第一、二句。第四、五、六编是上、中、下三编，分别是判决二、三、四的主场。第七编是判决五的主场，把前三编合进一张九格的表。第八编兑现口述第二句的后半句：一根柱子和一只鼎相遇。第九编把五条判决收成一个根，先让替他辩护的人说完话，再体检。第十、十一、十二编是身后、AI 时代与日子里的用处，五条判决在那里各被用一次。结语回到分家那天，逐条报账。

◆ 三、四条读法

书厚，不必从头读到尾。给你四条路：

只有一个下午：读第三编、第 44 章和结语。第三编告诉你三只脚怎样被收成一根柱子；第 44 章把三种自由摆进同一张九格的表，让你一眼看见哪三格有、哪六格空；结语把五条判决逐条报账。一个下午读完，你会拿到这本书的根和它的全部结论。

为孩子来：读第 64 章，再读第 47、48 章。填志愿、分班、一个「差生」、关上房门的青春期，还有两种「为你好」撞在一起的时候。

为身体来：读第 65 章。谁先上手术台，一家人怎样轮流照顾中风的父亲，还有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的那个人。

为饭碗来：读第 66 章，再读第 30 章。调薪公式、年终奖、四十岁开店、被优化，还有同样一千块为什么长出不同的日子。

四条路之外，还有一条最慢的路：从头读起。第一编那个人的一生，是后面所有判断的底子；不读它，你会觉得这本书只是在跟一套理论过招。读了它，你会看见一个口吃的孩子、一个失去信仰的士兵、一个把手稿改了十几年的教书匠，怎样一步步长成那个写下「自由优先」的人。

◆ 四、什么情况下本书算错

一本书若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它说的话就没法验。本书立三条，结语回来报账；另外，为本书自己新立的一个词，再立一条。

第一条。如果他的著作里，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一等级的原则，而且它们不是以「自由的价值」或者「善」的身份出场，那么判决一错。去查《正义论》第 32 节、第 82 节和整个第三部分。

第二条。如果他给出了一套程序，让一个人在私人生活里长出来的理由，能够回头改写公共规则，那么判决四要收窄。去查《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第六讲，以及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

第三条。如果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而不只是分开保障，那么判决五错。去查 2001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的第五部分。

第四条，是给本书自己的。第 27 章要给「来历」起一个能核账的名字：路据。如果它的五条判准在真实的分法里挡不住身份和旧账——用了它，「我是长子」「祖上有功」反而更容易坐回桌边，或者旧账翻个没完——这个词就要撤回，退回他那道幕。怎样验，见第 56 章的三项检验。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条？因为它们正好压在本书最容易被驳倒的三个地方。判决一说他只留下了自由，最怕的是在他书里找到一只和自由平起平坐的脚。判决四说他把自我界的生长关进了私人院子，最怕的是找到一扇他亲手开的门。判决五说三格不缠，最怕的是找到三格互相长出来的那段话。本书自己先把这三处指给你看。你若在那里找到了反证，就在那里驳倒本书。

◆ 五、随身三问

每一章，你都可以拿这三句问一问：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

长出了什么？

走通了没有?

拿导论里周家分老屋那一晚试一次。落在哪块地?分法在脑子里,房子和存款在手上,大姐的十年在心里,三块地都在,而且缠上了——那一行「另记」同时牵着三块地。长出了什么?一个饭前谁也没想到的分法。走通了没有?走通了,按手印的时候,没有人心里憋着。三问问完,这一晚是活的。换一个晚上:三份一样大,客客气气签完,各自回家。三问问下来,第一问只落在一块地上,第二问什么也没长出来,第三问没走通。

「三块地」是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长出了什么」问的是创造。「走通了没有」问的是那件事从头到尾有没有走完、那股劲出没出来。这三问是本书送你的一把随身小刀,到了 AI 那一编和最后「用得上」那一编,它就交到你手里,你自己用。

◆ 六、引文怎么标

《正义论》按节号标,写作「§ 24」。1971 年初版和 1999 年修订版的节号相同,两个版本都能对上。《政治自由主义》按「第几讲第几节」标。《万民法》和《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按节号标。中国古籍标篇名,如《论语·为政》。

罗尔斯的原著还在版权期内,本书以转述为主;确实需要原话,只引一句,附上出处。每一段史实之后,标〔核〕或〔待核〕:〔核〕写明依据哪一类来源,〔待核〕表示还没有核到可靠原文。全书的核验情况,汇在附录七。

最后一条请你记住:凡是本书里带引号的他的话,都请理解为「大意如此」。本书不编造他的话、他的年份和他的轶事。拿不准的,宁可不说。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v
前言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 · · · · v
导读　五条判决与四条读法 · · · · · xiii

导论　老屋分家那天：先抓阄，还是先算账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一生都站在幕前 · · · · · 11
第 1 章　出生地那一栏：巴尔的摩的童年（1921—1939） · · · · · 12
第 2 章　一篇压箱底的论文：二十一岁，写罪与共同体（1939—1943） · · · · · 18
第 3 章　「老天保佑」保佑的是谁：太平洋上的步兵（1943—1946） · · · · · 24
第 4 章　一张方子改了四十一回：一份手稿的十三年（1946—1971） · · · · · 30
第 5 章　版本号：书出版以后的三十年（1971—2002） · · · · · 37
第 6 章　一张简历，一张序列表：一生站在幕前，学说要人站到幕后 · · · · · 43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一架加总的秤，一双看得见道德的眼睛 · · · · · 50
第 7 章　三个月的加班：一架加总的秤为什么能让少数人吃亏 · · · · · 51
第 8 章　「我就是觉得」：直觉主义与「道德不是知识」 · · · · · 56
第 9 章　门上那张纸：洛克、康德、密尔、伯林的自由之土 · · · · · 61
第 10 章　手机的规矩：四样材料一撞，换了一个问法 · · · · · 66

第三编　总纲：一根柱子——意义三视角怎样被收成「自由」 · · · · · 71
第 11 章　一只三足鼎，一条底线：创造、自由、幸福 · · · · · 72
第 12 章　一家只讲「快」的店：一切从自由出发 · · · · · 78
第 13 章　一张打分的问卷：他为什么只留下自由 · · · · · 83
第 14 章　一张一年的健身卡：自由的框与自由律 · · · · · 88
第 15 章　隔壁韩家：《万民法》里的第二次幕后会 · · · · · 93
第 16 章　本编总账：一根中柱，长出三种自由 · · · · · 98

第四编　上编 · 理念自由：幕后的自由只活在一块地上 · · · · · 104
第 17 章　分家前的那一晚：原初状态是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 · · · · · 105
第 18 章　一张自己排的作息表：自律与理念自由的出处 · · · · · 112
第 19 章　一套很快的报销流程：正义之于制度，如真理之于思想 · · · · · 119
第 20 章　蒙着眼睛尝面包：一道幕挡住了另外两块地 · · · · · 126
第 21 章　一个人定的年夜饭：幕后只剩一个人 · · · · · 133
第 22 章　两盆小葱：基本善清单是谁开的 · · · · · 140
第 23 章　菜市场的秤与周蕙的例外本：反思平衡要有本子 · · · · · 147

第 24 章　本编总账：一张排班表——理念自由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 · · · · 154

第五编　中编 · 现实自由：两条原则——自由有价格 · · · · · 161
第 25 章　「安全第一」的装修：自由为什么坐第一 · · · · · 162
第 26 章　两个人的出国自由：一个乘法被拆成两本账 · · · · · 168
第 27 章　牌是发的，打是自己的：自然抽彩与路据 · · · · · 175
第 28 章　多给一百块：差别原则与最大最小 · · · · · 185
第 29 章　「反正抽也是一样的」：纯粹程序正义与四阶段序列 · · · · · 191
第 30 章　两个一千块：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 · · · · 198
第 31 章　一场没去成的会：第一位前面的第零位 · · · · · 205
第 32 章　本编总账：一本家里的账——现实自由被做成两本账 · · · · · 211

第六编　下编 · 自我自由：政治自由主义——可以改信，身份不改 · · · · · 218
第 33 章　一条家规的改法：1985 年，政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 · · · · · 219
第 34 章　「你像变了一个人」：扫罗变成保罗与两种身份 · · · · · 225
第 35 章　「先想清楚你要什么」：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 · · · · · 231
第 36 章　一个孩子的三次「不拿」：正义感是一级级长出来的 · · · · · 237
第 37 章　老屋该怎么用：讲理的人为什么合不拢 · · · · · 243
第 38 章　墙那边长出来的年糕：从权宜之计到重叠共识 · · · · · 249
第 39 章　亭子里的一块牌子：公共理性把自我界的理由留在门外 · · · · · 255
第 40 章　本编总账：东屋和西屋之间——自我自由被关进私人的院子 · · · · · 261

第七编　钉子：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 · · · · 268
第 41 章　周静的九个格子：三块地乘三只脚 · · · · · 269
第 42 章　父亲的鼓：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与自尊 · · · · · 275
第 43 章　第五个月与小梅的店：三格之间不缠 · · · · · 281
第 44 章　本编总账：上梁那天——一根柱子立在三块地上 · · · · · 287

第八编　一根柱子与一只鼎：与中华幸福快乐中心相遇 · · · · · 293
第 45 章　门上的「五福临门」：五福、孔颜之乐与乐感文化 · · · · · 294
第 46 章　「你这人太自由了」：自由两次进中文 · · · · · 300
第 47 章　父亲的矩：七十而从心所欲，自由是走出来的 · · · · · 306
第 48 章　一张志愿表的背面：填志愿与广场舞 · · · · · 312
第 49 章　周静的十年换一把尺子量：同一张表量两边 · · · · · 318

第九编　SDE 总解构 · · · · · 324
第 50 章　先让他说完：五位辩护人与一位没请到的 · · · · · 325
第 51 章　一张体检单：判词完整版、三条判准与三方程体检 · · · · · 330
第 52 章　一棵树的根：自由中心主义 · · · · · 336
第 53 章　一张施工单：一根柱子、三根梁与四件替换 · · · · · 341
第 54 章　一根中柱撑了四十年：柱子在什么条件下是承重墙 · · · · · 346

第 55 章　父亲的体检单：病根与死法 · · · · · 350
第 56 章　阄书的最后一页：向他学什么，与近邻分界，给 SDE 写五种死法 · · · · · 354

第十编　身后：多数人在柱子旁边吵 · · · · · **360**
第 57 章　多给两块钱：诺齐克吵的是哪一种自由 · · · · · 361
第 58 章　一个人是谁：桑德尔与社群主义者从「善」那边撬 · · · · · 365
第 59 章　第四回商量的记录：哈贝马斯，1995 年 · · · · · 369
第 60 章　小钟的能力表：森与努斯鲍姆，比他更彻底的自由中心 · · · · · 372
第 61 章　第二张阄书：幕外的人 · · · · · 376

第十一编　AI 时代重读他 · · · · · **380**
第 62 章　问机器分老屋：一台没有位置、却满身是土的机器 · · · · · 381
第 63 章　两张一样的简历：算法知道你是谁 · · · · · 385

第十二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 · · · · **389**
第 64 章　教育：班主任的一个晚上——填志愿、分班、一个「差生」 · · · · · 390
第 65 章　健康：那个冬天——谁先上手术台，照顾中风的父亲 · · · · · 404
第 66 章　个人事业：一张调薪表——四十岁开店、被优化 · · · · · 418

结语　回到老屋 · · · · · **433**

参考书目 · · · · · **440**

附录 · · · · · **446**
附录一　术语对照：他的词、本书的大白话、本书的思想工具 · · · · · 446
附录二　《正义论》的两个版本与本书引文体例 · · · · · 448
附录三　罗尔斯年表 · · · · · 449
附录四　随身工具卡 · · · · · 451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对账 · · · · · 452
附录六　推翻条件、判负卡与本书自认最弱处 · · · · · 454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 · · · · 456

导 论

老屋分家那天：先抓阄，还是先算账

◆ 一、老屋空了两年

周家的老屋在镇子东头。三间正房，一个小院，院里一棵枣树，是父亲年轻时栽的。

母亲前年冬天走了。父亲今年八十一，这十年一直住在大姐周静家——先是母亲病了，后来两个老人都离不开人，周静就把他们接了过去。擦身、喂饭、半夜起来看两回、往医院跑，一跑就是十年。二姐周蕙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快二十年，这两年总说想辞职，想干点自己的事。小弟周越在外地，女儿正读高三。

老屋空着，一年修一回漏，谁也没提要怎么办。今年清明，一家人回来上坟，晚饭桌上，父亲开了口：「趁我还明白，把老屋分了，立个字据。你们三个商量，我听着。」他把舅舅请来，做中人。

你家里多半也有过这样一天。不一定是房子，也许是一笔存款、几件老物件、一块地。那一天，饭桌上的话都很客气，每一句底下都压着东西。

◆ 二、先抓阄，还是先算账

周越先开口：「三份，一样大，抓阄。谁也别挑，谁也别说闲话。」

这话听着最公平。

周静没说话，低头剥一个橘子。

周蕙把筷子放下：「一样大？姐这十年，怎么算？」

屋里静了好一会儿。

舅舅把烟掐了，慢慢讲了一段老规矩。分家，份要先分好，当着大家的面分。分份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抓到哪一份，所以谁也不会把哪一份做得格外好、格外差。

份分定了，再抓阄。抓完了，立阄书，写上年月日，中人在场，大家签字、按手印。各地做法不一，这里只取大致的样子〔待核：分家抓阄与阄书的民俗细节〕。

这段老规矩里，藏着一件很聪明的事。抓阄遮住了「我拿哪一份」。分份的人既然不知道自己会拿到哪一份，就只好把每一份都分得让自己拿到哪份都能接受。私心插不进来。

这正是罗尔斯那道幕想做的事。他请你想象：定一个社会的基本规矩时，蒙上一道幕，你不知道自己会生在哪个人家、带着什么天赋、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样定出来的规矩，才不会偏向你自己。

可是周蕙那句话，抓阄遮不住。

大姐的十年，不是「我拿哪一份」的问题，是「这个家是怎么过来的」问题。抓阄只能遮落点，遮不了来历。来历必须摆到桌面上，当着中人先算清，算进分份里去，然后才轮到抓阄。要是连来历也一起遮了，那就不是公平，是装作没看见。

那天晚上，他们先算了账。周静一开始说「我不要」，周越说「那不行」。最后定下：老屋三份照分；另从父亲的存款里给大姐记一笔，写进阄书，写明缘由——长女侍奉父母十年，此项另记，诸人无异议。然后抓阄。周越抓到了带枣树的那一间，他笑了一下，说小时候就是在这棵树底下挨的打。

阄书上多了一行字。这一行字，是这本书的一把钥匙。

抓阄只遮「我拿哪一份」，不遮「这个家是怎么过来的」。而阄书，是一张有日期、有签押的修订档案：规矩在哪里开了例外，为什么开，谁在场，都记下来了。十年以后有人问，翻得到。例外要记下来——这句话，本书会反复用。

◆ 三、他会怎么回周蕙

公平起见，先替罗尔斯回一句。

他多半会说：你们家分老屋，本来就不归我那两条原则管。他的正义原则，管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宪法，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财产怎么定，市场怎么设，

家庭在法律上占什么位置。这些东西从一个人一出生就定下了他的起点，所以要先管它们〔核：《正义论》§2，转述〕。一户人家怎么分几间房，一个社团怎么定会费，不在里面。拿他的幕去管一张饭桌，是用错了地方。

这句回答是对的，本书认。他从来没说过，一家人分家要蒙上眼睛。

可是周蕙那句话，换一个尺寸，照样问得出来。一个社会定基本规矩的时候，也有它的「大姐的十年」：有的地方为别的地方出过力，有的人背了多少年的担子，有的行当默默撑着一整座城，却从来没人给它记过账。这些，是一个社会「怎么过来的」。按他的设计，幕后那个定规矩的人，只知道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却不知道自己这个社会的具体处境和来历〔待核：《正义论》§24 相关表述，转述〕。来历，被整个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他当然也照顾到了处境差的人。等幕揭开，差别原则会回过头去补偿他们。但补偿是一回事；来历能不能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开口，是另一回事。舅舅的老规矩多走了一步：先让来历开口，写进分法，再抓阄。本书要一路追问的，就是这一步。

◆ 四、七个词，一个晚上全用上了

这本书只用一套话，从头到尾不换。七个大白话词，三块地，三只脚。那天晚上的饭桌，正好把它们全用了一遍。

先说七个词。

形状。分家前后，这个家的样子变了：从「一座老屋，一家人」，变成「三份房、一行另记、一张阄书」。形状，就是长出来、能被认出的那个样子。它不是一下子有的，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光谱。那天下午，「大姐该多一点」只是几个人心里模模糊糊的念头；到了晚上，它成了阄书上的一行字，能被认出，能被引用，能被将来的人翻出来对。

路。路是一串有先后的不同。大姐的十年就是一条路：第一年，母亲住院；第三年，父亲在卫生间摔了一跤；第六年，母亲不认人了；第九年，母亲走了。每一步都和

前一步不一样，一步一步把这个家带到今天这张饭桌前。路会修正，也会收拢：周越从「一样大」改口成「那不行」，就是路在饭桌上修正了一次。

土。土是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老屋，枣树，父亲的存款，母亲走前拉着周静的手说过的话，三兄妹小时候谁挨打谁挨骂的旧账，镇上人会怎么议论——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拆不开。那天饭桌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阄书一签，这个家的土就变了：以后过年在谁家，父亲将来谁照顾，周静心里那一点说不出的委屈，都被那一行字悄悄改过了。

一锅粥。那天晚饭之前，什么都在，什么都没分开：情分、钱、老屋、委屈、客气，搅在一起。这就是一锅粥。

正在成形。周蕙那句「姐这十年怎么算」说出口之后，屋里静的那一会儿，就是正在成形。新的形状冒了头，还站不稳。可能谈崩，也可能谈出一个比原来更好的分法。这个时候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定型。按手印那一刻，定型了。稳住了，认得出，传得下去。但它只是一站，不是终点。十年以后，要是父亲的照顾又落在某一个人身上，这张阄书还得再添一行。

◆ 五、三块地，三只脚

那天饭桌上的事，落在三块地上。

脑子里想的：分法、老规矩、「什么才算公平」。这是第一块地，本书叫它理念界。

手上碰的：房子、存款、枣树、按手印用的那一小盒红泥。这是第二块地，叫现实界。

心里的我你他：大姐的十年，周蕙替姐姐开口时的那股气，周越心里那点「我在外地、没尽上孝」的不安。这是第三块地，叫自我界。

三块地从来不是各管各的。阄书上那一行字，是一条规矩，属于脑子里想的；它牵着一笔钱，属于手上碰的；它落在一个人的十年上，属于心里的我你他。三块地缠在一起，这件事才办成。

再说三只脚。

创造：那天能不能长出一个原来没有的分法？「三份照分，另记一笔」，饭前谁也没想到，是饭桌上碰出来的。这就是创造。

自由：每个人能不能说「不」，能不能在规矩里裁出自己的路？周静可以说不要，周越可以改口，周蕙可以把筷子放下。这就是自由。

幸福：这件事从头到尾走通了没有？走通以后，那股劲是往外涌的，还是憋在心里的？这就是幸福。本书说的幸福，不是开心几分钟，是一件事有始有终地走完时那股劲。

三只脚之间，是乘法，不是加法。本书用的思想工具里，这层关系写成一道式子：**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意思是：真正的自由，是在能长出新东西、又能把事走通的地方，才裁得出来的。另外两项里有一项是零，所谓的自由，就只剩一个空框。

拿那天晚上试一试。假如大家客客气气平分，谁也不提那十年——每个人都「自愿」签了字，框是满的；可是周静心里那口气没通，这件事没有走通，幸福是零，乘出来是零。假如吵到最后谁也不让，老屋就那么空着——每个人说「不」的权利都保住了；可是什么新东西也没长出来，创造是零，乘出来还是零。只有那一行「另记」长出来，而且大家心里都过得去，那天晚上的自由才是真的。

换成罗尔斯的眼光，那天晚上会是什么样子？他的幕会先把一件事做好：每个人都平等地有说话的份，谁也不能因为是儿子、是长女、是住得近就多占。自由这一只脚，他护得很牢。可是那一行「另记」，在他的幕后长不出来——幕后的人不知道这个家的十年，也就想不到要为它另开一行。创造这只脚，被挡在幕外。至于这件事走没走通，每个人心里过不过得去，他会说：那是各人自己的事，规矩不管。幸福这只脚，被交给了各人的院子。

这不是说他会把事办坏。他会办出一个干干净净的「三份一样大」。干净，公平，就是少了那一行。

这道乘法，是本书最常用的一把尺。它不是说自由不重要，恰恰相反，它说的是：自由若是真的，一定是乘出来的，而不是单独摆在那里的。

◆ 六、一张图纸：三样谁也不先在

形状、路、土，三样里谁是老大？

本书用的思想工具，叫 SDE（显露—差异—纠缠）。它的回答是：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用三句大白话说：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定下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改变的。写成式子是：

S＝F（D，E）　　D＝G（S，E）　　E＝H（S，D）

S 是形状（显露），D 是路（差异序列），E 是土（特征纠缠）。你不必记这三行式子，记住那个晚上就够了：阄书这个形状，是从十年那条路、从老屋存款情分这片土里长出来的；阄书一签，又回头改了以后的路和土。

让这三样转起来的，有一台小发动机，叫 123 原理。第一拍，张力积累：大姐十年没开口，委屈一点点攒着。第二拍，逼出形状改变：周蕙一句话，旧的「一样大」站不住了，新的分法冒出来。第三拍，形状改变回写路和土：阄书改了这个家以后怎么过。一、二、三，走完一轮，又从新的土上开始攒下一轮。

那么，罗尔斯的图纸是什么样的？先交一个预告，第四到第七编一格一格去验。

在幕后那一次，他的规矩是从路和一片「人造的土」里长出来的：S＝F（D，E′）。这片土 E′　是他配好的——一张基本善的清单，几条关于社会的一般事实，一群彼此不关心、只会讲理的人。真的老屋、真的十年，不在里面。幕一揭开，图纸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规矩成了唯一的起点，路只准往下走，从宪法到法律，再到具体的执行；人只被规矩改，人和他身后的土，不能回头去改规矩的来历。用式子写，就是 D＝G（S），E＝H（S）。

这台发动机，在罗尔斯自己身上也转过一轮。1971 年的书出版以后，他慢慢发现，书里关于一个好社会怎样长久稳住的讲法，和一个事实撞上了：在自由的制度下，讲理的人本来就会信不同的东西。这是张力积累，第一拍。张力攒到一定程度，逼出了一个新形状——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义》，第二拍。新形状回过头去，改了他整套学说的路和土：原来的书被重新读成一种「政治的」理论，而不是一套人生学说，第三拍。一个会让发动机在自己身上转的思想家，是活的。本书后面说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意思就在这里：他会死，是因为他那根柱子到头来撑不住；他是活的，是因为他自己拆过第一版。

为什么这三行式子要紧？因为大多数想法，都悄悄认了一个老大。有人认规矩是老大：制度定了，人就跟着变。有人认人是老大：人心正了，规矩自然好。有人认土是老大：一个地方、一个年代，决定了一切。三种说法都能举出一大堆例子，也都能被一大堆例子驳倒。这张图纸说的是：三样东西一起转，谁也不能单独当起点。你只要认了一个老大，就会在某一块地上看漏东西。

两张图纸摆在一起，差别就在一个地方：谁可以回头改谁。

◆ 七、一根柱子，一只鼎，一把钥匙

全书有一个总比喻：一根柱子。

先认它对在哪儿。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一个人不能被拿去给别人的好处抵账，不能因为多数人高兴就被牺牲，这一条立在那里，房子才不塌。

再看它错在哪三处。第一，柱子只有一根，站不稳。他自己后来在柱子底下垫了砖：自由排第一，要等社会条件还算过得去才成立；人的基本需要，要先满足，才谈得上那些自由。第 31 章细说这几块砖。第二，柱子不会长。自由在他那里是一个框，护住你「可以选」；可「选」这件事本身是怎样长出来的，框不管。第三，柱子插进了三块地，三块地之间却不缠。

替换它的，是一只三足鼎：创造、自由、幸福，三足并立，缺一足就倒。

那天晚上的抓阄和阄书，是全书的总钥匙。一根柱子底下压着三根梁，对应三件替换。理念自由里的那道幕，换成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现实自由里的那张基本善清单，换成灶台：清单只数菜篮子里有什么，灶台看你做出了什么。自我自由里的那道公私之墙，换成一扇门：墙把心里的理由关在院子里，门让它们可以走出来，也可以走回去。阄书，是三件替换共用的一本档案，每一次改动都有日期，有签押。

罗尔斯有一套自己的词。本书不把它们换掉，只在旁边标一把扳手，告诉你每个词在我们的话里拧的是哪一颗螺丝。

他的词	本书的大白话	一句话
原初状态	人造的土	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会场的土是他事先配好的
无知之幕	幕	遮住「我是谁」，也一并遮住了「我是怎么来的」
基本善	菜篮子清单	权利、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反思平衡	校秤、回写	原则和具体判断两头互相调，直到对得上；「校秤」一词来自第 120 号
重叠共识	结论碰头	各人理由不同，结论碰在一起就够了
自由	框	保护「可以选」；对照自由律——在约束里裁出原本没有的路

◆ 八、先清三个误会

读罗尔斯的人，常在三个地方走岔。先把它们清掉。

第一个误会：差别原则就是平均主义。不是。他的第二条原则允许差距存在，只是给差距设了一道门槛：差距必须对处境最差的那些人最有利，而且那些位置得对所有人真正开放〔核：《正义论》§13，转述〕。一个医生比一个清洁工挣得多，他不反对；他要问的是，这个差距有没有让最差的人也过得更好。差距可以有，但它要挣到自己的正当性。

第二个误会：无知之幕是要你忘掉自己是谁。也不是。幕是一道想象的工序，不是一次失忆，更不是要你做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按他的说法，你什么时候愿意，按那几条限制去推理，就算进入了原初状态〔待核：《正义论》§4 相关表述，转述〕。推理完了，你

走出来，还是你自己。幕挡的是定规矩那一刻的私心，不是你的一生。第 120 号说得好：它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

第三个误会：1993 年那本《政治自由主义》是一次撤退。也不是。他在那本书的导论里自己交代过缘由：《正义论》第三部分讲一个好社会怎样长久稳住，那一套讲法不现实——在自由的制度下，讲理的人本来就会信不同的东西，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接受同一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完整学说〔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他改，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原来的讲法和自己的前提打架。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动刀，不是向对手投降。

◆ 九、每章末尾的两行小账

从第 1 章起，每一章末尾都有两行小账。第一行问：这一章写的那一处，是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是说他在这里看见了一件原来被遮住的事，给后来的路留了口子；关门，是说他在这里把一件本可以长出来的东西挡住了。第二行问：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也就是拿那道乘法去算一算——创造和幸福这两项，在这里是不是零。

这两行账，和导读里的随身三问是一对。三问是看的时候用的：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长出了什么？走通了没有？两行小账是看完以后记的：开了门还是关了门，乘出来是不是零。先问，后记。

这两行账，一开始你看我记；读到后面，你自己记。

拿分家那天做个示范：

> **小账**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那一行「另记」让来历进了分法，三块地都在，缠上了。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是零。长出了一个新分法（创造），事情走通了（幸福），每个人都说过自己的话（自由）。

罗尔斯的那道幕，放在这张饭桌上，好用吗？好用，它管住了分份时的私心。它够不够？不够，它遮不住，也不该遮住大姐的那十年。它哪里好用、哪里不够，就是这本书要一章一章讲的事。

> **带走的话**
>
> 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来历要写进阄书。

第 一 编

一个人：一生都站在幕前

编　序

这一编六章，写罗尔斯这个人，从 1921 年写到 2002 年。

为什么一本讲思想的书，要先花六章写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为了用他的经历去解释他的学说。本书守一条纪律：生平只摆事实，不作「所以他才……」的连接。一个人小时候遇到了什么，不能拿来给他长大后的主张定罪，也不能拿来给它加分。起源不定罪。

写他的一生，是为了看清一个反差。他的学说请你站到幕后：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走过什么路，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可他自己，一生都站在幕前——带着巴尔的摩的童年，带着一篇二十一岁写下的论文，带着太平洋上的战场，带着一份改了十几年的手稿。他的自由，是从这些土里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他书里的自由，却是一开头就给定的。

第 1 章写巴尔的摩的童年。第 2 章写普林斯顿，和那篇写罪与共同体的本科论文。第 3 章写战场，以及信仰怎样在那里散掉。第 4 章写一份手稿怎样在同事和学生手里一改再改，长成 1971 年的书。第 5 章写书出版以后，他又改了三十年。第 6 章是本编总账，列一张人生序列表，把那个反差摆出来。

本编不给任何一条判决结账，只为五条判决备好土，尤其是判决二——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和判决四——自我先于目的。一个人的原则，是不是也是长出来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第一份证据。

第 1 章

出生地那一栏：巴尔的摩的童年（1921—1939）

◆ 一、出生地那一栏

你这一辈子填过很多张表。入学、入职、看病、办证。第一栏往往是姓名，接着是出生年月，再往下，是出生地。

出生地那一栏，是你这辈子填的第一个你没有选过的答案。你没选过那座城，没选过那条街，没选过那一对父母、那一屋子兄弟姐妹、那一年的年景。可它就这样写在你的每一张表上，跟着你走。

约翰·罗尔斯的那一栏写的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921 年 2 月 21 日〔核：常见传记记载〕。

五十年后，他在《正义论》里写下一个判断，大意是：一个人生在哪一个阶层，带着什么样的天赋来到世上，从道德上看是任意的，就像一次抽彩〔核：《正义论》§12、§17，转述〕。本章不把这句话和他的童年连成一条线。本章只把他的出生地那一栏，一格一格填清楚。

◆ 二、一个律师的家，一位要投票的母亲

他是家里五个儿子中的老二〔核：常见传记记载〕。

父亲威廉·李·罗尔斯是巴尔的摩的律师。据传记记载，他没有念过正规的法学院，是靠自学一步步当上律师的，后来在当地颇有名望，也和州里的政治人物来往〔待核：父亲的求学经历与政治往来〕。母亲安娜·艾贝尔·斯顿普·罗尔斯，热心妇女的权利，据记载做过当地妇女选民组织的负责人〔待核〕。

有一个日子值得记一下。1920 年 8 月，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妇女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投票权〔核：美国宪法史〕。那是他出生前半年。他出生的那个家里，母亲正在为一件刚刚争来的东西奔走：一张原本不属于她的选票。

这件事有一层意思，和他本人无关，和本书有关：规矩是可以改的，而且刚刚被改过。一张选票，前一年还不属于一半的人，后一年就属于了。改它的，不是一次想象中的会议，而是几十年的游行、请愿、争吵和一次又一次的投票。一条规矩的来历，就这样有日期、有名字、有路。

本章不说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只记下来：他出生的时候，家里有一位律师，一位要投票的母亲，一个刚刚被改写过的规矩。

◆ 三、一座分开的城

巴尔的摩在美国南北之间。他长大的二三十年代，这座城是分开的：学校分，街区分，很多公共场所也分，白人一边，黑人一边〔核：美国种族隔离史的一般记载〕。这不是谁心里的偏见，是写在规矩里、落在街道上的东西。马里兰州的公立学校，按种族分开办学，一直到 1954 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学校种族隔离违宪之后，才开始慢慢合并〔核：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及马里兰州公立学校史的一般记载〕。也就是说，他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上战场、读完博士，这座城的学校一直是分开的。

据一些传记性的记述，他小时候和一个黑人孩子玩得很好，后来大人不再让他们一起玩〔待核：此事的来源与细节〕。这件事本书只能写到这里。核不到可靠的原文，就不添一个字的细节，也不替他说那时心里怎么想。

一座城把人分成两边，一个孩子站在其中一边。他没有选过这一边。

◆ 四、1928 年，1929 年

接下来这两年，本书只摆事实。

1928 年，他得了白喉。常见的记载说，他的弟弟鲍比在他生病期间被传染，没有救过来〔待核：年份、病名与经过〕。那一年，他七岁。这里要交代一处口径：本系列第 121

号写的是七岁，第 120 号写的是八岁。他生在 1921 年 2 月，常见记载的年份是 1928 年，本书按七岁写，附录五写明对账〔待核〕。

第二年，他又得了肺炎。另一个弟弟汤米也染上了，也去世了〔待核：年份、病名与经过〕。

此后，他开始口吃。这个毛病伴随了他很久，他一生都不太愿意在人多的场合开口〔待核〕。

就写到这里。

有人愿意从这里往下连一条线，说「所以他后来才……」。本书不连。两个孩子的死，是两个孩子的死，是一个家的伤口。它不是一条论证的前提，也不是一个学说的注脚。把它拿去解释一套理论，既对不起那两个孩子，也对不起那套理论。

◆ 五、一所教会学校

十四岁上下，他离开巴尔的摩，到康涅狄格州一所圣公会办的寄宿学校读书，一直读到 1939 年〔待核：学校名称为肯特学校，入学年份待核〕。那是一所规矩很严、宗教气氛很浓的学校。每天有礼拜，有劳作，有固定的作息。

据记载，这所学校讲究简朴和自己动手，学生要轮流做杂务，扫地、端盘子、干农活〔待核：学校的办学风格与学生杂务〕。一个律师家的孩子，在这里学会了一种和巴尔的摩的客厅很不一样的日子。

这时候的他，是一个认真的信徒。这一点，下一章要用到。

◆ 六、先说他后来看对了什么

把这十八年摆完，我们回到那句抽彩的话。

他说：你生在哪一家、带着什么天赋来到世上，从道德上看是任意的。你没有挣过它，所以你也不能拿它当作你「应得」更多的理由。后来他甚至说，连一个人肯不肯下苦功，很大程度上也和他的家庭、他成长的环境有关〔核：《正义论》§48，转述〕。

他把这件事讲得很细。在《正义论》第 12 节，他把「机会平等」分成三种读法，一种比一种走得远〔核：《正义论》§12，转述〕。

第一种，他叫它「自然自由的体系」：职位对所有有才能的人开放，谁都可以去考、去争。听起来公平，可是每个人从什么起点出发，这一种读法不管。家里有书的孩子和家里没书的孩子，一起去考，考卷是一样的，起点不一样。

第二种，他叫它「自由主义的平等」：不只是职位开放，还要让出身不同、才能相当的人，有差不多的机会——办好公共学校，别让家境挡住一个聪明孩子的路。这比第一种走远了一步。可它还留着一处：天赋本身。一个天生聪明的孩子和一个天生不那么聪明的孩子，机会再平等，结果也差得远，而天赋同样是抽来的。

第三种，他叫它「民主的平等」：在第二种之上，再加一条差别原则——天赋带来的好处可以有，但要让处境最差的人也从中得益。天赋被看成一种大家共有的底子，而不是谁一个人的私产。

「道德上任意」这几个字，听着拗口，意思很家常。好比一场抽签，签是从箱子里摸出来的，摸到长签的人没有做对什么，摸到短签的人也没有做错什么。你可以说他运气好，却不能说他「配得上」那根长签。一个人生在有书的家里、生来记性好，就是摸到了长签。罗尔斯不说长签该被没收，他只说：别拿长签当作你配得上更多的证据。

从第一种到第三种，他一步一步把「出生地那一栏」往里推：先推出社会出身，再推出天赋。本系列第 120 号已经判过：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东西。本书接着说一句：这个看见，是站在「出生地那一栏」上的看见。每个人都填过那一栏，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想：这一栏，我什么也没做，它却一直在替我做事。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用本书的话说，一个人的形状，是从路和土里长出来的。出生地那一栏，就是一个人最早的那片土：一座城，一种规矩，一个家，一间病房。

他看见了这片土，这是开门。他没有假装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门开到哪里，是后面几编要细看的事。先只点一句：他看见土之后，把土放在了哪里？——他在幕外补偿它，在幕内却不让它开口。幕后那个定规矩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出生地可以被补偿，却不能当作一个理由，进到规矩的来历里去。这一步走得对不对，第 27 章细算。

公平起见，还要替他把这一步说足。他为什么不让土在幕内开口？因为土一开口，最先抢着说话的，往往不是大姐的十年，而是「我家祖上有功」「我是长子」「我们这一片的人本来就该多拿」。出身一旦能当理由，门第、祖荫、特权就都能当理由。他把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挡的首先是这些声音。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他那道幕是对的。这是他的保底，本书认。

本书要分开的是两种来历。一种来历，是「我生来就该」——它要的是特权，不需要证据。另一种来历，是「这个家是这样过来的」——它要的是记账，要摆出日期、经过、谁在场，经得起别人翻出来对。阄书上的那一行「另记」，是后一种。幕把两种一起挡掉了。后面几编要问的是：能不能只挡前一种，让后一种写进档案？

这里还要再说一遍：我们不说他的童年「造成」了他的这个看见，也不说它「造成」了他后来的那道幕。书里的话，和他的土，可以并排放着看，不必连线。

拿随身三问问一问「出生地那一栏」，你会看得更清楚。落在哪块地？它写在一张表上，是理念界的一格；它指着一座城、一间屋，是现实界；它连着一对父母、几个兄弟姐妹，是心里的我你他。三块地缠在一起，你一填，三块地一起被写上去了。长出了什么？一个人的起点。走通了没有？还没有开始走，路在后面。

这一问问下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幕后那个人，不知道的恰恰是这三块地缠在一起的那个结。他知道「人会有出生地」这条一般事实，却不知道任何一个出生地。

◆ 八、放回日子里：一段夜路

周家老屋分完的那天夜里，三兄妹坐在院子里没睡。

周越说起一件事。他六岁那年冬天发高烧，父亲在外地，母亲一个人顾不过来，是周静背着他走了五里夜路，到镇上的卫生院。那一年周静十三岁。路上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爬起来接着走，一句话也没说。

「这事我一直记着，」周越说，「就是从来没说过。」

周静笑笑：「我都忘了。」

她没忘。那十年，也不是从十年前才开始的。一个人照顾一家人的那股劲，是从一段五里的夜路、从一个十三岁孩子的膝盖上长出来的。你可以把这些都遮起来，只看阄书上那一行「另记」；可是那一行字的来历，比阄书长得多。

周蕙在一旁听着，忽然说：「那你分到枣树那间，也算有来历。」周越愣了一下，笑了：「那我这份，是不是该少算一点？」三个人都笑了。

笑完了，周静说了一句：「来历这东西，说出来是账，不说出来是债。」

这就是土。它不在任何一张表上，可它在每一个人的形状里。

> 带走的话
>
> 出生地那一栏你没得选；可它写在你的每一张表上，也写在你的每一步路上。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一章只摆土，三块地都在，缠在一起：一座分开的城，是理念界的规矩；病房和街道，是现实界；两个弟弟和一个开始口吃的孩子，是心里的我你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还没开始乘。一个人的自由之前，先有一片他没选过的土。

第 2 章

一篇压箱底的论文：二十一岁，写罪与共同体（1939—1943）

◆ 一、压箱底的那篇论文

很多人的毕业论文，答辩一完就压了箱底。二三十年后搬家，从纸箱最下面翻出来，一页一页看下去，脸有点热：那时候写得真嫩，引文乱，口气大。可是看着看着，会在某一页停住——那里有一句话，后来自己一直在走，只是走的时候不知道它在这里。

周蕙就遇到过这样一回。她辞职前收拾书柜，翻出自己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老家镇上几家手工作坊怎么活下来的。她几乎忘了自己写过这个。论文最后一页，有一句当年导师用红笔划过的话：「手艺不是一个人的，是一条街的。」

她拿着那几页纸在书柜前站了很久。

罗尔斯也有这样一篇论文。不同的是，他生前没有拿出来；它在他去世七年以后，才印成书。

◆ 二、普林斯顿，一个想当牧师的学生

1939 年秋天，他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选了哲学〔核：常见传记记载〕。

这时候的他，是一个认真的圣公会信徒。据记载，他当时认真考虑过毕业以后进神学院，将来做牧师〔待核〕。这不是一时的念头。他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每天做礼拜，信仰是他日子里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名分。

那几年，美国正被卷进战争。1941 年底，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参战〔核〕。很多大学压缩了学制，让学生早一点毕业。他这一届，是提前毕业的一届〔待核：毕业时间为 1943 年初〕。

可以想见那时的校园：课排得更紧，假期被压短，同学一个接一个收到征召，宿舍里今天还在的人，下个月就在训练营了。这样的年头里，一个人会更认真地想一些大问题：人为什么会作恶，人和人为什么会结成一体，一个人死了，他和别人之间的那些东西去了哪里。

就在这样一个一边读书、一边等着上战场的年头里，二十一岁的他，写完了本科毕业论文。

◆ 三、他写了什么

这篇论文写于 1942 年，题目直译过来，大意是《对罪与信之意义的简要探究：一种基于共同体概念的解释》〔待核：题目译法与写作时间〕。200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把它和另一篇身后发现的短文《论我的宗教》合在一起出版，由他的学生、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编订，书前有乔舒亚·科恩和内格尔写的长篇导读〔待核：出版信息与编者〕。

论文的内容，本书只能转述，而且只转述到核得住的地步。

他先把人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分成两种。一种是人和东西之间的：饿了想吃，看见好东西想要，东西是拿来满足我的。另一种是人和人之间的：我和你面对面，你不是我拿来满足自己的东西，你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待核：两类关系的原文用语〕。

在他看来，罪，最要紧的不是身体的欲望，而是把第二种关系弄成了第一种：把别人当东西用，或者把自己抬高、把自己和别人隔开。信，则是一个人向别人、向上帝敞开，走进一个共同体里去。

最要紧的一句，用大白话说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先长成了一个完整的「我」，再去找别人结成共同体；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待核：据编者导读的概括，转述〕

他还顺手推开了两种想法。一种是把「好」理解成「被想要的东西」，好像人活着，就是去追一件又一件值得想要的东西；他认为这把人和人的关系，错看成了人和东西的关系。另一种，是把人和上帝的关系看成一笔交易，好像人可以靠自己的功德把恩典挣到手〔待核：两处推开的具体所指，据编者导读转述〕。

还有一处，很值得记一笔。据编者导读的概括，这篇论文对「把社会看成一纸互利的契约」这种想法，也是有保留的：人和人结成共同体，不是为了交换好处，好像一群商人坐下来签合同〔待核：论文对契约论的态度，据编者导读转述〕。三十年后，写这篇论文的人，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名的社会契约论者。他后来的契约，当然不是商人的合同，而是一场讲理的人在幕后的约定；可是从「共同体」到「契约」，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是第 10 章要看的事。又一面小旗，插在这里。

◆ 四、先说对在哪儿

二十一岁的他，看见了一件要紧的事：一个人不是一只封好的盒子。

你是谁，是在「我你他」里长出来的。父母怎么叫你，兄弟姐妹怎么跟你争，老师怎么看你，朋友怎么等你，这些不是贴在你身上的标签，而是你这个人本身长成的方式。把一个人从这些关系里整个抽出来，剩下的不是一个更纯的「我」，而是什么也没剩下。

他还看见：把别人当东西用，是最深的一种坏。这一句，和他三十年后《正义论》开头那句话——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性，谁也不能以社会整体的好处为名来推翻它〔核：《正义论》§1，转述〕——隔着三十年，遥遥相望。编者在导读里指出过这一类前后呼应〔待核〕。本书只把它们并排放着，不说前一句「生出」了后一句。

公平起见，也要说这篇论文的边界。它是一篇神学论文。它说的共同体，最终是和上帝在一起的共同体；它说的信，是一种宗教的信。把这样的共同体直接搬成一个社会的规矩，会出事：信别的神、或者什么也不信的人，放在哪里？后来的罗尔斯最清楚这一点。他后半生花了很大力气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在一个讲理的人信着不同东西的社会里，规矩怎样才能不压住任何一方。二十一岁的看见，和五十岁以后的谨慎，两样都对，只是对在不同的地方。

◆ 五、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门开在第三块地上，心里的我你他。

用本书的话说，他在二十一岁时写下的，几乎就是「形状从土里长出来」：一个人（形状）是从我你他缠在一起的那片地（土）里长出来的，而不是先有一个人，再被放进土里。在他一生的著作里，这是离那张「谁也不先在」的图纸最近的一次。

可是这粒种子后来去了哪里？

三十年后的《正义论》里，有两处写到自我，方向正好相反。一处在第 84 节附近，大意是：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那些目的〔待核：§84 原意〕——先有一个我，再去现成的选项里挑目的。另一处在第 70 到 72 节：一个人的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先在家里，后在各种团体里，最后才到原则上〔核：《正义论》§70—72，转述〕。一处说「先有」，一处说「长出来」，同一本书里，两支笔。

还可以用三只脚看一看这篇论文。它最看重的，是人和人结成一体的那种关系——用本书的话，是自我界里的一片土。在这片土上，他没有把自由立成第一位：一个人的自由，是在共同体里长成一个人以后才谈得上的，不是一进门就发给你的一张证。他也没有把幸福理解成满足欲望——他正是在这里推开了「好就是被想要的东西」。至于创造，这篇神学论文里，长出新东西的力量属于恩典，不属于人。三只脚里，这时候没有哪一只被锯成柱子；只是这张三足的桌子，是搭在一座教堂里的。

二十一岁那粒种子，是长进了第 70 节，还是被第 84 节压住了？这里先插一面小旗，第 35、36 章回来拔。

还有两面更小的旗，一并插下。他在论文里推开了「好就是被想要的东西」这种想法；他后来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而没有给幸福留一个位置——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只插旗，不下判，第 13 章回来看。他在论文里不许人靠功德挣到恩典；他后来说天赋和出身不是应得的——这两件事又有没有关系？第 27 章回来看。

◆ 六、1943 年初

论文交了，学位拿了。据记载，他以很高的荣誉从普林斯顿毕业，几乎紧接着就入了伍〔待核：毕业与入伍的具体月份〕。做牧师的打算，暂时放下了。

和这篇论文一起在 2009 年出版的，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论我的宗教》。据记载，那是他晚年写下的，写给自己，也许写给家人，生前没有发表，去世后才在他的文件里被找到〔待核：写作年份与发现经过〕。那篇短文回头讲了一件事：他年轻时那份认真的信仰，是怎样在战争里一点一点散掉的。

他要去的地方，是太平洋上的战场。他在那里会听到一次布道，说上帝会引导我们的子弹。那是下一章的事。

第 6 章会列一张表，把他一生每一段的土、每一步的不同、每一回显出来的样子排在一起。这篇论文在那张表上占一行：土是教会学校、战时的校园、一份认真的信仰；那一步的不同，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话想清楚人和人之间是什么；显出来的样子，是一个把共同体放在最前面的年轻人。这一行，要和二十九年后那本书的第一页并排放。

这里只记下一个事实：二十一岁的他，一生里最用力想清楚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自由，而是罪与共同体。他立的根，这时候不在自由上。

◆ 七、放回日子里：一句划过红线的话

周蕙后来还是辞了职。

她跟周静说起那篇论文，说起那句「手艺不是一个人的，是一条街的」。周静听完，说：「你那时候就想这个了。」

周蕙摇摇头：「那时候哪想得到。写的时候，就是觉得那条街上的几家铺子，谁也离不开谁。做馒头的那家，面是隔壁磨的，碱是对门杂货铺进的，买的人是整条街的人。一家倒了，另外几家也跟着难。」

她停了一下：「我现在要开的是一家店，可我想的，好像还是一条街。」

周静问她：「那你的店，跟这条街怎么个离不开法？」

周蕙想了想，说了三件事。面粉想从老家一个还在石磨磨面的小作坊进，贵一点，可那是她小时候吃惯的味道。店址想开在一所小学对面，放学的孩子和接孩子的老人，

是她想做的第一批客人。第三件，她想在店里留一面墙，贴镇上老人们写的方子——谁家的枣糕怎么蒸，谁家的发面怎么起。

「这样一来，」她说，「这家店就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手艺了。」

这一句话，和二十一岁的罗尔斯隔着大半个地球，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人、一家店，不是先有了再放进一条街里，而是从一条街里长出来的。可是种子不等于树。一句早年写下的话，后来是长成了一棵树，还是被别的东西压住了，要看后来的路和土。周蕙的店开不开得起来，第 43 章会写到。罗尔斯的那粒种子长到了哪里，第 35、36 章会写到。

那天晚上，周蕙把那页纸拍了照，存在手机里。她说，开店以后，要是哪天只顾着自己这一个铺子，就翻出来看看。

> 带走的话
>
> 早年写下的那句话，不一定是你后来走的路；但值得翻出来，问问它去了哪里。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心里的我你他：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这时的他，还没把自由立成根。他立的是共同体：一个人先得在我你他里长成，才谈得上别的。这一条，第 6 章要拿来和他后来的书对照。

第 3 章

「老天保佑」保佑的是谁：太平洋上的步兵（1943—1946）

◆ 一、「老天保佑」，保佑的是谁

你大概听人说过这样的话。一场车祸，前车的人毫发无伤，后车的人伤得很重。没事的那个人下了车，腿还在抖，双手合十：「老天保佑。」

这话说出来再自然不过，谁也不会去挑它的毛病。人在那种时候，总得找一句话把心放回肚子里。可你要是站在另一辆车旁边，这句话听着就有点刺耳：老天保佑了他，那没被保佑的那一个呢？是老天没看见，还是老天看见了，偏不保佑？

再往下想一步：要是真有一个老天，它保佑了这一个，没保佑那一个，它凭什么？是这一个更好，还是这一个更会求？无论哪一种答案，那个没被保佑的人都成了一个「不配」的人。

这一问，平日里我们不往下想。往下想太累，也太冷。二十出头的罗尔斯，是在战场上被逼着往下想的。

◆ 二、太平洋上的步兵

1943 年初，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几乎紧接着就入了伍，成了一名陆军步兵，被派往太平洋战场。据传记记载，他先后到过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在一个侦察和情报方面的小分队里服役，得过一枚铜星勋章〔待核：部队番号、具体战地、兵种与勋章〕。

那是太平洋战争打得最苦的几年。1942 到 1944 年，盟军在新几内亚一带打了很久的丛林战；1944 年 10 月，美军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此后又转战吕宋〔核：太平洋战争史的一般记载〕。他所在的部队，就在这条线上。

步兵在太平洋上的日子，本书不添油加醋。能核得住的只有一个大轮廓：丛林，雨季，疾病，一个岛接一个岛地打过去，身边的人今天还在，明天就不在了。一个认真考虑过将来去做牧师的年轻人，带着他的信仰，走进了这样一片土。

◆ 三、他自己记下的三件事

他晚年写过一篇短文，就是上一章提到的《论我的宗教》。那篇短文生前没有发表，去世后才被找到，2009 年和他的本科论文一起出版。文中，他回头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信仰是怎样一点点散掉的，讲到了战争里的三件事〔待核：以下三件事均据《论我的宗教》转述，时间地点待核〕。本书照他自己的讲法转述，不添一个字的细节，也不替他加一句心里话。

第一件事，大约在 1944 年底，菲律宾。一位随军牧师在布道时说：上帝会引导我们的子弹射向敌人，也会保护我们不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据他的回忆，他听了非常气愤，觉得这番话是假的，而且坏——把上帝说成了站在某一边的人。

第二件事，关于一个叫迪肯的战友。有一次，上面要两个人去做两件事：一个去给一名受伤的士兵献血，一个陪军官去前面侦察。他的血型合适，被派去献血；迪肯去了前面，被炮弹打中，死了。谁去哪一边，不是谁选的，也不是谁配得上的。据他的回忆，这件事让他很久都放不下。

第三件事，1945 年，他得知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在短文里问的大意是：如果那几百万人的死，也要算在上帝的意志里，一个人还怎么向这样的上帝祈祷?

三件事之后，他说，他不再能接受那种「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志」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种想法要是当真，那么正义也就可以任凭一个意志来摆布了。

◆ 四、广岛，占领下的日本，一个不当军官的兵

1945 年 8 月，战争结束。他随部队到了日本，参加占领。据记载，他在途中经过了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的广岛〔待核：是否亲眼经过及经过的时间〕。

还有两件军中的小事，传记里常被提到，本书一并标待核。一件是他拒绝了升任军官的机会；另一件是他因为不肯按上级的意思去处罚一名士兵，受了处分，被降了级。1946 年初，他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退伍〔待核：两件事的经过与退伍时的军衔〕。

这些事，本书只摆在这里。不说「所以他后来才……」。

◆ 五、五十年后，一篇短文

战争结束五十年后，1995 年，他在一份叫《异议》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广岛五十年》。文中，他判定：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及此前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燃烧轰炸，都是极大的错误〔核：《广岛五十年》，《异议》1995 年夏季号，转述〕。

他的理由不是一时的感情。他说，即使在一场正义的战争里，也有不能越过的线：平民不能被当作直接攻击的对象，除非到了极端的危急关头，而当时的情形并不是。他还在文中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只盯着下一次选举的政客，一种是看着下一代人的政治家。政治家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战争还在打的时候，就想着战后怎样和对手重新相处〔核：同上，转述〕。

他在文中列了几条正义战争里该守的原则，大意包括：打仗的目的，是在对手那里也争得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要把对方的领导者、士兵和平民分开看，平民不为战争负责；要尊重对方的人权，因为对方的人也是人；要在打仗的时候，就用行动让对方看到战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和平〔核：同上，转述〕。这几条，每一条都在要求打仗的人看见对面那些人的来历和将来。

这篇短文写于他第一次中风的那一年。一个七十四岁的人，回头去判二十四岁时路过的那片废墟。

◆ 六、先说他看对了什么

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你会看见一条清楚的线：一个人，不能被拿去当作别人的工具，哪怕是为了一个好的结果。

那位牧师的布道，把对面战壕里的年轻人，说成了上帝不保佑的人。他们的命，在那番话里轻得像不存在。迪肯的死，是一次抽签：谁去献血，谁去前面，没有人配得上活，也没有人该死。广岛的平民，被当作逼对方投降的筹码。三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三副面孔：一些人被放在秤上，给另一些人的好处抵了账。

他后来写进《正义论》第一页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性，谁也不能以社会整体的福利为名来推翻它〔核：《正义论》§1，转述〕——本书不说是战场「造成」的。只说：这句话，和他在战场上记下的三件事，可以并排放着读。

他后来在书里怎样对待信仰，可以先看一眼。《正义论》里，第一条原则保护的基本自由中，有一项是良心自由。他的理由是：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信什么，他们不会拿自己的信仰去赌——不会同意一条让多数人的宗教压过少数人的规矩，因为自己很可能就是那个少数〔核：《正义论》§33，转述〕。他还专门讨论过一个难题：一个自由的社会，要不要容忍那些自己不宽容的教派？他的回答大意是：只要它们没有真正危及自由制度的安全，就要容忍，而且要相信自由制度本身会慢慢把它们带进来〔核：《正义论》§35，转述〕。

还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信仰在他身上散掉了，却没有变成对信仰的敌意。他后半生最用心的问题之一，正是让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在同一套规矩下都站得住，谁也不压谁。一个自己失去了信仰的人，一辈子在替有信仰的人留位置。这一点，第六编会细看。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拿那位牧师的话，和他后来的那道幕，并排放一放，会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

牧师说的那个上帝，是一个知道你站在哪一边、而且偏向你这一边的定规矩的人。他后来设计的那道幕，正好反过来：定规矩的人不许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一个「知道你是谁并且偏向你」的规矩，和一个「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不偏向任何人」的规矩，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本书不说前一个催生了后一个，只说：这两面放在一起，你会更懂那道幕要挡的是什么。

这个对照，到了今天又有了新的样子。前言说过，算法定规矩的时候，把你看得一清二楚，还常常偏向某一类人。那位牧师口中的上帝，和一台知道你是谁、又替某一边加分的机器，在结构上是同一种东西：一个看得见你、而且不中立的定规矩者。他那道幕，是冲着这种东西去的。第十一编回到这里。

这是开门。门开在理念界：规矩不能偏私，不能替某一边站台。

门外还剩下一样东西，这里先记下。迪肯的死是一次抽签，他后来把出身和天赋也看作一次抽签。可是抽签之后，活下来的那个人身上多了什么？一段记忆，一份放不下，一辈子的那一点不安——这些是心里的我你他。幕挡住了抽签的偏私，也把抽签之后长在人身上的东西，一并挡在了规矩的来历之外。

这一点值得多想一会儿。一次抽签，签抽完了，事情并没有完。活下来的那个人，要带着那一次抽签过一辈子；死去的那个人，他的家人也要带着它过一辈子。抽签的结果，会长成一个人身上的土：他往后怎样看运气，怎样看「配得上」，怎样对待和他一样侥幸的人、和他不一样不幸的人。幕能做的，是让定规矩的人不偏向抽到好签的那一边；幕做不到的，是听一听抽签之后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想说什么。

还有一个事实。从这一章以后，他一生没有再写过神学。二十一岁那篇论文里，把共同体放在最前面的那个根，没有了顶上的那块石头。它后来去了哪里，第 6 章把它排进那张人生序列表里看。

◆ 八、放回日子里：换过的一班

周家父亲很少讲年轻时的事。分家那年秋天，周静陪他去镇上看病，在候诊的长椅上，他忽然讲了一段。

六十年代，他跟着村里人去修水库。有一回，他和同村的二柱换了一个班，二柱替他上了夜班。那天夜里塌了方，二柱没有回来。

「后来村里人都说我命好。」父亲说，「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周静问：「那您怎么说？」

「我不说。每年清明，我去他坟上站一会儿。」

回家的路上，父亲又说了一句：「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排班表是队长随手写的，写到谁是谁。」

周静后来跟弟弟妹妹说起这件事，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从来不许他们说「谁谁命好」。命好这两个字，是站在活下来的那一边说的。换一个位置，它就说不出口了。

那天从医院回来，周静给弟弟妹妹打了电话，说了这件事。电话那头，周越沉默了一会儿，说：「怪不得。我小时候考了第一，跟爸说我运气好，他瞪了我一眼，说『运气好的人，要记着运气不好的』。我那时候还以为他嫌我不谦虚。」

这是罗尔斯那道幕最好用的地方：它逼你换一个位置。可是父亲站在二柱坟前的那一会儿，是任何一道幕都遮不住、也不该遮住的东西。那一会儿，是这个人的来历。

> **带走的话**
>
> 「老天保佑」说出口之前，先想想另一辆车。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他拒绝了一种知道你站在哪边、并且偏向你的规矩。抽签之后长在人身上的东西，属于心里的我你他，暂时还没有位置。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战场上，创造和幸福都几乎是零，乘出来是零。那一次「不信」，是在零里冒出的一个念头，要等他回到书桌前，才乘得起来。

第 4 章

一张方子改了四十一回：一份手稿的十三年（1946—1971）

◆ 一、一张方子，改了四十一回

周蕙的店还没开，方子先改了四十一回。

她要做的第一样东西，是枣糕。方子是从镇上一位老太太那里抄来的，就是她想贴在店里墙上的那种老方子。照着做了第一回，不对：太甜，发得不够，枣的味道被糖压住了。她把配方写在一个硬皮本上，写上日期，写上这一回改了什么、为什么改，拿去给左邻右舍尝。

隔壁的大叔说太甜，她减了糖。小学门口的一位老人说太硬，咬不动，她加了一道醒面。周越的女儿周末回来，说上面那层枣泥有点苦，她把枣子去核的办法换了。第二十三回，她自己觉得好了，拿给写方子的老太太尝，老太太吃了一口，说：「不是这个味。你用的是新面，我们那时候是陈面。」她又改了十几回。

第四十一回那天，本子已经写满了大半本。每一页都有日期，有谁尝了、说了什么、改了哪一样。

一样东西，是改出来的。罗尔斯的那本书也是。

◆ 二、回到普林斯顿

1946 年，他退伍回到普林斯顿，读哲学博士，1950 年拿到学位〔核：常见传记记载〕。1949 年，他和玛格丽特·福克斯结婚，后来有了四个孩子〔待核〕。

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道德知识有没有根据、根据在哪里，拿人们对一个人品格好坏的判断当例子〔待核：论文题目与内容〕。这个题目听着很远，其实很近：你说一个人

「厚道」「不地道」，你凭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能不能像别的知识一样，讲出道理来？

◆ 三、1951 年：一张判断的筛子

1951 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直译是《伦理学决策程序纲要》〔核：《哲学评论》1951 年〕。这篇文章不长，却是他后来很多东西的种子。

他的想法，大意是这样〔核：同上，转述〕。先找一群够格的判断者：讲理，懂行，能体会别人的处境。再从他们的判断里，筛出一部分「经过考虑的判断」：是在心平气和时做出的，不是一时冲动；判断的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利害；判断稳定，不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另一个说法。然后，去找一组原则，能把这些经过筛选的判断讲通。原则和判断对不上的时候，两头都可以动。

这张筛子，你在家里其实用过。两口子吵架，气头上说的话，第二天常常要收回；心平气和时说的，才作数。一件事跟你自己有利害，你说的话，旁人会打个折扣；跟你没关系的人说的，旁人更信几分。他做的，只是把这些过日子的常识，一条一条写清楚，拿去筛道德判断。

你看见了吗？「判断的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利害」——这一条，已经是那道幕的一个小小的前身。私利要先筛出去，判断才算数。而「原则和判断两头都可以动」，就是他后来叫做「反思平衡」的那个办法。本系列第 120 号把它比作校秤：秤不准了，要拿砝码去校；砝码可疑了，也要拿秤去验。

◆ 四、牛津一年，然后是康奈尔

1952 到 1953 年，他拿到奖学金，在牛津待了一年〔待核〕。据传记记载，这一年里他和一些法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过来往，其中常被提到的有法学家哈特、思想史家伯林等人〔待核：所接触的人〕。这些名字，后面都还会出场：伯林的「两种自由」在第 9 章，哈特对他的批评在第 26、31 章。

回美国后，他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待核：起止年份〕。1955 年，他发表了《两种规则概念》〔核：《哲学评论》1955 年〕。这篇文章做了一个区分，后来一直跟着他：为一整套做法辩护，和为这套做法里面的某一个动作辩护，是两回事。比如，问「社会为什么要有刑罚这套制度」，和问「法官为什么判这个人三年」，不是同一个问题。前一个问的是规矩本身，后一个问的是在规矩里面怎么做。

拿周家的分家说：为什么分家要先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这是在为一整套做法辩护。周越为什么拿到带枣树的那一间？因为他抓到了那一个阄。这是在这套做法里面，为一次结果辩护。你要是觉得周越不该拿那一间，该问的不是他的手气，而是这套做法本身有没有毛病。反过来，这套做法本身公道，那么只要它真的走了一遍，抓到哪一间都说得过去。

这个区分，就是他后来为什么先管「基本结构」的来由：先问一个社会的整套规矩公不公平，再问规矩里面的某一次分配。

◆ 五、1958 年那篇论文

1958 年，他发表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核：《哲学评论》1958 年〕。书名，就是从这篇论文长出来的。

论文里还没有那道完整的幕。他请你想象的是：一群人在一套共同的做法里，彼此要定下一些原则，每个人都可以提，但要事先说好，定下的原则将来对自己同样有效，而将来自己会处在什么情形里，谁也说不准〔核：同上，转述〕。这是一个很家常的起点：定规矩的人，将来自己也要守这条规矩，所以他不敢定得太偏。

从「将来说不准」到「幕后什么都不知道」，他又走了十几年。论文里已经有了两条原则的早期样子，大意是：第一，参与一种共同做法的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与所有人同样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自由；第二，不平等是任意的，除非可以合理地指望它对每一个人都有利，而且与之相连的职位对所有人开放〔核：1958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转述〕。

请留意这两条的次序。自由，排在第一条。从 1958 年那篇论文开始，柱子就已经立在那里了。后来的十三年，幕越做越严，第二条原则越改越细，第一条的位置一直没有变。

这些年里，他从康奈尔到麻省理工，1962 年起在哈佛任教，一直教到退休〔待核：各校任职年份〕。

◆ 六、一份在人手里流转的手稿

这些年里，他还写了几篇后来进了书里的文章。1963 年的《正义感》，讲一个人的正义感是怎样在家里、在各种团体里一步步长起来的〔核：《哲学评论》1963 年，转述〕。这一篇后来长成了《正义论》第 70 到 72 节。请你记住它：在他的著作里，这是「长出来」的那一支笔最早的一次落笔，第 36 章回来细读。1967 年，他又写了《分配正义》〔核〕，第二条原则在那里有了更接近成书时的样子。

六十年代中后期，一份越来越厚的书稿，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之间流转〔待核：书稿流转的版本与年份〕。收到批评，他就改；改完了，再发出去。据学生和同事的回忆，他改得很慢，很认真，常常为一个论证重写好几遍〔待核〕。

那也是美国争吵最凶的年代。越南战争打得正酣，征兵、抗议、大学里的罢课一个接一个。他在这些年写了公民不服从的问题：一个守法的公民，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公开地、非暴力地违反一条不正义的法律，并且愿意承担后果〔核：《正义论》§ 55—59；另见 1969 年《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转述〕。据记载，他本人反对这场战争，也批评当时征兵办法里让大学生缓征的规定对没上大学的人不公平〔待核〕。

1971 年，书出版了，叫《正义论》。从 1958 年那篇论文算起，十三年。

◆ 七、一个守规矩的人，什么时候可以不守

公民不服从这一题，值得多停一会儿，因为它最能看出他的分寸。

他给公民不服从下的定义，大意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出于良知的违法行为，目的是促使法律或政策改变；做的人不躲不藏，愿意承担法律后果，以此表明他对

整个法律秩序仍然是忠诚的〔核：《正义论》§55，转述〕。它不是造反，也不是偷偷地不守规矩，而是当着大家的面，对大家说：这一条，违背了我们共同承认的正义。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做？他给了几道门槛：针对的是严重而明显的不正义，尤其是侵犯平等的基本自由、或者公然违背机会平等的那一类；正常的申诉途径已经试过、行不通了；而且要顾及后果，不能让整个秩序因此垮掉〔核：《正义论》§57，转述〕。他还说，公民不服从诉诸的，是多数人自己的正义感——它像是在对多数人说：请你们照自己信的那个道理，再看一看这件事〔核：《正义论》§55、§59，转述〕。

请留意最后这一句。一个人站出来，把自己身上碰到的不正义摆到大家面前，请大家回头去改规矩——这是他整套理论里，心里的我你他，最直接地回头改写公共规则的一处。它是例外，有门槛，有代价；可它确实是一扇门。这一处，第 40 章结判决四的账时要回来看。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先说对在哪儿。这十三年，是一条真正的路。一个想法，从一篇纲要，到一篇论文，到一份流转的手稿，到一本厚书，每一步都和前一步不一样，每一步都被别人的批评改过。他把「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这个办法，不只写进了书里，也用在了自己写书的方式上。这是开门，门开在理念界：一套道理，第一次被当作可以回头去改的东西。

再看门外。书是十三年长出来的，一代人的批评缠在里面；可书里的原则，是幕后的人一次选出来的。**书里的原则是一次选出来的，书本身是十三年长出来的。**这个反差，就是判决二里「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那一半最早的证据。

说得再重一点。那本书真正的「原初状态」，也许不是书里那场幕后的会，而是这十三年：一间一间的讨论课教室，一份一份写满批注的书稿，一封一封的来信。在那里，各人带着自己的土来——有人是法学家，有人是经济学家，有人刚从越南战场的新闻里抬起头——彼此不一样，彼此不同意，一轮一轮地碰。书里的原则，是从这样的碰撞里

长出来的。可书写成以后，告诉读者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幕后，想清楚了，选定了。

还有一处。他在序言里感谢了许多读过书稿、提过意见的人〔核：《正义论》初版序言〕。可是哪一条原则，因为谁的哪一句话，在哪一年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书里没有留下记录。第 121 号说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在他自己写书这件事上，也是这样。改是改了，账没有留下。

◆ 九、放回日子里：一张卡片

周蕙的店后来开了，第 43 章会写到开得怎么样。这里只说一个小细节。

枣糕的柜台上，她立了一张小卡片：「此方第四十一版。第一版抄自东街刘奶奶，第十二版听隔壁王叔的减了糖，第二十三版刘奶奶说要用陈面。」底下一行小字：「您尝了觉得哪里不对，请写在旁边的本子上。」

有客人问她：这不是把自家的底子全亮出来了吗？

她说：「方子是大家改出来的，我不写上，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了。」

后来那个本子上，陆陆续续有人写了字。有个中学生写：「能不能出一个不放糖的？我奶奶想吃。」有个外地来的客人写：「我老家也有这个，我们那边放一点桂花。」周蕙把这些话都抄进了硬皮本，第四十二版、第四十三版，还在改。

一个方子，把自己的来历写在柜台上。一本书，把致谢写在序言里，却把每一次修改的来历收进了抽屉。两样都是改出来的，差别只在那张卡片。

> 带走的话
>
> 一样东西若是改出来的，就把改的账留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道理可以两头调、回头改。关上的是修改的档案：路走过了，账没留下。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是零。十三年里长出了一套新东西（创造），一件大事从头走到了尾（幸福），他自己的这份自由，是乘出来的。

第 5 章

版本号：书出版以后的三十年（1971—2002）

◆ 一、版本号

你手机上的每一个软件，都有一个版本号。一点零，一点一，二点三。隔一阵子，它提醒你更新，更新说明里写着：修复了若干问题，改进了某项功能。没有人会因为一个软件出了二点零版，就说它背叛了一点零。

这里面有一种很朴素的道理：东西在用，用的人会发现毛病，毛病被报上来，开发的人就改。改得勤，说明它还有人用，还有人管。

可一本书不一样。书一印出来，人们就默认它定了。作者后来要是改了说法，常常被说成「转向」「撤退」「自己打自己的脸」。

罗尔斯的书，是按软件的样子活的。一九七一年是一点零。此后三十年，他一版一版地改。

◆ 二、一本厚书落了地

《正义论》出版以后，反响之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几年之内，赞成的、反对的、修补的文章一篇接一篇。

有几篇批评，后来一直跟着他。1973 年，法学家哈特写文章，质疑他那条「自由优先」：自由有很多种，彼此会打架，凭什么说它们整体排在第一，又凭什么说幕后的人一定会这样排〔核：哈特《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1973 年〕。同一年，哲学家内格尔写书评，指出那张基本善的清单并不中立，它偏向一种看重个人自己挑选生活方式的人生观〔核：内格尔《罗尔斯论正义》，1973 年，转述〕。经济学家哈桑尼则从决策论那边质疑：幕后的理性人凭什么只盯着最坏的结果〔核：哈桑尼 1975 年论文，转述〕。1974 年，他在哈佛的同事诺齐克出版《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从另一头攻他：一个人正当得来的东西，国家凭什么拿去重新分〔核〕。再往后，1982 年，桑德尔

出版《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说他书里那个人，是一个先于自己一切目的和归属的自我；两年后，桑德尔给它起了一个更响的名字：「没有负担的自我」〔核：桑德尔 1982 年著作与 1984 年论文，转述〕。

这些批评，本书会一篇一篇在后面接住：哈特在第 26、31 章，内格尔在第 22 章，哈桑尼在第 28 章，诺齐克在第 57 章，桑德尔在第 35、58 章。

◆ 三、他几乎从不反击

一个被这么多人围着攻的人，常见的做法是回击：写文章驳倒对手，维护自己的体系。

据很多人的回忆，他几乎不这样做。他很少写专门驳斥谁的文章，对诺齐克那本名气很大的书，也没有正面写过长篇的回应〔待核：对诺齐克的回应情况〕。他的回应方式，是改自己：把对方说中的地方收进去，重写自己的论证。他不爱接受采访，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生没有把自己做成一个明星〔待核〕。

这不是说他没有脾气。只是他把力气用在了一个地方：把自己的东西改得更结实。

◆ 四、一条改了三十年的路

他改过的地方太多，本书只挑几处大的，按先后排成一条路。

第一步在书出版后不久。七十年代中期，为了德文译本，他修订了书中若干章节，把基本善重新说成「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需要的东西，也改写了讲自由的部分。这些修改，后来成了 1999 年英文修订版的底本〔核：《正义论》修订版序言〕。

第二步在 1980 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杜威讲座，题目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核〕。他在讲座里说得更明白：正义的原则不是去某处「发现」的，而是从一个关于人的观念里「构造」出来的。这个观念，是把公民看作自由而平等的人，看作有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也有能力讲公平的人。幕后的会场，从此被读成这个人观的一个模型。

第三步是回应哈特。1982 年前后，他写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把第一条原则里「最广泛的」自由，改成了「充分适当的一组」基本自由〔核：后收入《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这一改，看着只是几个字，其实是承认：自由不是越多越好的一样东西，而是一张要一项一项列清楚、彼此要调整的清单。第 31 章细算。

第四步在 1985 年。他发表《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核〕。从这里开始，他一步步承认：原来那套讲法，看上去像一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完整学说，而这样的学说，讲理的人不会都接受。他要处理的是一个他自己原先没算进去的事实：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讲理的人会信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生哲学，而且这种不同不会消失，因为自由本身就会不断养出它来。1987 年，他又写了《重叠共识的理念》〔核〕：各人从自己的信念出发，都能赞成同一套政治规矩，理由各归各，结论碰在一起。

第五步，1993 年，《政治自由主义》出版〔核〕。第三部分那套关于社会怎样稳住的讲法，被整个换掉了。

第六步在 1995 年。哈贝马斯在《哲学杂志》上撰文和他商榷，他写了长篇的回应〔核：《哲学杂志》1995 年 3 月〕。这场交锋，第 59 章写。

最后几步在九十年代末：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1999 年的《万民法》和《正义论》修订版，2001 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核〕。

一条路，从 1971 年走到 2001 年，没有一步是原地踏步。

◆ 五、1995 年以后

1995 年，他第一次中风，此后又中风过几次，身体越来越差〔核：常见传记记载；中风次数待核〕。

后面那几本书，是在这样的身体里写完的。据记载，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帮他整理、校订了不少文稿〔待核：具体分工〕。他在哈佛讲了几十年的道德哲学史，讲稿由学生芭芭拉·赫尔曼编成《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 年出版；《重述》由埃琳·凯利编订，2001 年出版〔核〕。

1999 年，美国政府授予他国家人文奖章；同一年，他获得了瑞典的肖克奖中的逻辑与哲学奖〔核〕。据身边人回忆，他对这些荣誉看得很淡〔待核〕。

2002 年 11 月 24 日，他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一岁〔核〕。

◆ 六、同一个节号，两个版本

这里顺带交代一件读书时用得着的事。

《正义论》有两个常见的英文版本：1971 年初版，1999 年修订版。两个版本的章节编排和节号完全相同，所以本书标出处，一律只标节号，比如「§ 24」，两个版本都对得上。可是节号相同，里面的话不全相同。修订版吸收了七十年代为德译本做的修改，改动较大的地方，据他在修订版序言里的交代，集中在讲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几节，以及讲基本善的地方〔核：《正义论》修订版序言，转述〕。

这件事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实用的：你读到的中文译本，依据的是哪一个英文版本，最好先看一眼译者说明。本书附录二列了两个版本的对照。第二层是本书关心的：连这本书自己，都是有版本号的。节号是同一个，节号底下的话，是改过的。一本书能做到这一步，给它的读者留下了一条可以追的路。

◆ 七、先说他对在哪儿

一个人一辈子最难的事情之一，是在别人说中了自己的时候，承认。

他做到了，而且做了三十年。他没有把《正义论》当成一座纪念碑，站在碑前守着；他把它当成一份没写完的稿子，一有人指出毛病，就回到书桌前。第 121 号判他「有修订程序」，这一判，在他自己身上看得最清楚。一个人肯拆自己的第一版，他的体系就还是活的。

拆到什么程度，可以看他自己的话。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导论里，他说得很直：《正义论》第三部分讲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怎样稳住，那一套讲法是不现实的，它和书里自己的前提不一致〔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一个人在自己最有名的书出版二十多年后，白纸黑字地写下「那一部分不现实」，这需要的不只是聪明。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门开在理念界：他让自己的学说一直处在「正在成形」的状态，没有让它定死。他的一生，是一场从不收口的反思平衡。

可是细看这条路，会看出一个规律。三十年里，他改的是柱子周围的东西：怎样讲幕，基本善为什么是这几样，自由的清单怎么列，一个多元的社会怎样稳住，这套理论是「政治的」还是「完整学说」。柱子本身——自由排第一——一次也没有挪过。改了三十年，改的是柱子周围的土和说法；柱子，始终立在原地。这是本书的一个初判，第三编回来验。

你可以拿几个年份对一对。1958 年的论文，自由排第一；1971 年的书，第一条原则是平等的基本自由，而且和第二条之间有严格的先后；1982 年回应哈特，把「最广泛的」改成「充分适当的」，排位不变；2001 年的《重述》，两条原则重新写了一遍，自由仍在第一〔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13，转述〕。四十多年，四次落笔，第一条的位置一次没动。

公平起见，要说这不一定是固执。一道承重墙，本来就不该随便挪。他在别处什么都肯改，唯独这里不改，恰恰说明他把这里当作了承重墙。本书认这道墙；本书要问的，是它能不能单独承重。

还有一处，正好和上一章相映。他自己的修改，是有档案的：每一步都是一篇有年份的文章、一本有年份的书，你今天可以一篇一篇地对着读。可是他的学说里，没有给别人留这样的档案。一个社会依着他的原则定了规矩，后来在哪里开了例外、为什么开、谁在场，他的理论里没有一个位置去记。他自己的一生有档案，他的学说没有给别人留档案。

这不是小事。一个社会的规矩，不是一次定下就完了；它会在一件件具体的事上碰壁，碰壁的地方，就是它该改的地方。改的时候，要是只留下新规矩，不留下「为什么改、在哪里碰的壁、谁提出来的」，那么下一代人拿到手的，就只是一条干巴巴的条

文，看不见它的路。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套改规矩的办法；我们还要替他补上一个柜子，放改规矩的账。

◆ 九、放回日子里：阄书上的第二行

分家那年冬天，父亲又把舅舅请来了。

他说，老屋分好了，他没意见；只有一件事，他想添一句。每年夏天，他想回老屋住一个月，就住枣树那间，那是他年轻时自己砌的。

周越说：「那间本来就是您的。」

父亲摇头：「分给你了，就是你的。我要住，得写上。」

舅舅拿出那张阄书，在第一行「另记」下面，添了第二行：某年冬月，父亲每年夏季回住东屋一月，诸人同意。三兄妹又签了一回字。

周蕙后来说，她那天才懂，为什么父亲非要写上。改，不丢人；改了不写，过几年谁也说不清当初是怎么定的，那才会伤人。一张阄书，添了一行，没有人觉得它「转向」了。它只是更像这个家了。

一张阄书添了一行，这个家的规矩就是活的。一本书改了三十年，它的作者就是活的。可是他在书里给一个社会定的规矩，要怎样像这张阄书一样添上一行？书里没有告诉我们。

> 带走的话
>
> 改是本事；改了留账，是规矩。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学说一直在改，没有定死。关上的有两处：柱子本身不动；别人修改的档案，学说里没有位置。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是零。三十年里不断长出新东西，一件难事一直走到生命的最后；他自己的这份自由，依旧是乘出来的。

第 6 章

一张简历，一张序列表：一生站在幕前，学说要人站到幕后

◆ 一、一张简历，一张序列表

找工作的时候，你写过简历。简历是一格一格的：哪年到哪年，在哪里，做什么。它回答的是「你到过哪些地方」。

可是有一种问题，简历回答不了：你是怎么从上一格走到下一格的？为什么离开那家公司，为什么偏偏去了这一家，那一年家里出了什么事，是谁的一句话让你改了主意。这些东西缠在格子和格子之间，简历上没有地方写。

本书换一种表来排一个人的一生。每一行写四样：那一段的土是什么；那一步和前一步不同在哪里；最后显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张表不回答「他到过哪里」，只回答「他是怎样长出来的」。

◆ 二、罗尔斯的人生序列表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1921—1935 巴尔的摩	律师父亲，为选票奔走的母亲；一座按种族分开的城；1928、1929 年两个弟弟去世	一个孩子第一次知道，有些事不由人选	口吃、安静的孩子
1935—1939 教会寄宿学校	严格的作息，每天的礼拜，自己动手的日子	信仰从家里的习惯，变成自己认真的事	一个认真的信徒
1939—1943 普林斯顿	哲学课堂；战时压缩的学制；一个想当牧师的打算	第一次用自己的话想清楚人和人之间是什么	写下「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的年轻人
1943—1946 太平洋与日本	丛林、战友、布道、广岛的废墟	信仰散掉；「谁活谁死」是一次抽签	不再信「一切出于一个意志」的士兵
1946—1953 博士与牛津	道德知识的题目；1951 年那张判断的筛子；牛津一年	从问「上帝要什么」，转到问「讲理的人凭什么这样判断」	一个做方法的哲学家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1953—1962 康奈尔与麻省理工	《两种规则概念》；1958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	从单个判断，转到整套规矩本身	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人
1962—1971 哈佛	流转的书稿；越战年代的争吵	十三年里一改再改	《正义论》的作者
1971—1985 批评与修订	哈特、内格尔、诺齐克、桑德尔的批评；德译本修订	把对手说中的地方收进来	一个不反击、只修改的人
1985—1995 政治的转向	讲理的人信着不同东西的现实	承认原来那套像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	《政治自由主义》的作者
1995—2002 最后几年	中风；妻子、学生与同事的帮助	在病中把最后几本书写完	一个把稿子改到最后的人

读这张表，有一个小窍门：别只看第四列。第四列是结果，谁都看得见；要紧的是第二列和第三列之间的那一下——一片什么样的土，逼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不同。比如第四行，土是丛林和布道，不同是信仰散掉；第五行，土是一个讲分析的哲学系，不同是他不再问上帝，改问讲理的人。每一行的不同，都是上一行的土加上这一行的遭遇，一起逼出来的。

表里的每一行，都标注过〔核〕或〔待核〕的来源，见前五章。这张表不下判断，只把他摆出来。

◆ 三、一个反差

把这张表从上往下读，你会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样子：他的自由，是长出来的。

一个口吃的孩子，在一座分开的城里长大；一个信徒，在战场上把信仰丢了；一个退伍的兵，回到书桌前，花了十三年写一本书，又花了三十年去改它。他能自己裁出一条路——从神学走到哲学，从单个判断走到整套规矩，从一套完整学说走到一套「政治的」理论——每一次，都是从前一段的土里、被前一段的路逼出来的。他的自由，是这一路的结果。

而且每一次转弯，都能看见那台三拍的小发动机。本科时，他把共同体放在最前面；战场上，「一个意志安排一切」的想法和他亲眼所见撞在一起，张力攒到头，信仰散了，这是一轮。回到书桌前，他不再问上帝要什么，改问讲理的人凭什么这样判断，新的形状冒了出来，又回头改了他此后几十年的路。1971 年以后，「讲理的人会信不同东西」这个事实，和书里那套稳定的讲法撞在一起，攒了十几年，逼出了 1993 年的书，这又是一轮。一个人一生转了几轮，每一轮都有张力、有转弯、有回头去改的那一下。

再把他的书打开。书里请你站到幕后：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走过什么路，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幕后的人，一开头就是自由的、平等的、会讲理的；自由不是他长出来的，是他一进门就被给定的。自由在这里，是起点。

他的一生，自由是结果；他的书里，自由是第一性。这就是本编要摆出来的反差。

◆ 四、先替他说一句公道话

这个反差，不能读成「他不懂自己」，更不能读成「他言行不一」。

幕要人站到幕后，恰恰因为每个人身后的土都不一样，而且不一样得厉害：有人生在有书的家里，有人生在一座把人分成两边的城里；有人在战场上活下来，有人没有。一套规矩，如果由身后的土来说话，最先抢到话筒的，往往是身后的土最厚、最硬的那些人。他把所有人的土一起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是想给这张桌子立一条规矩：在这里，谁也不能拿自己的出身当理由。

这一条，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是对的。本书认。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身后的土有多深，知道这片土怎样悄悄替他说过话、替他开过门，他会不会反而更想在某个地方立一条线：在这里，土不许说话？本书不替他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猜他心里怎么想；只说，这样的一条线，本身是讲得通的。

本书要问的只是：挡住特权的时候，能不能不把来历一起挡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他自己就是证据。那么，一套规矩，能不能也像他的一生那样，被允许长出来，而且把长的过程记下来？

◆ 五、从边缘往中心读

读一个思想家，通常从他最有名的那本书读起。本书建议你换个方向：从他的边缘往中心读。

边缘之一，是那篇二十一岁的本科论文。它生前没有发表，却让你看见他最早的根：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

边缘之二，是他在哈佛讲了几十年的道德哲学史，后来编成了《道德哲学史讲义》。据编者和学生的记述，他讲休谟、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总是先把他们讲到最强；遇到看上去说不通的地方，他先假定是自己没读懂，而不是对方糊涂〔待核：《讲义》导言中的相关说法，转述〕。他讲每一位哲学家，都把那个人放回他自己的问题里、他自己的年代里去读。

这种读法，他在课上讲得很明白：一个哲学家的问题，是在他那个年代、那片土上长出来的；不先弄懂他在回答什么，就别急着说他错。你读到这里，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本书读他，用的正是他读前人的办法。

拿这两处的光，回照他的中心，会照出一件有意思的事。讲课的时候，他让每一位哲学家的土开口：你为什么这样想，你那个年代逼你面对什么问题。可是在他的理论里，幕后的人，不许带着自己的土进来。他对前人，给了一种他的理论没有给公民的待遇：来历被当作理由，认真听完。

还有第三处边缘：1995 年那篇《广岛五十年》。他在文中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战争还在打的时候，就要想着战后怎样和对手重新相处。那是一个看得见对手的来历和将来的人。他请政治家看见的东西——对面的人也有家，也有下一代——恰恰是幕后那个人被要求看不见的东西。

这不是指责，是一个线索。他在课堂上做到的那件事，正是他的理论停下的地方。

◆ 六、三块地，在他一生里缠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这张表看得很清楚：他一生里，三块地从来没有分开过。

脑子里想的：神学，方法，规矩，正义。手上碰的：巴尔的摩的街，太平洋的丛林，广岛的废墟，写满批注的书稿，1995 年以后那副不听使唤的身体。心里的我你他：两个弟弟，迪肯，一份散掉的信仰，妻子，四个孩子，几代学生。

这三块地，在他身上是缠着长的。战场上的所见（手上碰的），改了他的信仰（心里的），又改了他要研究的题目（脑子里的）。学生和同事的批评（心里的我你他），改了书稿（脑子里的），书稿变成了一本厚书（手上碰的）。中风以后的身体，逼着他请别人帮忙整理文稿，那几本最后的书，是在一群人手里完成的。

可是他书里的三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是分开立的，分开保的，彼此不缠。这是判决五要细算的事，这里先把他一生的样子摆出来，作一个对照。

◆ 七、本编总账：看见与收回

把第一编六章的看见和收回，并排放在一起。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本编初判，后面几编验）
出身和天赋是抽来的，谁也没挣过它（第 1 章）	抽来的土只在幕外被补偿，不许在幕内当理由（第 1 章，第 27 章验）
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第 2 章）	共同体在后来的书里退到第三部分，排在正当之后（第 2 章，第 35—36、42 章验）
人不能被当作别人的工具，谁活谁死不是谁配得上的（第 3 章）	抽签之后长在人身上的记忆和关系，没有进入规矩的来历（第 3 章，第 20 章验）
道理可以两头调、回头改（第 4 章）	改的档案不进书（第 4 章，第 23—24 章验）
一个体系要肯拆自己的第一版（第 5 章）	改了三十年，柱子一次没挪；学说里没给别人留修改的档案（第 5 章，第三编验）

本编的总判断，是一句话：

> 他的一生是长出来的，他的学说却要人从幕后一次选定。

这句话还不是判决，只是土。五条判决要在后面十一编里一条一条地立。但你已经可以带着一个问题往下读：一个自己的自由是长出来的人，为什么在书里，把自由放在了一切之前？第三编回答这个问题。

◆ 八、放回日子里：两张表

周越的女儿要写一份自我介绍，附在志愿材料里。她先写了一版，一格一格：哪年上小学，哪年得过什么奖，爱好是什么。写完了拿给周静看。

周静看了半天，说：「这是你到过的地方。你是怎么长成现在这样的，这上面看不出来。」

她问：「那要怎么写？」

周静想了想：「比如你为什么想学哲学。是哪一年，哪一件事，谁说了一句什么话。你把那一段写出来。」

女儿后来写了一段：今年秋天，大姑给她讲了爷爷修水库那年换过的一班，讲爷爷每年清明都去那个人的坟上站一会儿。她那天晚上想了很久：一个人活下来，到底欠不欠另一个人的？她说，她本来就想学哲学，那天晚上以后，她知道自己想弄明白的是哪一件事了。

她还在后面加了一句：「我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不能把它当成没发生过。」

周越看了那段话，半天没出声。一张简历写不出来的东西，一段来历写出来了。

> **带走的话**
>
> 简历写你到过哪里；序列表写你怎样长出来。读一个人，要读后一张。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本编一路开门：出身是抽来的，人格长在共同体里，人不能当工具，道理可以回头改。关上的，是一个反差：他的自由是三块地缠着长出来的，书里的自由却只在理念界里一次给定。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他自己那份，不是零；书里给的那份，还没乘，只是一个框。框里能乘出什么，第三编开始算。

第 二 编

他接手的题：一架加总的秤，一双看得见道德的眼睛

编　序

这一编四章，写罗尔斯接手的是一道什么样的题。

一个人提出一套主张，总是在回答一个已经摆在桌上的问题。你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就看不懂他为什么偏偏这样答。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讲道德和政治，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架把所有人的苦乐加在一起的秤，这是功利主义；一双据说能直接看出对错的眼睛，这是直觉主义；还有一种更冷的说法，说道德根本不是知识，只是情绪。桌子底下，是三百年自由之路留下的厚厚一层土。

第 7 章写那架加总的秤，以及它为什么能让少数人吃亏。第 8 章写那双眼睛，以及几派人共有、却没说出口的一个前提。第 9 章写他脚下那片以自由为中心的土：洛克、康德、密尔、伯林。第 10 章是本编的收口：四样材料在他手里一撞，他换了一个问法。

本编为判决一备土。判决一的前一半——「把个人从加总的秤上救下来」——就是在这里打开的；后一半——「一切从自由出发」——它的土，也在这里。

第 7 章

三个月的加班：一架加总的秤为什么能让少数人吃亏

◆ 一、三个月的加班

周越的单位里，有个年轻人姓郑，大家叫他小郑。

那年第三季度，组里接了一个急活。组长算了一笔账：要是让小郑一个人顶上最难的那一块，全组的指标能超额完成，人人的季度奖都能涨一截。小郑技术好，又是单身，「年轻人多扛一点，锻炼人」。

小郑连着加了三个月班。季度末，指标超了，全组聚餐，每个人的奖金都比上季度多。账面上，这是一个好结果：所有人加起来的好处，比不这么安排要多得多。

组长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人反对。有人甚至拍了拍小郑的肩膀：「辛苦你了，回头请你吃饭。」大家心里都觉得，这个安排合情合理。

聚餐那天，小郑没来。他在医院挂水。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起这件事，说：「账是对的，我就是觉得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罗尔斯花了一本书去说。

◆ 二、这架秤是怎么称的

那位组长用的，是一架很老、也很有力量的秤。它叫功利主义。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英国人边沁把它讲得最响：一件事、一条法律、一个制度好不好，看它给所有相关的人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加在一起，是不是最多的快乐、最少的痛苦。算的时候，每个人都算一份，谁也不多算〔核：边沁学说的一般概括，转述〕。后来密尔把它讲得更细，十九世纪末，西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里把它讲得最周密〔核：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1874 年〕。罗尔斯认为，西季威克那一版，是古典功

利主义最清楚、最成熟的样子，他在书里主要就是和这一版过招〔核：《正义论》§5及初版序言，转述〕。

你可以用一个小算式试一试。十个人，每人的好处记作一份。组长的安排，让九个人各多了两份，小郑少了五份：总数是加十八、减五，净多十三份。不这么安排，大家都不多也不少，总数是零。按这架秤，十三大于零，组长的安排更好。算式里，没有一个格子是留给「那五份是谁的」。

这架秤的称法，很简单：把每个人的得失放上去，加起来，看总数。

◆ 三、先还这架秤一个公道

在骂它之前，先要说清它好在哪里。

第一，它平等。国王的快乐和乞丐的快乐，放上秤是一样重的。在一个讲出身、讲门第的年代，这一条是有刀锋的。

第二，它看结果，不看教条。一条法律再古老、再神圣，只要它让人受苦，就该改。十九世纪英国的许多改革——改刑罚、扩大选举权、改济贫的办法——背后都站着这架秤〔核：思想史的一般记载〕。边沁甚至说，动物能不能受苦，也该放上秤〔核：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转述〕。

第三，它能算。一个社会要定无数条规矩，总得有个办法比较好坏。这架秤给了一个办法，而且是一个系统的办法。

罗尔斯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在序言里说，功利主义之所以长期占上风，是因为它的对手一直拿不出一套同样系统的替代方案；他写这本书，就是想拿出一套来〔核：《正义论》初版序言，转述〕。他不是要把秤砸了，是要另造一个东西，能和它在同一个分量上较劲。

◆ 四、他看出的那道裂缝

那么，这架秤错在哪里？

罗尔斯的回答，是全书最有名的判断之一。大意是：一个人为自己的一生打算，常常会拿今天的辛苦去换明天的好处，这很合理——吃的苦和得的甜，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功利主义把这种一个人的算法，原样搬到了整个社会：拿这个人的苦，去换那个人的甜，只要总数划算。这样一来，它就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核：《正义论》§5，转述〕。

说得再家常一点：你熬夜赶工，换来下个月的假期，是你自己的账；小郑熬了三个月，换来的是全组的奖金，那就不是一个人的账了。秤把两本账当成了一本。

功利主义者当然会还嘴。他们会说：你这是冤枉我们。一块钱给穷人，比给富人带来的快乐多得多，所以按我们的秤，本来就该多照顾穷人、多照顾受苦的人；而且，一个老是拿少数人开刀的社会，人人自危，总账反而难看。算细了，秤自己就会护住小郑。

这番还嘴有它的道理，罗尔斯也知道〔核：《正义论》§5、§30 前后的相关讨论，转述〕。他的回答大意是：你们能护住小郑，是因为这一回账恰好算成这样；换一种情形，账算成另一样，小郑就护不住了。一个人不被拿去抵账，不该取决于一笔账算得怎么样。它该是算账之前就定下的，不是算出来的。

所以他在书的第一页就立下了那句话：每个人都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就算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也不能推翻它；一些人失去自由，不能因为另一些人因此得到更大的好处，就被说成是对的〔核：《正义论》§1，转述〕。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这是判决一「他打开了什么」的那一栏。这一条，本书从头到尾不动它。

◆ 五、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而且是一扇大门。

用本书的话说，加总的秤干了一件事：把一个一个分开的人，重新搅回了一锅粥。每个人有自己的路，有自己的土——小郑单身，小郑年轻，小郑技术好，小郑这三个月本来打算回老家看看母亲——秤不管这些，它只要一个数。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在总数里化

掉了。罗尔斯把人从这锅粥里捞了出来，重新立起了界线。这是他替我们守住的第一样东西。

用三块地看一看小郑。脑子里想的：组长那笔账，一个「年轻人多扛一点」的说法。手上碰的：三个月的加班，医院里的吊瓶，一笔涨了的奖金。心里的我你他：一个单身的年轻人，一个在老家等他的母亲，一群拍着他肩膀的同事。加总的秤只在第一块地上干活，把另外两块地压成了一个数。三块地在小郑身上是缠在一起的，秤把它们拆开，只留下了能加的那一块。

还要留意一件事。这架秤上称的东西，叫「幸福」，或者叫「快乐」「福利」。它是一种可以加减、可以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量。在罗尔斯接手的这张桌子上，「幸福」的样子，基本上就是这一种。

本书说的幸福，不是这个。本书说的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张力攒着，找到出口，一下子松开。这股劲，长在一件具体的事上，长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没有办法拿去加总，也没有办法拿小郑的去补给别人。

他拒绝了加总的幸福，拒绝得对。可是他那张桌子上，好像没有摆着另一种幸福。他没见过不加总的幸福吗？这件事，第 13 章回来细看。这里先插一面旗。

◆ 六、放回日子里：第四季度

第四季度，组里又来了急活。组长又想让小郑顶上。

周越这回开了口。他说，活可以多给小郑，但有三件事得先说定：第一，加多少班，小郑自己能说不；第二，这一块做完了，功劳写在小郑名下，年底评优先看这一条；第三，三个月里，每个月让他回一趟家。

组长说：「你这是给他开小灶。」

周越说：「不是开小灶，是不能拿他一个人去换大家。要换，得他自己愿意，还得换得明明白白。」

这一回，小郑点了头。他后来说，活还是那么多，累还是那么累，可这三个月是他自己走完的，走完了心里是亮的。

同样三个月，第一回是被秤称掉的，第二回是他自己走通的。差别不在加班多少，在于那条界线立没立起来，那股劲是被加进了总数，还是长在了他自己身上。

带走的话

账算得再对，也不能拿一个人去抵大家的账。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人与人之间的界线重新立起来了。落在心里的我你他的那种幸福，这张桌子上还没有出现。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加总的秤下，小郑的自由是零，他被拿去换了别人的好处。罗尔斯把这一格从零里救了出来；至于救出来以后乘出什么，要看另外两只脚。

第 8 章

「我就是觉得」：直觉主义与「道德不是知识」

◆ 一、「我就是觉得」

年底，周越被拉去当了一回评委，评单位的先进。

候选人有三个。三位评委各投了一票，投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大家说说理由。

第一位评委说：「老李干了二十年，任劳任怨，该轮到他了。」他看重的是资历。

第二位说：「小赵今年项目做得最好，数字摆在那儿。」他看重的是业绩。

第三位想了半天，说：「我就是觉得老孙这个人更好。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

领导又问：「资历、业绩、人缘，哪个该排前面？」

三个人都说不上来。第三位评委最后说了一句：「这种事，心里有杆秤，说不清的。」

你一定也听过这句话。心里有杆秤——可是这杆秤是怎么定的星，谁也说不清。

◆ 二、一双看得见道德的眼睛

在罗尔斯接手的那张桌子上，除了那架加总的秤，还有另一种看法。他叫它直觉主义〔核：《正义论》§7〕。

直觉主义的意思，大致是这样：对错的道理不止一条。要守信，要感恩，要公平，要不伤人，要帮人……这些道理都是真的，都有分量。可它们之间没有一套现成的先后次序。碰上具体的事，几条道理打起架来，你只能靠一种直觉去掂量，看出在这件事上哪一条该占上风〔核：同上，转述〕。就像那三位评委：资历、业绩、人缘，条条都对，孰轻孰重，「心里有杆秤」。

这种看法，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英国讲得最细的，是罗斯。他在 1930 年的《正当与善》里列了一张单子：守诺，补偿，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伤害别人。每一条都是一种「初步的义务」，平常都该守；几条撞在一起时，哪一条在这件事上真正作数，没有公式，只能靠对具体情形的判断〔核：罗斯《正当与善》，1930 年，转述〕。

◆ 三、先还它一个公道

直觉主义是一种很诚实的看法。

它不假装世界很简单。加总的秤只认一样东西，直觉主义认很多样。它承认好东西不止一种，而且它们会打架。这比那种「一条原则包打天下」的理论，更贴近你我过日子的真实感觉。

罗尔斯也承认这一点。他说，直觉主义并不是不讲理；而且，任何理论到头来都没法完全不靠直觉，能做的只是尽量少靠它，把它用在更窄、更好把握的地方〔核：《正义论》§7—8，转述〕。

他不满意的只有一处：直觉主义不给先后。几条道理打架时，它说「看情况」，却说不出怎么看。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他后来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叫「优先问题」：各条原则之间，谁先谁后〔核：《正义论》§8〕。你会在第 25 章看到他的办法：像查字典一样，先比第一个字。

◆ 四、更冷的一种说法：道德不是知识

还有第三种看法，比前两种都冷。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语世界的哲学里流行一种主张：「偷东西是错的」这句话，不是在描述一件事实，它其实是在表达说话人的一种情绪，大意等于「偷东西——呸！」。既然是情绪，就谈不上对错，也谈不上知识。这种主张叫情绪主义，艾耶尔 1936 年的《语言、真理与逻辑》、史蒂文森 1944 年的《伦理学与语言》是它的代表作〔核〕。

在那种空气里，一个哲学家要是说「我要讲讲什么是正义」，是要冒一点被人笑的风险的：你讲的不过是你的好恶。

罗尔斯年轻时那篇 1951 年的论文，就是在这种空气里写的。他那张判断的筛子，说的正是：道德判断可以讲理，可以筛，可以校，不是一句「我就是觉得」就能打发的（第 4 章）。

◆ 五、几派人共有的一个前提

现在把三派人并排放一放：加总的秤，看得见道德的眼睛，道德不是知识。

它们吵得很凶，可是底下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谁也没说出来：正义是「找到」的。要么像功利主义那样，把所有人的苦乐加起来，算出来；要么像直觉主义那样，用一双眼睛，看出来。情绪主义看上去和前两派唱反调，其实也站在同一个前提上：它说，既然正义既算不出来、也看不出来，那它就什么也不是，只剩一团情绪。

要么找到，要么没有。三派人在这里站成了一排。

放回周越那次评先进，就看得清楚。第三位评委说「心里有杆秤」，意思是：谁该当先进，本来就有一个对的答案，他的眼睛看到了，只是说不出来。要是有人照功利主义去算，会把三个候选人给单位带来的好处加一加，算出一个最大的。要是有个情绪主义者在场，他会耸耸肩：说到底，你们不过是各人喜欢各人的。三种说法，没有一种想到过：先当先进的标准，也可以由大家当场商量出来。

罗尔斯要做的，是从这一排里走出去。他后来说得最明白的一句大意是：正义的原则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一种公平的条件下，由讲理的人一起「构造」出来的〔核：1980 年杜威讲座《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转述〕。不是去哪里找，也不是只剩情绪，而是：定一个公平的起点，让讲理的人在那里约定。第 10 章会看他怎样换掉这个问法，第 18 章再看「构造」这个词。

这一步有多难，你想想就知道。在一片「道德不过是情绪」的空气里说「正义可以讲道理」，要冒被人看成守旧的风险；在一架加总的秤占上风的地方说「有些东西不许算」，要冒被人看成不讲效率的风险。他两头都冒了。

◆ 六、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这是他对「发现」这条老路最大的一次撬动：正义不是一件放在某处、等人去算出或看出的东西。

可是门开到哪里？从「找到」到「构造」，他走出了一步；本书说，后面还有一步：「长出来」。

三个词放在一起，差别是这样的。「找到」说：答案早就在那里，等你去算，去看。「构造」说：答案本来没有，由讲理的人在一个设计好的场子里一次定下。「长出来」说：答案本来没有，它是从人、规矩和土缠在一起的那片地里，一轮一轮冒出来的，冒出来以后又回头改那片地。

罗尔斯的「构造」，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一片人造的土上完成的。那三位评委各自身后的东西——老李的二十年，小赵的项目，大家有事愿意找老孙的那份信任——在他的构造里，被当作要挡在外面的东西。第四编细看这一点。

还有一处要留意。他从「找到」走到「构造」，走的是理念界里的一步：场子是在脑子里搭的，人是在脑子里请的。他没有问：那些讲理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几条道理重要？这不是说他的构造没用。先定次序、把私心挡在外面，已经比「心里有杆秤」往前走了一大步。

一个人觉得「任劳任怨二十年该有个说法」，这份感觉不是凭空的，它是从一种过日子的方式里长出来的。「构造」把这些都当成了原料之外的东西。

◆ 七、放回日子里：先定次序，再写理由

那天的评先进，最后是周越出了个主意。

他说：「咱们先别争人。先把规矩定了。第一，谁也不评自己组里的人。第二，资历、业绩、人缘，先商量出一个先后，再投票。」大家商量了半个钟头，定下：先看业绩，业绩差不多再看资历，人缘作参考。

这是罗尔斯的一半办法：先定一个公平的起点，把私心挡在外面，再给几条道理排个先后。

周越又加了一条：「每个人投完票，写两行理由，存档。明年再评，拿出来对一对，看咱们今年定的这个次序，到底合不合适。」

第二年评先进，大家真把去年的理由翻了出来。有人发现，去年「先看业绩」这一条，把一个常年在后台保障、业绩不好量的同事挡在了外面。大家又商量了一回，在次序后面加了一句：后台岗位另立一项看法。

这一条，是罗尔斯没有给的那一半：理由留下来，规矩下一回可以回头改。心里那杆秤，说不清的时候，至少可以把每一次是怎么称的，记下来。

> 带走的话
>
> 「心里有杆秤」不够。先把秤的次序商量出来，再把每一次怎么称的，记下来。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正义不是找到的，是可以由讲理的人定下的。门只开到「构造」，还没开到「长出来」。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我就是觉得」那一票，自由是有的，可什么也没长出来，事情也没走通，乘出来是零。先定次序、再留理由，三只脚才都着了地。

第 9 章

门上那张纸：洛克、康德、密尔、伯林的自由之土

◆ 一、门上那张纸

周越的女儿上初一那年，在自己房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用彩笔写着四个字：进门敲门。

周越看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跟妻子说：「以前她哪有什么门，一家人进进出出的。」妻子说：「孩子大了，要有自己的地方了。」

那张纸后来一直贴着，边角卷了，颜色褪了，可谁也没撕。一家人慢慢养成了习惯：进她的房间，先敲门。

一张纸，四个字，画出了一条线：线这边是我的，你要进来，得先问我。这是自由最家常的一种样子——一条边界。罗尔斯脚下那片土，三百年来长的，主要就是这一种自由。

◆ 二、一条三百年的路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初版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他想做的，是把洛克、卢梭、康德所代表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推到一个更一般、更抽象的高度〔核：《正义论》初版序言，转述〕。他站在一条路的尽头，这条路上最显眼的几块路牌，是这样排的。

第一块，洛克。1689 年前后出版的《政府论》下篇，开头就说：人在自然状态里，是完全自由、彼此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核：洛克《政府论》下篇第二章等，转述〕。自由在这里是「天生就有的」，不是谁赏的。

洛克和康德之间，还有一块常被提起的路牌，卢梭。1762 年的《社会契约论》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个正当的社会，要让每个人在和所有人结合的同

时，仍然只服从他自己〔核：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转述〕。自由在这里，是一个难题：怎样既结成一体，又只听自己的。

第二块，康德。1785 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康德说：一个人真正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按照他作为理性存在者给自己立下的法则去行动〔核：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转述〕。自由在这里是「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

第三块，密尔。1859 年的《论自由》说：社会可以干预一个人的唯一理由，是防止他伤害别人；只关乎他自己的事，他就是主人〔核：密尔《论自由》第一章，转述〕。自由在这里是一条线：伤害别人之外，别管我。

第四块，伯林。1958 年，伯林在牛津的就职讲座《两种自由概念》里，把自由分成两种：一种是「免于」，没有人挡着你；一种是「去做」，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他提醒大家，第二种自由一旦被拔高，很容易变成「我比你更懂你真正想要什么」，走向压迫〔核：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 年，转述〕。

这里有一处有意思的地方。密尔是功利主义者，他替自由辩护，理由最终还是落在「对人类长远的好处」上：让人自由地试、自由地说，社会才会进步。罗尔斯很欣赏密尔的结论，却不放心他的理由。在他看来，自由要是靠「总的好处」来撑腰，哪天账算得不一样了，自由就可能被拿去换〔核：《正义论》§33—34 相关讨论，转述〕。所以他要给自由换一个地基：不靠算账，靠在公平条件下的约定。

四块路牌，一路下来，自由越讲越精细，也越讲越像一条边界。

◆ 三、他自己怎样讲自由

罗尔斯没有在伯林那两种自由之间站队。他在书里说，他想绕开这场争论，给自由一个更朴素的讲法：说一个人自由，总是说「某个人，免于某些限制，可以去做或不做某件事」〔核：《正义论》§32，转述〕。三样东西：谁，被什么挡着或没被挡着，能做什么。

他要保护的，是一张具体的清单，写在第 11 节：政治上的自由，比如选举和担任公职；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免于压迫和伤害；持有个人

财产的权利；不被任意逮捕和扣押的自由〔核：《正义论》§11〕。第 14 章会细看这张清单。

这张清单，你几乎可以在美国宪法和它的前十条修正案里一条条找到影子〔核：美国宪法及《权利法案》〕。他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里，还专门讨论过言论自由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核：《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转述〕。他的自由，是从一部具体的宪法、一个具体的传统里长出来的。

◆ 四、先说这片土厚在哪里

这片土，是被血浇过的。

罗尔斯自己讲过这片土的来历。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导论里说，自由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宗教改革以及随后的宗教战争：几代人为了信什么打得你死我活，最后才慢慢明白，一个社会只有容下不同的信仰，才能活下去〔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良心自由不是书房里想出来的，是从战场和火刑柱边上捡回来的。

他写书的年代，还有另一层土：冷战。一边是以自由为旗号的社会，一边是个人几乎没有自己的地方的体制。在那样的年代里，把自由放在第一位，不是一个抽象的偏好，而是一道看得见的防线。

所以，这片土里长出「自由优先」，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他的看见：一个人有一块别人不能进的地方，这件事是一代一代人用命换来的。

◆ 五、病根的材料：先摆出来，不下判

本书在后面会问：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这一只脚？这一章先把材料摆出来，解释都只标「待验」，第 13 章和第 55 章再细看。

材料一，时机：他写书的年代，是冷战的年代，自由在当时的公共语言里，分量最重〔待验：这对他的理论选择有无影响〕。

材料二，建制：他身在一个以一部权利法案为根的宪法传统里，自由在那里是写进根本大法的，而幸福只出现在一句「追求幸福」的宣言里，没有成为一条可以打官司的权利〔待验〕。

材料三，对手：他最主要的对手是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手里的「幸福」，恰恰是那种可以加总的量（第 7 章）〔待验〕。

材料四，学风：他所在的分析哲学传统，对「什么是好的人生」这类大问题，一向很谨慎，觉得那是各人的事〔待验〕。

四样材料，只是土，不是罪状。**起源不定罪**。一个思想从哪里长出来，不能用来证明它错；它错不错，要在它自己的话里验。

◆ 六、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这片土给了他一样本书从头到尾不动的东西：一个人有一块地方，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闯进来。

再看门外。三百年的路，把自由越讲越像一条边界：一张门上的纸，一张清单，一道墙。边界护住的是「你可以」；至于在边界里面，你怎样从一堆缠在一起的东西里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怎样让这条路走通，边界不管，也管不了。

用本书的话，这片土里，自由成了一个框。框是要紧的，没有框，什么都长不起来；可框本身不长东西。第 14 章细说这一点。

◆ 七、放回日子里：门里面

周越的女儿后来跟爸爸说起那张纸，说得很有意思。

「贴那张纸的时候，我就是想有个地方，你们不能随便进来。」她说，「可是门关上以后，我在里面干什么，才是我自己的事。有一阵子我关着门刷手机，刷到半夜，其实一点也不开心。后来我在里面画画、看书、给自己写信，那时候关着门，才像是真的有了一个自己的地方。」

周越说：「那张纸没变啊。」

女儿说：「纸没变。门里面变了。」

一张纸能保证门外的人不进来，保证不了门里面长出什么。自由的边界，和边界里面那条路是怎样走出来的，是两件事。

带走的话

门上的纸护住了你可以；门里面长出什么，纸管不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一个人有一块谁也不能闯进的地方。这片土只把自由养成了边界，边界里面的事，留给了各人。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框是满的；框里面有没有长出东西、走没走通，这片土不问。不问，就还没有乘。

第 10 章

手机的规矩：四样材料一撞，换了一个问法

◆ 一、手机的规矩

周越家为了女儿用手机的事，吵过不止一回。

第一回，周越说：一天一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女儿说：凭什么是一小时？妻子说：周末可以放宽到两小时。三个人围着一个数吵了一晚上，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公平的结果」，可三个结果对不上。

第二回，是妻子换了个办法。她说：「咱们先别吵几个小时。咱们先定，这个规矩怎么定。」三个人坐下来，先说好几条：每个人都能提方案；定下来的规矩，大人也守——吃饭时间谁也不许看手机；试一个月，月底再坐下来改。定完这几条，再谈时间，半个钟头就谈妥了。

第一回，问的是「什么结果才公平」。第二回，问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定的规矩，才算公平」。换一个问法，吵不起来了。

罗尔斯在政治哲学里干的，就是这件事。

◆ 二、四样材料

他手里有四样材料，都是前人留下的。他把它们撞在一起，撞出了一个新的问法。

第一样，社会契约。从洛克、卢梭到康德，这个传统说：一个社会的规矩之所以对大家有约束力，是因为它是、或者可以被看作是，大家在平等的位置上同意了的〔核：《正义论》初版序言与 §3，转述〕。

第二样，康德的自律。一个人自由，是按照他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给自己立的法去行动。罗尔斯后来明说：原初状态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自律观念的一种程序化的解释〔核：《正义论》§40，转述〕。

第三样，决策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研究过：一个人在不知道结果、连各种结果的可能性都说不准的时候，怎样选才算理性。其中有一种规则叫「最大最小」：把每个选项最坏的结果摆出来，挑那个最坏结果最不坏的〔核：《正义论》§26，转述〕。

放到日子里，最大最小很好懂。一个人手里有三份工作可选：第一份收入高，但公司随时可能倒；第二份收入中等，比较稳；第三份收入最低，可几乎不会丢。如果他完全说不准哪家公司会怎样，而且一旦落到最坏的结果，一家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那么挑「最坏的情形里最不坏的那一份」，就是一种讲得通的选法。罗尔斯认为，幕后的人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赌注是一辈子，而且不知道概率〔核：《正义论》§26，转述〕。

第四样，哲学家古德曼讲逻辑推理的一个办法。古德曼说，推理的规则和具体的推理，是互相校正的：一条规则如果导出了我们怎么也不肯接受的推理，就改规则；一个推理如果违背了我们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规则，就放弃这个推理〔核：古德曼《事实、虚构与预测》，1955 年；罗尔斯在书中论反思平衡处引用，所在节待核〕。

◆ 三、四样材料各站在哪里

拿本书的几个词去看，这四样材料在他的理论里，各站了一个位置。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的原话。

社会契约，给了形状：正义的原则，长成一份「约定」的样子。

决策论，给了路：幕后的人一步一步怎样推，推到最后为什么会选那两条原则。

古德曼的办法，给了回写：原则和我们对具体事情的判断两头调，谁不对改谁，这就是后来的「反思平衡」。

康德的自律，给了土——准确地说，给了那片人造的土的底子：坐在幕后的，是一群自由、平等、会讲理的人。他们长什么样，不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按康德的人观配好的。

四样材料，形状、路、回写、土，一样不缺。它们在他手里，第一次被焊成了一台完整的机器。这是他的本事。

◆ 四、换了一个问法

四样材料一撞，撞出的是一个问法的转换。

以前的人问：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才算公平？功利主义答：总量最大的那个。直觉主义答：看情形，心里有杆秤。

罗尔斯改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定下的规矩，才算公平？只要定规矩的条件是公平的——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谁也不能拿出身、天赋、信仰去压人——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约定出来的原则，就是正义的。他给这套想法起的名字，正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公平，是约定的条件；正义，是约定的结果。

本系列第 121 号说，这是他对「发现」这条老路最大的一次撬动。本书认这一判。正义不再是一件放在某处、等着你去算出来或看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一个公平的程序里出来的。第 29 章会细看他讲的「纯粹程序正义」：就像抓阄，只要抓阄这件事本身公平、而且真的抓过一次，抓到哪一份都算公平。

◆ 五、先还公道，再看门外

这一撞，把政治哲学从两条死胡同里带了出来：一条胡同里，一架秤在算总数；另一条胡同里，一群人在说「我就是觉得」。他给了第三条路：定条件。这条路今天已经走进了日常，周越家定手机的规矩，用的就是它。

再看门外。这四样材料，有一样是共同的底色：它们都长在理念界里。契约是一份约定，自律是一种立法，决策论是一种推理，古德曼的办法是一种校正。四样材料一撞，撞出来的是一台在脑子里运转的机器。手上碰的那块地、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都是这台机器要处理的对象，而不是它的零件。

还有一处，是第 2 章埋下的旗。二十一岁的他，对「把社会看成一纸互利的契约」有过保留，觉得人和人结成一体，不是一群人坐下来交换好处〔待核：见第 2 章〕。三十年后，他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名的契约论者。可是请留意：他的契约，不是商人的合同。幕后的人不交换好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可以拿去换。他把契约里「交换」

的那一面拿掉了，只留下「平等地同意」这一面。这是他和年轻时的自己一次隐约的和解，还是一次绕过？本书只把两件事并排放着，第 35 章回来再看。

◆ 六、本编总账

第二编四章，看见与收回，并排如下。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本编初判，后面几编验）
加总会抹掉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谁也不能被拿去抵账（第 7 章）	他那张桌子上的幸福，只有可以加总的一种（第 7 章，第 13 章验）
好东西不止一种，会打架，要排先后（第 8 章）	先后用「查字典」的办法排死，几条原则之间不许有张力（第 8 章，第 25 章验）
正义不是找到的，也不只是情绪，可以由讲理的人定下（第 8 章）	只走到「构造」，没走到「长出来」（第 8 章，第 18 章验）
一个人有一块别人不能闯进的地方，是用命换来的（第 9 章）	自由被养成了一条边界、一个框（第 9 章，第 14 章验）
换一个问法：问定规矩的条件，而不是问结果（第 10 章）	四样材料都长在理念界，三块地只剩一块在机器里（第 10 章，第四编验）

本编的总判断：

> 他从一架秤和一双眼睛之间走了出来；走出去的那条路，铺在自由的土上，也只铺在脑子里那一块地上。

◆ 七、放回日子里：月底那一回

周越家的手机规矩，试了一个月。

月底那天，三个人又坐下来。女儿说，规矩她守住了，可有一件事当初没想到：学校的作业有一部分要在手机上交，算不算时间？周越说，他也有一件没想到的：吃饭时不看手机，他守得最难，因为单位群里老有人找。

三个人把这两件事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门上，规矩改了两处。

妻子说：「定规矩的办法是咱们一起想的，这个好。可是真正让规矩合身的，是这一个月里碰出来的那几件事。」

这句话，罗尔斯前一半说到了，后一半没有说。约定的条件，他想得很周到；约定以后，日子里碰出来的那些事，怎样回头改规矩，而且把改的缘由贴在冰箱门上，他的机器里没有这一格。

> **带走的话**
>
> 先问规矩怎么定，再问规矩定成什么；定完了，还要问日子里碰出了什么。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问法从「什么结果公平」换成了「什么条件公平」。机器只装在一块地上，另两块地是它处理的对象，不是它的零件。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定规矩那一刻不是零：公平的条件本身就是一次创造。可规矩定下以后，日子里走没走通，他的机器不再过问。

第 三 编

总纲：一根柱子——意义三视角怎样被收成「自由」

编　序

这一编六章，是全书的总纲。它兑现王德生博士的第一、第二句口述：自由优先是一种意义中心主义，他把创造、自由、幸福三者，收成了以自由为第一性的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这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第 11 章先把那只三足鼎立起来：创造、自由、幸福，三足并立，彼此相乘，缺一即零。不先看清鼎的样子，就看不出柱子少了什么。第 12 章看他的三大核心——原初状态、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怎样同出一根，都从自由出发。第 13 章问：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第 14 章把他的自由和本书说的自由律并排放：一个是框，一个是发生。第 15 章看这根柱子怎样被插到国与国之间。第 16 章是本编总账：从一根柱子，导出全书的母题——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

本编是判决一「一根柱子」的主场。结账在第 16 章。

第 11 章

一只三足鼎，一条底线：创造、自由、幸福

◆ 一、两个周末

周蕙的店对面是一所小学。开张前那阵子，她常看见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放学后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等他奶奶。一来二去熟了，男孩跟她讲过自己的两个周末。

第一个周末，爸妈出差，奶奶不管他。他完全自由：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刷了一整天手机，从早上刷到晚上。周一，他跟周蕙说：「好无聊啊。」

第二个周末，奶奶说，今天只许玩两个钟头，而且不许碰手机。她从楼下拎回一个旧纸箱，一卷胶带，说：「就这些，你自己看着办。」他先是气鼓鼓地坐了半天，后来开始琢磨。纸箱太软，他把两层叠起来；底下漏水，他拿胶带一圈一圈地缠；船头总往下沉，他把奶奶的一个塑料饭盒塞在后面压着。两个钟头快到的时候，那条纸船在澡盆里浮起来了，还载着他的一个小恐龙。

他讲第二个周末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第一个周末，什么都可以选，他却觉得无聊。第二个周末，处处是限制，他却做出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一直做到了头。哪一个周末，他更自由？

◆ 二、三只脚

本书用的思想工具，把一个人活得有没有意思，拆成三只脚。它们是意义这一层上的三个视角：创造，自由，幸福。

创造，说的是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那条纸船，在两个钟头之前，世界上并没有。

创造不一定是发明。一顿家常饭换了一个做法，一段关系里说出了一句从来没说过的话，一个班里想出一种新的排值日的办法，都是创造：世界上多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哪怕很小。

自由，说的是在约束里裁出一条原来不存在的新路。不是在现成的选项里挑一个，而是在纸箱、胶带、饭盒、两个钟头这些限制里，裁出「纸船」这条路。

幸福，说的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张力先攒着——船漏水，船头往下沉，气鼓鼓地坐了半天；然后换了一个办法——叠两层，缠胶带，压饭盒；最后那股劲一下子释放出来——船浮起来了。本书叫它幸福律：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

◆ 三、三只脚是乘在一起的

三只脚的关系，是乘法，不是加法。本书写成一道式子：

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这道式子，拿两个周末一对就明白。

第一个周末，框是满的：没有人拦他，想干什么都行。可是什么也没长出来，创造是零；一天刷下来，没有一件事从头走到尾，那股劲始终没有出来，幸福也是零。零乘零，还是零。框满了，自由律却是零。所以他说「好无聊」——无聊，就是乘出来是零时的那种感觉。

第二个周末，框很窄。可是一条船长出来了，一件事走通了。两项都不是零，乘出来的那份自由，是他自己在限制里裁出来的，实实在在。

为什么非得是乘法，加法不行吗？你试一试就知道。要是三只脚是加起来的，第一个周末也能得分：自由是满分，创造和幸福是零，加起来还是一个不小的数。按加法，那个刷了一天手机、说「好无聊」的周末，照样算一个不错的周末。可那个孩子自己知道不是。乘法说出了他自己的感觉：只要有一项是零，整份就是零。

还要防一个误会。「缺一即零」，不是说自由不重要。恰恰相反，自由这一项要是零——一个孩子被逼着做船，做得再好，也是替别人做的——整份照样是零。三项谁也不比谁低一头，这才叫三足。

自由若是真的，一定是乘出来的，不是单独摆在那里的。这是本书最常用的一把尺。

◆ 四、自由的三拍

说得再细一点，本书说的自由，走的是三拍。

第一拍，纠缠。纸箱、胶带、饭盒、澡盆、两个钟头、他心里「想做点什么」的那股不服气，还有奶奶那句「你自己看着办」——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没有这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就无从裁起。

第二拍，选择。从这一团里，裁出一条路：做一条船。这个选择不是在菜单上勾一项，菜单上本来没有「纸船」这一项；它是从缠在一起的东西里，长出来的一个方向。

第三拍，激发。船浮起来那一刻，他身上被点着了什么。第二天他又来找周蕙，说想给船装一个帆，问她店里有没有不要的油纸。一次走通的事，激发了下一次。

纠缠，选择，激发。三拍走完，一份自由才算长成。

◆ 五、他会怎样看这两个周末

公平起见，先替罗尔斯看一看。

他多半会说：第一个周末，那孩子的基本自由一样不缺——没人限制他，没人强迫他。第二个周末，奶奶给他定了规矩，这是家里的事，不归他的原则管。至于孩子在哪个周末过得更有意思，那是孩子自己的「善」，是他自己的人生打算，规矩不该替他定。

这番话，有对的地方。一个社会的规矩，不该去规定每个人周末必须做纸船。一旦规矩要管到这一步，那就是第 9 章伯林担心的那种「我比你更懂你想要什么」。护住「可以选」的那个框，是一道承重墙。本书不拆。

可是这番话也漏了一样东西：它把「自由」只放在了第一个周末那种样子上——框是满的，就是自由的。第二个周末那种自由——在约束里裁出新路、而且走通——在他的讲法里，不叫自由，叫「各人自己的善」。自由这个词，在他那里，被收窄成了一个框。

◆ 六、三只脚缺一只，会怎样

鼎有三只脚，缺一只就倒。拿日子试一试。

只有创造，没有自由：一个孩子被逼着参加一场又一场比赛，作品做得很漂亮，可每一件都是大人替他选的方向。长出了东西，路不是他裁的。

只有幸福，没有创造：一个人每天把同一件事做得顺顺当当，从头到尾走得很通，可十年里一样新东西也没长出来。顺，是顺，只是一潭水。

只有自由，没有另外两样：就是第一个周末。什么都可以，什么也没有。

三只脚里，哪一只都不能单独撑起一个人，也撑不起一个家。本书下面几章要看的是：罗尔斯把哪一只立成了柱子，另外两只去了哪里。

换一个大人的例子。周家父亲刚退休那一年，时间全是自己的，什么事也不用管。他说那一年是他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年。后来村里请他帮着看管那片老水渠，每天早上去转一圈，哪里淤了记下来，跟年轻人说怎么清。他说，从那以后，日子才又有了味道。时间少了，可每天都有一件事从头走到尾，还有一样东西——那条渠——在他手底下一天天通起来。

◆ 七、乘法怎么量，量不到什么

一道式子要是没法量，就只是一句好听的话。所以这里给三项各配一个量法。量法很粗，只量「有没有」「几件」，不打分数；粗，可够用来检验。

创造这一项，问一句：这段日子里，有没有长出一样东西，能指给第二个人看，并且说得出它以前没有？第一个周末，指不出来；第二个周末，那条船就在澡盆里。

幸福这一项，问两句：开了头的事里，有几件走到了头？走到头的时候，那股劲出没出来——本人说一句，旁边的人说一句，两句对得上才算。第一个周末，开了头的事一件也没走完；第二个周末，走完一件，奶奶说的和他说的对得上。

自由这一项，也问一句：写得出「原来能选的是 A、B，后来走的是 C」吗？C 不在原来的菜单上，才算裁出了新路。第二个周末，原来的菜单是「玩两个钟头」和「坐着生气」，他走的是「做一条船」。

三项都量得出来，乘法就能拿去碰日子了。它说的是：在框一样大的两段日子里，另两项是零的那一段，人会说「没意思」「不自由」，框里那些能做的事，也用得少；另两项不是零的那一段，人会说「活了」。要是反过来的情形占了多数——框满了，另两项是零，人却说自己很自由、活得有劲——这道乘法就错了。第 56 章写了怎样去验。

量不到的东西，也要说在前头。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什么也做不成，可就是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创造是零，走通也谈不上；可他守住的那一点，谁都认得出是自由，而且是最硬的一种。本书把它叫做底线自由：良心，身体，说话，不被拿去抵账。底线自由不参加乘法。它不是乘出来的积，是乘法能开始的前提——底线要是破了，日子里的自由也就无从乘起。

这样一分，本书对罗尔斯的话，也要说得更准。他立在最前面的那根柱子，护住的不是日子里的自由，而是底线自由。这根柱子立得对，本书不拆。他的错，不在立了底线，在把底线当成了自由的全部：框护住了，就算自由了；框里长没长出东西、走没走通，从此不再是自由的事。

◆ 八、放回日子里：一面帆

男孩的船后来装上了帆。

帆是周蕙给的，一张包面包剩下的油纸。男孩说要画个图案，周蕙把店里的彩笔借给了他。他画了一只鸟，画得歪歪扭扭，自己很满意。

他奶奶来接他的时候，看着那条船，跟周蕙说：「以前我老想，孩子嘛，给他自由，别管他。那个周末我真不管他，他倒蔫了。这回我管着他，就给他一个纸箱，他倒活了。」

周蕙想了想，说：「您不是管着他。您是给了他一样能缠在一起的东西。」

这句话，后来她写在了店里那面贴老方子的墙上。

带走的话

框满了不等于自由；在限制里做出一样东西，并且做到头，才是。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一章立的是本书自己的尺子，三块地都要：纸箱在手上，念头在脑子里，那股不服气和奶奶的一句话在心里的我你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第一个周末是零，第二个周末不是。同样一个孩子，差别不在框，在乘。

第 12 章

一家只讲「快」的店：一切从自由出发

◆ 一、一家只讲「快」的店

周蕙开店前，去省城几家大面包连锁店看过。有一家让她印象最深。

那家店的一切，都从一个字出发：快。菜单只有十二样，因为样多了备料慢；柜台设计成顾客自己拿，因为店员拿慢；面团是中央工厂统一发好冷冻运来的，因为现发慢；连墙上的标语都是「三十秒，拿走您的早餐」。店长跟她说：「我们所有的规矩，你往回推，都推得到一个『快』字上。」

周蕙很佩服。一家店，从菜单到柜台到标语，全都长在一个根上，干净，利落，一点不乱。

可她站在柜台边看了半天，发现一件事：来这里的人，拿了就走，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停下来说一句话。

一个根，可以让一家店非常整齐。罗尔斯的理论，也是这样一家整齐的店。

◆ 二、三大核心，同出一根

他的三大核心思想，是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两条正义原则、政治自由主义。表面上看，它们讲的是三件事：一个想象的会，一套分配的原则，一种多元社会的相处之道。往回推，三件事推得到同一个根上。

第一件，幕。幕后的人为什么要那样设计？他说，原初状态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自律观念的一种程序化解释：人按照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会选择的原则去行动，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本性〔核：《正义论》§40，转述〕。幕，是为了让人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做一个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自由者。根在自由。

第二件，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管机会和收入财富的分配，其中有差别原则。看上去，第二条讲的是钱，不是自由。可他在第 32 节说得清楚：基本自由对每个人都一样，但一个穷人能拿这些自由去做的事，比富人少——他把这叫做「自由的价值」不同。两条原则合起来，要做的是让处境最差的人手中那一整套平等自由的价值尽可能大；他说，这就是社会正义的目的〔待核：《正义论》§ 32 原句，此为转述〕。连差别原则，也在替自由服务。根在自由。

第三件，政治自由主义。它要回答：讲理的人信着不同的宗教和人生哲学，怎样在一套规矩下相处？他的出发点是一个事实：在自由的制度下，人们会信不同的东西，这种多元不是一场灾难，而是自由制度正常运转的结果；要想让所有人都信同一套学说，只有靠国家的强力压制才做得到〔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压迫的事实」的提法与所在节〕。多元，是从自由里长出来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为了护住这份自由而设计的相处之道。根还是在自由。

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把这个根说得更明白。他不再说这是一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完整学说，只说这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这个政治观念的核心，是把公民看作自由而平等的人：他们有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也有能力讲公平、守公平〔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换了一套讲法，根没换。

他后半生那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写着这个根：《政治自由主义》。

◆ 三、先说一个根的好处

一个理论有一个根，是它的力量。

你可以从任何一条具体的规矩往回推，推到那个根上，看它推不推得通。推不通的，就要改。这让他的理论非常可检验，也非常难被人随便拿去为某种私利背书。你要为一条规矩辩护，就得说明它怎样护住了自由平等的公民；说不出来，这条规矩就站不住。

一个根，也让他能对付那架加总的秤。秤的根是「总量最大」；他的根是「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根对根，他才能在同一个分量上和功利主义较劲，这是他在序言里说要做到的（第 7 章）。

◆ 四、这就是口述说的那一件事

回到王德生博士的第一、第二句口述：自由优先是一种意义中心主义，他把创造、自由、幸福三者，收成了以自由为第一性；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这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上面三件事一推，你看见的正是这个样子。幕，从自由出发；两条原则，从自由出发；政治自由主义，也从自由出发。三只脚里，只有一只被立成了根，另外两只——能不能长出新东西，一件事能不能走通——都不是任何一件的根。

它们去了哪里？不是没了。创造，以「激励」的身份出现在差别原则里：允许有的人多拿一些，是因为这能激励他们做出对大家都有利的事。幸福，以「各人自己的善」「理性的人生计划」的身份，出现在书的第三部分。它们都在，只是都站在自由后面，替自由办事，或者在自由划出的框里各过各的。第 42 章细看这些影子。

三只脚还在，只是被排成了一根柱子和两道影子。

他会怎么回答这番话？大概是这样：一个根，不是我的偏好，是公平的代价。一个社会里的人，对什么是好的人生意见不一，而且会一直不一；规矩要是从「创造」或「幸福」出发，就等于把某一种好的人生，压到所有人头上。只有自由，是每个人不管想过什么日子都需要的；从它出发，才对每个人都公平。

这个回答很有分量。本书认它的前一半：规矩不该替每个人定一种好的人生。本书不认它的后一半：从创造和幸福出发，不一定就是替人定内容。问一条规矩「它让不让人把事走通」「它让不让新东西长得出来」，和问「它有没有护住每个人可以」，是同一类问题，都不替你挑内容，只看门开在哪里。

◆ 五、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一个根，让他的理论整齐、可检验、有力量，这是开门。

可是一个根，也有它的代价，就像那家只讲「快」的店。根定了，其他一切都要往这个根上推；推不上去的东西，要么被改成替根服务的样子，要么被放到门外。那家店里，「停下来说一句话」推不到「快」上，就没有了位置。罗尔斯那里，「一件事走通时的那股劲」「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推不到「平等的自由」上，就被改成了激励，或者被交给了各人的院子。

一只鼎，三只脚彼此相乘，哪一只都不是另外两只的仆人。一根柱子，只有一个根，另外两样都得往它身上靠。这就是「意义中心主义」这个名字的意思：意义有三只脚，他把中心只放在了一只上。

◆ 六、放回日子里：周蕙的根

周蕙从省城回来，跟姐姐说了那家店的事。

周静问她：「那你的店，根是什么？」

周蕙想了很久，说：「我说不出一个字。我想让它好吃，这是一个；我想让它是我自己做主的，想卖什么卖什么，这是一个；我还想让人进来了愿意待一会儿，走的时候心里是暖的，这又是一个。三样少一样，我就不想开了。」

「那不乱吗？」

「乱。」周蕙笑了，「可是一个根的店，我在里面待了半天，觉得它什么都好，就是不像个人开的。」

周静听完，说了一句：「你这三样，其实是一回事。好吃，是你做出了东西；你自己做主，是你能说了算；让人愿意待一会儿，是这件事在你店里走通了。三样拧在一起，才是一家店。」

这句话，你可以拿去想一想罗尔斯。一套理论只有一个根，它会很干净，很有力，很难被驳倒。可是你在里面待久了，也许会觉得：它什么都对，只是少了一点什么。少的那一点，不在它的根上。

带走的话

一个根能让一套规矩很整齐；可推不到根上的东西，就会被改成仆人，或者被请到门外。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有他的一件核心：理念界是幕，现实界是两条原则，自我界是政治自由主义。门开了三扇，门里只立着同一根柱子。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根上只有自由这一项，另外两项站在它身后当影子。只立一项，还谈不上乘。

第 13 章

一张打分的问卷：他为什么只留下自由

◆ 一、一张打分的问卷

有一年，周静在社区卫生站给父亲量血压，护士递给她一张问卷，说是做调查。最后一题是：「您的幸福感，请从一到十打分。」

她拿着笔，半天没落下去。

那几年，是她最累的几年。母亲已经不太认人，父亲腿脚不便，她自己的腰也开始疼。要说开心，一天里没有几分钟。可是她想起前一个月的一个下午：母亲靠在床头，忽然看着她，叫了一声她的小名，那是母亲好几个月里唯一一次叫对了人。她给母亲擦了脸，母亲冲她笑了一下，然后又不认得她了。

那个下午，算几分？

她最后在问卷上画了一个圈，圈住了「五」。交卷的时候，她觉得这个数不对，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一个人的幸福，能不能打分，能不能加起来，能不能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罗尔斯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决定了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

◆ 二、他拒绝的那一种幸福

第 7 章说过，罗尔斯接手的那张桌子上，最有力量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手里的幸福，是一种可以打分、可以加总、可以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量。

他拒绝了它。理由是：一旦幸福成了可以加总的量，一个人就可以被拿去给更大的总数抵账，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就化掉了（第 7 章）。

这一拒，拒得对。本书从头到尾认这一条。

问题在于拒完以后。在定规矩的那一层，他手里剩下的，不是另一种幸福，而是没有幸福。幸福整个退出了公共规矩的根，交给了各人的院子。

◆ 三、他其实有一种自己的幸福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书读完再说。他并不是没想过幸福。

在《正义论》第三部分，他给过一个相当细致的讲法，大意是：一个人幸福，是他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正走在把自己一份理性的人生计划大体顺利实现的路上〔核：《正义论》§63，转述〕。这不是加总的幸福，它长在一个人身上，长在一份计划的执行里。

他还专门批评过一种想法：把某一个目的——比如快乐——立成所有人生计划都必须服从的「主导目的」。他认为，把人生的一切都压到一个目的上，是不合理的，走到极端，近乎偏执〔核：《正义论》§83，转述〕。

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有点意外：一个明白地反对把人生压到一个目的上的人，却在定规矩的那一层，把一切压到了自由上。

他会回答：这不一样。自由不是一个人生目的，它是让每个人去追求各自目的的那个框；正当优先于善，框先于框里的东西。这个回答，是他整套理论的一块基石。本书认它在一个条件下是对的：当一个社会的人，确实各自能在框里把自己的事走通的时候。

◆ 四、影子和脚，差在哪里

那么，他那种「走在实现计划的路上」的幸福，和本书说的幸福律，差在哪里？

差在两处。

第一处，位置。他的幸福，站在「善」那一边，排在「正当」之后。它是框里的东西，不是造框的东西。定规矩的时候，它不在场；规矩定好了，它才被请进来，各过各的。本书说的幸福，是鼎的一只脚，定规矩的时候就在场：一条规矩，要问它让不让人把事走通。

第二处，样子。他的幸福，是一份先定好的计划被执行下去：先画图纸，再照着盖。本书说的幸福律，是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事情常常不是照着图纸走通的，是在走不通的地方被逼着换了一个办法，才走通的。周静那十年，没有一份计划，也没有照着什么走；那个下午，母亲叫对了她的小名，是十年的张力里忽然松开的一下。这一下，在他的讲法里，找不到位置。

所以本书说他留下了幸福的影子，而没有留下幸福这只脚。

◆ 五、为什么偏偏是自由

回到这一章的题目。三只脚里，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

本书给一个解释，标为「待验」：在他那片土里，幸福只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功利主义的，可以加总，会吃人，要拒绝。另一副是各人自己的，千差万别，讲理的人会对它意见不一，所以不能进公共规矩。两副面孔，一副太危险，一副太私人。而自由，既不会加总，又是各人都需要的，正好可以站到中间去当根。

至于创造，在他那片土里，更少以一只脚的样子出现。它最常见的样子，是市场上的「激励」：让有才能的人多拿一点，好让他们做出对大家都有利的事。

举个小例子。差别原则说：允许医生比清洁工挣得多，前提是这份差距能让最差的人也过得更好——比如，高一点的收入能吸引更多人去学医，看病的人因此受益。在这个讲法里，医生做出新疗法、新手艺的那份创造，是被收入「激励」出来的，是一个手段。它本身值不值得，不在算式里。

他没见过的，是第三副面孔的幸福：不加总，也不只是私人的计划，而是一件事——一个家、一条街、一个社会——从头到尾走通时，大家共有的那股劲。这副面孔，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第八编会细说。

还要把第 2 章埋下的一面旗拔出来。二十一岁的他，在本科论文里推开了「好就是被想要的东西」这种想法〔待核：见第 2 章〕。本书不说那篇论文造成了后来的一切，只说：从二十一岁到五十岁，在他一生的土里，幸福几乎总是以「想要的东西」的样子出现，而不是以「走通的那股劲」的样子出现。这是一条线索，第 55 章谈病根时再验。

◆ 六、病根的材料，补上几样

第 9 章摆过四样材料：冷战的时机、权利法案的建制、功利主义这个对手、分析哲学的学风。这一章再补一样：宗教战争之后的宽容传统。一个社会一旦承认，讲理的人对「什么是好的人生」会永远意见不一，那么把任何一种幸福写进公共规矩，都像是把一种信仰立为国教。在这个传统里，把幸福挡在公共规矩之外，是一种自我克制。〔待验〕

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你会看出：他只留下自由，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一片很厚的土里长出来的选择。起源不定罪；但知道起源，就知道它在哪些土里是对的，在哪些土里要松开。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他拒绝了加总的幸福，把一个人从秤上救了下来；他也拒绝了把一个目的压在所有人头上，给了各人自己的人生留出空间。

关门：在定规矩的那一层，幸福和创造都没有位置。一条规矩，只问它有没有护住每个人平等的自由，不问它让不让人把事走通，不问它能不能长出新东西。三只脚里的两只，在门外等着，等框定好了，再进来当影子。

◆ 八、放回日子里：那一个圈

后来周静跟周蕙说起那张问卷。

「一到十，我画了个五。」她说，「其实那不是五。那几年没几天是开心的，可我不后悔。妈叫对我名字那一下，我觉得这十年都走通了。这个能打几分？」

周蕙说：「打不了分。你那个是一件事，不是一个数。」

周静点点头：「对。要是有人拿我的五分，跟别人的八分、九分加在一起，说我们这一片的幸福感是七点几，我会觉得，他把我那个下午弄丢了。」

罗尔斯会同意她的后半句：谁也不该拿她的五分去加总。可他会接着说：所以幸福是你自己的事，规矩不管。周静大概会想一想，再问一句：规矩不管，那这十年里，谁来管一管，让一个照顾老人的人，能把这件事走通？

这一问，第 65 章回来接。

带走的话

幸福不能拿去加总；可不加总，也不等于只能关在各人的院子里。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加总的幸福被拒绝，一个人的界线立住了。关门，关在定规矩那一层：幸福只作为「善」的影子，排在正当之后，落进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的私人院子。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规矩这一层只算自由这一项，幸福这一项没有进算式。没进算式，就没法说它乘出来是什么；本书说，这正是问题所在。

第 14 章

一张一年的健身卡：自由的框与自由律

◆ 一、一张一年的健身卡

周越去年办过一张健身卡，一年期，什么时候去都行，一周七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想练什么练什么。办卡那天，他觉得自己自由极了。

一年下来，他去了三次。

卡到期那天，他把卡片放进抽屉，心里有点好笑：这一年，谁也没拦着他，门一直开着，器械一直在那里，他的「可以去」一天也没少过。可是这份「可以」，一年里几乎什么也没长出来。

后来他换了个办法：跟单位里两个同事约好，每周二、周四下班一起去，谁不去谁请喝水。时间死了，自由少了，他倒是一次没落下，半年后爬楼梯不喘了。

一张卡，护住了他「可以去」。去这件事本身怎么发生，卡不管。

◆ 二、他那张清单

罗尔斯的第一条原则保护的，是一张基本自由的清单，写在《正义论》第 11 节。大致有这几项：政治上的自由，比如投票和担任公职；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包括不受心理上的压迫和身体上的伤害；持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不被任意逮捕和扣押的自由〔核：《正义论》§11〕。

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这张清单上的全部自由；而且这张清单排在第二条原则之前，不能拿它去换经济上的好处（第 25 章细说）。

他讲一个人自由，用的是一个三件套：某个人，免于某些限制，可以去做或不做某件事〔核：《正义论》§32，转述〕。清单上的每一项，都是在划一块地方：在这里，谁也不能挡着你。

这张清单还有一个脾气：它不能拿去换。比如，一个人不能因为穷，就把自己的选票卖掉；一个社会也不能说「先让大家富起来，言论自由往后放一放」。在他那里，清单上的自由，排在收入和财富之前，不许拿后者去抵前者〔核：《正义论》§8、§39 相关讨论，转述〕。

◆ 三、先说这个框为什么要紧

先把话说足：这个框，是一道承重墙。

没有它，什么都长不起来。一个人如果说话会被抓，信什么会被罚，随时可能被关起来，他连纸箱和胶带都碰不到，更别说做一条船。一张健身卡没用，可要是健身房根本不许你进，那就连约同事这条路都没有了。

框挡住的，是最坏的那些事：强力压人，一个人替所有人定该想什么、该信什么。二十世纪的历史，给这个框的分量作了太多的证明。

在一个人连基本的门都进不去的地方，先把框立起来，是对的。**框不是自由的全部，但没有框，就没有别的**。这是他的保底，本书认。

◆ 四、框和自由律，差在哪里

本书说的自由律，走三拍：纠缠，选择，激发（第 11 章）。拿他的框去对一对。

第一拍，纠缠。自由律要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手边的材料，身上的本事，身后的人，心里的那股劲。他的框，恰恰是在幕后定下的，而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手边有什么、身上有什么、身后是谁。缠在一起的那一团，被幕挡住了。

第二拍，选择。自由律的选择，是从那一团里裁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他的框，把选择做成了一项权利：你有权选。有权选，和真的裁出一条路，是两回事。周越那张卡上，「有权去」写得清清楚楚；去，却没有发生。

第三拍，激发。自由律要一件走通的事点着下一件事。他的框里，没有这一格。框只管门开没开，不管门里有没有东西被点着。

第三拍最容易被忽略，可它最要紧。一份自由，要是走通一次就完了，它只是一件事；它要是点着了下一件——男孩给船装帆，周越爬楼梯不喘了、又约同事去爬山——它就成了一条会自己往前走的路。框看不见这条路，因为框只看某一刻门开没开。

三拍对下来：第一拍被幕挡住，第二拍被做成了权利，第三拍没有位置。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

◆ 五、他会怎么回答

他会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框里面长出什么，本来就不该由规矩来定。规矩要是去管「你到底去没去健身房」「你的周末到底做没做纸船」，那就越界了。

这个回答，在一个意义上是对的：规矩不该替你挑内容。

可本书要分开两件事。一件是替你挑内容，这不该做。另一件是看一看：一条规矩，让不让纠缠发生？让不让裁路的事有条件发生？让不让走通的事点着下一件？这第二件，不是替你挑内容，而是问一个框的门开在哪里、框里有没有能缠在一起的东西。周越和同事约好每周二、周四，这不是谁替他挑了练什么，而是给了他一样能缠在一起的东西。

他把第二件事，和第一件一起挡在了规矩之外。举一个规矩层面的例子。一个单位可以定：每个人每周有半天，自己挑一件想学的事去学，单位出场地、出一半学费，学完了在内部讲一次。这条规矩不替任何人挑学什么；它做的，是给纠缠准备材料（时间、场地、钱），给裁路留出空当（自己挑），给激发留一个口子（讲一次，把走通的事点给别人看）。它是一条规矩，可它问的不是「你可不可以」，而是「这件事能不能发生」。

◆ 六、他写出过一半

公平起见，还要说一件事：他自己也看见了框不够。

他在第 32 节做了一个区分：自由本身，和自由的价值。自由本身对每个人都一样；可一个穷人能拿这份自由去做的事，比富人少，所以自由的价值不一样〔核：《正义

论》§32，转述〕。两个人都有到法院去讨个说法的自由，一个请得起律师，一个连来回的车费都要算一算，这份自由对他们的分量完全不同。

这个区分，是他看见框不够的地方。他看见了：一个框，得有东西填进去，才有用。第五编会细看他怎样去填——他交给第二条原则，用收入、财富和机会去补。第 26 章会说，这一补，把一个乘法拆成了两本账。

◆ 七、放回日子里：一个辞职的人

周蕙在那家公司干了快二十年。辞职的自由，她一直都有。合同上写着，法律上也写着，没人拦她。这个框，她揣了二十年。

可是辞职，从来不是一个「有权辞」的问题。这二十年里，她好几次写好了辞职信，又删掉。辞了以后干什么？她不知道。

后来是几样东西慢慢缠在了一起：老家那几张手写的老方子，那篇压箱底的毕业论文里「手艺是一条街的」那句话，大姐那十年里的一句话——「你想干就干，我帮你看店」，还有她自己越来越常有的那种感觉：再这么过下去，她会变成一个什么也长不出来的人。

缠到那一天，她裁出了一条路：开一家有一面墙贴老方子的店。然后才是那封辞职信。

她后来说：「辞职的权利我早就有了。我缺的是那一团东西。」

周静听她这么说，想起自己：照顾父母那十年，她也有「随时撒手不管」的权利，法律上没人能拦她。可是她从来没觉得那是自由。那十年里真正让她觉得自己还能喘口气的，是每个星期四下午，弟妹轮流回来替她半天，她去镇上的老年大学学写毛笔字。那半天，是她自己裁出来的。

框，是二十年前就有的。自由，是那一团东西缠够了以后，才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

有权去，不等于去了；框给了你门，路要从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裁出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一张清单护住了每个人可以。关门：纠缠被幕挡住，选择被做成权利，激发没有位置；手上的材料和心里的我你他，都在框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框本身不乘。周越那张卡、周蕙那二十年，框都是满的，乘出来是零；等一团东西缠在一起、裁出一条路、走通了，才不是零。

第 15 章

隔壁韩家：《万民法》里的第二次幕后会

◆ 一、隔壁韩家

周家老屋隔壁，是韩家。

韩家和周家不一样。周家的事，三兄妹坐下来商量，谁都能拍板，谁都能说不。韩家的事，是韩老爷子一个人定。可韩老爷子有个老规矩：每个星期天晚上，全家人都要到堂屋里坐一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挨个说说这一个星期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听，很少打断，听完了再定。家里的钱怎么花、孩子上哪个学校，最后还是他说了算。可要是哪个孩子长大了想去外地闯，他也不拦，只说一句：「想回来，门开着。」

周蕙有一回说：「韩家那一套，太老了，女人说话不算数，该有人去跟他们讲讲道理。」

周静说：「他们家过得挺好的。一家人和和气气，谁也没受欺负。你去讲什么？」

周蕙说：「可那不是自由啊。」

两姐妹谁也没说服谁。这场小小的争论，罗尔斯在他晚年的一本书里，认真想过。

◆ 二、第二次幕后会

1993 年，他在牛津做了一次讲座，题目叫《万民法》；1999 年，他把它扩成了一本书〔核〕。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该怎样和别的社会相处？

他的办法，是再开一次幕后的会。这一次，坐在幕后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各个「人民」的代表。幕挡住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代表的那个人民地盘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力量强不强、资源多不多、经济发展到哪一步〔核：《万民法》§3，转述〕。

在这样的幕后，他认为各方会同意八条原则，大意包括：各个人民自由、独立，彼此平等；守条约；不干涉别人的内政；有自卫的权利，但不为别的理由开战；尊重人权；打仗时遵守一定的限制；对那些因为条件太差而没法建成像样社会的人民，负有援助的义务〔核：《万民法》§4，转述〕。

◆ 三、他容下了「体面的」人民

这本书最让人意外的地方，是他对非自由社会的态度。

他设想了一类社会，叫「体面的等级制人民」。它们不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也许有一种国教，公职不是人人都能当；但它们不侵略别人，尊重一组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和生存、不被奴役、一定程度的良心自由、财产、同样的案子同样判——而且有一套「体面的协商等级」：统治者要听取社会里各个群体的意见，每个群体都有地方说话〔核：《万民法》§8—9，转述〕。他还编了一个想象的例子，给它起名叫「卡赞尼斯坦」〔核：《万民法》§9.3〕。

他说：自由的人民应该容下这样的社会，把它们当作国际社会里平等的成员，不去强迫它们变成自由民主的样子〔核：《万民法》§7—8，转述〕。他把自己这套设想，叫做「现实的乌托邦」：不是天上的，是这个世界上、按人们本来的样子，有可能做到的〔核：《万民法》§1，转述〕。

他为什么对这套设想有信心？书里有一条观察：自由民主的社会彼此之间，很少打仗；一个人民要是满足、不贪别人的土地，它就没有理由去侵略〔核：《万民法》§5，转述〕。他把希望放在这里：自由的社会越多、越稳，国与国之间就越太平。

◆ 四、先还他一个公道

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约束。

一个坚信自由第一的人，完全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凡是不自由的社会，都该被改造，必要时动用强力。他没有。他说，拿强力去推广自由，本身就违背了对别的人民的

尊重；一个人民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只要它不侵略别人、不践踏那几项最基本的人权。

这份克制，放在他的时代，招来了两头的批评。一头说他太宽容了，等于给不自由的社会发了通行证；另一头，他的一些学生和同行，比如博格、贝茨，说他太吝啬了：他在国内讲差别原则，到了国与国之间，却只讲有限度的援助，不讲全球范围的差别原则〔核：相关批评的一般记载〕。他对后一种批评的回答，大意是：援助的目标，是帮那些条件太差的社会建成能自己管好自己事务的社会；到了这一步，援助就可以停了，不必无限地拉平各国的财富〔核：《万民法》§15—16，转述〕。

不管你站在哪一头，都得承认：他在这里没有把自己的柱子拿去砸别人的房子。

◆ 五、柱子还在

可是细看，会看出柱子一直都在。

第一处。「体面的」社会凭什么被容下？因为它们尊重一组最基本的人权。这组人权，是一张缩小了的自由清单：不被奴役，有一定的良心自由，有财产，不被任意对待。量一个社会体不体面，用的还是自由这把尺，只是刻度放宽了。

第二处。援助的目标是什么？是让一个社会能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务，成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核：《万民法》§15，转述〕。自己管好自己，就是一个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至于那个社会的人过得走不走通，长不长得出新东西，援助到了「能自主」这一步就停。

第三处。幕后的代表们，不知道自己的人民有多大、多强、多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民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一个人民的来历——它和邻居打过的仗、欠下的债、结下的亲——都被挡在幕外。卡赞尼斯坦，是一个编出来的社会；它没有来历，只有一组特征。人造的土，从一个人扩到了一个人民。

想一想就知道这道幕挡掉了多少东西。两个相邻的人民，也许隔着一条河，几百年里通婚、做买卖、打过仗、又一起修过堤。它们之间的规矩，本来就是从这几百年里一

点一点长出来的：哪块地先前归谁，哪一回谁帮过谁，哪一笔账至今没算清。幕后的代表，把这些都放在门外，只带着「自由、独立、平等」进场。

柱子从一个社会，插到了国与国之间；插过去的，还是同一根柱子。

◆ 六、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落在理念界：他给「不强迫别人变成我的样子」立了一条规矩。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是难得的一扇门。

关门，也在同一处：容下别人，用的是自由那把尺；援助别人，停在自由那一格。各个人民的来历被挡在幕外，一个人民怎样和另一个人民缠在一起、从彼此那里长出新东西，这套规矩不过问。

◆ 七、放回日子里：星期天晚上

周蕙后来去过一次韩家的星期天晚上。那天，韩家的小孙女说，她想学做面包，想去周蕙的店里帮忙。

韩老爷子听完，没有马上说话。他问了三件事：店在哪儿，一个星期去几天，晚上几点回来。然后他说：「去吧。周家的闺女，我信得过。」

回来的路上，周蕙跟姐姐说：「我以前觉得，那一家不自由。今天看，那孩子想干的事，干成了。」

周静说：「韩家的规矩，跟咱们家不一样。可是他们那屋里，东西是缠在一起的。那孩子想做面包，是因为她奶奶以前就会蒸枣糕；老爷子放她来，是因为他信得过咱们家。你光拿『谁说了算』去量，量不出这些。」

周蕙想了想：「所以罗尔斯说要容下他们，是对的。可他容下他们的理由，还是『他们也有一点自由』。」

「对。」周静说，「他没说，是因为他们那屋里能长出东西，能把事走通。」

过了一阵，周蕙店里多了一样新品，是韩家小孙女照她奶奶的法子做的红枣发糕。周蕙把方子贴上了墙，写明：韩家奶奶传，韩家孙女做。两家人的东西，缠在了一面墙上。

带走的话

容下和你不一样的人家是对的；可只拿自由那把尺去量人家，会量漏人家屋里长出来的东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不拿强力把别人改成自己的样子。关门：量别人、帮别人，用的都是自由那把尺；各个人民的来历，被挡在第二道幕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国与国之间，他只算了自由和独立这一项；一个人民能不能长出新东西、把日子走通，援助到那一格就停了，没有进算式。

第 16 章

本编总账：一根中柱，长出三种自由

◆ 一、一根中柱

分家后第二年开春，周越请了镇上的老木匠，想把分到的那间东屋修一修。

老木匠在屋里转了一圈，拿手指头敲了敲正中那根柱子，说：「这根中柱，底下糟了。」

周越问：「换一根新的，行不行？」

老木匠摇摇头：「换是能换。可你这屋，当年就是一根中柱顶着大梁，别的全靠它。柱子好的时候，屋子也好好的；它一出毛病，整间屋都跟着晃。你要真想住得踏实，得在两边再立两根，让三根一起分着担。」

「一根不行？」

「一根也行，」老木匠说，「只要底下的地一直干，一直稳。地一潮，一根就难了。」

这句话，正好可以拿来给第三编结账。

◆ 二、这一编走了哪几步

第 11 章，立了一只三足鼎：创造、自由、幸福，彼此相乘，缺一即零。一个十岁孩子的两个周末告诉我们：框满了，乘出来可以是零。

第 12 章，看他的三大核心同出一根：幕从康德式的自律来，两条原则合起来是为了让最差者手里那套平等自由的价值最大，政治自由主义是为了护住自由制度养出来的多元。三件事，一个根。

第 13 章，问他为什么只留下自由：他拒绝了加总的幸福，拒得对；他自己的幸福是「走在实现人生计划的路上」，排在正当之后；在他那片土里，幸福要么太危险，要么太私人，只有自由能站到中间去当根。

第 14 章，把他的自由和自由律并排放：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纠缠被幕挡住，选择被做成权利，激发没有位置。

第 15 章，看这根柱子怎样插到国与国之间：容下别人，是一扇难得的门；可量别人、帮别人，用的还是自由那把尺。

◆ 三、从一根柱子，长出三种自由

走完这五章，王德生博士的第三句口述，就可以原样放进来了：

>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一根柱子，插进了三块地。每一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三块地上的三种自由，就是本书的母题。

母题	他的核心	他的自由是什么	土怎么处理
理念自由	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	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自己给自己立法（§40）	换：人造的土替真实的土
现实自由	两条正义原则	基本自由，加上「自由的价值」：收入、财富、机会（§11、§32）	补：把运气拿来补偿
自我自由	政治自由主义	公民可以形成、修改自己的善，改信也不丢公民身份（《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	隔：信仰关进私人领域

第三列说的是他自己的话，本书只转述；第四列是本书的读法。

第四列是这张表的要紧处。三块地上，他对土各做了一件事：在理念界，他换掉了土，拿一片人造的土替真实的土；在现实界，他补偿土，把出身和天赋当运气，在幕外补给吃亏的人；在自我界，他隔开了土，把各人的信仰和人生哲学关进私人的院子。

换、补、隔，三个动作，同一个方向：不让真实的土进到规矩的来历里去。第四、五、六编，一编验一个动作。

◆ 四、九格表的雏形

三块地乘三只脚，是一张九格的表。这里先画一个雏形，只填他立起来的那一列；另外两列留着问号，第 41 章把它填满。

这张表和 SIO 九宫格不是一回事：那一张是规范、模态、价值三根轴，这一张是三块地乘三只脚。名字相近，用处不同。

	创造	自由	幸福
理念界（脑子里想的）	?	理念自由：原初状态	?
现实界（手上碰的）	?	现实自由：两条原则	?
自我界（心里的我你他）	?	自我自由：政治自由主义	?

九格里，他立了三格。另外六格，是空白，还是有影子？第七编回答。

◆ 五、本编总账：看见与收回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第 12、13 章，接第 7 章）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第 12 章）
加总的幸福会吃人，要拒绝；一个目的压在所有人头上是偏执（第 13 章）	拒了加总的幸福，公共规矩里就没有了幸福；幸福只作为善的影子，排在正当之后（第 13 章）
框是承重墙：没有框，什么都长不起来（第 14 章）	他放在第一位的，只是框；纠缠、裁路、激发都在框外（第 14 章）
自由有价值之分，穷人手里的自由分量轻（第 14 章，接 §32）	价值交给第二条原则去补，乘法开始被拆成两本账（第 14 章，第 26 章验）
不拿强力把别人改成自己的样子（第 15 章）	量别人、帮别人，用的都是自由那把尺；来历被挡在第二道幕外（第 15 章）

◆ 六、判决一结账

判决一的名字是「一根柱子」。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把个人从加总的秤上救下来，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他抵账。证据在第 7 章（§1、§5），在第 13 章（拒绝加总的幸福、拒绝主导目的，§83），在第 3 章（一个人不能被当作别人的工具）。

他又关上了什么：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证据在第 12 章：三大核心同出一根（§40、§32、《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在第 4、5 章：从 1958 年的论文到 2001 年的《重述》，四十多年、四次落笔，自由始终排在第一条；在第 13 章：幸福只以「善」的身份、在第三部分出场（§63、§83）；在第 14 章：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

再对一对导读里立的第一条推翻条件：如果他的著作里，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位的原则，而且不以「自由的价值」或「善」的身份出场，判决一错。到本编为止，查了 §32、§63、§83 与第三部分的相关几节，创造只以「激励」的身份出场，幸福只以「善」「人生计划」的身份出场，还没有找到反证。§82 那条他自己画下的线——自由优先要等条件还算有利——第 31 章和第 54 章细查。这一条，现在报「未被推翻，待 §82 复核」。

还要把保底一并写上。判决一不是说自由不重要。在基本需要已经满足、创造与幸福在日子里各自转得动的社会里——也就是乘法另两项都已经大于零的地方——自由居中是一道承重墙，谁也不许以「更大的好」为名把它拆掉。这条线，他自己在第 82 节画过：自由的优先，要等社会条件允许基本自由真正得到行使的时候才成立〔待核：《正义论》§82 原意，转述〕。本书判的，是这条线以外的地方：地一潮，一根柱子就难了。

判决一，立。

◆ 七、本编总判断

> 三只脚被收成一根柱子；这根柱子一出场，就在三块地上长成了三种自由。

还要把老木匠的话接上。柱子是好柱子，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一根柱子能不能撑住一间屋，要看底下的地：地一直干、一直稳的时候，一根也行。他自己也在柱子底下垫过砖——自由优先，只在社会条件还算有利时成立；人的基本需要要先满足。这几块砖，第 31 章细看。本书要问的，是地一潮的时候：基本需要没满足，日子走不通，新东西长不出来的时候，一根柱子还撑得住吗?

◆ 八、放回日子里：三根柱子

周越最后听了老木匠的，在东屋中柱两边，又立了两根。

完工那天，父亲拄着拐杖来看。他抬头看了半天，说：「当年我砌这屋的时候，钱紧，只立得起一根。一根撑了四十年，不容易。」

周越说：「一根撑了四十年，是那根柱子好。」

父亲点点头：「也是那四十年，地一直干。」

他摸了摸新立的柱子，又说：「三根好。三根，哪一根有点毛病，另外两根还能替它担一阵，你也有工夫去修它。一根，它一有毛病，你就只能看着。」

> 带走的话
>
> 一根柱子不是不好，是地一潮就难了；三根分着担，才经得起日子。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本编一路：开门，立住了一个人不被抵账；关门，关在意义这一层，三只脚被收成一根柱子，再分进三块地，每块地只长自由这一格。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三块地上都只算了自由这一项。在创造与幸福另两项都已大于零的地方，这根柱子是承重墙；另两项是零的地方，它乘出来也是零。

第 四 编

上编 · 理念自由：幕后的自由只活在一块地上

编 序

这一编八章，是三种自由里的第一种：理念自由。它是判决二「理念自由」的主场。

理念自由，是他在原初状态里给人的那种自由：定规矩的那一刻，想法不被私利绑住，自己给自己立法。本编先把它最强的样子讲足，再看它的代价。

第 17 章讲原初状态是什么：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第 18 章讲这种自由的出处：康德的自律，和他 1980 年讲的「构造」。第 19 章读《正义论》的第一句话：正义之于制度，如真理之于思想，看这一比里站着什么。第 20 章看那道幕挡住了什么：手上碰的和心里的我你他，两块地都在幕外。第 21 章看幕后还剩几个人：只剩一个。第 22 章看那张基本善的清单是谁开的。第 23 章看他在理念界里留下的唯一一道回写：反思平衡。第 24 章是本编总账：理念自由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本编接住前卷的三处判断：第 120 号的「人造的土」，第 121 号的「有意削薄」和「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本编只往下接，不改判。

第 17 章

分家前的那一晚：原初状态是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

◆ 一、分家前的那一晚

分老屋的前一晚，周蕙在老屋的西厢房里，一夜没怎么睡。

她躺在床上，在脑子里把明天的事排演了一遍。她先想：要是我是大姐，我希望怎么分？然后想：要是我是小弟，在外地，没怎么照顾爸妈，我又希望怎么分？再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三个人里的哪一个，我会同意什么样的分法？

排着排着，她发现一件事：只要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那些偏向自己的念头就站不住了。她不敢提「按离得远近分」，因为万一自己是住得最远的那个；也不敢提「谁出钱多谁多拿」，因为万一自己是出钱最少的那个。能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她站在谁的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分法。

第二天饭桌上，她那句「姐这十年怎么算」，是在这一夜里想出来的。

一个人在脑子里开了一场会，会上坐着三个可能的自己。罗尔斯请全社会的人，都开一场这样的会。

◆ 二、这场会是怎么开的

他把这场会叫做「原初状态」〔核：《正义论》§3—4〕。它不是历史上真开过的会，也不是将来要去开的会；它是一种想象的场景，用来把我们心里认为「公平的条件」一样一样摆出来，看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会同意什么样的正义原则。

会场的布置，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会场外面的世界，处在「正义的环境」里。这个说法他取自休谟：资源不是多到用不完，也不是少到大家只能拼命；人和人力气、本事差不太多，谁也不能一个人压倒所有人；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打算之间会起冲突〔核：《正义论》§22，转述〕。

在这样的世界里，正义才有用武之地。资源无限，用不着正义；你死我活，也谈不上正义。

拿一户人家想一想就明白。粮仓满得溢出来，一家人想吃多少吃多少，谁也不会为了分粮吵架，用不着定分粮的规矩。反过来，荒年里只剩一口吃的，一家人要么让，要么抢，规矩也救不了多少。正义的规矩，是给中间那种日子准备的：东西够过，但不够人人随心所欲；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打算会撞车。

第二，坐在会场里的人，是理性的、彼此不关心的：每个人都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基本善，但不嫉妒别人，也不为别人的得失操心〔核：《正义论》§25，转述〕。第 22 章细看这一条。

第三，他们蒙着一道幕：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是什么位置，天赋如何，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核：《正义论》§24〕。第 20 章细看这道幕。

第四，会上要选的东西，是一张单子上的几种正义观念：古典的功利主义，平均的功利主义，至善论，直觉主义，几种混合的观念，还有他自己的两条原则〔核：《正义论》§21，转述〕。不是从零发明，而是在几个现成的方案里挑。

第五，选出来的原则，要满足几个形式上的条件：是一般的，不点任何人的名；对所有人一样适用；公开，人人知道；能给冲突的主张排出次序；是最终的，吵到最后以它为准〔核：《正义论》§23，转述〕。

◆ 三、他们会选什么

在这样的会上，他认为，大家会选他的两条原则，而不是功利主义。

理由，说到底，是第 10 章讲过的最大最小。幕后的人赌的是一辈子；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连落到各处的可能性都说不准；而且一旦落到最坏的位置，比如成了被功利主义拿去抵账的少数，日子会坏到接受不了。在这种处境里，稳妥的做法，是先确保最坏的位置也过得下去〔核：《正义论》§26，转述〕。

他还说明了，为什么幕后的人在这里特别适合用最大最小，而不是去算平均的好处。有三个条件凑在了一起〔核：《正义论》§26，转述〕。一是没有可靠的根据去估

计自己落到各个位置的可能性，想算期望值也没法算。二是有了两条原则保底以后，比保底再多出来的那些好处，对他们来说不那么要紧，犯不着为了它去冒险。三是被拒绝的那些方案——比如功利主义——可能导向一些根本接受不了的结果，比如某些人的自由被拿去换了别人的好处。三个条件都在，稳妥地先守住底线，就是讲得通的。

于是，第一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基本自由，谁也不能被拿去为别人的好处牺牲自由。第二条：不平等可以有，但要让处境最差的人也得益，而且位置要真正对所有人开放。

◆ 四、先把最强的版本讲出来

这场会，常常被人误读。读的人说：世上哪有这样的会？哪有人会忘了自己是谁？这不是空想吗？

他的回答，是全书最要紧的一处澄清：原初状态是一个「表述装置」〔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4 节，转述〕。它把两样东西摆在一起：一样是我们在心平气和时认为「定规矩该满足的公平条件」，一样是我们认为「定规矩的人该有的样子」。然后问：从这两样东西出发，能推出什么样的原则？

这样看，会场里的每一样布置，都不是凭空加的，都对应着我们自己已经接受的某个想法。你认为定规矩的人不该偏向自己吗？那就蒙上幕。你认为出身和天赋不该成为多拿的理由吗？那就让幕挡住它们。你认为规矩应该公开、应该对谁都一样吗？那就写进形式条件。举一个例子。你大概相信「一个人不该因为他是女的就少拿工资」，也大概相信「一个人不该因为他信某个教就被赶出单位」。这两个信念，你心里早就有，只是散着。原初状态把它们收拢成一条：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性别、信仰，所以他们不会同意任何按性别、信仰来区别对待的规矩。你本来就信的两件事，在机器里合成了一条更一般的原则。

原初状态，是把我们散落的公平直觉，装进一台机器，看它们合在一起能推出什么。

而且，他说，这台机器不在远方。你什么时候愿意，按这些限制去推理，就等于进了这个会场〔待核：《正义论》§4 相关表述，转述〕。周蕙那一夜，就进去过。

原初状态不是一幅人的画像，是一道工序。第 120 号已经这样判过，本书认这一判，并且认为这是它最强的样子。

◆ 五、会场里没有什么

会场里有什么，上面说了；会场里没有什么，同样要紧。

没有嫉妒。幕后的人不因为别人比自己多就难受；他们只看自己手里的够不够〔核：《正义论》§25，转述〕。他后来单独讨论过嫉妒，认为在他设想的社会里，嫉妒不会大到把正义的规矩掀翻〔核：《正义论》§80—81，转述〕。

没有利他，也没有害人。各方只为自己争取基本善，不为别人的得失操心，也不去算计别人。他说，这不是说人天生自私，而是说：一个正义的规矩，不该靠「大家都很无私」才能成立；在最不乐观的假定下都能推出的规矩，才结实〔核：《正义论》§25，转述〕。

没有概率。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落到哪里的可能性有多大，上面说过了。

没有先后。所有人在同一时刻进场，没有谁先到，没有谁在会场外面等了十年。

这四个「没有」，每一个都有它的道理，都是为了让推出来的规矩不靠运气、不靠好心、不靠先来后到。可你也可以把它们倒过来看：嫉妒、牵挂、先来后到、对自己处境的那一点估计，都是日子里的人身上最真实的东西。会场，把它们一样一样留在了门外。

◆ 六、这台机器，为什么这么好用

这几句公道话，本书要说在前头，因为后面几章会一处一处地拆它。拆之前，先让你看清它有多结实。

讲到这里，要替它说几句公道话。

它好用，是因为它把一件很难的事，变成了一件能一步步做的事。「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太大，谁也说不清；「在这些条件下，你会同意什么」，这个问题人人可以试着答。

它好用，还因为它逼人换位置。你在饭桌上、会议上、立法的时候，只要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很多偏私的主张就当场露了馅。这一招，今天已经走进了日常，走进了单位定制度、家里定规矩的每一个场合。

它还好用，因为它讲理。他不要你相信他的原则，他要你检查他的会场：哪一样布置你不同意，你就改那一样，再看会推出什么。整台机器是透明的，可以一格一格地拆开来查。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落在理念界：定规矩的条件，第一次被摆成一台看得见、查得清、人人能进的机器。

再看门外。这场会有两个地方，本书要记下来。

第一处，会是在脑子里开的。会场、会上的人、会上的选项，都在理念界里。周蕙排演分法，是在一张床上、一个人的脑子里；她排出来的，只是「站在谁的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分法。第二天那一行「另记」，不是在这一夜里排出来的，是在饭桌上，大姐低头剥橘子、周越从「一样大」改口、舅舅掐了烟之后，一群人碰出来的。

第二处，会上的选项是现成的。一张单子，几种观念，挑一个。挑，是在现成的东西里选；而那一行「另记」，是在单子上本来没有的一项。一台只会从单子上挑的机器，再公平，也挑不出单子上没有的东西。

这两处，是判决二「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的第一份证据。还可以用本书的图纸看一眼。在这场会上，形状——两条原则——是由路和土一起定下的：路，是最大最小那一步一步的推理；土，是会场的布置，正义的环境，各方的样子，那道幕。可这片土，是他配好的，不是会上的人带来的。会开完了，原则定了，这片土也不会因为定出了什么而被改一改。三行式子里，只有第一行在转，后两行停着。

◆ 八、放回日子里：一夜和一桌

分完家以后，周蕙跟姐姐说起那一夜的排演。

「我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她说，「过完了我觉得挺有把握，想好了怎么说才公平。可是第二天真坐到桌上，大姐你剥橘子不说话，小弟一开口就是『一样大』，舅舅的烟一直没点——我脑子里排好的那些，全乱了。」

周静问：「那你那句『十年怎么算』，是排好的，还是临时说的？」

周蕙想了想：「是排好的。可是后来那一行『另记』，是我没排到的。我只想到要算，没想到怎么算。是你说『我不要』，小弟说『那不行』，舅舅说『从爸的存款里另记一笔』，一句一句凑出来的。」

周静笑了：「所以你那一夜没白过，它让你敢开口。可那一行字，得一家人坐在一张桌上才有。」

周蕙后来又想了一层：那一夜要是没有，她第二天多半开不了口；可要是只有那一夜，没有第二天那一桌，她排出来的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三份一样大，大姐那十年，大家心里记着」。心里记着，就是不写；不写，就是一片不说出来的债。

一夜，是一个人在脑子里开的会，它帮你把私心放下。一桌，是一群人带着各自的土坐下来，它让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长出来。罗尔斯把一夜讲得透透的。一桌，他没有讲。

> **带走的话**
>
> 在脑子里把自己换几个位置，能放下私心；可新的分法，要一群人坐到一张桌上才长得出来。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公平的条件被摆成了一台人人能进、能查的机器。会只在脑子里开，选项只是现成的几样。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放下私心那一步不是零，它是一份实在的自由。可会上只能挑、不能长，创造那一项被卡在单子上，只剩「从几样里挑对一样」那么一点；乘出来的，也就只有那么一点。

第 18 章

一张自己排的作息表：自律与理念自由的出处

◆ 一、一张自己排的作息表

周越的女儿升高三那个暑假，在书桌前贴了一张作息表。

这张表是她自己排的。六点半起，七点到九点背书，九点到九点半出去走一圈，下午做两套卷子，晚上十点前睡。周越看了，说：「比我给你排的还狠。」

去年，周越也给她排过一张表，贴在同一个地方。那张表没她这张狠，可她一天也没守住，天天拖，天天跟父母吵。今年这张，她一天一天守下来了。

周越问她为什么。她说：「去年那张是你们的规矩。今年这张是我自己的。」

同样是一张作息表，一张是别人给你定的，一张是你自己给自己定的。守不守得住，差别常常在这里。罗尔斯给人的第一种自由，就长在这个差别上：自己给自己立法。

◆ 二、康德的那个老问题

这种自由，他是从康德那里接过来的。

第 9 章说过，康德讲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人要是被饿、被怕、被欲望推着走，看上去是他在选，其实是那些东西在替他选。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按照他作为理性存在者、自己认可的法则去行动。康德叫它「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核：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转述〕。

康德还说，一个理性的人为自己立的法，要能够同时对所有理性的人都成立。你不能给自己立一条「我可以说谎，别人不行」的法，因为这条法没法对所有人成立。

◆ 三、他把康德搬进了会场

罗尔斯在《正义论》第 40 节，专门讲了他的理论和康德的关系。他的说法，大意是：原初状态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自律观念、以及绝对命令的一种程序化的解释〔核：《正义论》§ 40，转述〕。

意思是这样的。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天赋、欲望、人生打算，所以他们选原则的时候，不会被这些东西推着走——饿、怕、贪，在幕后都插不进手。他们选的，只能是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会认可的原则。而一个人日后按照这样的原则去行动，就是在表达他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的本性；反过来，要是他按照被出身或欲望推出来的原则去行动，那就像康德说的，是被外在的东西牵着走了〔核：同上，转述〕。

康德还有一个说法，叫「目的王国」：设想一个共同体，里面每个成员都既是立法者，又是守法者，每个人都被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核：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转述〕。罗尔斯的会场，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这个目的王国搭成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场子：每个人都在立法，每个人都要守自己立的法，谁也不能被当作别人的手段。

说得再家常一点：那道幕，就是把周越女儿「自己排作息表」的那一刻，放大到全社会。在幕后，人人都在给自己立法，而且立的法对人人都成立。

他还特意说明，他要保留康德的这个核心，但去掉康德那一套难懂的形而上学，把它放进一个讲经验、讲社会契约的框架里〔核：《正义论》§ 40 末，转述〕。他要的是一个能在日子里用的康德。

◆ 四、1980 年：正义是构造出来的

九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讲座上，把这一层讲得更透。讲座的题目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核：1980 年，刊于《哲学杂志》〕。

他在讲座里拿两种看法作对比。一种叫「理性直觉主义」：道德的真理，像数学的真理一样，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放在某个地方，等我们用理性的眼睛去看见。另一种，

就是他主张的「建构主义」：正义的原则，不是去某处看见的，而是从一个关于人的观念出发、经过一套合理的程序构造出来的〔核：同上，转述〕。

那个关于人的观念，他讲得很具体：人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是有正义感的能力，能理解、运用、按照公平的原则行事；一种是形成、修改、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的能力〔核：同上，转述〕。幕后的会，就是为这样的人设计的。

拿本书的三只脚去对一对这两种能力，会看见一件有意思的事。第一种能力，有正义感，是守规矩、讲公平的能力。第二种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是给自己定方向、挑路的能力。两种能力，一种管「守」，一种管「挑」，都落在自由那一只脚上。一个人能不能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一件事能不能从头走到尾、走出那股劲，不在他对人的这两种能力的描述里。他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会守、会挑的人。

他还区分了两种自律。幕后各方的自律，他叫「理性的自律」：他们只为自己争取基本善，却因为幕的限制，只能选出公平的原则。现实中的公民，按照这些原则生活，并且认它们为自己的原则，才达到了「完全的自律」〔核：同上，转述〕。

「完全的自律」这个说法，很值得多想一下。在他那里，一个公民真正自律，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坐下来重新定一遍规矩，而是说：他生活在按公平原则建起来的制度里，理解这些原则，认它们为自己的原则，并且按它们去做。规矩是在幕后定的，自律是在幕前认的。定和认，被分在了两处。

这就是本书说的理念自由：在理念界里，不被具体的土决定地立法。

◆ 五、自律与他律，在日子里长什么样

康德管「被外在的东西推着走」叫「他律」。放到日子里，这两样很好认。

月底工资一到，你看见一个广告，一冲动买了一件用不上的东西。这是被欲望推着走，是他律。你坐下来，给自己定一条「每月这笔钱里，先存两成，剩下的再花」，而且这条规矩你认为换了别人处在你的位置也说得过去——这是自律。

单位里有人给领导送礼，你也跟着送，因为「大家都送」。这是被风气推着走，是他律。你定一条「我不送，也不收」，而且你认为这条规矩对谁都成立——这是自律。

罗尔斯把幕后的会，看作是把这种自律放大到全社会：每个人都在不被欲望、风气、出身推着走的情形下，给所有人立一条对所有人都成立的法。

可是你留意一下日子里的那两条自律：「先存两成」，是一个知道自己月底爱冲动、知道自己家里要用钱的人定的；「不送也不收」，是一个知道自己单位风气、知道自己扛得住的人定的。日子里的自律，是认清了推着自己的那些东西之后，再立法；幕后的自律，是先把那些东西全挡在外面，再立法。前一种自律，是带着土的；后一种，是没有土的。

◆ 六、先说这是一次撬动

第 8 章说过，他接手的桌子上，几派人共有一个前提：正义是「找到」的，要么算出来，要么看出来。杜威讲座，是他对这个前提最清楚的一次撬动。

正义不是放在某处的东西。它是人在一个公平的程序里定下来的。这一撬，把正义从天上、从数学那样的领域，拉回到了人自己手里。人不是去发现规矩的奴仆，而是规矩的作者。

这件事的分量，放在日子里就知道。一张作息表，是自己定的，才守得住；一套规矩，是自己认的，才站得稳。他把「作者」这个位置，还给了每一个公民。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落在理念界：正义不再是找到的，是人作为自由平等的人自己构造的。

再看这扇门开向哪里。

第一，这个「作者」，是在幕后当作者的。他可以写规矩，条件是先放下自己的出身、天赋、人生打算。周越的女儿自己排作息表，恰恰是带着她自己的一切来排的：她知道自己早上脑子清醒，知道自己下午容易犯困，知道九点半得出去走一圈，不然一上午的书就白背了。她的作息表之所以守得住，不只是因为「是我自己定的」，还因为「是按我自己的样子定的」。幕后的作者，没有「自己的样子」可以按。

换成一个家里的例子。一户人家的家规，要是由父母关起门来，按「一般的孩子该怎样」定好，再贴到墙上让孩子认，孩子能做的就是认或不认。要是让孩子也坐到桌边，带着他自己的脾气、自己的难处一起定，定出来的家规就会带着这个孩子的样子。前一种，孩子是被请来认可的；后一种，孩子是作者之一，而且是带着自己来当作者的。

第二，「构造」比「找到」走远了一步，可它仍然是一次性的：程序设好，原则推出，定了。本书说的「长出来」，是另一回事：规矩是从人、规矩和土缠在一起的那片地里一轮一轮冒出来的，冒出来以后又回头改那片地。周越女儿的作息表，到十月已经改过两回：月考以后，她把下午的卷子挪到了晚上，因为她发现自己下午做题总是粗心。

第三，自律只立了一只脚。自己给自己立法，是自由。可一张作息表守下来，除了「是我定的」，还要有东西长出来——背下的书、做对的题——还要一天一天走通，走到晚上十点躺下时那一点踏实。这两样，在他的「自律」里，不是立法的一部分，是立法之后的事。

◆ 八、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理由说足。

他要「作者」先放下自己的样子，是因为「按自己的样子立法」有一个危险：每个人的样子不一样，按样子立出来的法，最后会偏向样子最有力的那些人。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按自己的样子立法，会觉得「能干的多拿」天经地义；一个出身好的人按自己的样子立法，会觉得「家里有底子的优先」理所当然。幕挡住样子，是为了让规矩不被最有力的样子绑架。

在「样子」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他那道幕是对的。拿周越的女儿说，她那张表只管她自己，按自己的样子定，不会压着谁。可要是她是一个宿舍的舍长，给全宿舍定作息，按她自己的样子——早上六点半起、九点半出去走一圈——那就是拿她的样子去压别人。这时候，让她先想一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宿舍里哪一个」，是有用的。

本书要问的是：能不能既挡住「样子变成特权」，又让「样子变成规矩的材料」？周越的女儿按自己的样子排作息表，没有偏向谁，因为这张表只管她自己。可一个社会的规矩管的是所有人；所有人的样子，能不能都作为材料进来，彼此碰一碰，再长出一张大家都守得住的表？这是第 21 章和第 53 章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想说的，归到一句话：一个人给自己立法，要是连同自己的土一起挡在外面，他立下的法就很干净，也很难在他自己的日子里扎根；要是带着自己的土来立法，法就可能偏私——除非他立的法只管自己，或者他和带着别的土的人坐在一起，一起立。前一种是幕的办法，后一种是桌的办法。本编会一直在这两种办法之间来回看。

◆ 九、放回日子里：十月的那一回改

十月月考以后，周越的女儿把作息表撕下来，重新写了一张。

周越问：「不是说好了自己定的就不改吗？」

女儿说：「自己定的，才更得改。你们定的，我守不住，就不守了；我自己定的，守不住，我得知道为什么，然后改。」

她在新表的角上，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十月八日，下午卷子挪到晚上，理由是下午粗心。

周越又问：「那要是改来改去，改没了呢？」

女儿说：「改的是几点做什么，不改的是十点前睡、每天背书。那两条是底线，别的都能动。」

周越听了，想起单位里那些定了就不敢动的制度，心里有点感慨：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分得清哪些是承重墙，哪些是可以挪的隔断。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这孩子，自己给自己立法，还自己给自己留档案。」

周静说：「她那张表，是一边过日子一边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

自己定的规矩守得住；按自己的样子定、边过边改的规矩，才长得出东西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人成了规矩的作者，正义不再是找到的。关门：作者要在幕后当，自己的样子——手上碰的身体、心里的我你他——都不许进来当材料。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立法那一刻是一份真自由。可是「立完就定」，东西长没长出来、日子走没走通，不在立法里；乘法另两项，被推到了立法之后。

第 19 章

一套很快的报销流程：正义之于制度，如真理之于思想

◆ 一、一套很快的报销流程

周越的单位，前两年换了一套报销系统。

新系统很快。发票拍照上传，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核对，自动打款，最快当天到账。财务科的人少了一半，大家都说好。

用了半年，周越发现一件事：他组里有两个常年跑外地项目的同事，报销总是被卡。他们的发票，常常是县城小饭馆手写的，系统认不出来，一律退回，要重新找人开。坐办公室的同事，报销当天到账；天天在外面跑的人，一张发票要折腾两个星期，有时候干脆自己贴了。

周越在会上提了这件事。有人说：「系统整体效率提高了那么多，这点小问题，个别情况嘛。」

周越说：「不是个别情况。是这套系统，对坐办公室的人快，对跑外面的人慢。越是在外面吃苦的人，越吃亏。」

那天会上没有结论。周越回家翻书，翻到了罗尔斯那本书的第一句话。

◆ 二、第一句话

《正义论》正文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核：《正义论》§1〕

紧接着，他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一个理论，不管多么精致、多么省事，只要它不真，就得被拒绝或者修改；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多么有效率、安排得多么好，只要

它不正义，就得被改造或者废除〔核：《正义论》§1，转述〕。他还说，真理和正义，作为首要的德性，是不妥协的；一种不正义，只有在为了避免更大的不正义时，才可以被容忍〔核：同上，转述〕。

一本厚书的第一句，往往就是它的判词。这一句也是：它先把正义放到了首位，再告诉你正义像什么。后面六百页，都是在这一句定下的格局里展开的。所以读这一句，要读两遍：第一遍读它说了什么，第二遍读它的比方里藏着什么。

周越把这几句话抄下来，第二天带到了单位。

◆ 三、先说这句话对在哪里

这句话，是一道承重墙。

它说：效率不能当挡箭牌。一套制度再快、再省钱，只要它让一部分人系统地吃亏，它就要改。「整体效率提高了」「个别情况」这类话，在这句话面前站不住。

这正是第 7 章那架加总的秤最容易犯的错：把效率的总账算得漂漂亮亮，把吃亏的那几个人藏在总数里。第一句话，把正义放在效率前面，就是把那几个人从总数里拎了出来。

你在别处也见过这样的说法。一个学校升学率很高，可它是靠把成绩差的学生劝转学换来的；一家医院周转很快，可它是靠把难治的病人推给别的医院换来的。效率的账都很好看，可有一些人，是被这本好看的账挤出去的。第一句话说：这样的账，再好看也不作数。

周越后来就是拿这个道理说服了领导：系统要改，不能因为它快，就让跑外面的人一直吃亏。后来单位给手写发票专门开了一个人工通道。

效率再高，不公平就得改。这一条，本书从头到尾认。

还要替他补一句，免得读者把他读窄了。他在第 1 节里也说了，正义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德性。一个社会还得解决协调的问题，让各人的打算能配合起来；还得讲效率；还

得稳定，规矩定了要能长期站得住〔核：《正义论》§1，转述〕。他只是说，这些德性都排在正义之后，而且一个社会的正义观念，也要考虑它对协调、效率、稳定的影响。

这一句补充很要紧：他并不是一个只认正义、别的都不管的人。他认很多样，只是给它们排了先后，正义排第一，而且不妥协。

◆ 四、他为什么拿「真理」作比

可是这句话里还藏着一个比方：正义之于制度，就像真理之于思想。他为什么偏偏拿真理来比?

书里没有专门解释。下面是本书的读法，标为「待验」。

第一，真理不属于任何人。一个命题真不真，不看是谁说的，不看对谁有利。拿真理作比，是在说：正义也不该看是谁的，不该对谁有偏。这和那道幕，是同一个心思。

第二，真理是不妥协的。一个理论不能「大部分真」就算了，错了就是错了。拿真理作比，是在给正义一种硬度：它不跟效率讨价还价。

第三，真理是一个。一个问题，真的答案只有一个。拿真理作比，隐隐地在说：一个社会的正义，也有一个对的答案，一套对的原则。

这四层意思，放到一句家常话里，就是「理是理」：理不看人，理不打折扣，理只有一个，理是在道理上讲出来的。中国人也常说「理字当头」。可你也知道，日子里还有另一句话：「情理」。理要通到情里去，才算真通了。

第四，也是本书最在意的一层：这个比方，把制度放到了「思想体系」的旁边。制度像一个理论，正义像理论的真。一个理论，是在脑子里、在纸面上被检验的。这一比，把正义的主场，放在了理念界。〔以上四层均待验〕

◆ 五、他自己后来松开了一处

有意思的是，这个比方里的一层，他后来自己松开了。

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不再说他的正义观念是「真的」。他说，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不宣称自己是真理，只宣称自己是「合理的」：讲理的公民，各自从自己的宗教或哲学出发，都可以认它，而不必先同意它是不是终极的真理〔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转述〕。因为「真理」这个词一出口，就要和各人信仰里的真理比高低；而讲理的人对终极真理，本来就会意见不一。

放到日子里想，这一松很有道理。周家分老屋，要是有人说「我这个分法是唯一对的，是真理」，另外两个人立刻就得跟他争个是非；要是他说「我这个分法，你们各自按自己的想法看一看，是不是都说得过去」，大家反而容易坐下来。前一种说法要大家同意同一个理由，后一种只要大家各自都能接受同一个结论。

这是一次很要紧的松动。第三层——「真理是一个」——他自己收回了：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不能指望所有人认同一个真理，只能指望讲理的人找到一个都能认的合理观念。

可是 1999 年的修订版里，那第一句话原样留着〔核：《正义论》修订版　§1〕。第一层和第二层——正义不看是谁的、不妥协——他一直留着，这是对的。第四层——正义的主场在理念界——他没有动过。

还有一层值得记下：「合理」比「真」宽，可它仍然是在理念界里的一个词。一个观念合不合理，是讲理的人在脑子里掂量出来的；它在日子里走不走得通，是另一把尺子。他把「真」换成「合理」，是在理念界里后退了一步，给多元的信仰让出地方；他没有往另外两块地上迈一步。

◆ 六、思想体系也不只看一样

再往下想一步，会发现这个比方本身，就比他用它时宽。

一个思想体系，一个科学理论，首要的德性是真，这不错。可是科学家挑理论，从来不只看真不真。科学史家库恩列过几样：准确，自洽，适用面宽，简单，还有一样叫「多产」——这个理论能不能引出新问题、新发现，能不能在它手里长出以前没有的东西

〔核：库恩《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1977 年，转述〕。而且这几样之间，常常要掂量。

拿这个比方回照制度：真，对应正义，是首要的。可一个制度，除了不偏不倚，是不是也该看它「多产」——能不能让人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是不是也该看它「适用」——在跑外面的人手里、在县城小饭馆的手写发票面前，走不走得通？

「多产」这一样，尤其值得多想。一个科学理论，哪怕在它的时代是真的，要是它什么新问题也引不出来，科学家们也会慢慢冷落它。反过来，一个理论在细节上还有毛病，可它打开了一片新的地方，让人不断在里面找到新东西，它就会被一代一代的人接着做下去。「多产」，就是本书说的创造：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连在「思想体系」那里，创造都是一样被认真掂量的德性。

罗尔斯拿真理作比，只取了「首要」这一样。本书说：连他自己的比方，也在提醒我们，首要不等于唯一。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正义被放在效率前面，一个人不能被藏进总账里。这是判决一「打开」那一栏的又一份证据，也是理念自由的门面：定规矩的那一刻，只问公不公，不问快不快、利不利于自己。

在这里要分清一件事。本书不说正义不该是首要的。在「效率正要吃人」的地方，正义首要，是一道承重墙。本书说的是：「首要」这个位子一坐定，别的德性就只能排队等着，而那道乘法说的是，另外两项要是零，排在第一位的那一项也乘不出什么来。

关门：这一比，把制度看成一个思想体系，把正义的主场放在了理念界。一套制度，在纸面上不偏不倚，就算过了「首要」这一关。它在日子里让不让人长出东西、走不走得通，被排到了「首要」之后。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关门。一个思想体系里，「首要」和「唯一」常常分不太开：一个理论只要真，别的德性都可以让路。可一套制度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群人每

天要在里面过日子的地方。在理论里，真了就行；在制度里，公平了，只是人能进来。进来以后能不能住，能不能在里面长出东西，是另一件事，而且是天天要面对的事。

◆ 八、放回日子里：人工通道之后

单位的报销系统改了以后，周越那两个跑外地的同事，报销快了不少。

可过了几个月，一个同事私下跟周越说：「人工通道是有了，可你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是不太愿意报吗？每次去人工窗口，财务科的小姑娘都要问一句『怎么又是手写的』。问得多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像是在找麻烦。」

周越想了很久。制度上的不公平，改掉了；按第一句话的标准，这件事已经正义了。可那两个同事，在这套制度里还是走不顺，还是觉得自己矮一截。

他想来想去，觉得问题不在规矩上。规矩已经公平了，可两拨人彼此不了解：财务科的人没去过县城的小饭馆，不知道那里根本开不出机打的发票；跑外面的同事也没在财务科坐过，不知道一张手写发票，财务要多花多少工夫去核。两边各有各的难处，谁也看不见谁的。

他后来又提了一个建议：每季度，请跑外面的同事到财务科坐一坐，讲讲他们在县城里怎么吃饭、怎么开票、为什么只能拿到手写的发票。财务科的人听了两回，那句「怎么又是手写的」，再也没人说了。

周越把这件事跟姐姐讲了。周静听完，说：「这就跟咱们家分老屋一样。三份分公平了，是头一步；那一行『另记』写上，是第二步；分完以后一家人还愿意坐在一起吃年夜饭，那才算真走通了。」

正义是首要的，周越认。可一套制度，光是不偏不倚还不够，它得让里面的人走得通，还得让两拨原来互不了解的人，缠在一起长出一点新的了解来。

> **带走的话**
>
> 效率再高，不公平就得改；可改到公平，也只是第一步。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正义先于效率，一个人不能被藏进总账。关门：制度被当成一个思想体系来检验，走不走得通、长不长得出，排在「首要」之后。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人工通道一开，那两个同事的自由框补上了；可在窗口前觉得矮一截，那件事就没走通。等两拨人坐到一起，才乘出了一点东西。

第 20 章

蒙着眼睛尝面包：一道幕挡住了另外两块地

◆ 一、蒙着眼睛尝面包

周蕙的店开到第二年，县里办了一次面点比赛，她报了名，送去的就是那款第四十一版的枣糕。

比赛的规矩很严：参赛的点心一律装进一样的白盘子，编上号，评委不知道哪一盘是谁做的。有两位评委还蒙上了眼睛，只凭嘴尝。主持人说，这样才公平，谁也不能凭熟人、凭名气拿分。

周蕙觉得这个规矩好。她是新店，没名气，蒙着眼睛比，她不吃亏。

结果出来，她的枣糕得了第三。点评的时候，一位评委说：「这一号的枣糕，味道很正，就是有点土气，不够精致。」

周蕙在台下听着，有点想笑，又有点想说话。那股「土气」，正是她要的：陈面，石磨，刘奶奶说的那个老味道。可评委蒙着眼睛，盘子上只有一个号，墙上那张写着「此方第四十一版，第一版抄自东街刘奶奶」的卡片，没法跟着枣糕一起端上去。

蒙眼挡住了偏私。它也挡住了来历。

◆ 二、那道幕挡住了什么

罗尔斯的那道幕，挡住的东西，他在第 24 节列得很清楚〔核：《正义论》§24〕。

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是什么位置，是什么阶层，有什么社会地位；自己在天赋上抽到了什么，聪明不聪明，强壮不强壮；自己的善观念是什么，人生打算的细节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特征，比如是爱冒险还是怕冒险，是乐观还是悲观。

还不止这些。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社会的特定情况：那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处在什么状况，文明和文化发展到哪一步；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核：同上，转述〕。

幕后的人知道什么？只知道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政治的一般道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社会组织的一般规律，人的心理的一般规律〔核：同上，转述〕。

三、先说这道幕为什么这么严

他为什么要挡得这么严？

因为每一样没挡住的东西，都会变成偏私的入口。知道自己是富人，就会偏向富人；知道自己聪明，就会觉得「聪明人多拿」天经地义；知道自己信某一种宗教，就会想让规矩向它倾斜；连知道自己是爱冒险的人，都会让人去赌一个对多数人危险的方案。

拿日子里的事一想，就知道每一样都挡得有理由。一个单位要是由老员工来定新人的待遇，他们多半会觉得「新人就该从最底下熬起」；一个行业要是由已经站稳的人来定进门的门槛，他们多半会把门槛定得高一点。知道自己是谁，就会不自觉地替自己的位置说话。

更深的一层，是第 1 章讲过的：这些东西，出身、天赋、运气，从道德上看是任意的，是抽来的签。拿抽来的签当定规矩的理由，就是让运气当裁判。幕要做的，是让运气在定规矩的那一刻闭嘴。

这是真正的看见。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运气正要变成理由的地方，这道幕是对的。本书认。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挡得严，才看得出他到底在担心什么。一个人要是只想挡住「富人偏向富人」，挡住财富就够了；他连「是乐观还是悲观」「属于哪一代」都挡，说明他担心的，是一切会让定规矩的人站到某一个具体位置上的东西。只要站到了一个具体的位置上，规矩就会带上这个位置的颜色。他要的，是一个没有颜色的起点。

◆ 四、用三块地一量

现在拿本书的三块地，把他列的那张单子量一量。

手上碰的那块地：一个人的财富、收入、阶层，他的身体强弱，他所在社会的经济状况、发展程度。全在幕外。

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一个人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是乐观还是悲观，他是哪一代人、和谁连在一起。全在幕外。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只剩一些一般的道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般规律。连这些，也是「理论」的样子，是纸面上的知识，不是哪一片真实的土。

拿周蕙的枣糕一量，就更清楚。刘奶奶的方子，陈面，石磨，隔壁王叔说太甜，小学门口的老人说太硬——这些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的东西，全在幕外。她为什么要做这个老味道，她和刘奶奶、和那条街的关系，她二十年后辞职时心里那一团东西——这些是心里的我你他，全在幕外。剩在幕里的，只有「一盘枣糕，味道正不正」。

所以，幕后的自由，只活在一块地上。理念自由，是一个只有理念界、另外两块地都被挡在幕外的自由。

第 120 号判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用它来量真实的土」；第 121 号判他的土「薄，而且是有意削薄的」。本书接着往下说一步：削掉的，恰好是两整块地。剩下的那一块，也只剩下一般的道理。

◆ 五、只知道「一般事实」，够不够

幕后的人还知道一样东西：一般事实。这看上去是一扇留给真实世界的窗户。可这扇窗户，值得细看。

什么是「一般事实」？他举的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组织、人的心理这几方面的一般规律。可是这些规律，是谁总结的？在哪个年代、哪片土上总结的？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教科书和今天的教科书，讲的并不完全一样；人的心理的一

般规律，心理学家自己也争论了几十年。所谓「一般」，常常是某一片土上、某一段时间里，被大家暂时认下的道理。〔本书读法，待验〕

这不是说他不该让幕后的人知道这些。不知道任何事实，什么也推不出来。本书只是要指出：这扇窗户里透进来的，不是真实的土，而是被写成了理论的土——已经晾干、切好、分了类的土。周蕙的枣糕要是只能以「一般事实」的身份进场，它就只能是「面点一般由面粉、水、糖、发酵剂构成」；那一口老味道，是透不进这扇窗户的。

◆ 六、幕漏过一次

有意思的是，这道幕，在他自己的书里，漏过一次。

漏在「代」上。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代人。那么，一个社会该为后代存多少、留多少？如果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代，他们为什么要替后代着想？每一代都只顾自己，后代就吃亏了。

他在 1971 年的版本里，是这样补的：假定幕后的各方，是一个个家族的代表，或者是家长，他们关心自己的直系后代，至少关心下一两代〔核：《正义论》§ 22、§ 44，转述〕。

你看出来了吗？为了让规矩顾得上后代，他不得不让一样被幕挡住的东西，悄悄漏回幕后：家，血脉，对子女的牵挂。这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最结实的一样东西。它一漏进来，储蓄的问题才有了解。

这一漏，还连着另一件事。在他的理论里，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孩子最早的正义感也是在家里长出来的（第 36 章会读到）。可是家里的事——谁照顾老人、谁带孩子、家务怎么分——在《正义论》里谈得很少。后来有学者专门批评这一点：家，恰恰是很多不公平最早发生的地方，幕却很少掀到家里去看（第 61 章写奥金）。

后来，他改了这个办法：不再假定各方关心后代，而是要求他们同意一条自己也希望前面各代都遵守过的储蓄原则〔待核：修改的出处，常见说法为《政治自由主义》或《重述》相关节〕。他把漏洞补上了，幕又严实了。

这一漏一补，本书记下来。它说明一件事：一个社会的规矩要走得长，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是很难真挡在外面的。挡严了，就得另想办法把它的活儿做了。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运气和出身，在定规矩的那一刻闭了嘴。这是理念自由最硬的一面。

在这里要说清楚：本书不说幕不该挡。本书说，幕挡住的东西里，有两种很不一样的东西被放在了一起。一种是「我凭什么多拿」的理由：我出身好，我聪明，我信的教是对的。这一种，挡得对。另一种是「我是从哪里来的」的记录：我在哪片土上长大，我走过什么路，我和谁连在一起。这一种，本来不是用来多拿的，它是用来让别人看清你的。幕用同一块布，把两种一起盖住了。

关门，这一次关得很大。一道幕，挡住了另外两块地。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都在幕外；幕后的自由，只有理念界可以活。蒙着眼的评委尝不出偏私，也尝不出刘奶奶。

本书分开两件事。一件是：不让来历变成特权。这一件，幕做得好。另一件是：不让来历开口。这一件，幕一并做了，而且做得同样彻底。评委不该因为「这是熟人做的」给高分；可「这是按一位老人的方子、改了四十一回做出来的」，是不是可以让评委知道？知道了，他也许仍然觉得土气，但他会知道自己在尝的是什么。

◆ 八、他会怎么回答

他会说：幕后的人不知道这些，不等于这些东西不算数。等幕揭开，一层一层往下，到了制定宪法、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具体情况会被放进来〔核：《正义论》§31，转述〕。来历不是被扔掉了，是被放到后面去了。

他的四个阶段，大致是这样的：先在原初状态里选定正义原则；然后幕揭开一点，各方以制宪会议代表的身份，知道了自己社会的一般情况，定一部宪法；再揭开一点，以立法者的身份，按宪法定具体的法律和政策；最后，法官和公务员把规则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上，这时所有的事实都摆了出来〔核：《正义论》§31，转述〕。

这个回答是真的，第 29 章会细看他那「四阶段序列」。可是请留意那个方向：幕是一层一层往下揭的，具体的东西只在后面被放进来，去执行已经定好的原则；它们不能倒过来，回到最上面，去改原则本身的来历。来历可以进来干活，不能进来说话。

◆ 九、放回日子里：第二年的比赛

第二年，县里又办比赛。周蕙去之前，给组委会写了一封信。

她在信里说：蒙眼尝，她赞成，这样公平。她只提一个小建议：能不能在打完分以后、公布名次之前，让每一盘点心的做法说明——用的什么面，方子从哪里来，改过几回——念给评委听一遍？评委可以据此改分，也可以不改，但改和不改，都写一句理由，贴出来。

组委会采纳了一半：说明可以念，分不许改。

那一回，周蕙的枣糕还是第三。可念完说明以后，那位去年说「土气」的评委，在点评里改了一个词：「这一号的枣糕，有一股老味道。」

分数没变。评委知道自己尝的是什么了。回来的路上，周蕙跟姐姐说：「我不是非要那个第一。我就是想让人知道，这盘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年的点评稿，周蕙拿回来贴在了店里那面墙上，就贴在刘奶奶的方子旁边。有熟客问她：「第三名，贴出来干什么？」她说：「不是贴名次，是贴那句『有一股老味道』。」

周静说：「分数是幕后的事，来历是幕前的事。人家愿意先蒙眼打分、再听你讲来历，已经很好了。下一步，就是看这些来历，能不能慢慢改一改他们评分的那张表。」

> 带走的话
>
> 蒙眼能挡住偏私，也会挡住来历；先蒙眼打分，再让来历开口，两样可以都要。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运气在定规矩那一刻闭了嘴。关门，关掉两整块地：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都在幕外；来历可以在幕揭开后进来干活，不能回头说话。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幕后的自由不是零，它是一份干净的自由。可它的另两项，要从被挡在幕外的两块地上取材料；材料进不来，乘出来的就很薄。

第 21 章

一个人定的年夜饭：幕后只剩一个人

◆ 一、一个人定的年夜饭

分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年夜饭在周静家吃。

周静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定菜单。她在脑子里把一家人挨个过了一遍：父亲牙口不好，要软的；周蕙不吃辣；周越的妻子是南方人，吃不惯太咸的；周越的女儿高三，要补一补；周越自己，什么都吃，但最爱母亲以前做的那道红烧鱼。她把每个人的口味都照顾到，排出了十二个菜，谁吃了都说不出毛病。

年三十那天，菜一样样端上来，大家都说好。可是吃到一半，周越的妻子忽然说：「大姐，我们老家过年有一道菜，是拿咸肉和春笋一起蒸的，我明天做给爸尝尝，他牙不好，这个是软的。」

父亲说：「咸肉？我年轻时在水库上吃过，南边来的民工带的。」

周越说：「那妈的红烧鱼，能不能也放一点笋进去？」

第二天，厨房里乱成一团，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做出了一道谁也没见过的菜：红烧鱼里炖了春笋，底下垫了两片咸肉。父亲吃了一口，半天没说话，然后说：「这个好。」

那道菜，后来成了周家过年的固定菜。它不在周静那张十二个菜的菜单上。她一个人把每个人的口味都想到了，可她想不出这道菜。这道菜，是三个人带着三样东西碰出来的。

◆ 二、幕后的人，彼此一样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里，坐着多少人？

他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幕后的人，不知道彼此之间的任何不同：谁富谁穷，谁聪明谁笨，谁信什么，谁想过什么日子。他们又都同样讲理，处境一样。于是，他说，每个人都会被同样的论证说服；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这场选择，看作是从一个随机选出的人的角度作出的〔核：《正义论》§24，转述〕。

会场里看上去坐满了人，其实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想清楚了，就等于所有人想清楚了。所有人一定会一致同意，因为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

◆ 三、先说这样设计的好处

这个设计，有它非常聪明的地方。

第一，它保证了一致。定规矩最怕的，是有人不同意、有人被强迫。幕后只剩一个人，就不会有被强迫的人。

第二，它挡住了讨价还价。要是幕后的人知道彼此的不同，他们就会谈判：力气大的威胁力气小的，手里有筹码的压没筹码的，谈出来的结果，是强者的结果。他批评过这样一种做法：拿博弈论里的讨价还价去推正义，结果会让威胁的本事变成多拿的理由〔待核：《正义论》中对布雷斯韦特的批评，所在节待核，转述〕。幕后只剩一个人，就没人能威胁谁。

第三，它让每个人都能进去。你不需要召集全国的人开会，你自己坐下来想，就是那一个人。

在谈判正要变成强者说了算的地方，幕后只剩一个人，是对的。这是他的保底，本书认。

◆ 四、同族的一判

本系列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判过哈贝马斯一句「两把一样的椅子」：他设想的理想的商谈，各方被假定为同样讲理、同样有资格、同样说得出话，看上去两把椅子上坐着两个人，其实椅子一样，人的来历也被预先抹平了。

罗尔斯这里，是同一族的事，而且更往前走了一步：不只是椅子一样，多把椅子合成了一把。哈贝马斯至少还让人坐下来说话，尽管说话的人被假定得差不多；罗尔斯连话都不必说，因为坐在椅子上的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说「同族」？因为两个人都想做同一件事：让规矩不被强弱、不被私利绑架。他们用的办法也相近：把坐在桌边的人，预先修成同样讲理、同样有资格的样子。修得越整齐，桌上越太平；修得越整齐，桌上也越难冒出一样谁都没想到的东西。

这两位后来在 1995 年有过一场交锋，第 59 章写。这里只先记一笔：哈贝马斯当时正是批评原初状态是一个人的独白，不是一群人的对话〔核：哈贝马斯 1995 年《哲学杂志》文章，转述〕。

◆ 五、一个人，碰不出东西

本书的发动机，是三拍：张力积累，逼出形状改变，形状改变回写路和土。

这台三拍的发动机，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不一样」。这不是本书的偏好，是日子里的常识：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坐在一起，吵不起来，也商量不出什么新东西；一个家里要是每个人想法都一样，这个家太平是太平，可过了十年，还是十年前的样子。

第一拍，张力，从哪里来？从不一样来。周静的菜单，周越妻子的咸肉，父亲的水库，周越心里母亲的红烧鱼，四样东西不一样，放在一张桌上，才有张力。张力攒着，才逼出一道新菜。

幕后只剩一个人，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那一个人的脑子里，可以模拟不同的位置——「要是我是富人」「要是我是穷人」——可那是一个人在想象别人，不是别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坐到他对面。模拟出来的不一样，是他自己脑子里的不一样；它不会给他带来一样他没想到的东西，比如一块咸肉。

好比一个人自己跟自己下象棋，左手执红，右手执黑。他可以很认真，每一步都替对面想；可他永远不会被对面吓一跳，因为对面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下棋最有意思的那一刻——对面走了一步你没想到的棋，你不得不换一个思路——在左右手对弈里，是不会有的。

这里也要说句公道话：一个人在脑子里模拟别人的位置，本身是一种很可贵的本事。周静一个人定菜单，能把父亲的牙口、周蕙的口味、弟媳的家乡都想到，这份心思，很多人没有。罗尔斯的那道幕，某种意义上是在训练这份心思：学会站到别人的位置上去。这份训练，本书认它有用，而且认它是一切「碰」的前提——一个从来不替别人想的人，坐到桌边也碰不出东西，只会吵。

只是，替别人想，和别人真的坐在你对面，是两回事。

所以，幕后那个人，能做的是「挑」：从几样现成的方案里，挑一个在谁的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他做不了的是「碰」：让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土，碰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第 17 章说会上的选项是一张现成的单子，这一章说会上只有一个人。两件事合在一起，判决二里那一句就清楚了：幕后的自由，是一个人的自由。

◆ 六、他会怎么回答：你和我，此时此地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回答讲足。

他会说：原初状态不是要取消人与人之间的讨论，它是给讨论用的一件工具。在《政治自由主义》里，他说得很清楚：原初状态这个装置，是给「你和我」——生活在真实社会里、此时此地的公民——用来把思路理清楚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真正在讨论的，是现实里的公民；他们在公共的场合里，拿各自都能接受的理由互相说服，他把这叫做「公共证成」。他还说，理想的反思平衡，不只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社会里的公民都达到的、彼此知道对方也达到了的那一种〔核：《政治自由主义》相关论述及《重述》§10，转述〕。

这个回答，把「一桌人」请回来了。在他的设想里，一桌人是有的：公民们在公共场合讨论、争辩、互相说服。

可是请留意这一桌人和那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桌人讨论的时候，拿原初状态当工具，用它来检验自己的主张；一桌人讨论出来的东西，却不能回头改那件工具本身——会场怎么布置、幕挡住什么、单子上有哪几样方案。工具是一个人的，讨论是一桌人的，而定下规矩来历的，始终是那件工具。周家的年夜饭，要是只许大家拿周静那张十二样

的单子去对照、挑毛病，而不许有人报一道单子上没有的咸肉蒸春笋，那一桌人再热闹，也碰不出那道新菜。

◆ 七、他真正的原初状态

第 4 章说过一句话，这里要拿回来：那本书真正的「原初状态」，也许不是书里那场幕后的会，而是那十三年——一间一间讨论课教室，一份一份写满批注的书稿。

在那十三年里，坐在他对面的，不是一个随机选出的人，而是一个一个带着自己的土来的人：法学家，经济学家，神学出身的学生，刚从越战新闻里抬起头的年轻人。他们不一样，他们不同意，他们的批评一轮一轮地逼他改。哈特那样的人，后来还在书出版以后，逼出了他第一条原则的改写（第 31 章）。

他写书的过程，是一桌人；他写进书里的，是一个人。这个反差，本书在第 6 章说过一次，在这里又碰到了。

这件事，放在他的一生里看，有一点让人感慨。他是一个极擅长和别人一起想事情的人：学生回忆他的讨论课，同事回忆他的书稿，都说他听得认真，改得认真。可他把自己最擅长的这件事——和不一样的人一起碰——留在了书房外面；书里那台机器，是为一个人设计的。本书不猜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这里。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一致被保证了，谈判的强弱被挡住了，每个人都能坐进来。

还要替他记一笔：他不是没有看见「一桌人」。他的一生，正是在一桌一桌的人中间过的；他在《政治自由主义》里，也把公民之间的讨论放到了很要紧的位置。本书说的只是：在规矩来历的那一层，在决定原则从哪里来的那个装置里，他只放了一个人。

关门：幕后只剩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没有碰撞，长不出「我们的」理念，只能挑出「一个人在哪个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理念。第 17 章说会是在脑子里开的，这一章说脑子只有一个。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本来就是「我」和「你」「他」缠在一起才有的；幕后只剩一个「我」，这块地就连名字都没有了。

◆ 九、放回日子里：第二年的菜单

第二年春节，周静改了定菜单的办法。

她提前半个月，在家里的群里发了一句话：「今年的年夜饭，每家报一道自己家的菜，报上来咱们再凑。」

周越的妻子报了咸肉蒸春笋。周蕙报了一道她店里新做的红枣发糕，说是韩家奶奶的方子。周越的女儿报了一道她在学校食堂吃到的番茄炒蛋，说「就是想吃」。父亲什么也没报，说：「你们定。」过了两天，他又打电话给周静：「你妈以前过年，会蒸一笼菜团子，用的是咱院里那几棵荠菜。」

群里的消息，前前后后有几十条。周蕙问咸肉哪里买，周越的妻子说她让老家寄；周越的女儿说番茄炒蛋她来做，不许大人插手；周越说他负责红烧鱼，照去年那样放笋。一道道菜，还没下锅，就已经在群里碰了好几回。

周静把这些都写在一张纸上，一共九样，另外自己补了三样。她发现，自己补的那三样，和去年一个人想的十二样，有好几样是重的。可今年多出来的那几样，是她一个人怎么也想不到的。

那年年夜饭，九样报上来的菜，加上她补的三样，摆了满满一桌。父亲那笼荠菜团子端上来的时候，周越的女儿问：「这是什么？」父亲说：「你奶奶的菜。」一桌人都没说话，一人夹了一个。

她跟周蕙说：「一个人想，能把大家都照顾到。大家一起报，才会多出东西来。」

> 带走的话
>
> 一个人把每个人都想到，能做到不偏；一桌人各带一样来，才碰得出新东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一致有保证，强弱压不了人。关门：幕后只剩一个人，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连名字都没有了，碰撞无从发生。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个人的自由，能挑，不能碰；张力攒不起来，新东西长不出来，创造这一项几乎是零，乘出来也就所剩无几。

第 22 章

两盆小葱：基本善清单是谁开的

◆ 一、两盆小葱

周越的女儿高二时做过一个生物课的小实验：种两盆小葱。

一盆种在土里，土是从爷爷老屋院子里挖来的，枣树底下的那种黑土。另一盆不用土，用水培：一个塑料盒，里面装着营养液，葱根泡在液体里。营养液是老师给的配方，氮、磷、钾、几种微量元素，一样一样按比例兑好。

头两个星期，水培那盆长得更快，更整齐，叶子绿得发亮。她很得意，觉得营养液比土强。

第四个星期，她发现两件事。一件是，土里那盆虽然长得慢，可叶子上有一种水培那盆没有的味道，掐一截放嘴里，辣得冲鼻子。另一件是，土里那盆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棵很小的荠菜苗——土里本来就有它的种子。水培那盆，永远只会长配方允许它长的东西。

她在实验报告的最后写了一句：营养液的配方是老师开的，它能让葱长，但它不知道那片土里还藏着什么。

罗尔斯的幕后，也有一份营养液的配方。

◆ 二、那张清单

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他们凭什么去选原则？总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吧。

他的办法是开一张清单，叫「基本善」。他的意思是：不管一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想当医生还是当木匠，信佛还是信耶稣，想成家还是独自过——总有一些东西，是他多多益善的，因为有了它们，干什么都方便些〔核：《正义论》§15，转述〕。

这张清单上，社会能分配的基本善大致有五样：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还有一样，他特别看重，叫「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的制度，让人能抬起头来、觉得自己的人生打算值得去做的那些条件〔核：《正义论》§11、§15、§67，转述〕。另外还有几样「自然的基本善」，比如健康、精力、智力、想象力，这些受社会制度影响，但不直接由它来分〔核：《正义论》§11，转述〕。

他管这叫「善的弱理论」：只说一些人人都需要的东西，不去说什么才是好的人生〔核：《正义论》§60，转述〕。

◆ 三、先说这张清单为什么聪明

这张清单，解决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幕后的人要选原则，又不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什么也选不出来；要是给他们一种具体的好生活，那就等于替所有人定了一种活法。清单是一条窄路：它只给「做什么都用得着」的那些东西，不给「做什么」。

它还公开。一张清单摆出来，谁都看得到社会在分什么，谁都可以拿它去问：这一样，我拿到了没有？比起一句「让大家尽可能幸福」，清单让每个公民都有了一张可以对照的单子。

它还好量。幸福没法打分，可收入、财富、机会，是可以比较的。差别原则说「让处境最差的人过得更好」，这个「更好」拿什么量？拿这张清单量。

后来他还对这张清单做过一次修订，理由说得更明白：基本善不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这么一个心理上的事实，而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为了发展和运用他的两种道德能力、追求他的人生打算所需要的东西〔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转述〕。清单背后，站着一幅公民的像。

◆ 四、谁开的，谁不在场

第 120 号在这里停下过：基本善的清单是谁开的，开的时候谁不在场？本书接着往下问。

清单是他开的。开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人：一个要在社会里选职业、挣钱、表达意见、为自己的人生打算四处去争取机会的人。这个人需要自由、机会、收入、自尊。清单，是照着这个人开的。

书出版两年后，内格尔在书评里就指出：这张清单并不中立。它偏向那些以个人自己挑选、自己争取为中心的人生观；对一个把人生的重心放在共同体、放在传统、放在某种不以「多多益善」来计算的东西上的人来说，这张清单量不出他真正在意的东西〔待核：内格尔 1973 年书评的具体论点，转述〕。

拿周家来试一试。周静那十年，缺的是什么？收入不算多，可也够用。机会，她没怎么去争。她真正缺的是另几样：时间——十年里几乎没有一整天属于自己；歇口气——半夜起来两回，白天还要上班；被人看见——十年里，很少有人把她做的事当一回事。这几样，清单上有一样勉强沾边，是「自尊的社会基础」。时间和歇口气，不在清单上。

他其实也察觉到了一点。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要不要把「闲暇」加进清单：一天二十四小时，扣掉工作时间剩下的那些，也许也该算作一种基本善〔核：《正当的优先性与善的理念》，1988 年，注释中的讨论，转述〕。这是清单被改过的一次，说明开清单的人知道它不完全。

◆ 五、他为什么非开一张清单不可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理由讲足。他完全可以不开清单，直接问：幕后的人要的是幸福，那就让规矩使大家尽可能幸福。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理由有两层。第一层，第 7 章说过：幸福一旦成了可以加总的量，一个人就可以被拿去抵账。第二层，更日常一些。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例子，大意是：假如一个人的口味很贵，非香槟不喝、非珍馐不吃，才能和别人一样满足，那么按「让每个人一样满足」的办法，社会就得给他更多的钱。这显然不公平。他的看法是：公民要为自己的目的和口味负责；社会只负责公平地分配一组人人都用得着的东西，至于拿这些东西去过什么日子、追求多贵的满足，是各人自己的事〔核：《社会统一与基本善》，1982 年，转述〕。

这一层理由很有力。一张清单，公开，能量，不看你心里有多满足，只看你手里有多少。它挡住了「我比你难伺候，所以我该多拿」这种说法。

本书认这一层。本书要问的，仍然是那一句：清单挡住了难伺候的口味，也一并挡住了真实的难处。周静那十年的缺，不是口味贵，是时间没了；小杜的护照放在抽屉里，不是他挑剔，是没有人带他走第一遍。难伺候和真难处，在清单面前，长得一样：都是「清单以外的东西」。

◆ 六、本书多出的一步：清单是土的替身

前面几章说过，幕挡住了两整块地：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现在可以看清，幕后的人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们手里拿的，是这张清单。清单，就是土在幕内的替身。

真实的土，是一个人身后缠在一起的一切：老屋，枣树，石磨，刘奶奶的方子，母亲叫对的那一声小名，修水库时换过的那一班。它们缠在一起，没法列清单，也没法说多多益善。幕把它们挡在外面，然后递进来一份配方：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基础。幕后的人，就用这份配方来想象「一个人需要什么」。

用本书的式子写：幕后那一次，规矩是从路和一片人造的土里长出来的，$S=F(D, E')$。E' 是什么？一大半，就是这张清单，加上几条一般事实和一群彼此不关心的理性人。第 120 号说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本书说：这片人工的土，就是一盆营养液。

拿周蕙的店来说。按清单，她开店需要的是：做生意的自由，公平的机会，一笔本钱，一个让她抬得起头的社会环境。这四样，她都有。可她那家店真正长起来，靠的是清单外面的东西：刘奶奶的方子，石磨磨的陈面，大姐那句「我帮你看店」，对面小学门口那些等孩子的老人。清单能告诉你开店要什么，却告诉不了你一家店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营养液能让葱长得又快又整齐。它不会让葱长出那股冲鼻子的辣味，也不会长出一棵谁也没种的荠菜。

◆ 七、「彼此不关心」，是配方里的另一味

配方里还有一味，要单独拿出来看：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

他的理由在第 17 章说过：规矩不该靠「大家都很无私」才能成立；在最不乐观的假定下推出来的规矩，最结实〔核：《正义论》§25，转述〕。这个理由是讲得通的。

可这一味兑进去，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就彻底成了一片空地。周静那十年，是从「关心」里长出来的；周蕙替姐姐开口，是从「关心」里长出来的；父亲每年去二柱坟上站一会儿，也是从「关心」里长出来的。一片彼此不关心的土，种不出这些东西。幕后的人，是一群泡在营养液里、根和根碰不到一起的葱。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清单让幕后的人能选，又没有替谁定活法；它还让差别原则有了一把可以量的尺子。「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一项，尤其是一扇门：他看见了，一个人能不能抬起头，是制度的事，不只是他自己的事。

还要补一句：「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一项，是清单上离土最近的一项。一个人抬不抬得起头，不只看他有多少钱，还看他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看他做的事有没有人当回事。周静十年里缺的「被看见」，就在这一项的边上。只是在他的书里，这一项多半是靠平等的基本自由、公平的机会来保证的，而不是靠一个人做的事被一件一件地记下来、被人看见。

关门：清单是照着一种人开的，开的时候，照顾家人的人、把人生重心放在关系里的人、要靠时间和歇口气才能把日子走通的人，不在场。清单一旦成了土的替身，真实的土就只能以「清单上的某一项」的身份出场；清单上没有的，就不存在。

◆ 九、放回日子里：第二份报告

那次生物实验后来还有个下文。

老师看了报告，给了高分，又加了一句评语：你说得对，营养液配方是人开的。可你想过没有，配方是怎么来的？是有人拿很多很多盆土里长的葱去化验，看它们都从土里吸了什么，再照着兑出来的。配方是从土里学来的，只是学的时候，漏掉了一些当时没测出来的东西。

周越的女儿又写了一份小报告，题目叫《配方能不能回头去学土》。她的想法很简单：每隔一段时间，拿土里长的葱和水培的葱比一比，看水培的少了什么，就往配方里补一样。她说：「配方不怕是人开的，怕的是开完就不改。」

她还画了一张小表：左边一栏是「土里的葱有、水培的葱没有的」，右边一栏是「下一回配方里想补的」。左边写了三样：辣味，根上带的细土，旁边冒出来的荠菜。右边只填了一样：辣味，她查了资料，可能和土里的硫有关。另外两样，她在右边写了两个问号。

周静看了这份报告，说：「这孩子，比我们会想。」

周越问女儿：「那两个问号，你打算怎么办？」女儿说：「先留着。留着问号，比硬填一个答案强。」

罗尔斯的清单，改过几次：一次把它说成公民的需要，一次想加上闲暇。他是一个肯改配方的人。本书要问的是，改配方的时候，他回头去看土了吗？还是只在配方里调了调比例？

> **带走的话**
>
> 配方能让东西长得又快又整齐；可它是照着一盆土开的，开完了，还得常回去看看土。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与理念界之间：一张可以量、又不替人定活法的清单，「自尊的社会基础」一项尤其可贵。关门：清单成了土在幕内的替身，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被「彼此不关心」兑成了一片空地。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清单只管菜篮子里有多少；时间、歇口气、彼此的关心不在上面。周静那十年，按清单算不算太缺，按乘法算，好几年是零。

第 23 章

菜市场的秤与周蕙的例外本：反思平衡要有本子

◆ 一、菜市场门口的那台秤

镇上菜市场的门口，放着一台「公平秤」。谁觉得摊主的秤不准，就拎着买的东西过来称一称。

周静常去那个菜市场。有一回她买了两斤排骨，回家一掂觉得轻，第二天拎着去公平秤上一称，果然差了二两。她去找摊主，摊主不认：「我的秤是准的，你那台才不准。」

市场管理处的人过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本子上一页一页记着：这台公平秤每个月几号、由谁、拿什么砝码校过，校出来偏多少，怎么调的。最近一次是上个星期，记录清清楚楚。摊主看了，没话说了，又拿自己的秤去校，校出来确实偏了。

周静后来说，她那天记住的不是二两排骨，是那个本子。「秤谁都能说自己准。有那个本子，才知道谁准。」

罗尔斯在理念界里，也放了一台公平秤。

◆ 二、两头都能动的秤

这台秤，他叫它「反思平衡」〔核：《正义论》§4、§9〕。

它是这样用的。一头，是我们对具体事情的判断：比如，宗教上的不宽容是不正义的，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这些判断，我们在心平气和、不牵涉自身利益的时候，非常有把握。另一头，是一般的原则：比如他的两条正义原则。

拿原则去对判断。原则推出来的结论，要是和我们最有把握的判断撞上了，就得改原则。反过来，有些判断，一旦看清了背后的原则，我们会发现它只是一时的偏见，那

就改判断。两头来回调，直到原则和判断彼此对得上，互相支撑。这时候达到的状态，就叫反思平衡〔核：《正义论》§4、§9，转述〕。

拿一户人家的家规试一试。周越家有一条规矩：不许撒谎。一家人都认。有一天，周越的女儿去医院看爷爷，爷爷问：「我这病，是不是好不了了？」她说：「医生说好好养着就行。」回家以后，她问爸爸：「我这算不算撒谎？」

周越想了很久。原则说：不许撒谎。判断说：那一刻对爷爷说实话，是不对的。两头撞上了。最后一家人把规矩改了一句：不许为了自己撒谎。改完了，原则和那一刻的判断对上了。可是改的过程里，他们也放弃了一个判断：女儿原先觉得，只要是好心，说什么都行；新规矩让她明白，好心的谎也要问一句——是为了谁。

两头都动了一点，才对上。这就是反思平衡。

这就是第 4 章那张「判断的筛子」长大以后的样子，也是第 10 章说的古德曼的办法。本系列第 120 号把它比作校秤：秤不准，拿砝码去校；砝码可疑，也拿秤去验。本书沿用这个比方，注明来处。

◆ 三、「暂定的定点」

他对那一头的判断，有一个很讲究的说法：我们最有把握的那些判断，比如宗教不宽容和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可以当作「暂定的定点」，任何一种正义观念都得和它们对得上〔核：《正义论》§4，转述〕。

请读仔细这四个字。「定点」，是说它们很硬，原则要迁就它们。「暂定」，是说它们也不是永远不动的，以后也许会被修改。他还说，反思平衡本身，也不一定是稳定的，进一步的考察可能会打破它〔核：《正义论》§9，转述〕。

为什么偏偏挑宗教不宽容和种族歧视当例子？因为在他写书的年代，这两件事刚刚在美国经历过激烈的争吵：种族隔离的法律，就在他写书的那些年里被一条一条推翻（第 1 章写过他童年那座分开的城）。一个社会，在付出很大代价以后，终于对这两件事有了把握。他把这份来之不易的把握，当作秤上的砝码。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砝码本身，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从宗教战争里，从一座城一条街的隔离和抗争里。反思平衡用的砝码，来自土；可秤一旦立起来，土就只能以砝码的身份上秤，不能带着它的来历上去。

这些「暂定」「不一定」「也许」，是本书最看重的一类小字。它们是一个人在告诉你：这里还在正在成形，还没定型。一个在自己理论的地基里写下「暂定」的人，是一个知道自己可能错的人。

◆ 四、窄的和宽的

1974 年，他在一篇叫《道德理论的独立性》的文章里，又把这台秤分成了两种〔核〕。

窄的反思平衡：只拿你心里本来就有的那几条原则，去和你的判断对，对得上就算了。宽的反思平衡：要把各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各种支持和反对它们的哲学论证，都摆出来，一一掂量，然后再看你的判断和哪一套最对得上〔核：同上，转述〕。后来，他的学生丹尼尔斯把宽的反思平衡讲得更细，还把关于人、关于社会的一些背景理论也放了进来〔核：丹尼尔斯 1979 年论文〕。

宽的那一种，比窄的那一种，秤上多压了好多砝码。放在日子里，窄的和宽的差别很好认。一个人跟自己的老朋友商量事，大家想法本来就差不多，一对就对上了，这是窄的。一个人肯把和自己想法完全不同的人请来，听他们的理由，再回头看自己的判断，这是宽的。宽的更费事，也更结实。

这是一扇越开越大的门。

◆ 五、先说这台秤为什么可贵

这台秤，是他整套理论里最不教条的地方。

它不要你先信一套原则，再拿原则去压你的判断；也不要你只凭感觉，说「我就是觉得」。它要你两头都拿出来，互相校。原则可以被判断推翻，判断也可以被原则纠正。一个社会里的人，要是都学会了这样想事情，很多吵架就能吵出结果来。

它也是他一生的写照。第 5 章说过：他的一生，是一场从不收口的反思平衡。别人一指出他哪里和大家的判断对不上，他就回去改原则；他的原则一推出一个新的结论，他也请大家重新想想自己的判断。

这是理念界里唯一的一道回写：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本书认它是一扇真正的门。

◆ 六、秤只在一块地上

可是这台秤，放在哪里？

放在理念界里。一头是原则，一头是判断，两头都是「想」出来的东西。原则是纸面上的，判断是心里的一句话：「这是不正义的。」秤校来校去，校的是想法和想法之间的对不对得上。

手上碰的那块地，不上秤。一条原则在日子里推行下去，有人因此过得走不通了，这件事不会直接压到秤上；它得先变成某个人心里的一个判断——「这不对」——才能上秤。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也只能以同样的方式上秤：变成一句判断，不带着它的来历。

这有什么要紧？要紧在于：有些东西，是很难变成一句判断的。周静那十年的累，你问她「这公平吗」，她未必说得出「不公平」；她只是累，只是觉得哪里不对。一样东西，要先被说成一句判断，才能上秤；说不出来的，就上不了秤。而日子里最要紧的很多东西，恰恰是还没被说出来的。

所以，这道回写，是在理念界里转的一个小圈。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路和土，那是本书说的回写；反思平衡，是想法回头改想法。土，不在这个圈里。

◆ 七、秤旁边没有本子

还有一处，比「只在一块地上」更要紧。

第 121 号判过一句：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这一判，本书在这里接住。

反思平衡是一个状态：原则和判断「对上了」。它不是一本账：什么时候、因为哪一个判断、改了原则的哪一处；又是什么时候、因为看清了哪一条原则、放弃了哪一个判断。在他的理论里，你只能看到平衡以后的样子，看不到走到平衡的那条路。

菜市场那台公平秤，旁边有一个本子。没有那个本子，秤准不准，就只能凭管理处的人说。罗尔斯的秤，校得很认真，却没有配一个本子。于是，一个社会依照他的原则定了规矩以后，哪一处被改过、为什么改、谁提出的，都没有地方记。下一代人拿到的，只是一台据说已经校准的秤。

你在单位里也见过这种事。一条制度改过好几回，每一回改都有道理，可是新来的人只看得到现在这一版。他问：「这条为什么这么定？」老员工想了半天：「以前出过事，好像是……记不清了。」没有本子，改的理由就跟着人走，人一走，理由就丢了。下一回有人想改回去，谁也拦不住，因为谁也说不出当初为什么改。

给了校秤的办法，没有给校秤的本子。这是判决二里「理念自由」一条的又一份证据：这份自由会改，但改的路不留痕。

◆ 八、他会怎么回答：本子该放在哪里，怎样用

他多半会说：档案是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事。一个社会自然会有它的判例、它的立法记录、它的公共讨论，这些就是档案。哲学只负责给出校秤的办法。

何况，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本极好的档案：每一次修改，都是一篇有年份的文章。他知道档案有多要紧。他只是没有把档案放进他的理论里。

这个回答有它的道理，一个社会确实有很多档案。可本书要分开两件事：有档案，和档案能不能回头进入规矩的来历。一个社会的立法记录里，记着某年某月为什么改了某一条法律；可是在他的理论里，规矩的来历在原初状态，在幕后，在那一次选择里。立法记录记得再细，也只是幕揭开以后，往下执行时留下的痕迹；它回不到幕后，改不了那张清单、那道幕、那几条原则是怎么来的。本子是有的，只是放在楼下，不在秤旁边。

他说，一个社会自有它的判例。那就借判例来说：放在秤旁边的那个本子，该怎样用。

普通法国家的法院用判例，有三条老规矩〔核：普通法「遵循先例」原则的一般说明〕。第一条，遵循先例：同一类案子，照以前的判决办。第二条，区别：这一回的案子要是和先例有一处要紧的不同，法官可以不受那个先例拘束，但要白纸黑字写明不同在哪里。第三条，推翻：要把一个先例整个推翻，通常得由更高一级的法院来做，而且要写明理由。

这三条搬到秤旁边的本子上，就是三句话。同一类的事，照本子上记过的例外办，不许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这一回不一样的，写明哪里不一样，另起一条。要删掉本子上的一条，或者把几条例外合成一条新原则，要写明缘由、在场的人、日子，而且由定原则的那一方来改——这正是第 121 号《发生落点》那三句问话：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重议，记在哪儿。

为什么非要这三条？做个试验就知道：把判例那一套拿掉，本子只剩两种用法。一种是只记不用，记了一大本，下一回照样凭心情办——那是流水账，不是秤旁边的本子。一种是记了就算数，一条例外开了，以后谁都能援引，原则被一点一点蛀空——那是后门，也不是秤旁边的本子。判例那三条，恰好卡在这两种之间：例外能约束下一次，又不会一开就收不住；原则能改，改得又有来路。

这样，反思平衡就多了一样它原来没有的东西：记性。秤两头都能动，是他的；动过的地方留在本子上，并且按判例那三条管着下一次，是本书给这台秤配的。第 56 章给这件事也立了一项检验。

◆ 九、放回日子里：周蕙的「例外本」

周蕙的店，开张时定了一条规矩：明码实价，不讲价，不赊账。这是她的原则，她觉得对谁都公平。

开张第三个月，碰上一件事。对面小学门口，有个老人常来买两块枣糕，有一回掏遍了口袋，差一块钱。周蕙犹豫了一下，说：「下回再给吧。」

那天晚上她睡不着。她的判断告诉她，让一个老人为一块钱把枣糕放回去，是不对的；她的原则告诉她，不赊账。两头撞上了。

她没有把原则扔掉，也没有假装那个判断不存在。她拿出一个新本子，封面上写了三个字：例外本。第一页写：某月某日，对面小学门口的老人，差一元，允许下次补，理由是一块钱不该让一个老人空手回去。后来本子上又陆续记了几条。到年底，她翻了一遍，发现几乎每一条都是老人和孩子。她把原则改了一句：明码实价，不讲价；老人孩子差个零头，可以下次补。

改完以后，她在例外本的最后一页写：以上各条，合为新规矩一条，某年某月。

第二年，有个新来的帮手问她：「老板，为什么老人孩子能赊，大人不能？」周蕙没解释，把例外本递给了她。帮手翻了一遍，把本子还回来，说：「懂了。」

周蕙说，这个本子最有用的地方，不是记住了谁欠了一块钱，是让她看见：自己定的规矩，哪里和日子对不上。一条一条记下来，对不上的地方就连成了一条线，那条线，就是规矩该改的地方。

一台秤，旁边放了一个本子。原则改了，改的路也留下了。

> 带走的话
>
> 秤两头都能动，是好秤；秤旁边有个本子，才是公平秤。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这是理念界里唯一的回写。

关门：秤只在一块地上，土不上秤；秤旁边没有本子，改的路不留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能改，是一份真自由；可改完不留痕，下一个人没法从这一次走通的事里接着往下长，激发这一拍断了，乘出来打了折扣。

第 24 章

本编总账：一张排班表——理念自由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 一、周蕙店里的排班

周蕙的店开到第二年，请了三个帮手：韩家的小孙女，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还有一位孩子上小学的大姐。

排班成了难题。早班要四点半到，最辛苦；周末班人多，最累；工作日下午最清闲。谁都想要下午班。

周蕙先照罗尔斯的办法想了一遍：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这三个人里的哪一个，我会同意什么排法？答案很快就出来了：轮流，每人每周早班、周末班、下午班各几次，一样多。干干净净，谁也说不出毛病。

她把这个排法拿去跟三个人商量。孩子上小学的那位大姐，听完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轮流是公平。可我轮到早班那几天，孩子没人送。」技校的小伙子说：「我住得远，早班四点半，我得三点半起。」韩家的小孙女说：「我都行，我奶奶说学手艺就得吃早班的苦。」

周蕙想起了分老屋那天。她换了个办法：先当着大家的面，把每个人的来历摆出来——大姐要送孩子，小伙子住得远，小孙女想多学早班的手艺——按来历把班次分成三份，每一份都照顾到了一个人的难处，又都差不多辛苦。分好了，再抓阄，谁抓到哪一份就是哪一份。最后，她把排法和理由写在一张纸上，三个人签了名，注明：半年后再议。

这一回，没有人有意见。

◆ 二、这一编走了哪几步

第 17 章，讲原初状态的最强版本：它是一道工序，一个表述装置，把我们散落的公平直觉收进一台人人能进、能查的机器。会场里没有嫉妒、没有利他、没有概率、没有先来后到；会上只从一张现成的单子里挑。

第 18 章，讲这种自由的出处：康德式的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1980 年的「构造」，正义不是找到的。可作者要在幕后当，不许带着自己的样子。

第 19 章，读第一句话：正义之于制度，如真理之于思想。正义先于效率，这是承重墙；可这一比，把制度当成一个思想体系，把正义的主场放在了理念界。

第 20 章，看那道幕：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两整块地都在幕外。幕漏过一次，漏在「代」上，后来又补上了。

第 21 章，看幕后还剩几个人：只剩一个。能挑，不能碰。

第 22 章，看幕后的人手里拿的：一张基本善的清单，土在幕内的替身。

第 23 章，看理念界里唯一的一道回写：反思平衡。秤两头都能动，可只在一块地上，而且秤旁边没有本子。

◆ 三、从「暂定」到「阿基米德点」

还有一条线，要在总账里拉出来：他对自己这台机器的说法，是怎样一步一步抬高的。

第一步，在第 4 节。反思平衡里我们最有把握的判断，被称作「暂定的定点」。那时候，一切都还带着「暂定」两个字。

第二步，在第 41 节前后。他说，原初状态提供了一个「阿基米德点」：一个站在任何现存社会之外、用来评判社会基本结构的支点，它不依赖于现存社会里人们碰巧有的欲望〔待核：《正义论》§ 41 的原意与所在节〕。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支点，是不能跟着地球一起动的。

第三步，在全书最后一节，第 87 节的末尾。他说，从原初状态的角度看我们在社会中的处境，就是从「永恒的形式之下」去看它：不只从所有社会的角度，也从所有时间的角度〔待核：《正义论》§87 的原意〕。

从「暂定的定点」，到「阿基米德点」，再到「永恒的形式之下」。一台在第 4 节还写着「暂定」的机器，到了全书的最后一页，站到了永恒那里。

什么叫支点？你拿一根撬棍去撬一块石头，撬棍底下垫的那块砖，就是支点。支点要是跟着石头一起动，撬棍就使不上劲。所以支点得是不动的，得站在要撬的东西外面。原初状态被叫作阿基米德点，意思就是：它站在所有现存的社会外面，不跟着任何一个社会的风气、利益、偏见一起晃，所以能拿来撬动、评判每一个社会。

这个说法有它的力量：一个评判的标准，要是本身就长在被评判的东西里，它就没法评判那个东西。可是一块站在所有土外面的砖，它自己又是从哪里来的？第 22 章说，那张清单是照着一种人开的；第 20 章说，那些一般事实是被写成了理论的土。那块砖，其实也是从某一片土上烧出来的，只是烧好以后，被搬到了外面。

本书不说他在这里自相矛盾。一个人写到一本厚书的最后一页，想给它一个庄重的结尾，是人之常情；而且他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里，明显又往回收了，不再讲这么高的话（第 19 章说过他把「真」换成了「合理」）。本书只记下这个升格的方向：幕当工具的时候，他看得最清；幕一上岗，就成了阿基米德点。

◆ 四、收回的动作：拉幕

现在可以给这一编里他那个反复出现的动作起一个名字了。本书叫它「拉幕」：把长出人与规矩的那片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拉幕不是一次性的。第 20 章，拉的是出身、天赋、信仰、心理、时代；第 21 章，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拉到只剩一个人；第 22 章，拉完以后，往幕里递进一份营养液的配方；第 23 章，幕后定下的东西，在理念界里校秤，秤旁不放本子，土的消息进不来。一道幕，从头拉到尾。

你会发现，拉幕的方向，和第 6 章那个反差完全一致：他自己是一路从土里长出来的，他的理论却一路把土往外推。

拉幕的每一下，都有它的理由：挡偏私，挡运气，挡谈判里的强弱。这些理由，本书一条一条都认了。本书不认的，是拉幕把两种东西一起挡掉了：一种是「我凭什么多拿」的理由，这一种该挡；另一种是「我是从哪里来的」的记录，这一种不该挡。

◆ 五、看见与收回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定规矩的条件可以摆成一台人人能进、能查的机器（第 17 章）	会在脑子里开，只从现成的单子里挑（第 17 章）
人可以当规矩的作者，正义不是找到的（第 18 章）	作者要在幕后当，不许带着自己的样子；两种道德能力只管守与挑（第 18 章）
正义先于效率，一个人不能被藏进总账（第 19 章）	制度被当成思想体系，正义的主场放在理念界（第 19 章）
运气和出身不该在定规矩时说话（第 20 章）	来历也一起被挡住；两整块地在幕外（第 20 章）
谈判会让强者说了算，要挡住（第 21 章）	幕后只剩一个人，碰撞无从发生（第 21 章）
「自尊的社会基础」是制度的事（第 22 章）	清单成了土的替身；「彼此不关心」让心里的我你他成了空地（第 22 章）
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第 23 章）	秤只在一块地上；秤旁边没有本子（第 23 章）

◆ 六、判决二结账

判决二的名字是「理念自由」。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定规矩那一刻，想法不被私利绑住；反思平衡两头都能改。证据在第 17、18、20、21 章（原初状态、自律、幕挡偏私、挡谈判强弱），在第 23 章（反思平衡，暂定的定点）。

他又关上了什么，分三项。

第一项，只活在理念界。证据在第 20 章（§24：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都在幕外，只剩一般事实），在第 19 章（正义像思想体系的真），在第 23 章（秤只在一块地上）。

第二项，是一个人的自由。证据在第 21 章（§24：可以看作从一个随机选出的人的角度选择）。

第三项，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证据在第 17 章（§21：从一张现成的单子里挑），在第 22 章（配方替代了土，§15、§25），在第 23 章（改的路不留痕），在本章第三节（从「暂定」升到「阿基米德点」「永恒的形式之下」）。还有第 4、6 章的反差：书是十三年长出来的，书里的原则是一次选出来的。

还要把可推翻的地方说在这里。判决二说他的理念自由只活在理念界。要是在他的著作里，能找到一种程序，让幕揭开以后、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回头进入原初状态本身的布置——改清单，改幕挡住的东西，改单子上的方案——判决二的第一项就要收窄。到本编为止，本书找到的最接近的一处，是反思平衡：判断可以回头改原则。可判断只能以一句话的身份上秤，土不上秤；而且改的路不留痕。所以本书报：未见反证，保留一处近邻（反思平衡），第 50 章辩护人那里再听一次。

判决二，立。保底写在这里：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偏私正要进来的地方，那道幕是对的；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谈判正要变成强者说了算的地方，拉幕是对的。

◆ 七、替换：幕换成抓阄

这一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一件：幕，换成抓阄。

抓阄和幕，都遮东西。区别在遮什么、遮多久。

幕遮住「我是谁」，也遮住「我是怎么来的」，而且在规矩的来历那一层，一直遮着。抓阄只遮「我拿哪一份」；在抓阄之前，份是当着大家的面、按各人的来历分好的；在抓阄之后，阄书把分法、来历、例外和日子一起记下来，将来可以翻出来对，可以添一行。

说得更短一点：**幕遮落点，也遮来历；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

抓阄还有一个幕没有的好处：它是真的抓过的。一次抓阄，有日子，有在场的人，有手伸进去摸出来的那一下。幕是想象的，想象可以做无数遍，每一遍都一样；抓阄只有一次，抓完了就是一件发生过的事，可以记，可以翻，可以在下一回改的时候拿出来当先例。第 29 章会看到，罗尔斯自己也懂这一点：他说纯粹程序正义，要求程序真的被执行过一次。

周蕙店里的排班，就是一次抓阄：先让来历开口（送孩子、住得远、想学手艺），按来历分份；再抓阄，让私心插不进来；最后立一张纸，写明「半年后再议」。这三步里，罗尔斯的那道幕管住了第二步。第一步和第三步，是本书要补上的。

◆ 八、本编总判断

> 理念自由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它只活在脑子里那一块地上，只有一个人在选，选完了，改的路不留痕。

◆ 九、放回日子里：半年后

半年后，周蕙把那张排班的纸拿出来，四个人又坐下来议了一回。

孩子上小学的大姐说，孩子升了年级，学校改了上学时间，她现在可以上早班了，愿意多上几次，把周末班让给别人。技校的小伙子说，他在店附近租了房，早班不怕了，想多学点揉面。韩家的小孙女说，她想试试下午班，跟客人多说说话，她发现自己喜欢这个。

三份班次重新分了一遍，又抓了一次阄。周蕙在那张纸的背面，写上了日期和这一回改的缘由。

她后来跟姐姐说：「罗尔斯那道幕，管住了抓阄那一下。可一家店要过下去，得靠前面那一下和后面那一下：先让人说自己的难处，完了把改的理由写下来。」

周静说：「跟咱们家那张阄书一样。」周蕙把那张排班的纸，和分老屋的阄书复印件，一起夹在了店里那个例外本的最后一页。她说，一本是家里的，一张是店里的，放在一起，提醒自己：规矩是一回一回抓出来、一行一行添上去的。

带走的话

幕管住了抓阄那一下；让来历先开口、把改的理由记下来，是前后那两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定规矩那一刻私心插不进来，原则和判断两头能改。

关门：拉幕，把手上碰的和心里的我你他挡在规矩来历之外；幕一上岗，就成了阿基米德点。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私心正要进来的地方，这份自由是真的，是承重墙。可它只活在一块地上、一个人身上，只能挑，改了不留痕；创造和幸福两项被挡在幕外，乘出来的，就是一份干净而单薄的自由。

第 五 编

中编 · 现实自由：两条原则——自由有价格

编　序

这一编八章，是三种自由里的第二种：现实自由。它是判决三「现实自由」的主场。

现实自由，是他的两条正义原则要保的那种自由：基本自由人人平等，再加上让自由用得上的收入、财富和机会。这一编，从理念界下到手上碰的那块地：钱，机会，身体，一家人的日子。

第 25 章讲两条原则的次序：像查字典一样，先比第一个字，自由坐第一。第 26 章讲自由和「自由的价值」的区分：一个乘法，被拆成了两本账。第 27 章讲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出身和天赋是抽来的，「应得」要改判。第 28 章讲差别原则：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第 29 章讲纯粹程序正义和四阶段序列：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幕只准往下揭。第 30 章讲同一千块钱为什么长出不同的日子：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第 31 章看他自己在柱子底下垫的那几块砖：第一位前面，又长出一个第零位。第 32 章是本编总账。

本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二件：清单，换成灶台。

第 25 章

「安全第一」的装修：自由为什么坐第一

◆ 一、「安全第一」的装修

周越装修东屋那阵子，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安全第一。

一开始，这条规矩很好用。电线要用最好的，他选了最好的；插座要带保护门，他选了带保护门的；楼梯扶手要加高，他加高了。每一样，只要事关安全，他就先比安全，安全好的那一样胜出，价钱、样子都往后放。

用到后来，事情变得有点可笑。选窗户，一款隔音好、样子好、价钱也合适，另一款贵了一倍，只是玻璃厚了一毫米，「安全系数高一点点」。按他的规矩，得选贵的那一款。选地板，一款防滑系数高一点点，可冬天踩上去冰脚，父亲夏天回来住，赤脚走路受不了。按他的规矩，还得选防滑的那一款。

周蕙来看了，说：「你这个安全第一，是要把这间屋子变成医院吗？」

周越说：「安全难道不该排第一？」

周蕙说：「该。可排第一，不是说其他的全不作数。你这是查字典，先比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差一点点，后面的字写得再好也没用。」

◆ 二、字典式的次序

周蕙随口说的「查字典」，正是罗尔斯的原话。

第 8 章说过，他不满意直觉主义，因为几条原则打架的时候，直觉主义不给先后。他给的办法，叫「字典式的次序」：就像字典里排词，先比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分出了先后，后面的字母就不用比了；只有第一个字母相同，才去比第二个〔核：《正义论》§8，转述〕。

你查过英文词典就知道。apple 排在 banana 前面，因为第一个字母 a 在 b 前面；banana 后面的字母再多、再靠前，也改变不了这个先后。只有第一个字母一样，比如 apple 和 art，才去比第二个字母。前面的一旦分出先后，后面的就不看了。这就是字典式的意思：前面的不许让位给后面的，哪怕后面的差得再多。

放到两条原则上：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基本自由）排在第二条原则（机会平等与差别原则）之前。要先满足第一条，才轮到第二条；第二条再有好处，也不能拿来换第一条上的任何一点损失〔核：《正义论》§8、§11，转述〕。

他在第 39 节把这一点讲得更硬：基本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而受限制。比如，为了让整个自由的体系运转得更好，可以对某一项自由作些调整；但不能为了让大家更富、为了经济更有效率，去削减任何人的基本自由〔核：《正义论》§39，转述〕。

◆ 三、先还公道：这是一道承重墙

这个次序，先要说它对在哪里。

它挡住的，是日子里最常见、也最危险的一种交易：拿自由换钱。一个人穷得揭不开锅，有人说：把你的选票卖给我，给你一百块。一个社会发展得慢，有人说：言论自由先放一放，等大家都富起来再说。字典式的次序说：不行。不管这笔交易看上去多么划算，第一个字不许拿去换后面的字。

为什么要这样硬？因为这种交易，一旦开了口子，就收不住。今天拿一点自由换一点好处，明天就可以拿多一点换多一点。而且，愿意拿自由去换钱的，往往是最穷的那些人；换走他们自由的，往往是最有钱的那些人。字典式的次序，是替最容易被逼着做这笔交易的人，守住一道门。

日子里也有这样的承重墙。一户人家再缺钱，也不能让孩子辍学去打工换钱；一个单位再想省成本，也不能扣着员工的身份证不让走。这些事，不是算不算得过来账的问题，是有些东西根本不上秤。字典式的次序，就是把基本自由放进「根本不上秤」的那一类。

自由不许拿去换钱，这一条是承重墙。本书认。

◆ 四、这个次序，是有条件的

还要替他说清楚一件常被忽略的事：这个次序，他不是无条件地说的。

他在书里区分了正义的「一般观念」和「特殊观念」。一般观念是：所有社会的基本善——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基础——都应该平等分配，除非不平等的分配对处境最差的人有利。在这个一般观念里，自由和别的基本善是放在一起的，没有谁排在谁前面。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条件还算有利，基本自由能够真正得到行使的时候，才转到特殊观念，也就是两条原则按字典式次序排列的那个样子〔核：《正义论》§11、§26、§82，转述〕。

也就是说，自由坐第一，是有前提的。前提不满足的时候，自由和吃饱穿暖是放在一起比的。这几块垫在柱子底下的砖，第 31 章细看。

◆ 五、基本自由之间，也要调

还有一处要说清，免得把他读得比他本人还硬。字典式的次序，排的是第一条原则和第二条原则之间的先后；第一条原则内部的那几项基本自由，彼此之间是可以调整的。

他举过这样的意思：良心自由很要紧，可是它也受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限制；一种信仰要是要求它的信徒去伤害别人，国家可以干预。又比如，言论自由很要紧，可是一场讨论总得有议事的规则，不能所有人同时抢着说话；定这样的规则，限制的是说话的方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真正说得上话〔核：《正义论》§34、§37 相关讨论，转述〕。

这就是他说的「只能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议事规则限制了你插话的自由，是为了保护每个人发言的自由。这不是拿自由去换钱，而是在自由的体系内部调。

这一处，本书要记下来，因为它说明他知道：自由不是一堆可以无限放大的东西，而是一个彼此牵连、要一起调的体系。第 31 章会看到，这一点后来被哈特逼得更明白了。

◆ 六、次序取消了什么

那么，字典式的次序，取消了什么？

本书的发动机，第一拍是张力积累。几样东西都要，却不能同时都要，它们之间拉扯着，拉扯久了，逼出一个原来没有的办法。

周越选窗户，要是不定「安全第一」，而是把安全、隔音、价钱、样子一起摆在桌上，它们会拉扯：要安全就得多花钱，要省钱就得少一点安全。拉扯到后来，他也许会想出一个原来没想到的办法：窗户选便宜那款，另外在窗边加一道可以拆的护栏，孩子们来的时候装上，平时拆下来。这个办法，两样都顾到了，是被拉扯逼出来的。

字典式的次序，不许这种拉扯发生。第一个字先比，第一个字分出了高下，后面的就不比了。安全和价钱之间，没有张力；张力还没攒起来，就被次序提前化解了。次序把第一拍取消了。

放到一座城里想一想。一座城要修一条路，这条路会穿过一片老街区。老街区的居民，有在自己家里住下去的自由；全城的人，有走一条更近的路去上班的需要；老街区里还有几家开了几十年的小铺子，路一修，它们的熟客就散了。这几样拉扯在一起，一座城要是真坐下来掂量，也许会想出一个原来没有的办法：路改一个弯，从老街区边上绕过去，在绕过去的地方开一个小集市，让那几家老铺子搬过去，熟客也跟着过去。这个办法，是被拉扯逼出来的。

放到他的两条原则上：自由和收入、自由和机会，本来是会拉扯的。一个社会，在「保住某一项自由」和「让最穷的人过得好一点」之间，常常会碰到真正的两难。在两难里拉扯，正是一个社会长出新制度的地方。字典式的次序说：没有两难，第一条先。

◆ 七、他会怎么回答

他会说：我不是不知道有两难。正是因为两难太多，才需要一个次序。没有次序，一碰到两难，大家就各说各的「心里有杆秤」，最后谁的声音大谁说了算。次序，是为了不让强者在两难里说了算。

还有，他会说：我的次序，只管「基本自由」这一小张清单，不是管所有的自由。基本自由之间，也是要彼此调整的，不是说每一项都要无限大（第 31 章讲他怎样回应哈特）。

还有第三点，他没有明说，本书替他补上：一个硬次序，也是一种公开的承诺。一个社会把「自由不许拿去换钱」写进最高的规矩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条线在哪里，就不必每次碰到两难时，都担心自己的自由会被拿去谈判。这份安心，本身就很值钱。

这两点都对。本书认：在强者正要借两难说了算的地方，一个硬次序是一道防线。

还可以把话说得更公平一些：他的次序，挡住的是「在两难里让强者说了算」；他没有想挡「在两难里想出新办法」。只是一个硬次序摆在那里，想新办法的人就少了一个理由：既然规矩说了第一条先，为什么还要费劲去想两全的办法？次序本来是一道防线，用久了，容易变成一条捷径。

本书只多问一句：次序定了以后，两难还在吗？还在。它只是被排序排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社会的基本自由保住了，最穷的人仍然过不下去，这个两难不会因为「第一条先」就消失。它会在日子里继续拉扯，只是在他的理论里，没有地方让这种拉扯攒起来、逼出新东西。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把这一章和上一编连起来看，会看得更清楚：第四编说，幕后只有一个人，碰不出东西；这一章说，幕揭开以后，两条原则之间也不许碰。一个理论，在定规矩的时候不许人与人碰，在用规矩的时候不许原则与原则碰；张力在两处都被提前卸掉了。

开门：自由不许拿去换钱，这是替最容易被逼着交易的人守住的一道门。而且，他自己给这个次序加了条件：条件不利时，不这样排。

关门：次序取消了张力。两条原则之间，本来是会拉扯的；拉扯，是新东西冒出来的地方。一个排好了次序的理论，在两条原则打架的时候，不必想新办法，只需要查字典。

◆ 九、放回日子里：护栏

周越最后没有按「安全第一」选窗户。

他听了周蕙的话，把安全、隔音、价钱、样子四样一起摆出来，想了两个晚上。他选了便宜的那款窗户，在二楼靠楼梯的那扇窗边，加了一道能拆的木护栏。地板也换了主意：选了踩上去不冰脚的木地板，在卫生间门口铺了一块防滑垫。

父亲夏天回来住，光着脚在屋里走了一圈，说：「这地板好，暖和。」

那道能拆的木护栏，后来派上了用场。周越的女儿放假回来，带了两个同学在东屋住了一晚，周越把护栏装上了；同学走了，他又拆下来，靠在墙角。父亲看见了，说：「这个好，要用就装，不用就拆，不碍事。」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安全我还是排第一的。只是不查字典了。安全是底线，底线守住了，别的就一起商量。」

周静说：「底线和第一，是两回事。」

> 带走的话
>
> 底线要硬，第一可以商量；把第一当字典查，就没地方想新办法了。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不许拿去换钱，替最容易被逼着交易的人守住了门。关门：字典式的次序取消了两条原则之间的张力，新办法没有地方冒出来。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自由这一项被守住了，是真的。可次序一排，自由就不必和让人走通、让东西长出来的那两项一起乘；它自己坐在第一位，另两项排队。

第 26 章

两个人的出国自由：一个乘法被拆成两本账

◆ 一、两个人的出国自由

周越单位里有两个同事，同一年进单位，同一个岗位，同一天拿到了护照。

一个姓孙，家里有些积蓄，存款三十来万。拿到护照那年暑假，他就带着父母去了一趟欧洲，回来给大家分巧克力。

一个姓杜，家里在农村，父亲前两年生病花了不少钱，他自己存款三千出头。护照放在抽屉里，放了三年，一次也没用过。

按法律，两个人的出国自由，一模一样：谁也没拦着他们，护照都是有效的，出入境的规矩对他们完全相同。可你要是说，这两个人在出国这件事上一样自由，小杜大概会苦笑一下。

同一份自由，一个人手里是一张机票，另一个人手里是一本放在抽屉里的小册子。

◆ 二、他看见了这件事

罗尔斯看见了这件事，而且把它写进了书里。

他在第 32 节做了一个区分：自由本身，和自由的价值。自由本身，是那张基本自由的清单所规定的，对每个人都一样。可是，一个人因为穷、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因为缺少一般的手段，没法去用他的权利和机会，这种情况，他不算作「不自由」，而算作「自由的价值」低。他说，自由的价值，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更多手段的人，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核：《正义论》§32，转述〕。

你细想一下，就知道这个看见有多难得。很多为自由辩护的人，到「法律上没人拦你」就停了：你没出国，是你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停在那里。他说：没人拦你，只是一半；你手里有没有让这份自由用得上的东西，是另一半，而另一半也是正义要管的。

这是真正的看见。他没有假装一张法律上一样的护照，就让小孙和小杜一样自由。他承认：自由是有价格的。

◆ 三、他的办法：两本账

看见了以后，他怎么处理?

他的办法，是分两本账来记。

第一本账，记自由本身。归第一条原则管，人人平等，字典式地排在前面，不许拿去换任何东西。小孙和小杜，在这本账上一模一样。

第二本账，记自由的价值。归第二条原则管：机会要公平地开放，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要让处境最差的人得益。小杜手里自由的价值低，由第二本账去补——让他的收入、机会、得到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好一些。他在第 32 节说，两条原则合起来，要让处境最差的人所拥有的那一整套平等自由的价值，尽可能大〔待核：《正义论》§32 原句，此为转述〕。

自由人人一样，价值差了，拿钱和机会去补。这就是两本账。

◆ 四、先说这样分账的好处

分账，有它的道理。

第一，它守住了第一本账的硬度。要是自由本身也跟着钱多钱少变来变去，那第 25 章那道承重墙就不存在了：有钱人可以说，我的自由比你的多，是应该的。分了账，自由本身就不许看钱。

第二，它让补的那一头有了着落。第二本账不是空话，它连着差别原则，连着公平的机会，连着一个社会怎样办学校、怎样帮穷人。小杜手里自由的价值低，是一个要去补的缺口，而不是「他自己的事」。

第三点之前，还要补一句。分账，也让补的那一头不必去碰那一张最硬的清单。社会可以放心地谈税收、谈补贴、谈公共服务，而不必担心谈着谈着，把某些人的言论自由、良心自由也谈进去了。

第三，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分账。政治上的自由——投票、竞选、参与公共事务——他专门说，这一项的价值，要保证是公平的：不能因为有钱，就在政治上说话更响；他主张用一些办法，比如限制政治献金、用公共资金支持政治讨论，来保证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核：《正义论》§36，转述〕。

这一条，在他的理论里分量很重。他的理由是：政治自由决定了谁能参与定规矩；要是有钱人在政治上说话更响，那么他们就能把第二本账——收入、财富怎么分——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第一本账上人人一样的政治自由，会通过第二本账的不平等，被悄悄掏空。所以这一格，必须乘着算〔核：《正义论》§36，转述〕。

请记住这第三点。在政治自由这一格上，他是把自由和它的价值乘在一起算的：光有投票权不够，你的一票得真的和别人的一票一样有分量。这是他书里乘法没有被拆开的一处。

◆ 五、一个乘法，被拆成了两本账

可在别的地方，账是分开记的。本书在这里要说一句重话：一个乘法，被拆成了两本账。

第 11 章那道式子，本书一直在用：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一份自由，要乘上「能不能长出东西」「能不能把事走通」，才是真自由。

用这道式子看小杜的出国自由：他能不能在这份自由里长出什么？——看一看别处的日子，带回一点新想法，没有。他能不能把「出国」这件事走通？——订票、请假、成行、回来，没有。两项都是零。按乘法，小杜的出国自由，是零。

可在罗尔斯的两本账里，小杜的出国自由不是零。在第一本账上，它是满的，和小孙一样多；第二本账上，他的「自由的价值」低一些，要补。一份乘出来是零的自由，在第一本账上被记成了满分。

拿周静那十年再算一次。第一本账上，她什么自由都不缺：可以换工作，可以出门，可以说话，可以撒手不管。第二本账上，她的收入不高也不算太低，自由的价值中等。可按乘法算，那十年里，好多个月份，她既长不出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一

件事是自己从头走到尾的，只有照顾——她的自由，是零。两本账都说得过去，乘法却说不过去。

这不只是记账方法的不同。乘法说：没有价值的自由，就不是自由。两本账说：没有价值的自由，仍然是完整的自由，只是价值低。前一种说法，逼着你去看这份自由有没有真的发生；后一种说法，让你可以放心地说「他是自由的」，然后把剩下的事交给另一本账。

◆ 六、当时就有人这么说

这不是本书第一个看出来的。

书出版后不久，就有人批评这个区分。1973 年，哈特在他那篇有名的文章里，质疑第一条原则和它的优先性（第 31 章细看）。1975 年，他的学生丹尼尔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平等的自由与不平等的自由价值》，直接指出：只要自由的价值可以不平等，那么「自由平等」这句话，就有一大半是空的；而且，他在政治自由上坚持「公平价值」的那套理由，放到别的基本自由上，同样讲得通〔核：丹尼尔斯 1975 年论文，转述〕。

罗尔斯没有接受把所有自由都改成「公平价值」。他的理由大致是：那样做，会让第一条原则和第二条原则混在一起，整个次序就乱了；而且，要保证所有自由的价值都平等，等于要把收入和财富拉得很平，那会伤到别的东西〔待核：他对丹尼尔斯式批评的回应，出处待核〕。

他宁可守住两本账的整齐，也不去把它们乘在一起。这个选择，本书能理解。一套理论要是处处都乘，就很难给出清楚的次序，也很难拿来立法；两本账虽然会漏掉一些东西，可每一本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在整齐和贴身之间，选了整齐。

◆ 七、两本账，在日子里是什么样

两本账的记法，在日子里随处可见，你只是平常没留意。

一所学校开了十几个课外兴趣班，规矩写得很清楚：人人可以报名，不看成绩，不看家庭。这是第一本账：报名的自由，人人一样。可是有几个班要自己买器材，钢琴班要家里有琴练，天文班要买一架像样的望远镜。于是，报名表上人人自由，真正坐进钢琴班的，都是家里有琴的孩子。

学校也补。家里困难的孩子，器材费可以减免。这是第二本账。可补了器材费，还有别的：家里没有琴，放学后在哪儿练？练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说一句「弹得不错」？一个孩子第一次站到台上弹给大家听，底下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人？

第一本账记报名的自由，第二本账记器材的钱。一个孩子在钢琴班里有没有长出点什么、有没有一首曲子从头弹到尾、弹完心里是亮的，哪一本账也不记。

还有一个孩子，家里没琴，学校补了器材费，她每天放学后去音乐教室练半个钟头。音乐老师有一回路过，站在门口听完了一首，说了一句：「这一段，你弹得比上次稳。」那个孩子后来说，她是从那天起，才觉得自己是在「学钢琴」，而不只是「报了钢琴班」。

本书要的，是第三样记法：不分两本，一本账里乘着记。报名的自由，乘上这个孩子在班里长出了什么，乘上这件事他走通了没有。三项里有一项是零，这一栏就是零，就得有人去看看，零在哪里。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一扇大门：自由有价格。一张护照在不同人手里分量不同，这件事被他白纸黑字地写进了正义理论。政治自由那一格，他连价格也一起管了。

关门：在政治自由以外的地方，乘法被拆成了两本账。第一本账上，一份乘出来是零的自由，照样记满分；它的真假，要到第二本账上去看，而第二本账看的，只是钱和机会。

◆ 九、放回日子里：小杜的第一次

后来单位组织了一次去邻国的业务考察，名额有限，报名自愿，费用单位出一半。

小杜犹豫了很久。钱的事，单位出一半，他自己那一半，咬咬牙也拿得出来。让他犹豫的是别的：他从来没坐过飞机，不知道怎么值机、怎么过海关；他怕出去了什么都不懂，给同事添麻烦；他还想着家里父亲的药，出去一个星期，谁去取。

最后是小孙来找他。小孙说：「值机、海关我带你走一遍，不难。你爸的药，让我妈顺路去取，她天天去那家医院。」小杜这才报了名。

回来以后，小杜在单位的分享会上讲了十分钟，讲他在那边看到的一个仓库的管理办法。讲完了，领导说，这个办法咱们可以试试。

那次考察回来，小杜把护照放回抽屉的时候，发现第一页上盖了两个章：出境，入境。他盯着看了一会儿。三年里，这本小册子第一次有了点东西在上面。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起这件事：「单位出一半钱，是补了罗尔斯的第二本账。可小杜能走出去，还靠了另外两样：有人带他走一遍，有人帮他顾着家里。这两样，账上没有。」

周静说：「钱是菜篮子，有人带、有人帮，是灶台。」

周越想了想，说：「那你说，罗尔斯的两本账，是不是也没错？单位那一半钱，确实要紧，没那一半，他连报名都不会想。」

周静说：「没错。只是账不能记到钱就停。钱记完了，还得有人去看看，灶台上有没有火。」

「那十分钟呢？」

「那是做出来的一道菜。」

> **带走的话**
>
> 一份自由有没有价，要乘着看：没有长出东西、没有走通的自由，账上记得再满，也是零。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有价格，一张护照在不同人手里分量不同；政治自由那一格，价值也一起管。关门：别处的乘法被拆成两本账，乘出来是零的自由，在第一本账上照样记满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小杜那本放了三年的护照，是零；单位补了一半钱，还是差两项；有人带、有人帮、回来讲了十分钟，才乘出来一份真的。

第 27 章

牌是发的，打是自己的：自然抽彩与路据

◆ 一、牌是发的，打是自己的

周家过年，饭后总要打几圈扑克。父亲牌打得不好，可他有一句口头禅，一家人都会背：「牌是发的，打是自己的。」

抓到一手烂牌，周越爱抱怨，父亲就说这句。意思是：你手里的牌，是发给你的，好坏由不得你；可怎么打，是你自己的事，别怨牌。

有一年，周越的女儿在旁边看着，忽然插了一句：「爷爷，那打牌的本事，是不是也是发的？」

父亲一愣：「打牌的本事，是自己练出来的。」

女儿说：「可我爸从小就跟您打，我同学家里没人打牌。他俩练的机会，不也是发的吗？」

桌上的人都笑了。父亲想了半天，把手里的牌一扣：「那你说，什么是自己的？」

这一问，罗尔斯在书里认真答过。他的回答，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

◆ 二、出身和天赋，都是抽来的

第 1 章说过，罗尔斯在第 12 节把机会平等分成三种读法，一种比一种走得远。走到最远的地方，他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一个人生在哪个阶层，是社会的抽彩；一个人带着什么样的天赋来到世上，是自然的抽彩。这两样，从道德上看都是任意的〔核：《正义论》§12、§17，转述〕。

两种抽彩，放在日子里很好分。一个孩子生在省城还是山里，父母是教书的还是种地的，家里有没有一整面墙的书——这是社会的抽彩。一个孩子天生记性好不好，个子高

不高，嗓子亮不亮——这是自然的抽彩。两样都不是孩子自己挑的，却都会一路跟着他，从小学跟到工作。

他在第 17 节说得更直：谁也不应得他更大的天赋，谁也不配有一个更有利的起点〔核：《正义论》§17，转述〕。

说到这里，一般的人会停下：好吧，天赋是运气，可肯下苦功总是自己的吧？他没有停。他在第 48 节接着说：连一个人肯不肯努力、肯不肯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取决于他幸运地拥有的那些天赋〔核：《正义论》§48，转述〕。

周越女儿那一问——「打牌的本事是不是也是发的」——他四十多年前就答过了：很大程度上，是。

◆ 三、「应得」被改判，天赋是大家共有的底子

这一步，改判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想法：「应得」。

平常我们说一个人「应得」什么，意思是：他凭自己做了什么，所以配得上什么。考了高分，应得好学校；干得多，应得多拿。这种说法，默认了一件事：「他凭自己」的那个「自己」，是他自己挣来的。

罗尔斯说：那个「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发来的。高分，有一半是天赋，一半是肯学；肯学，又有一大半是家里、学校、身边的人一起养出来的。一个人手里的牌，和他打牌的本事，都是土里长的。

所以他不许「应得」在定规矩的时候当理由。在他那里，一个人多拿，不能说「因为我配」，只能说「因为按照公平的规矩，做了这件事的人可以多拿」。他把前一种叫做道德上的应得，把后一种叫做「正当的期望」：规矩先定好，谁照规矩做了，谁就有权期望规矩兑现〔核：《正义论》§48，转述〕。

拿周蕙店里的事一比就清楚。小伙子涨了一百块（第 28 章），他有权拿这一百块，是因为店里先定了规矩：留下来、多烤两炉、带徒弟的，多拿一百。他照规矩做了，就有「正当的期望」，周蕙不能反悔。可要是有人问：他配不配得上这一百块？罗尔斯会

说：别这么问。他手巧，一半是天生的；他肯早起，一半是技校和他师傅养出来的。问「配不配」，就又把抽来的签当成了自己挣的。

本系列第 120 号判过：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东西。本书认这一判，并认为：这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一个人以为是自己挣来的东西，其实长在一片他没选过的土里、一条他没全靠自己走的路上。

看见了这一层，他接着说出了一个在当时很惊人的主张：要把天赋的分布，看作是一种大家共有的资产〔核：《正义论》§17，转述〕。

意思不是把聪明人的脑子充公。意思是：天赋好的人，可以凭天赋多得，但条件是，他的多得，要让天赋差的人也跟着得益。天赋这张好牌，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产；你打这张牌赢来的东西，要有一份回到桌上。这就是差别原则的底子（第 28 章细说）。

老辈人修水渠，是按户出工的。力气大的后生，一天能挑五十担土，力气小的，只能挑二十担。没有人说力气大的后生该多分水，也没有人说他该少挑点、等着力气小的。大家都明白：他那身力气，是这条渠用得着的东西；他多挑，渠早通，全村的地都浇得上。罗尔斯说的「共有的底子」，有一点这个意思：好牌不是没收，是让它替整张桌子干活。

他还讨论过一种更彻底的办法，叫「补偿原则」：为了真正的机会平等，社会要把更多的资源花在天赋差、出身差的人身上，比如在最初几年的教育上多照顾他们。他没有把补偿原则当作唯一的原则，但承认它说出了一个要紧的考虑〔核：《正义论》§17，转述〕。

◆ 四、先说对在哪儿，也说他挨的刀

这一处看见，放在今天也不过时。每年高考放榜，总有「寒门贵子」的故事，也总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罗尔斯会说：分数是要紧的，可一个分数背后，是一整片土和一整条路；把分数当成一个人「应得」的全部证明，就把那片土和那条路都藏起来了。

这一处看见，替很多人说了一句公道话：一个在城市里上好学校、家里有书的孩子，和一个在山里走十里路上学的孩子，考出同样的分数，意思不一样；考出不一样的分数，也不能只说「一个努力，一个不努力」。

它也挨过刀。第 57 章会写诺齐克：他说，天赋是一个人自己的，把它看作「共有资产」，等于把人当成了别人的工具，这正好违背了罗尔斯自己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第 58 章会写桑德尔：他说，罗尔斯把一个人的天赋、努力都剥掉，剩下的那个「自我」，是空的。

还有一层公道话要替他说。「应得」这个词，在日子里很容易被拿去为既有的差距辩护：「他有钱，是他应得的」「他穷，是他自己不努力」。罗尔斯把这个词请下了定规矩的桌子，等于拿走了很多人手里一件顺手的挡箭牌。这一步，需要不少勇气。

这两刀，本书后面接。这里先说本书自己的一刀，方向和他们都不一样。

◆ 五、运气，还是来历

罗尔斯把一个人身上「不是他自己挣的」那些东西，一律叫做运气：社会的抽彩，自然的抽彩。

本书要问：土里长出来的东西，都是运气吗？

周静那十年，是运气吗？不是。那是她一天一天走过来的路。她为什么能走这十年，也不全是她自己挣的：她十三岁那年背弟弟走过五里夜路（第 1 章），她是家里的老大，她从小看着母亲怎么照顾外婆。这些，是她的土。可是土和路缠在一起，长出了「一个能照顾父母十年的人」。这个人，不是抽签抽出来的，是长出来的。

罗尔斯的框里，只有两格：要么是「应得」，这是他否认的；要么是「运气」，这是他要去补偿的。「长出来的来历」，没有第三格。

他看见了应得是长出来的；可他把长出来的东西，都当成了抽来的签。抽来的签，在幕内不许说话，只能在幕外被补偿。长出来的来历，本书说，应该被记下来，在分份的时候开口——就像那张阄书上的一行「另记」。

放大到一个社会，也是一样。一个行当，几十年里默默撑着一座城——比如那些起早贪黑的环卫工，那些夜班的护工——他们手里的基本善少，按罗尔斯的办法，要补。可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被补一点钱，还有那几十年被看见、被写进这座城的来历：这座城之所以干净、之所以夜里有人守着病人，是因为有他们。补偿，是把他们当成抽到了坏签的人；记账，是把他们当成走过一段路、撑过一座城的人。

这两种处理，差别很大。补偿，是把一个人当作运气不好的人，给他一点东西，让他和别人拉平。记账，是把一个人当作走过一段路的人，让他那段路被看见、被算进分法里。周静不需要补偿；她需要的，是那十年被写下来。

也许有人会说：记账，不就是另一种「应得」吗？大姐照顾了十年，所以她应得那一笔「另记」。本书说：不一样。「应得」说的是：她配，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好人、一个肯吃苦的人，好像这份品质是她凭空自带的。「记账」说的是：这十年发生过，是一段路，它改了这个家的土，也改了她自己；分法要把这段路算进去。前者是给一个人贴一张标签；后者是给一段路立一块碑。罗尔斯拒绝的是标签，他拒绝得对；可他连碑也一起不立了。

◆ 六、给来历起一个名字：路据

「来历」这个词，已经用了十几章，该给它一个能核账的名字了。本书叫它路据：一段在关系里走过、改了大家共有的那片土、当场记下、可以再议的路。

先说它不是什么。路据不是运气——运气是发来的，没有人走过它；路据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据也不是应得——应得是贴在一个人身上的标签，说他本来就配；路据记在一段路上，说这段路发生过。

再说怎样认出一段路据。本书立五条判准，一条过不了，就不算。

第一条，有起止。说得出从哪年到哪年，做了什么。周静那十年说得出：哪一年把父母接到自己家，第一年母亲住院，第三年父亲在卫生间摔了一跤，第六年母亲不认人了，第九年母亲走了（导论）。说不出起止的，比如「她一向最孝顺」，那是标签，不是路据。

第二条，改了共同的土。说得出因为这段路，别人少付出了什么，或者多得到了什么，而且至少有一个在场的人能指认。周静那十年，周蕙和周越少跑了多少趟医院，家里省下了请人的钱，父亲一直有人看着——那天晚上，周蕙指认得出，周越也点了头。只改了自己的——比如她这十年里学会了看化验单——那归她自己，不进分份。

第三条，当场记。由当事各方在场记下：日子，在场的人，缘由。分家那晚舅舅做中人，写在阄书上，就是当场记。这十年里医院的单据、记药的小本子，可以作旁证；事后补记的，另标「追记」，份量要打折——不然，谁都能翻出二十年前的一件事，旧账就翻不完了。

第四条，可以再议。写明什么情况下重议，由谁重议，记在哪儿。这三句问话，借自本系列第 121 号《发生落点》。周静那一行「另记」，后来就跟着日子添过页：父亲每年夏天要回东屋住一个月，阄书上又添了一行。

第五条，不传给身份。路据属于那段路，不属于一个人的身份：不能继承，不能转让，不能拿「我是长子」「我家祖上有功」来主张。舅舅那套老规矩里「儿子多分」那一条，过不了这一条——儿子是身份，不是一段路。反过来，要是周越这几年每月往家里寄钱，那晚又当场记了、写明可以再议，他的那一段也过得了。路据不只是照顾人：挣钱寄回来，守着一条渠，带出一个徒弟，都可以是。

五条过完，路据怎样进分法？次序是：先核路据，一条一条对判准；过了的，按事先说好的折算法，写成「另记」；剩下的份，再抓阄，幕只遮落点；最后全部写进阄书，附上再议的条件。

罗尔斯会说：你这是把一家一户的私事，带进了定规矩的会场。本书的回答是：路据不进幕后。五条判准和折算法，完全可以在幕后定——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会是那个照顾父母十年的人，还是那个在外地的人，他照样会同意「走过的路要记账，身份不许多拿」。幕后定的是怎样认、怎样算；账，在幕前算。这样，幕只遮落点，不遮来历，两件事各归各位。

◆ 七、几家近邻，站得很近

说到这里，要老老实实看一看旁边的人。有四家说法、一类制度，离路据很近，本书的初稿没有和它们交过手。

第一家，弗雷泽和霍耐特，讲承认。弗雷泽在 1995 年说，不公有两种：一种是东西分得不公，要靠再分配去补；一种是有些人不被看见、被看轻，要靠承认去补〔核：弗雷泽《从再分配到承认？》，1995 年，转述〕。霍耐特早几年讲过，人要在爱、权利和社会尊重三种关系里得到承认，其中的社会尊重，给的是一个人对大家共同事业的贡献〔核：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1992 年，转述〕。本书说「补偿是一回事，被看见是另一回事」，和他们是同一个方向。

差别在这里：承认是一种态度，一种身份上的尊重，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给了也不一定进分法；社会尊重还要评一个人的贡献值多少，评着评着，容易评出高低贵贱来。路据不评一个人值多少，只记一段路发生过、改了什么；它不停在态度上，要进分份，而且写明可以再议。

第二家，安德森，讲民主的平等。她在 1999 年批评一路「运气平等主义」：把处境差的人当成运气不好的人去补，补的时候带着一种怜悯，等于先给人贴一张「不幸者」的标签；她主张，平等要看的是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平起平坐〔核：安德森《平等的意义是什么？》，1999 年，转述〕。本书说「补偿，是把他们当成抽到了坏签的人」，这一刀她早就砍过。

差别在于：她往前看，问的是人和人往后能不能平起平坐；路据往回看，问的是走过的那段路有没有被记账。两件事并不打架，路据补的是她没有管的那一半：来历。

第三家，德沃金，讲两种运气。他分了原生的运气和选择的运气：生下来的天赋、撞上的横祸，是原生的，该补；自己选的赌局，输了赢了，该自己担〔核：德沃金《什么是平等？第二部分：资源平等》，1981 年，转述〕。

路据正好从这一刀的缝里漏下去。周静那十年，不是原生的运气——她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也不是一场赌局——她没有拿什么去押，也不是为了赢。按德沃金的分法，那算

她自己的选择，后果该她自己担；可这段路改的，是一家人共有的土。路据说的是：这类路，既不是运气，也不是赌局，是一段替大家走过的路，要记在大家的账上。

第四家，诺齐克，讲历史原则。他说，东西分得公不公，要看它是怎么来的：当初怎样取得，后来怎样转手，有没有不当要纠正；只看眼下怎么分布、不看历史，是错的〔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本书说「让来历开口」，看上去和他站在同一边。

差别反倒最大。诺齐克的历史，是产权的历史：谁对哪样东西有权，这份权是怎样一手一手传下来的。周静对老屋没有任何产权上的来历；她那十年不是一条产权的链子，是一段改了共同之土的路。而且在诺齐克那里，只要取得和转手都正当，东西就不许再拿去重分；路据写明了可以再议，也不传给身份。

还有一类近邻，不是学说，是已经在用的制度。有的地方办「时间银行」：今天你陪一位老人两个钟头，就记下两个钟头，将来你需要人陪，拿这两个钟头来换〔核：卡恩倡导的「时间美元」与时间银行，1980 年代起；国内若干城市的养老时间银行试点，细节待核〕。有的国家的养老保险，会给在家照顾病人的家属记上缴费的年份〔待核：如德国长期护理保险为家庭照护者缴纳养老保险一事的细节〕。基蒂在 1999 年也写过：照顾依赖者的人，自己也需要被社会照顾〔核：基蒂《爱的劳动》，1999 年，转述〕。这些做法，都已经在给「一段替别人走过的路」记账。

差别在记账的去处。时间银行记的是工时，拿去换工时；养老保险里的照护年份，是事后的补偿。它们都在分完之后才算，不在定分法的那一刻开口。路据要进的，恰恰是那一刻：先核路据，再抓阄。还有一处：有的时间银行允许把攒下的钟头转给家人用〔待核〕；路据不传给身份。

几家看过，可以把话收成一句：来历不是运气（罗尔斯），不是应得（老说法），不是承认（弗雷泽、霍耐特），不是运气里分出来的选择（德沃金），不是产权的历史（诺齐克），也不只是事后记下的工时（时间银行、照护积分），而是路据。

这一句，本书标待验。它要在真实的分法里挡得住身份，挡得住翻不完的旧账，才算站住。怎样验，写在第 56 章。

◆ 八、拔一面旗，算一笔账

第 2 章插过一面小旗：二十一岁的他，在本科论文里不许人靠自己的功德把恩典挣到手〔待核：见第 2 章〕。

现在可以把这面旗拔出来，并排放一放：二十一岁时，他说人不能凭功德配得上恩典；五十岁时，他说人不能凭天赋和努力配得上更多。两句话，隔着三十年，说的都是「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其实不全是」。

本书不说前一句造成了后一句。只说：在他一生的土里，「不许人把自己挣的当作配得上的」这一条线，是很早就有的，而且一直没断。

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全书最大的一扇门之一：应得被改判成长出来的，一个人以为是自己挣的东西，被放回了土里和路上。天赋被看作共有的底子。

关门：长出来的东西，只有「运气」这一个名字。运气在定规矩的那一刻不许开口，只能在幕外被补。土和路长出来的来历，没有一格让它被记下、被算进分法。

◆ 九、放回日子里：同桌的那个同学

周越的女儿有个同桌，姓钟，是从县下面的乡镇考上来的。成绩一直比她好一点，而且好得让人服气：每天早上六点就到教室，晚上最后一个走。

有一回，班主任在班会上表扬这个同学，说：「成绩是汗水换来的，这就叫应得。」

周越的女儿回家跟爸爸说：「我觉得老师说得不全对。小钟是很努力，可她跟我说过，她那么拼，是因为她奶奶一个人把她带大，奶奶每天四点起来去镇上卖菜。她说她不拼，对不起奶奶。」

周越问：「那你是说，她的努力不算她自己的?」

女儿想了想：「算。可也是她奶奶的。她那份努力，是在她奶奶那四点钟里长出来的。老师光说她应得，把她奶奶漏了；要是有人说她只是运气好，有个好奶奶，那又把她自己漏了。」

周越说：「那该怎么说？」

女儿说：「该说，她是这么长出来的。」周越问：「那学校该怎么办？」

女儿想了想：「表扬她的时候，把她奶奶也说上。发补助的时候，别只看分数，问问她每天几点起、周末干什么。她那份努力，得有人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 带走的话
>
> 你以为是自己挣的，一半长在土里；可长出来的，不等于抽来的。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与自我界之间：应得被改判为长出来的，天赋被看作共有的底子。关门：长出来的来历只有「运气」一个名字，在幕外被补偿，不能在幕内开口，也没有一格被记下来。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补偿能把框填满一些，可一个人走过的那段路要是不被看见，那件事就没有走通。小钟的奶奶那四点钟，账上没有。

第 28 章

多给一百块：差别原则与最大最小

◆ 一、多给一百块

周蕙店里那个技校毕业的小伙子，干到第二年，手艺已经很好了。有一天，他跟周蕙说：「老板，我想多拿点。隔壁街新开的那家，给面包师开的比这儿多。」

周蕙没有马上答应。她在想一件事：店里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孩子上小学的大姐，一个是韩家的小孙女。要是给小伙子涨了，她们俩不涨，这公平吗？

她想了一个晚上，想出了一个说法。第二天她跟三个人一起说：「小伙子涨一百块。理由是：他留下来，早班的面包能多出两炉，店里一个月能多挣一些；多挣的这部分，年底给大家都分一点。还有，他得带小孙女学揉面，一个星期带两个早上。」

大姐听了，点点头：「他涨，我们也跟着沾光，那行。」

小孙女说：「我还能学手艺。」

一百块的差距，大家都认了。认的理由，不是「他手艺好，应得」，而是「他多拿，大家都跟着好」。

周蕙不知道，她用的正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 二、差别原则说了什么

罗尔斯的第二条原则，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平的机会平等：职位和地位，要在公平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另一部分，就是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要安排得让处境最差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核：《正义论》§13，转述〕。

说成大白话：差距可以有，但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一个医生比一个清洁工挣得多，可以；前提是，这个差距让社会里最差的那些人，也比没有这个差距时过得更好——比如，高一点的收入能让更多聪明人愿意去学医、去当医生，最穷的人看病也更容易

了。要是某个差距只让上面的人更好，下面的人一点也没沾光，甚至更差了，这个差距就没挣到它的正当性，要改。

◆ 三、为什么在幕后会选它

第 17 章说过，幕后的人会选两条原则，靠的是最大最小：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先保证最坏的位置也过得去〔核：《正义论》§ 26，转述〕。差别原则，就是最大最小落在收入和财富上的样子：让最差的那个位置，尽可能好。

他还给了另外几个理由。一个叫「承诺的压力」：幕后的人要选的，是自己揭开幕以后真能守得住的原则。要是选了功利主义，揭开幕发现自己恰好是被拿去抵账的那个少数，他很难心甘情愿地守下去；差别原则对最差的人也说得过去，揭开幕以后，谁都守得住〔核：《正义论》§ 29，转述〕。另一个理由是自尊：一个社会要是公开地说「我们的规矩要让最差的人也得益」，最差的人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牺牲的那一个，能抬起头来〔核：同上，转述〕。

◆ 四、哈桑尼的反对

这条原则，从一开始就挨了一刀，来自经济学家哈桑尼。

哈桑尼说：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那最合理的假定，是落到每个位置的可能性一样大。既然一样大，理性的人就该选平均下来最好的那一种安排——那就是平均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只盯着最坏的位置〔核：哈桑尼 1953、1955 年论文与 1975 年对罗尔斯的批评，转述〕。他还举例子说：只盯着最坏的结果，会让人连过马路都不敢，因为过马路有极小的可能被车撞。

罗尔斯的回答，大致有两层〔核：《正义论》§ 26、§ 28，转述〕。第一层：幕后的人没有任何根据去假定「可能性一样大」，那是凭空加进去的。第二层：这里赌的不是过一次马路，而是一辈子，而且赌输了的那一头——成了被加总的秤牺牲的人——是接受不了的。过马路可以冒一点小险；把一辈子押在一个可能让你失去自由的方案上，不行。

放到日子里想，两人的分歧很好懂。一个人去买保险，是按平均的风险去算划不划得来，还是先想「万一最坏的情况落到我头上，我受不受得了」？一般的小事，人们按平均算；关乎一家老小一辈子的大事，人们常常先想最坏的情况。罗尔斯说，定一个社会的基本规矩，是后一种事。

这场争论，谁也没完全说服谁，一直吵到今天。本书不当裁判。本书只指出一件事：两个人吵的，都是「幕后一个人该怎么赌」。赌的是一个人，押的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一群人坐下来，能不能想出一个谁都不必去赌的办法」，两人都没吵到。

◆ 五、先还公道

差别原则，是二十世纪政治哲学里最有名的一条原则，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一条。

还要说一句，它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是每一次具体的分配。周蕙店里给小伙子涨一百块，严格说不归差别原则管，那是一家店里的事。本书拿它来打比方，是因为这个道理在小地方也讲得通：差距要说得出让大家都跟着好。

它不是平均主义，导论里说过了。它允许差距，甚至鼓励能让大家都得益的差距。

它也不是「劫富济贫」。它不看谁富谁穷，只看一个差距挣没挣到正当性。一个差距让最差的人得益，富人多拿，名正言顺；一个差距只让富人得益，那才要改。

它还有一层不太被人注意的好处：它把最差的那些人，放到了每一次讨论的正中间。一个社会讨论税率、讨论工资、讨论公共服务，照差别原则，第一个要问的不是「这对经济增长好不好」，也不是「这对中间的大多数好不好」，而是「这对最差的那些人好不好」。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眼光，它让那些平常在讨论里最没声音的人，成了尺子。

它最可贵的地方，是给差距加了一个举证的责任：差距本身不会自己证明自己，要多拿的一方，得说明他的多拿怎样也让最差的人过得好一些。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这是一道承重墙。本书认。

◆ 六、创造，只以「激励」的身份出场

现在拿三只脚来看这条原则。

先把九格表的这一格说清楚。第 16 章那张表，现实界那一行有三格：创造、自由、幸福。自由那一格，是他的两条原则；创造和幸福那两格，当时打了问号。现在看创造那一格。

差别原则里，有没有创造？有。那个医生多拿，是为了让更多聪明人去学医、去发明新疗法；那个小伙子多拿一百块，是为了他留下来多烤两炉面包。社会允许差距，是因为有的人多拿以后，会多做事、做出新东西，让大家都得益。

可是请留意创造在这里的身份：它是一个手段。多拿，是为了激励创造；创造，是为了让最差的人得益。创造本身值不值得，不在算式里。一个人做出了一样很好的新东西，要是它不能让最差的人得益，在差别原则里，它就没有给差距挣到正当性。

本书在第 16 章那张九格表的雏形上，现实界那一行、创造那一格，打过一个问号。现在可以填一个字：影子。创造在现实界里，以「激励」的影子出场，替差别原则办事。

拿周蕙店里说：小伙子多烤两炉面包，是一件创造的事——他琢磨出一种新的发面法，面包更松软了。在差别原则里，这件事的分量，看它让大姐和小孙女多拿了多少。可小伙子自己，琢磨出新法子的那天早上，高兴得在后厨转了两圈。这份高兴，是一件事走通时的那股劲；它和大姐多拿了多少，没有关系。差别原则里，没有这一格。

还有一处，第 61 章会写到：后来有学者，比如科恩，从另一头问过：如果一个天赋好的人真心信差别原则，他为什么非得多拿才肯多干？他要是不多拿就不肯干，这份「激励」本身，是不是就说明他并不真信这条原则〔核：科恩对激励论证的批评，转述〕？这一刀，指向的也是创造在这里的身份：它被当成了要用钱去撬的东西。

◆ 七、一道随身的测验

差别原则，还可以当成一道随身带着的小测验。碰到任何一个差距，问一句：这个差距，让最差的人好了没有？

一所中学设重点班，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起来，配最好的老师。问一句：这个差距，让普通班的孩子好了没有？要是重点班的老师每周也给普通班上一次课，重点班做出来的好题目、好讲义都拿给全年级用，那么这个差距，也许挣到了一点正当性。要是重点班只是把好老师全抽走了，普通班的孩子更没人管了，这个差距就没挣到。

一个单位发年终奖，领导拿的是普通员工的几倍。问一句：这个差距，让最底层的员工好了没有？要是领导多拿，是因为他带着单位拿到了更多的活，最底层的员工也因此保住了饭碗、涨了工资，差距说得过去；要是底层的人一年比一年难，领导的奖金一年比一年多，这个差距就说不过去。

这道测验，简单，好用，谁都能拿来问一问。它是罗尔斯留给普通人的一件好工具。本书在第 66 章讲调薪公式时还要用它。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多拿的一方有举证的责任，最差的人的处境成了衡量一切差距的尺子。

关门：创造在这里是激励，是手段；一件事做成以后有没有走通、做事的人心里亮不亮，不在算式里。差距挣没挣到正当性，看的是最差的人手里的基本善多了没有，看的是菜篮子，不是灶台。

◆ 九、放回日子里：那两个早上

小伙子涨了一百块以后，每个星期带小孙女两个早上。

头一个月，他带得很敷衍，教两下就自己干自己的。周蕙看见了，没说什么。第二个月，有一天小孙女揉的面发得特别好，小伙子凑过去看了半天，说：「你这手劲，跟我师傅一样。」从那天起，他带得认真了。

年底，店里多挣的那部分，周蕙按说好的分了。大姐和小孙女各拿到了一笔，不多，大家都高兴。

可周蕙心里记得最清楚的，不是年底分的那笔钱，是小伙子说「你这手劲，跟我师傅一样」的那个早上。那个早上，一个人的手艺在另一个人手里接上了。

她后来跟姐姐说：「那一百块，是罗尔斯说的那种差距，挣到了正当性。可那两个早上，不是钱买来的。钱能让他留下来，留下来以后，那两个早上怎么过，钱管不着。」

周蕙想了想，又说：「要是只按罗尔斯的算，我给他涨一百块，只要大姐和小孙女也沾了光，就算公平了。可我现在觉得，还得看一样：他在店里干得有没有劲。有劲，那一百块是添柴；没劲，给多少都是往冷灶里添。」

周静说：「钱是给他涨的，手艺是在两个人中间长出来的。」

> 带走的话
>
> 多拿要说得出让大家也跟着好；可手艺在人和人中间接上的那一下，不是差距买得来的。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最差者成了衡量一切差距的尺子。关门：创造只以激励的影子出场，替差别原则办事；它本身值不值、走没走通，不在算式里。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百块让小伙子留下来，框补上了；两个早上从敷衍到认真，手艺接上了，那一刻才乘出了东西。前一半在他的账上，后一半不在。

第 29 章

「反正抽也是一样的」：纯粹程序正义与四阶段序列

◆ 一、「反正抽也是一样的」

周越单位有两个去省里学习半年的名额，组里五个人都想去，条件都差不多。组长说：抽签吧，最公平。

大家都同意。可到了抽签那天，组长临时有事，在群里发了一句：「我看老王和小李去吧。反正抽签也是五个人机会一样，谁去都一样，就不费那个事了。」

群里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小杜发了一句：「组长，还是抽一下吧。」

组长回：「结果有什么不一样？」

小杜没再回。周越后来私下跟组长说：「结果可能一样，可抽过和没抽过，不一样。抽过了，没去的人心里服；没抽，老王和小李去了，另外三个人心里总会想：凭什么是他们？」

组长想了想，第二天还是把五个人叫到一起，当面抽了。抽中的恰好是老王和另一个人。

「反正抽也是一样的」——这句话，罗尔斯在书里专门驳过。

◆ 二、三种程序正义

他在第 14 节把「程序」和「公平」的关系，分成三种〔核：《正义论》§14，转述〕。

第一种，叫完善的程序正义。什么结果算公平，事先就知道；而且有一个办法，保证一定能得到这个结果。比如一袋粮食要平分给几家，公平的结果事先清楚：每家一样重；办法也有：拿秤一家一家称。结果对不对，拿秤一称就知道。〔此例为本书所设〕

第二种，叫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什么结果算公平，事先知道；可没有一个办法能保证一定得到它。他举的例子是刑事审判：公平的结果是有罪的人被判有罪、无罪的人被放掉，可审判的程序设计得再好，也难免冤枉好人、放过坏人。

日子里，不完善的程序随处可见。一场考试，想考出真本事，可题目出得再好，也会有人临场发挥失常、有人碰巧押中了题。一次面试，想挑出最合适的人，可面试官再认真，也会看走眼。结果对不对，心里有个标准；程序只能尽量接近它。

第三种，叫纯粹的程序正义。没有一个独立于程序的标准，来判断什么结果是公平的；只要程序本身是公平的，而且被真正地执行了，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什么，都算公平。他举的例子是公平的赌局：几个人各自自愿下注，规则公平，没人作弊，赌完以后钱怎么分，就是公平的，不管最后谁赢谁输。

◆ 三、「要真的执行过」

纯粹程序正义里，有一句要紧话，他特意强调过：一个公平的程序，只有在它被真正执行的时候，才能把它的公平传给结果〔核：《正义论》§14，转述〕。

意思是：你不能说「假如我们赌了，结果大概会是这样」，然后直接按「大概」去分钱。赌局的公平，在于它真的赌过了；抽签的公平，在于它真的抽过了。没抽，只说「反正机会一样」，那个结果就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哪怕它碰巧和抽出来的一样。

为什么非得真抽不可？因为纯粹程序正义里，结果本身没有别的标准可以验；它全部的公平，都寄托在程序真的走了一遍这件事上。没抽，就等于连这点寄托都没有了。更何况，一次真抽，还留下了一件事：五个人在场，签是从一个盒子里摸出来的，谁摸的，什么时候摸的，大家都看见了。这件事本身，就是后来每个人心里服气的底子。

小杜那一句「还是抽一下吧」，说的就是这个。

本书在第 24 章说过：抓阄比幕多一样好处，它是真的抓过的。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条，罗尔斯自己就有：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件好工具。本书的抓阄，站在他的肩膀上。

◆ 四、他把整个理论建在这上面

他还说，他的整个理论，就是要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想法来做地基：原初状态就是一个公平的程序，在里面选出的原则，不管是什么，只要程序公平，就是正义的〔核：《正义论》§24，转述〕。

打个比方：一个家里分东西，要是先吵「什么分法才是对的」，永远吵不完；要是先商量「怎么分才公平」——当着大家的面、谁也不先挑、分完抓阄——然后照着做一遍，分出来的是什么，大家都认。罗尔斯要的，就是把「什么是正义」换成「怎样公平地定」。

这一招很漂亮：他不必事先告诉你「正义是什么」，只要告诉你「公平的程序是什么」，正义就会从程序里出来。

可是这里有一个缝，本书要记下来，标为「待验」：纯粹程序正义要求程序「真的执行过」，而原初状态，恰恰是一场没有真正开过的会。它是想象的，第 17 章说过，它是一个表述装置。一个要求「真抓过一次」的想法，被用来给一场「从未真抓过」的选择打地基。

他的回答大概是：原初状态的「执行」，就是我们每个人按它的限制去推理；我们推理了，它就执行了。这个回答有它的道理。可是一个人在脑子里推理一遍，和五个人当面抽一次签，是两种「执行」：前一种没有日子、没有在场的人、没有一张纸，推一千遍都一样；后一种只有一次，抽完了就是一件发生过的事。

◆ 五、四个阶段，一层一层揭幕

原则在幕后选定以后，怎样落到一个社会里？他设计了四个阶段〔核：《正义论》§31，转述〕。

第一阶段，原初状态，幕最厚，选定两条正义原则。

第二阶段，制宪会议。幕揭开一层：代表们知道了自己社会的一般情况——经济发展到哪一步、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但仍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的具体位置。他们按两条原则，定一部宪法。第一条原则，主要落在这一层：基本自由写进宪法。

第三阶段，立法。幕再揭开一层：立法者按宪法，定具体的法律和经济社会政策。第二条原则，主要落在这一层。

拿一个家打比方。先定家训，比如「一家人有难同当」，这是第一层；再定家规，比如「谁家有急事，其他人轮流帮」，这是第二层；再定具体的办法，比如「父亲住院，三兄妹每人每周排两天」，这是第三层；最后，到了某一个星期，周越出差回不来，周蕙替他顶上，这是第四层。一层比一层具体，一层受一层管。

第四阶段，适用。法官和公务员把规则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上，这时所有的事实都摆了出来，幕完全揭开。

这里有一处常被忽略的细节：每揭开一层，幕后的人知道得多一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的具体位置，一直要到第四层，才是具体的人面对具体的事。他小心地让「知道自己是谁」这件事，尽量晚地发生。越是要紧的规矩，越是在知道得少的时候定下。

◆ 六、先说这个序列好在哪里

这个序列，是他把一个抽象的理论落到地上的认真努力。你在一个单位里，大概也见过这种层次：章程、制度、细则、执行。章程最少改，细则常常调。这种层次，让一个单位不至于每遇到一件事，就把章程翻出来重吵一遍。它是一种很实在的智慧。

它好在层次分明：越往上，越抽象，越不受眼前利益的影响；越往下，越具体，越贴近真实的情况。它也好在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东西写进宪法、有些东西只写进普通法律：基本自由太要紧，要放在上面，不让一时的多数随便改；具体的经济政策要随情况调，放在下面。

这就是第 120 号说他「只有形状，没有路」的那一处，本书在这里要替他补一句：四个阶段，是有路的。一层一层，有先后，有不同。

◆ 七、路只准往下走

可这条路，有一个方向：只准往下。

幕一层一层揭开，原则一层一层落下来：从原则到宪法，从宪法到法律，从法律到判决。每一层，都受上一层的约束，都是去执行上一层定下的东西。下面那一层碰到的事——一个判决在日子里走不通，一条法律让某一群人过不下去——可以让法官改判，让立法者改法，最多让制宪者修宪；可它回不到最上面那一层，改不了原初状态里选定的那两条原则，更改不了原初状态本身的布置。

放回那个家里想。第四层碰到的事——周越常年在外地，每周两天总是顶不上——可以让第三层改一改：他不能来的那几天，出一笔钱请人。第三层改多了，也许会让第二层改一改：「轮流帮」改成「按各家的情况分工」。可是一家人会不会因为这些事，回头去改最上面那一层？会的。周家那张阄书上的「另记」，就是在具体的事里，回头改了「三份一样大」这条最上面的规矩。在罗尔斯的四个阶段里，这一步没有路。

用本书的式子写：原则一旦定下，D＝G（S），E＝H（S）。规矩成了唯一的起点，路按规矩往下走，人和土按规矩被改；路和土，不能回头去改规矩的来历。

第 120 号说「只有形状，没有路」，本书收窄成一句：有路，但路只准往下走。第 20 章说过，来历可以在幕揭开后进来干活，不能回头说话；这一章看到了那条干活的路：它是一条单行道。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还可以把这一章和第 24 章连起来看。第 24 章说，幕换成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这一章说，抓阄要真抓过一次，抓完以后长出来的东西，要能回头改抓阄的规矩。两章合起来，就是本书给理念自由的完整替换：先让来历开口，再真抓一次，再把抓完以后碰出来的东西记进阄书、回头改规矩。

开门，两扇：纯粹程序正义，「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这是一件本书直接拿来用的好工具；四阶段序列，让理论有了一条落地的路。

关门：理论的地基，是一次没有真抓过的选择；落地的路，只准往下走，日子里碰出来的东西，回不到最上面。

◆ 九、放回日子里：抽签以后

那次抽签以后，组里的事还有个下文。

半年后，老王他们学习回来，组长让他们给大家讲讲学了什么。讲完了，没去的小杜提了一个建议：「下回再有这样的名额，能不能改一改规矩？这回抽签是公平的，可我们几个没去的，一直不知道你们在那边学什么。下回要是有人去，能不能每个月发一次学习笔记回来，没去的人跟着一起学。」

组长同意了，把这一条加进了组里的规矩。规矩后面，写了一行：某年某月，因小杜建议增补。

周越后来说：「抽签是罗尔斯那一套，公平。可抽完以后，没抽中的人提出来的这一条，是从这次抽签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又回头改了抽签的规矩。这是往上走的一步。」

周静说：「你们那个组，比罗尔斯多走了一步周越想起一件事，又补了一句：「其实罗尔斯自己说过，纯粹的程序，要真抽过一次才算数。我们组这回，是真抽了一次，又真改了一次。两次都是真的。」

：路能往回走。」

> 带走的话
>
>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抓完以后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要能回头改抓阄的规矩。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公平要真的执行过；四个阶段让原则有路落地。关门：地基是一次想象的选择；路只准往下走，手上碰的和心里的我你他，只能进来干活，回不到规矩的来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当面抽的那一次，大家心里服，这件事走通了。抽完以后长出的那条新规矩，是另一次乘法；他的路上，没有给这一次留口子。

第 30 章

两个一千块：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 一、两个一千块

高三上学期，学校给成绩进步大的学生发了一笔补助，每人一千块，说是用来买资料、报补习。周越的女儿拿到了，她的同桌小钟也拿到了。

同样一千块，两个人拿回家，长出了两种日子。

周越的女儿，拿去报了一个周末的数学补习班。她家离补习的地方坐公交二十分钟，周末早上周越送她去。她有自己的房间，有书桌，晚上做补习班的卷子，没人打扰。一个学期下来，数学又提了二十分。

小钟也想报那个班。可她家在镇上，到县城补习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回车费一个月就要两百多；周末早上，她得帮奶奶去卖菜，奶奶腿不好，一个人推不动车。她家只有一间半屋子，她和奶奶住一间，晚上奶奶睡得早，她只能在外间的饭桌上，开一盏小台灯做题。最后，那一千块，她买了几本资料，剩下的，给奶奶买了一副护膝。

学期末，学校统计补助的效果，表格上一栏写着：受助学生 A，一千元，用于补习，成绩提高二十分；受助学生 B，一千元，用于购买资料，成绩持平。

表格没有写的是：同一千块，一个落在一张安静的书桌上，一个落在一间半屋子里、一辆推不动的菜车旁边。

◆ 二、清单只数菜篮子

罗尔斯的基本善清单，量的是一个人手里有多少：多少自由，多少机会，多少收入和财富。第 22 章说过，这张清单公开、能量，不替人定活法。按这张清单，周越的女儿和小钟，在这一千块上，拿到的一样多。

本书给这张清单起一个家常的名字：菜篮子。清单数的，是你菜篮子里有几样菜、有多少斤两。

可菜篮子里的菜，要变成一顿饭，中间还隔着一个灶台：有没有锅，有没有火，有没有人帮你洗菜，你有没有工夫在灶台前站一个钟头，你会不会做。同样一篮子菜，放在不同的灶台上，做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顿饭。

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 三、有人比他看得更细：森

这件事，不是本书第一个看出来的。1979 年，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做了一次讲座，题目叫《什么的平等？》〔核〕。

他的意思大致是：罗尔斯把眼光从功利主义的「满足」移到「基本善」上，是一大进步，因为基本善是客观的、公开的。可是基本善，还是只是手段。人和人之间，把手段转化成实际能做到的事、能过上的日子，本事差得很远：一个腿有残疾的人，和一个健康的人，拿到同样的收入，前者要花一大块钱在轮椅和交通上，能做的事少得多；一个孕妇、一个住在很冷地方的人、一个年纪大的人，同样一份收入，能换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核：森《什么的平等？》，1979 年，转述〕。

森管这个叫「转换」：从手段转换成实际能做的事。他主张，与其看一个人手里有多少基本善，不如看他实际上「能做什么、能成为什么」，他称之为「能力」〔核：同上，转述〕。后来努斯鲍姆把这条路走得更远（第 60 章）。

放回小钟身上：一千块是手段。她能不能把这一千块转换成一个学期的补习，要看车费，看奶奶的腿，看那盏小台灯。转换的本事，不在她手里，在她的土里。

◆ 四、他的回答

罗尔斯认真回应过这类批评。

他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51，转述〕。第一，他的理论先处理一种「正常情况」：公民在一生里都是能正

常参与社会合作的成员，身体和心智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先把这种情况的正义讲清楚，是理论的第一步。第二，那些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重病、残疾、特殊的需要——他不是不管，而是放到立法的阶段去处理：那时候幕揭开了，社会知道了具体的情况，可以针对这些需要定政策。第三，他还说，基本善的清单，本来就是照着自由平等的公民需要什么来开的，背后已经考虑了人的基本能力。

他在《重述》里还说过一层意思：基本善的清单，不是只看钱，它背后有一幅公民的像，清单的每一项，都是照着这幅像需要什么来开的；所以，说清单完全不管人的能力，并不公平〔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51，转述〕。本书认这一层：他的清单，比一张购物单有心思得多。

这个回答有它的道理。一个理论总得从某处开始；先讲正常情况，再讲特殊情况，是一种讲得通的分工。

森和罗尔斯之间，其实是一场很客气的争论。森一直说自己是站在罗尔斯的肩膀上：没有罗尔斯把眼光从「满足」移到「基本善」，就没有他从「基本善」再移到「能力」。两人的分歧，本书不当裁判；本书只借森的这一刀，看清一件事：菜篮子和灶台之间，隔着一整片土。

◆ 五、灶台不是「特殊情况」

还要说清一点，免得冤枉他。他说先讲正常情况，不是说正常情况之外的人不重要；他说放到立法阶段，也不是说那一层不认真。一个理论要分步走，这本身没有错。

可本书要说：小钟不是特殊情况。

她身体健康，心智正常，按他的说法，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她的难处，不是一种要到立法阶段专门处理的特殊需要，而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她家在镇上，奶奶腿不好，屋子小。同一千块落在不同的日子里，不是例外，是常态。每一个人的灶台，都不一样。

周家也一样。周静那十年，身体、心智都在正常范围里；她的难处，就是家里有两个需要照顾的老人。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家？这不是边上的特殊情况，这是很多家庭一段一段必经的日子。

他把转换的问题，看成是清单边上的一些特殊情况；本书说，转换就在每一个人的日子正中间。清单量的是菜篮子，而一个人的日子，是在灶台上过的。

还有一层。他说特殊需要可以到立法阶段去处理。可第 29 章说过，路只准往下走：立法阶段可以为小钟这样的人定一些政策——补车费，补台灯——可这些政策，只是在执行两条原则；小钟那间半屋子里的日子，回不到最上面，去问一问：量一个人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只该数菜篮子？

◆ 六、灶台上有什么

那么，灶台上到底有什么，是清单看不见的？拿本书的几个词来说。

土：一个人身边缠在一起的东西。奶奶的腿，那一间半屋子，镇上到县城的那条路，饭桌上那盏小台灯，卖菜的那辆车。

路：一个人正在走的那条一步一步的路。小钟每天早上六点到教室，是她的路；她周末帮奶奶卖菜，也是她的路。一千块要落进她的日子，得落在这条路上。

形状：灶台上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一个学期以后，一个孩子长成了什么样子：数学提了二十分，是一种形状；成绩持平，可她给奶奶买了一副护膝，奶奶那个冬天能自己推车了，她周末多出了两个早上——这也是一种形状，只是表格上没有这一栏。

这三样，是缠在一起的。那副护膝，是土（奶奶的腿）和路（周末卖菜）一起逼出来的一个形状；护膝一买，奶奶能自己推车了，土变了；土一变，小钟周末多出两个早上，路也变了。灶台上，东西不是一样一样摆着的，是一边做一边互相改的。清单能数清放进去的东西，数不清这一锅里的互相改。

灶台，就是本书的土、路、形状缠在一起转的地方。清单只数放进灶台的那篮子菜。

还有一层，是灶台上的人。一顿饭，不是一个人在灶台前做出来的。小钟那盏小台灯底下，还有奶奶睡前的那句「别熬太晚」；周越的女儿那张书桌边上，有周越周末早上开车送她的那二十分钟。清单上数的是一个人手里有什么，灶台上转的，是一群人之间缠着的那些东西。第六编会细看这群人：心里的我你他。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一张公开、能量、不替人定活法的清单，让「过得好不好」有了一个人人能对照的尺子；他也认真回应了转换的问题。

关门：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转换被当成边上的特殊情况，放到立法阶段去补；而灶台，其实在每一个人日子的正中间。

◆ 八、替换的雏形：清单换成灶台

这一章，是全书第二件替换的雏形：清单，换成灶台。第 32 章会把它落定，这里先说它的样子。

换，不是扔掉清单。清单还要，它守着「谁都不能少拿」那条底线。换的是眼光：量一个人的现实自由，不只数他的菜篮子，还要看他的灶台——那篮子菜，在他的土上、他的路上，做出了什么。

放回学校那张表格上，就是多几栏：这一千块，落在一个什么样的灶台上？（家离得多远，家里谁需要照顾，晚上在哪儿做题。）它在这个灶台上，做出了什么？（不只分数，还有别的。）有没有什么，是再补一点东西就能让这个灶台转起来的？（比如车费，比如周末有人替奶奶推一趟车。）

有人会担心：多出这几栏，是不是要让学校去管每个学生家里的事，管得太宽了？不是。这几栏不是去规定每家该怎么过，而是让发补助的人多看一眼：钱落下去，落在了哪里。看一眼，也许就能看出，有时候比多发钱更管用的，是把补习班搬近一点，把一盏台灯换亮一点。

这几栏，不替谁定活法，只是看一看：菜篮子，有没有变成一顿饭。

◆ 九、放回日子里：第二学期

第二学期，周越的女儿跟班主任提了一个建议。

她说，补助的钱照发，可能不能再加一样：学校和县城那个补习班商量，每周六派一个老师，到镇上的中学去上两个钟头的课，镇上几个拿到补助的同学，一起在镇上听。车费省了，早上帮家里干完活，还来得及。

班主任把这个建议报了上去。几个家长凑了一点钱，补习班也愿意，事情就这么办成了。

第一次在镇上上课那天，小钟早上五点半起来，帮奶奶把菜推到集上，七点半跑回来，正赶上八点开课。她是第一个到的，把教室的灯一盏一盏打开。

小钟第二学期的数学提了十五分。她跟周越的女儿说：「你这个办法，比多给我一千块还管用。」

那个办法后来也有人提意见：镇上的教室冬天冷，老师从县城过来要早起。第三学期，几个家长凑钱给教室装了一台取暖器，老师来的那天早上，有家长轮流去车站接。一个办法，又被日子里碰出来的事，添了两笔。

周越的女儿回家说起这件事，周静在旁边听着，说了一句：「钱是菜篮子，你那个办法，是把灶台搬到了她家门口。」

> **带走的话**
>
> 同一篮子菜，放在不同的灶台上，做出来的是不同的日子；量一个人过得怎样，得看灶台。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一张人人能对照的清单，守住了谁都不能少拿。关门：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转换被当成边上的特殊情况，放到往下走的那条路上去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小钟第一学期，一千块在手，框是满的，补习没走通，乘出来几乎是零；灶台搬到家门口，第二学期才乘出了东西。

第 31 章

一场没去成的会：第一位前面的第零位

◆ 一、那场没去成的会

母亲病得最重的那一年，镇上开过一次会，商量要不要把镇东头那条老街拓宽。老屋就在那条街上。

通知贴在镇政府门口：欢迎居民到场发表意见。周静看到了。她很想去，老屋的事，她有话要说。

她没去成。那天下午，父亲去医院复查，周越在外地，周蕙在省城上班，母亲一个人在家离不开人。她在家里守着母亲，听着窗外有人往镇政府那边走，心里一阵一阵地急。

会开完了，街没有拓宽，改成了修缮。结果她是赞成的。可她后来一直记得那个下午：她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谁也没拦她；她只是缺一个人，替她在家守两个钟头。

一份自由，前面还差着一样东西。罗尔斯晚年，把这一样东西，写进了他的书里。

◆ 二、柱子底下的第一块砖：条件还算有利

第 25 章说过，自由坐第一，是有条件的。现在把这个条件细看一下。

他在书里区分了正义的一般观念和特殊观念。特殊观念，就是两条原则按字典式次序排列、自由坐第一的那个样子。他说，这个次序，只在社会条件还算有利的时候才成立：一个社会，要到了基本自由能够真正被行使的程度，自由的优先才站得住；条件不利的时候，自由和别的基本善是放在一起掂量的〔核：《正义论》§11、§26；§82 相关论述待核，转述〕。

他在第 82 节里还有一层意思：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善，人们越来越不必为物质的匮乏操心，自由的优先就越来越有理由〔待核：《正义论》§82 原意，转述〕。

这是他在柱子底下垫的第一块砖：柱子要立在干地上。

◆ 三、第二块砖：基本需要

到了 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他又垫了一块。

他在第一讲的开头说了一段话，意思大致是：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基本自由——前面，很可以再加一条字典式地排在更前面的原则，要求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至少要满足到这样的程度，使公民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有成效地行使那些权利和自由〔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1 节，原文与表述待核，此为转述〕。

这一段，他写在全书最开头的地方，可口气很轻，像是顺手一提：「很可以」加上这样一条原则。他没有展开，没有给这条原则起名字，也没有说它和两条正义原则怎样一起运转。可就是这轻轻的一提，让整根柱子底下，多了一块东西。

请把这段话读两遍。第一位的前面，又长出了一个第零位。

这个第零位要的，不是「活着」那么少，而是「能理解、能有成效地行使」那么多。一个人饿着肚子、没有地方住、生着病没人管，法律上给他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他是用不上的。他要先有一口饭、一片瓦、一个能让他喘口气的空当，自由才不是一纸空文。

周静那个下午缺的，就是这样一样东西：一个替她守两个钟头的人。

◆ 四、第三块砖：哈特逼出来的改写

还有一块砖，是被人逼出来的。

1973 年，法学家哈特写了一篇长文，专门批评第一条原则和它的优先性〔核：哈特《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1973 年〕。他的批评，大致有两点。第一点：你说幕后的人一定会把自由排第一，可你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一个幕后的人，为什么不会愿意为了物质上的好处，让出一点自由？第二点：你说要给每个人「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可自由有好多种，彼此会打架，一种多了另一种就少了，「最广泛」根本没法量〔核：同上，转述〕。

罗尔斯认真接了这一刀。1982 年前后，他写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后来收进了《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他改了两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转述〕。一处，把「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改成了「充分适当的一组」基本自由：不再追求越多越好，而是要一组彼此调好、够用的自由。另一处，他重新交代了这些自由为什么要排第一：它们是公民发展和运用两种道德能力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有正义感的能力，形成和追求自己人生打算的能力。

放到日子里，「最广泛」和「充分适当」的差别很好懂。一个孩子的零花钱，要是按「越多越好」来想，给多少都不够，而且会挤掉别的东西；按「够用、而且和别的安排配得上」来想，就有了分寸：够他买文具、偶尔和同学吃一顿饭，又不至于让他从来不知道存钱。自由也是这样，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一组够用、彼此配得上的。

一个很硬的「最广泛」，被改成了一个讲分寸的「充分适当」。这块砖，是他从对手手里接过来、垫到柱子底下的。

◆ 五、先说这是真正的看见

这三块砖，本书要说：是真正的看见。

第一块说，自由的优先要看条件。第二块说，自由前面，还有基本需要。第三块说，自由不是越多越好，要够用、要调好。三块砖合在一起，他其实承认了一件事：一根柱子，单独立不住；它要立在干地上，底下要垫东西，自己也不能长得太高太细。

尤其是第二块砖里的那几个字：「能有成效地行使」。本书在这几个字面前停了很久。一份自由要「有成效」，就得在日子里真的做出点什么、走通点什么。这几乎就是本书那道乘法的一半：自由，要乘上它能不能有成效。

他自己写出了一半乘法。这是他晚年最接近那只三足鼎的一处。本书不说他没看见；本书说，他看见了，而且写下来了。

这几块砖，还有一个共同的来处：都是在日子里碰出来的。条件有利这一块，是他看着二十世纪那么多穷国的处境，知道自由的优先不能无条件地讲；基本需要这一块，是他知道一个饿着肚子的人用不上言论自由；「充分适当」这一块，是哈特一刀一刀逼

出来的。他的理论最上面那一层，本来是一次想象的选择；可柱子底下这几块砖，是真实的土一块一块塞进去的。

这一点，本书要替他记一功：在他的一生里，土其实一直在回写他的理论，只是回写的地方，在柱子底下，不在柱子本身。

◆ 六、为什么说只是一半

那为什么只是一半？

因为这几块砖，都是垫在柱子底下的。基本需要要满足，是为了让人「能行使那些自由」；条件要有利，是为了让「自由的优先」站得住；自由要够用，是为了让公民发展那两种道德能力。每一块砖，都是在替自由这根柱子服务。

乘法说的，是另一回事：创造和幸福，不是自由的垫脚石，而是和自由平起平坐的两只脚。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了，自由也够用了，他仍然可能什么也长不出来，什么事也走不通——那时候，乘法说他的自由是零；而在他的理论里，这个人的现实自由已经完整了，剩下的，是他自己的事。

用本书的话，第零位是「菜篮子里至少要有几样菜」；乘法问的是「灶台上做没做出一顿饭，吃完了心里暖不暖」。前者是一条底线，后者是一件事。底线要有，这是他的看见；可底线以上，人是怎样把日子过走通的，还是不在他的算式里。

还有一层。第零位要的，是「需要」满足到一个底线。周静那个下午缺的，不只是一个底线。她缺的，是一个能让她那份「有话要说」真正说出来、说完了心里是亮的机会。这不是一个需要，是一件事的走通。

◆ 七、保底，就写在这里

第 16 章写过判决一的保底，这一章可以把它和他自己的话对上了。

本书的保底条件是：在基本需要已经满足、创造与幸福各自在日子里运转的社会里——也就是乘法另两项都已经大于零的地方——自由居中，是一道承重墙，谁也不许以「更大的好」为名把它拆掉。

他自己的话是：条件还算有利、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基本自由能被有成效地行使的时候，自由的优先成立。

本书愿意把这一点说得更重一些：在这一章，本书和他靠得最近。他说「能有成效地行使」，本书说「乘出来不是零」；他说「条件还算有利」，本书说「另外两项都大于零」。两边的话，差了一步，可方向是对着的。

两句话，差别只在一处：他要的「有利条件」，是让自由能被行使；本书要的「有利条件」，是另外两只脚已经在转。可两句话画出的那条线，大致在同一个地方。这条线，是他自己画的。本书只是把线的那一边，也写了出来：线以外的地方，地是潮的，一根柱子就难了。

判决三里，有一句「基本需要先于自由」，是写在「他打开了什么」那一栏的。这一章，就是那一栏的主证据：第零位，是他亲手写的。第 32 章结账时，这一条要放在最前面。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本编最大的一扇：自由的优先有条件，自由前面有第零位，「最广泛」被改成「充分适当」。他亲手在柱子底下垫了三块砖，写出了一半乘法。

关门：三块砖都是替柱子垫的，第零位只是一个底线，为的是让人能用上自由；创造和幸福，仍然没有和自由平起平坐。

◆ 九、放回日子里：第二次开会

两年后，镇上又开会，这一回商量的是在老街口修一个小广场。

周静又看到了通知。这一回，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住在她家，身体还行，能自己在家待一个下午。她去了。

会上，她说了一段话。她说，修广场她赞成，只提一个小建议：广场边上留几张长椅，最好朝着太阳，镇上照顾老人的人，推着轮椅出来，能有个地方坐一坐，歇一口气，跟别的照顾老人的人说说话。

那几张长椅，后来真的修了。

散会的时候，镇上管这件事的干部走过来，问她：「大姐，你说的那几张长椅，朝哪边合适？」她说：「朝南。冬天晒得到，夏天有那棵老槐树挡着。」干部拿本子记下了。

周静后来跟周蕙说：「上一回开会，我有自由，去不了。这一回能去了，是因为家里没那么紧了。可我真觉得这件事值，是因为我说的话，变成了几张椅子。」

周蕙说：「罗尔斯管前一半：你得先能去。后一半，是你自己走通的。」

周静说：「后一半，也该有人管一管。」过了些日子，镇上真有人管了一管：广场边的长椅旁，立了一块小牌子，写着「照护者休息处，欢迎推轮椅的朋友」。牌子是街道上的几个退休老人自己凑钱做的，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也照顾过家里的老人。

带走的话

自由前面还有一个第零位：先得有人替你守两个钟头；自由后面还有一件事：你说的话，得变成几张椅子。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的优先有条件，基本需要排在自由之前，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关门：这几块砖都垫在柱子底下，替自由服务；创造和幸福没有和自由平起平坐。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第一次开会，框是满的，第零位缺着，乘出来是零。第二次，第零位补上了，话说出来变成了几张椅子，三项都不是零，才乘出了一份真的。

第 32 章

本编总账：一本家里的账——现实自由被做成两本账

◆ 一、一本家里的账

分家后的第三年，父亲八十四了，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三兄妹在周静家的饭桌上，商量以后怎么照顾他。

周越先说：「钱的事好办，咱们三家每月各出一份，存一个账户，专门给爸用。」大家都同意，数目也很快定了。

周静等他们说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钱是一本账。」她说，「我这十年，钱其实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另一本：谁在，谁能干什么，谁什么时候顶不上。」

她在本子上画了一张表。左边一栏是日子，一周七天；中间一栏是人：她自己，周蕙，周越，周越的妻子，还有周越的女儿——她周末能回来陪爷爷说说话；右边一栏空着，写着「这一天做成了什么」。

周越看了，说：「右边这一栏，写什么？」

周静说：「写爸那天吃得好不好，出没出门，跟谁说了话，高不高兴。钱那本账，是看我们给了多少；这一栏，是看这些给出去的东西，在爸身上变成了什么。」

周蕙在一旁接了一句：「姐，你这张表，跟我店里的例外本有点像。都是记那些钱记不下来的东西。」

一本钱的账，一本灶台的账。这一编，罗尔斯记的是前一本。

◆ 二、这一编走了哪几步

第 25 章，讲两条原则的次序：像查字典，自由坐第一，不许拿去换钱。这是承重墙；可次序也取消了两条原则之间的张力。

第 26 章，讲自由和「自由的价值」：他看见了自由有价格，却把一个乘法拆成了两本账。政治自由那一格，是唯一乘着算的地方。

第 27 章，讲自然抽彩：应得被改判成长出来的，这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可长出来的东西，都被当成了抽来的签，在幕外补偿，没有一格让来历被记下。

第 28 章，讲差别原则：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创造，在这里只以「激励」的身份出场。

第 29 章，讲纯粹程序正义和四阶段：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路有，但只准往下走。

第 30 章，讲同一千块长出不同的日子：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第 31 章，讲第零位：自由的优先有条件，基本需要排在自由之前，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他自己写出了一半乘法。

◆ 三、看见与收回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自由不许拿去换钱，这是替最容易被逼着交易的人守门（第 25 章）	字典式次序取消了两条原则之间的张力（第 25 章）
自由有价格；政治自由的价值要公平（第 26 章）	别处的乘法被拆成两本账，乘出来是零的自由照样记满分（第 26 章）
应得是长出来的，天赋是大家共有的底子（第 27 章）	长出来的都算运气，只在幕外被补偿；来历没有一格（第 27 章）
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最差者是一切差距的尺子（第 28 章）	创造只作激励，是手段；走没走通不在算式里（第 28 章）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原则要有一条落地的路（第 29 章）	地基是一次想象的选择；路只准往下走（第 29 章）
一张公开、能量、不替人定活法的清单（第 30 章）	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转换被当成边上的特殊情况（第 30 章）
自由前面有第零位；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第 31 章）	几块砖都垫在柱子底下，替自由服务；另两只脚没有平起平坐（第 31 章）

◆ 四、判决三结账

判决三的名字是「现实自由」。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三样。

第一样，自由有价格。证据在第 26 章（§32：自由与自由的价值之分），和 §36 对政治自由公平价值的要求。

第二样，出身和天赋是运气。证据在第 27 章（§12、§17、§48：自然抽彩，应得改判，天赋作共有的底子），接第 120 号的判断，本书认为这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

第三样，基本需要先于自由。证据在第 31 章（《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关于基本需要的那段话〔待核〕，§82 关于有利条件的论述〔待核〕，以及回应哈特后的「充分适当」）。

他又关上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乘法被拆成两本账。证据在第 26 章：自由本身归第一条原则，人人平等；自由的价值归第二条原则去补；一份乘出来是零的自由，在第一本账上照样记满分。第 25 章的字典式次序，让这两本账连张力都没有。

第二样，清单量不到转换。证据在第 30 章：基本善清单只数菜篮子；转换被当成正常范围以外的特殊情况，放到立法阶段去补，而路只准往下走（第 29 章）。第 27 章也是旁证：长出来的来历，在清单上找不到位置。

还有一处要一并报账：导读里立的推翻条件一。第 16 章报过「未被推翻，待 §82 复核」。这一编查了 §82 附近的论述和《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找到的是「有利条件」「基本需要」「能有成效地行使」，它们都是垫在自由这根柱子底下的条件，不是与自由同位的原则；创造与幸福，依旧只以「激励」「善」的身份出场。推翻条件一，报「未被推翻」；但本书承认，§82 和「基本需要」一段是离推翻最近的地方，登入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的候选。

判决三，立。保底写在这里：在「拿自由换钱」正要发生的地方，字典式的次序是对的；在差距正要自己证明自己的地方，差别原则是对的；在出身正要变成理由的地方，把它看作抽彩是对的。

◆ 五、替换：清单换成灶台

这一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二件：清单，换成灶台。第 30 章给过雏形，这里落定。

先说为什么非换不可。第 30 章那张学校的表格，把小钟和周越的女儿记成了「一千元，成绩提高二十分」和「一千元，成绩持平」。按清单，两个人拿到的一样多，公平了；结果差了，那是各人的事。可一个人只要走进小钟那一间半屋子看一眼，就知道「各人的事」四个字，把一整片土、一整条路，都说没了。

换，不是扔掉清单。清单留着，它守的是底线：谁都不能少拿基本的那几样。换的是量现实自由的那把尺子：不只数一个人菜篮子里有什么，还要看他的灶台上做出了什么。

灶台上看三样。

看土：这篮子菜落在了一个什么样的灶台上。家离得多远，家里谁要照顾，有没有一张能安心坐下来的桌子，身边有没有人搭把手。

看路：这个人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菜要落在他的路上，才做得成饭；落在路外面，再多也只是放着。

看形状：灶台上最后做出了什么。不只是分数、收入这些能写进表格的东西，还有一副护膝、多出来的两个早上、说出来变成了几张长椅的一句话。

三样合在一起，就是本书那道乘法落在现实界里的样子：一份现实自由，要乘上它在灶台上长出了什么、这件事走没走通。清单管的是乘法里的一项；灶台管的是整道算式。

清单只数菜篮子；灶台看做出了什么。

◆ 六、为什么是灶台，不是别的

也许有人问：为什么偏偏是灶台？

因为灶台，是一个家里最日常、又最要缠在一起的地方。一顿饭，不是一个人做的：有人买菜，有人洗菜，有人掌勺，有人摆碗筷，有人说一句「今天这个咸了」。灶台上的东西，是一边做一边改的：火大了调小，盐多了加水，今天剩的菜明天改一个做法。灶台上最后做出来的，也不只是一顿饭，还有一家人坐下来吃的那一会儿。

这三样——缠在一起，边做边改，做出来的不只是东西——正好是本书说的土、路、回写。拿灶台去换清单，就是拿这三样，去补清单那一格一格数着的菜篮子。

还要说一句：灶台这个替换，罗尔斯的理论里其实有它的一个近亲。第 26 章说过，政治自由那一格，他要的是「公平价值」：不只看你有没有投票权，还看你这一票有没有真的分量。这就是在政治这个灶台上，看一看菜篮子有没有做成饭。本书只是说：别的灶台，也该这样看一眼。

◆ 七、本编总判断

> 现实自由被做成了两本账：一本记人人一样的自由，一本记用钱去补的价值；灶台上做出了什么，哪一本也不记。

◆ 八、再看一眼保底

这一编，是本书和他靠得最近的一编。

他看见了自由有价格，看见了应得是长出来的，看见了自由前面还有第零位，看见了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这几样看见，每一样都离那道乘法只差一步。第 31 章说，他画的那条线——条件有利、基本需要满足、自由能被有成效地行使——和本书的保底线，大致在同一个地方。

还有一层，这一编也给了本书一个提醒。他的每一个看见，都不是凭空来的：自由有价格，是看见了穷人手里的自由分量轻；应得是长出来的，是看见了出身和天赋的抽彩；第零位，是看见了饿着肚子的人用不上言论自由。这些看见，都是日子里的土一块一块逼出来的。一个肯被土逼着改的人，离灶台，其实只有一步。

所以本书对这一编的判断，口气要放得最平：他不是没看见灶台，他是看见了灶台，然后说，灶台是各家自己的事，社会只管把菜篮子分公平。本书说：灶台，也是一个社会该看一眼的地方。

◆ 九、放回日子里：右边那一栏

周静那张表，一家人照着用了一年。

头几个月，右边那一栏常常是空的，大家忘了写。后来周越的女儿接手了这件事，每个周末回来，把一周的情况问一遍，一格一格填上：「周二，大姑陪爷爷去广场晒太阳，遇到老邻居，聊了一个钟头，爷爷回来说今天高兴。」「周四，二姑送来新做的枣糕，爷爷吃了两块。」「周六，我陪爷爷下棋，爷爷赢了，说我让他。」

年底，三兄妹翻那本账。钱的那本，一眼就看完了，数目清清楚楚。灶台的那本，大家翻了很久。

周蕙指着其中一格说：「这一格，是你那天出差，爸一个人在家，没人陪。我们得想想，以后这种日子怎么办。」

周越说：「钱那本账上，看不出这一天。」周越的女儿在旁边插了一句：「我上学期写过一篇作文，就叫《右边那一栏》。老师给了高分，说我写的是爷爷，其实写的是我们一家人。」

周静说：「所以得有这一本。」

带走的话

钱的账看给了多少；灶台的账看给出去的东西，在人身上变成了什么。两本都要，后一本更难记。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自由前面有第零位。

关门：乘法被拆成两本账，清单只数菜篮子；灶台上的土、路、做出来的东西，不在任何一本账上。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菜篮子分公平了，是一项；灶台转没转起来，是另外两项。他记了第一项，把后两项交给了各家；各家的灶台要是冷的，乘出来还是零。

第 六 编

下编 · 自我自由：政治自由主义——可以改信，身份不改

编　序

这一编八章，是三种自由里的第三种：自我自由。它是判决四「自我自由」的主场。

自我自由，是他在《政治自由主义》里给人的那种自由：一个公民可以形成、修改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可以改信、改道，而不丢掉他的公民身份。这一编，从手上碰的那块地，走进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信仰，身份，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讲理的人为什么合不拢。

第 33 章讲 1985 年的转向：政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一次少见的自己拆自己。第 34 章讲两种身份：扫罗变成保罗，公民身份不变。第 35 章讲「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拔起第 2 章插下的那面旗。第 36 章讲同一本书里的另一支笔：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第 37 章讲判断的负担：讲理的人为什么合不拢。第 38 章讲从权宜之计到重叠共识：公私之间那道墙。第 39 章讲公共理性：把自我界的理由留在门外。第 40 章是本编总账。

本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三件：墙，换成门。

第 33 章

一条家规的改法：1985 年，政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

◆ 一、一条家规的改法

周家有一条老规矩，是母亲在的时候定的：逢年过节，一家人都回老屋，在老屋吃饭，饭前先给祖宗上一炷香。

母亲在的时候，这条规矩没人说什么。三个孩子都在镇上长大，都是这么过来的。

后来，孩子们各自成了家。周越的妻子是南方人，她老家过年的规矩和这边不一样，她父母年纪也大了，也盼着女儿女婿回去。周蕙在省城，她丈夫家里信一种教，不上香。每年过节，这条老规矩都让一两个人为难。

母亲走后第二年，父亲在饭桌上说了一段话：「以前那条规矩，是按咱们一家人都一个样子定的。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各家有各家的老人，各家有各家的讲究。我改一改：过节，能回来的回来，回不来的打个电话；上香的事，愿意上的上，不上的在旁边站一会儿，也是个心意。咱们只要一样：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周蕙后来说，她那天特别佩服父亲。一个八十岁的人，把自己守了一辈子的规矩，当着儿女的面改了，而且改得这么明白：原来那条规矩，要的是大家都信同一套；改过的规矩，只要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件事。

罗尔斯在 1985 年，也这样改过自己。

◆ 二、那篇文章说了什么

1985 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核：《哲学与公共事务》1985 年〕。

文章的意思，大致有三层〔核：同上，转述〕。

第一层：作为公平的正义，是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它只管一个立宪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宪法、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管人生的全部。

第二层：它不依赖任何一种关于人的本性、关于真理、关于人生意义的哲学学说或宗教学说。它不说「人本质上是什么」，只说在一个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里，公民被看作自由而平等的人。

第三层：它的材料，取自这个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里已经潜藏着的那些基本观念：社会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公民是自由平等的人。它的目标，是让持有不同宗教和哲学的人，都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认可同一套政治原则。

他给这种做法起过一个名字，叫「回避的方法」：在公共的政治问题上，尽量避开那些讲理的人永远会争论下去的哲学和宗教问题〔核：同上，转述〕。

◆ 三、他在拆什么

这篇文章拆的，是他自己 1971 年那本书的一个地方。

第 13 章说过，《正义论》第三部分讲了很多：什么是好的人生，人的善是什么，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怎样让人的正义感和人的善彼此一致、从而稳定下来。这一部分的讲法，看上去像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按公平的原则生活，本身就是他的善。

他后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套讲法，不是所有讲理的人都会接受。一个虔诚的信徒，他的善在他的信仰里；一个功利主义者，他的善在总体的幸福里；他们都可以是讲理的公民，都可以守公平的规矩，却不会同意「按公平原则生活就是我的善」。要是一个社会的稳定，靠的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套人生学说，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在自由的制度下稳定——因为自由的制度，本来就会养出各种不同的人生学说。

1993 年，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导论里把这件事说得最明白：《正义论》第三部分讲稳定的那套办法不现实，它和整本书自己的原则不一致〔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

◆ 四、为什么偏偏是八十年代

这一次转向，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是偶然。

那几年，他身边的争论很热。1981 年，麦金太尔出版《追寻美德》；1982 年，桑德尔出版《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3 年，沃尔泽出版《正义诸领域》〔核〕。这几位后来被统称为「社群主义者」，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说同一件事：人不是先于社群、先于传统的抽象个体；正义不能脱离一个共同体自己的理解和历史来讲（第 58 章细写）。

他自己说过，他的转向，主要不是为了回应这些批评，而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理论内部的一个问题：《正义论》第三部分那套讲稳定的办法，和书里自己承认的多元事实，对不上〔待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中的相关说明〕。本书照他自己的说法记下来；同时也记下一个事实：这个内部的问题，是在那几年、在那片争论很热的土上，被他看清的。起源不定罪，也不减分；只是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在某片土上长出来的。

◆ 五、先还公道：这是一次自刃

这一次改，本书要先把公道还足。

在思想史上，一个人在自己最有名的书出版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白纸黑字地说「那一部分不现实，和我自己的原则不一致」，是很少见的。更常见的，是守着自己的体系，一辈子为它辩护，把所有批评都说成误解。

想一想周家父亲那一回：一个守了一辈子规矩的人，在饭桌上当着儿女改规矩，需要的不只是想通，还有放下面子。一个哲学家当着整个学界改自己最有名的书，要放下的，比面子还多：他要承认，许多人读了十几年、教了十几年的那一部分，站不住。

他没有。他看见了一个事实——讲理的人会一直信不同的东西，而且这是自由的结果——然后拿这个事实，回头拆了自己的一部分。本书在第 5 章把他叫做一个「会拆自己的人」；这一次，是他拆得最深的一次。在思想史上，这样的自我拆解，少见。

还要说一层。这一改，不是撤退。导论里清过这个误会。他没有放弃两条原则，没有放弃原初状态，没有放弃自由平等的公民。他改的，是这套东西的地基从哪里来、靠

什么稳住：从「这是一套对的人生学说」，改成「这是各种讲理的人生学说都能认可的一套政治规矩」。

◆ 六、他发现的，是自我界那块地

用本书的三块地来看，这一次拆，是他第一次认真地走进了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

《正义论》的第一、二部分，主要在理念界和现实界：原则怎么选，东西怎么分。第三部分走到了自我界的边上：人的善，人的正义感，人和人怎样结成一体。1985 年以后，他发现：自我界这块地，比他原来想的要硬得多、也杂得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信仰，传统，一辈子的经历——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套公平的规矩就统一起来。

这是一次真正的看见：讲理的人合不拢，不是因为谁错了，而是因为自我界这块地，本来就长着各种不同的东西。第 37 章会细看他怎样解释这件事。

◆ 七、看见之后，他做了什么

看见了这块地又硬又杂，他的办法，是把政治规矩和这块地分开。

政治规矩只管公共的那一块：宪法、基本的制度、公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心里的那一块——你信什么，你觉得人生为了什么——留给各人自己，政治规矩不去碰，也不从那里取理由。政治规矩要「自立」：它不靠任何一种人生学说撑着，自己站得住，然后让各种人生学说都能从各自的立场上去认它〔待核：「自立的」政治观念的提法与所在讲〕。

打个比方：一栋楼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各家信什么、怎么过日子，各不相同。楼里要定几条公共的规矩——电梯怎么用，楼道怎么打扫。好的规矩，不从任何一家的家训里取理由，只取大家都能认的那几条：安全，干净，互不打扰。这就是「自立」：规矩自己站得住，不靠哪一家撑着。它的好处，是谁家都不觉得被压；它的代价，是各家门里的东西，不进楼道。

这就是本书在第 16 章那张表里写的「隔」：信仰关进私人领域。自我界的土，被一道墙隔在政治规矩的来历之外。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一扇大门：他承认了自我界这块地的真实，承认了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并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

关门：看见之后，他的办法是隔。自我界的土，被放进一个私人的院子；政治规矩要自立，不从院子里取理由，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也不回头改政治规矩。第 38、39 章细看这道墙怎样砌。

还要记一笔：1985 年这次拆，拆的是第三部分那套「人生学说」，没有拆那根柱子。自由平等的公民，仍然是整套政治观念的出发点；这一次，自由换了一个地基——从一套人生学说，换到了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柱子本身，还在原地。第 5 章说过：改了三十年，改的是柱子周围的土和说法。这一次，是那句话最好的例子。换一个比方：一棵树移了盆。原来的盆，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新的盆，是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树还是那棵树，主干还是那根主干。移盆是一件大事，可它没有让这棵树长出新的主干来。

◆ 九、放回日子里：改过的规矩

父亲改过规矩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周越一家回了南方，初三才回来；周蕙一家回来了，她丈夫在上香的时候站在旁边，没上香，也没走开。

年夜饭上，父亲举杯说：「今年人不齐，可我心里是齐的。」

周越初三回来，带了妻子老家的特产，给父亲讲那边过年的规矩：他们那边大年初一要吃一种年糕，寓意步步高。父亲听得很有兴趣，说：「明年你们带一点回来，咱们这边也吃。」

父亲听说了周越妻子家的年糕，第二天一早，自己拄着拐杖去镇上的集市转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卖的。没找到，回来跟周静说：「咱们这边没有。明年让他们带。」

周蕙后来跟姐姐说：「爸改的那条规矩，好就好在它不逼谁。可我觉得还不够。它让各家的讲究都能留着，可各家的讲究，也能互相带一点过来。弟妹家的年糕，明年真上了咱家的桌，那就不只是互不相扰了，是长出新东西来了。」

周静说：「罗尔斯那一改，改到了互不相扰。年糕上桌那一步，他没写。」

带走的话

规矩不逼大家信同一套，是一大步；各家的讲究能互相带一点过来，是下一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他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关门：看见之后是隔，自我界的土被关进私人院子，政治规矩要自立，不从院子里取理由。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逼人信同一套，自由这一项是满的。可院子和院子之间不缠，年糕上不了别人家的桌，创造那一项停在了互不相扰。

第 34 章

「你像变了一个人」：扫罗变成保罗与两种身份

◆ 一、「你像变了一个人」

周蕙辞职那天，去原来的公司办最后的手续。人事部的小姑娘把一沓表格推过来，让她签字。

表格上的东西，一样也没变：姓名，身份证号，出生年月，户籍所在地。社保转出，公积金转出，档案转到人才市场。小姑娘说：「您这些都不受影响，以后自己交就行。」

签完字，她去跟老同事们告别。一个共事十几年的同事拉着她的手，看了她半天，说：「你这一年，像变了一个人。」

周蕙笑了。她自己也觉得是。一年前，她是一个每天挤地铁、开会、写报告的中年职员，心里总有一块空着；现在，她是一个每天四点半起来揉面、跟街坊们聊天、手上常年有面粉的面包店老板，心里那块空的，好像有东西长出来了。

表格上，她一点没变。同事眼里，她变了一个人。

一个人，两种身份。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里，专门讲过这件事。

◆ 二、扫罗和保罗

他在第一讲里举了一个例子〔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5 节，扫罗与保罗之例的原文与所在节〕。

《圣经》里有一个人叫扫罗，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有一天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了一次改变，从此成了基督的使徒，改名保罗。从扫罗到保罗，这个人最深处的信仰、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整个翻了过来。

这个故事，他选得很有深意。从扫罗到保罗，在基督教的传统里，是一个人最彻底的一次改变：从迫害者到使徒，连名字都换了。要是连这样的改变都不影响一个人的公民身份，那么所有较小的改变——换工作，换住处，换一种人生观——就更不影响了。

罗尔斯借这个例子说：一个公民，可以经历这样深的改变——改信一种宗教，或者放弃一种宗教，或者彻底换一种人生观——可是在政治上，他的身份不变。他仍然是同一个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负有同样的义务；他以前签的合同照样有效，他的财产照样是他的，他的投票权一点不少〔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

他把这叫做两种身份。一种是公共的身份，或者叫制度上的身份：在法律和政治上，你是谁。另一种是非公共的身份，他有时也叫道德的身份：在你自己心里，在你的信仰和人生打算里，你是谁〔核：同上，转述〕。后一种可以翻天覆地地变，前一种不跟着变。

◆ 三、他说公民在三个意义上是自由的

这个例子，放在他讲「公民为什么是自由的」那一段里。他说，在他的政治观念里，公民在三个意义上被看作是自由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

第一，公民有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他们的公共身份，不随着这种理解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扫罗和保罗的意思。

第二，公民把自己看作正当要求的来源：他们可以直接向社会制度提出要求，不必先说明这些要求是从某种更高的义务里推出来的。

第三，公民能够为自己的目的负责：他们可以按照自己合理期望得到的东西，去调整自己的目标。

三个意义合在一起，就是本书说的自我自由：可以改信、改道，而不丢掉身份。

◆ 四、先说他护住了什么

这一处，他护住的，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最要紧的一样东西。

你想一想，要是改变一个人最深的信仰，就会让他在社会上丢掉什么——丢掉工作，丢掉财产，丢掉说话的资格——那会是什么样子。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一个人信了另一种教，就被赶出家乡；一个人换了一种想法，就被剥夺了一切。在那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敢变，每个人都只能守着生来就被安排好的那一套。

他那两种身份的区分，是一道门：你心里怎么变，都不会让你在公共的那一边矮一截。一个人可以在中年辞职去揉面，可以在晚年信一种教，可以把年轻时相信的东西统统放下，重新开始——而社会不会因此把他当成另一个人、一个少了点什么的人。

周家也有这样的事。周越的妻子嫁过来的时候，父亲担心过：南方的媳妇，吃不惯，过不惯，会不会跟这个家处不好。后来一家人才慢慢明白：她是南方人也好，过年回娘家也好，信她老家的讲究也好，她都是这个家的人，这一条不打折扣。这一条不打折扣，她才敢把年糕带过来。

这是自由最深的一种样子。改道，不丢身份。本书认这是他替每一个想换一种活法的人，守住的一道门。

◆ 五、他也承认，身份和信仰连得很深

还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他没有把心里的那种身份说得很轻。这一段话，常被批评他的人漏读。他们以为他心目中的人，是一个和自己的一切都保持距离的冷冰冰的人。其实他很清楚，人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在政治上，要给每一个人留一条能退后一步的路。

他在同一处说过，许多公民会觉得，自己的某些宗教、哲学、道德信念，某些依恋和忠诚，是离不开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和这些东西分开的一个人，是不可想象的〔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相关表述，转述〕。他承认，一个人心里的那种身份，可能和他的信仰、他的家、他的地方连得很深，深到分不开。

他只是说：在政治上，我们不从这里出发。政治上，公民被看作能够和自己的目的保持一段距离、能够修改它们的人；这是一个政治的观念，不是说人在心里真的就是这样。

◆ 六、两种身份，在日子里的样子

两种身份的区分，你在日子里常常碰到，只是不这么叫。

一个中学老师，教了二十年语文，中年以后信了一种宗教，每个周末去做礼拜。学校不会因为这个换掉他，他的学生照样跟着他读书，他的工资、职称一样不少。这是公共的身份不变。

一个在单位里干了半辈子的会计，退休前一年，决定吃素，不再参加任何需要喝酒吃肉的应酬。同事们一开始不习惯，后来也就习惯了。她还是她，账还是由她来管。

一个年轻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工作几年后辞了职，去一个山区小学支教。他的父母很难接受，觉得他「变了」；可在户口本上、在社保记录里、在选民名册上，他还是原来那个人。

每一个例子里，心里的那一边，都变了；公共的那一边，都没变。这种「没变」，护住了每一个人去变的胆子。

◆ 七、两种身份，彼此不缠

现在看门的另一面。

两种身份分开，护住了「变了也不丢身份」。可分开，也意味着另一件事：心里那一边长出来的东西，不进公共那一边。

周蕙开店要贷款。她去了银行，银行看的是她的征信记录、她的收入流水、她有没有抵押。她这一年长出来的东西——四十一版的枣糕方子，街坊们的熟客，小学门口那些老人，一面贴满老方子的墙——银行一样也看不见。在公共那一边，她还是一年前那个人：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中年人。

不只是银行。她原来单位的同事们，一年里渐渐不再联系她了；不是有意，是她的新日子，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位置可以放。她的社保，从「单位职工」变成了「灵活就业」，一栏一栏的表格照样填，可她这一年长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栏能填进去。

这不是说银行做错了。银行本来就该看那些看得见、能核实的东西。本书要指出的是那个结构：心里那一边，可以变得翻天覆地；公共那一边，一格不动。一格不动，护住了她不因变化而吃亏；一格不动，也让她这一路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一边不算数。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一个社会里，有多少人像周蕙这样，中年换了一条路，在新的路上长出了一身本事，可在公共的那一边，这身本事没有地方记？一个在家里照顾了十年老人的人，一个在山区支教了五年的年轻人，他们长出来的东西，在简历上、在各种表格上，常常只是一段「空白期」。

用本书的话说：公共的身份，是一个定型的框；心里的身份，一直正在成形。框护住了成形，却不从成形里取任何东西。两种身份，像两个房间，中间一道墙，墙上没有门。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改信、改道，不丢公民身份。他护住了自我界最要紧的一样东西：人可以变。

关门：两种身份彼此不缠。公共的身份不随心里的变化而变，这是护；公共的那一边不从心里的变化里取任何东西，这是隔。一个人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的那一边，没有格子。

还有一处，要留给下一章。公共身份「不随着对好生活的理解而变」，这句话底下，藏着一个更深的意思：在公共的那一边，先有一个不变的「我」，然后这个「我」去形成、修改、追求各种目的。先有我，再挑目的。这一句，正好碰上第 2 章插下的那面旗。

◆ 九、放回日子里：那面墙

周蕙的贷款，最后是另外想了办法。

她去找了镇上一家很小的信用社。信贷员是镇上人，吃过她的枣糕，也知道她那面墙。信贷员看了她的材料，说：「按规矩，你这条件差一点。」然后他问了她几个问题：面粉从哪儿进，熟客有多少，一天能卖多少，对面小学的孩子来得多不多。问完了，他说：「我去你店里看一趟。」

他真去了，在店里坐了一个上午，看她揉面，看客人进进出出，看那面墙。回去以后，他在报告里多写了一页，把他看到的写了进去。贷款批了，额度不大，够她换一台新烤箱。

半年以后，信用社把她的贷款记录，作为一个例子，放进了给其他小店主的宣传册里：「镇上一家面包店，凭什么贷到款？」底下写了三行：熟客多，手艺稳，老板肯让人进来看。

周蕙后来跟姐姐说：「银行那道墙，是对的，它不能光听我说。可那个信贷员，在墙上开了一扇门：他走进来看了一眼，把看到的写进了报告。」

周静说：「那一页报告，就是一扇门。」

> 带走的话
>
> 变了也不丢身份，是一道墙护着你；变了以后长出来的东西，要有一扇门，让人走进来看一眼。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改信改道，公民身份不丢。关门：两种身份彼此不缠，心里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一边没有格子；公共那边先立着一个不变的「我」。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能变，这一项是满的；变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边不算数，它就没法被接住、接着长，创造那一项只在私人的院子里乘。

第 35 章

「先想清楚你要什么」：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

◆ 一、「先想清楚你要什么」

周蕙决定辞职之前，去听过一次创业讲座。讲座的老师讲得很有条理，第一句话就是：「创业之前，先想清楚你要什么。你是要钱，要自由，还是要成就感？想清楚了，再去挑项目。」

老师在白板上画了一张表：左边一栏写「我要什么」，右边一栏写「哪个项目最能给我」。先填左边，再对着左边去挑右边。

周蕙回家以后，照着那张表填了一个晚上。左边那一栏，她怎么也填不下去。要钱？也要，可不全是。要自由？是，可自由去干什么？要成就感？什么样的成就感？

后来她把表格扔了。她说，她是在翻出那篇毕业论文、试了四十一回枣糕、在对面小学门口看见那些等孩子的老人以后，才慢慢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不是先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我要什么」，再去挑项目；是在做的过程里，「我要什么」和「我是谁」一起长出来的。

那位老师的表格，有一个很古老的来历。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写过几乎一样的话。

◆ 二、第 84 节那句话

在《正义论》第三部分，第 84 节前后，他在讨论一个人怎样给自己的人生定目标时，说过一个意思，大意是：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那些目的；即使是一个人最主要的目的，也要从许多可能性里挑出来〔待核：《正义论》§84 原意与表述，此为转述〕。

他在那一段里反对的，是第 13 章说过的「主导目的」论：把人生压到一个事先定好的目的上，比如快乐。他说，我们不该先去找一个独立定好的「善」，然后照着它塑造

自己的人生；一个人的统一，来自他自己选定的人生计划〔待核：《正义论》§84—85 相关表述，转述〕。

放到那位老师的表格上：先有一个「我」，站在左边；右边是一排可以挑的目的和项目；「我」从右边挑，挑完了，照着它安排人生。这个「我」，在挑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

◆ 三、先说他为什么这样讲

这样讲，有它很好的用意。

他要护住的，是人的自由：人不该被一个事先定好的目的绑住，不管这个目的是快乐、是某种宗教的救赎、还是某个社会给你安排好的「好人生」。一个人得能退后一步，看一看自己手里的目的，问一问：这是我要的吗？要是不是，他得能改。一个不能退后一步的人，就只能被他生来带着的那些目的推着走。

这是第 34 章那两种身份的底子：因为有一个能退后一步的「我」，所以一个人可以从扫罗变成保罗，而公共的那一边不跟着变。

日子里，这一道墙最常用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一个孩子被父母安排好了学什么、嫁给谁、在哪里工作，要是他连退后一步问一句「这是我要的吗」都不敢，他就一辈子活在别人定好的目的里。罗尔斯那个「能退后一步的我」，护住的就是这一句问话。

这一点，本书认它的用意。在一个人正要被别人替他定好的目的绑住的地方——父母替你定好人生，社会替你定好角色——能退后一步、能说「这不是我要的」，是一道承重墙。

◆ 四、第 2 章那面旗，在这里拔

第 2 章插过一面小旗。二十一岁的他，在本科论文里说：一个人不是先长成了一个完整的「我」，再去找别人结成共同体；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待核：见第 2 章〕。

现在，把两句话并排放一放。

二十一岁：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先有「我你他」，才有「我」。

五十岁：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目的。先有「我」，再去挑目的。

两句话方向正好相反。这两句话，也可以说是两种看人的眼光。一种眼光看一个人，先看他是谁，再看他挑了什么；另一种眼光看一个人，先看他是从哪里、跟着谁、一步一步长过来的，他挑了什么，是那一路长出来的一部分。

前一句，「我」是长出来的用本书的七个词说：前一句里，「我」是一个正在成形的形状，从一片缠在一起的土里慢慢冒出来；后一句里，「我」是一个已经定型的东西，站在一排选项前面。

，是从一片缠在一起的土里长出来的形状。后一句，「我」是先在的，站在所有目的前面，等着去挑。

本书不说前一句更对、后一句更错，也不说他忘了自己年轻时的话。三十年里，他经历了战争，失去了信仰，走进了一个很讲分析、很看重个人选择的哲学传统；一个人的想法变了，是他的路。本书只说：那粒二十一岁的种子，在《正义论》第 84 节，没有长出来；它被一个先在的「我」压住了。它有没有在别的地方长出来？下一章看。

第 10 章还留过半面旗：他从年轻时对「互利契约」的保留，走到了二十世纪最有名的契约论者。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进入他那份契约的，正是这样一个先在的「我」。幕后的人，是一个一个先在的「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却已经在那里，等着去选原则。二十一岁那篇论文里的共同体，没有进到契约的会场里。

◆ 五、桑德尔的那一刀

这一处，是他挨得最有名的一刀。

1982 年，桑德尔出版了《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核〕。他的批评，大意是：罗尔斯的那个自我，被设想成先于它的一切目的、归属和依恋；可真实的人，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某个家的孩子，某个地方的人，某个传统里长大的人；这些不是他随手挑的目的，而是构成他的东西。把这些都剥掉，剩下的那个「我」，是空的，是一个「没有负担的自我」〔核：桑德尔 1982 年著作与 1984 年论文，转述〕。

本系列正在写的《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写的正是这一刀。本书在第 58 章接着写，不另判。

本书和桑德尔的方向，也要分清。桑德尔说，一个人是被他的归属「构成」的，他更看重的是共同体和传统；本书说，一个人是在土和路里「长出来」的，而且长出来以后还会回头改那片土和那条路。前一种说法，容易让人觉得归属是定死的；后一种，归属也在长、在改。第 58 章细说这个分界。

这里只记一笔：桑德尔那一刀，和他二十一岁时自己的那句话，方向是一样的。桑德尔从外面砍过来的地方，正是他年轻时自己站过的地方。

◆ 六、他的回答

他怎样回答桑德尔?

大致是：我那个「先于目的的自我」，是一个政治的观念，不是一个关于人本质上是什么的形而上学主张。在政治上，我们把公民看作能退后一步、能修改自己目的的人；这不等于说，人在心里真的和自己的依恋、归属是分开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相关论述，转述〕。第 34 章说过，他也承认，很多人觉得自己和某些信念、依恋是分不开的。

这个回答，和第 33 章那次转向是连着的：把一个原来像是在讲人性的说法，改读成一个只在政治上成立的说法。

还要说一句：他这个回答，是真心的，也是一贯的。第 33 章那次转向，就是把一套像在讲人性的东西，改读成只在政治上成立的东西。对「自我」，他做了同样的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说他在躲。

本书认这个回答在政治上的用意：在公共的那一边，不许任何人因为「你生来就属于某个群体」而被绑住。本书只多问一句：在公共的那一边，一个人是怎样长成「能退后一步」的那个人的？能退后一步，本身也是长出来的。

◆ 七、从现成的选项里挑

再拿本书的自由律来对一对。

自由律，走三拍：纠缠，选择，激发。选择这一拍，不是在一张现成的单子上勾一项，而是从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裁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第 11 章）。周蕙那家有一面老方子墙的店，不在任何一张创业项目的单子上；它是从毕业论文、刘奶奶的方子、大姐那句话、小学门口的老人这一团东西里，裁出来的。

说得再家常一点：一个人去饭馆点菜，菜单上有二十道菜，他挑了一道，这是在现成选项里挑。一个人回到家，打开冰箱，里面有半棵白菜、两个鸡蛋、一小块腊肉，他琢磨了一会儿，做出了一道菜单上没有的菜，这是从一团东西里裁出一条路。前一种，要紧的是菜单列得全不全、自己挑得准不准；后一种，要紧的是冰箱里有什么、手上会什么、心里想吃什么，这几样缠在一起。

先在的「我」去挑目的，是另一种选择：一个已经在那里的我，面对一排已经在那里的选项，挑一个。挑得再认真，也只是在现成的东西里挑。

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这就是在现成选项里挑。自由律要的那一拍，是「我」和「目的」一起从土里长出来。第 17 章说，原初状态只从一张现成的单子上挑原则；这一章说，他心目中的人，也只从一排现成的目的里挑人生。两处是同一个样子。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人能退后一步，能说「这不是我要的」，能改。这是自我自由的底子，护住了人不被生来带着的目的绑死。

关门：自我先于目的，先在，站在所有目的前面挑。二十一岁那句「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在这里被压住了；自我界那片缠在一起的土，成了「我」挑选的对象，而不是长出「我」的地方。

◆ 九、放回日子里：一张新表

周蕙的店开到第三年，那位创业讲座的老师来镇上办活动，顺路进店买了几块枣糕。他认出了周蕙，问她：「当年你是怎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周蕙想了想，拿了一张纸，画了一张跟他当年不一样的表。表只有一栏，从上往下，是一串日子：翻出毕业论文的那天，抄到刘奶奶方子的那天，第一次做失败的那天，大姐说「我帮你看店」的那天，第四十一版做成的那天，第一个熟客进门的那天。

她说：「我不是先想清楚要什么，再挑的。我是一边做，一边知道自己要什么；一边知道，一边成了现在这个人。」

老师又问：「那左边那一栏，『我要什么』，你现在填得出来了吗？」

周蕙笑了：「填得出来。可要是三年前让我填，我填的肯定不是现在这个。」

老师看了那张表很久，说：「我下回讲课，把这张也放上。两张表都放上，让大家自己看。」

> 带走的话
>
> 能退后一步说「这不是我要的」，是自由；可「我要什么」和「我是谁」，常常是一边做一边一起长出来的。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人能退后一步、能改自己的目的。关门：自我被放在目的前面，先在；自我界那片缠着的土，成了被挑的对象，不是长出「我」的地方。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现成的选项里挑，挑得再好，创造那一项也只剩一点点；周蕙那张一栏的表，才是乘出来的样子。

第 36 章

一个孩子的三次「不拿」：正义感是一级级长出来的

◆ 一、一个孩子的三次「不拿」

周越的女儿，小时候有过三次「不拿」，周越一直记得。

第一次，她四岁。在超市里，她从货架上拿了一颗糖，攥在手心里，出门前被妈妈发现了。妈妈蹲下来，说：「这不是我们的，没付钱，不能拿。」她哭着把糖放了回去。那时候，她不拿，是因为妈妈说不能拿；她信妈妈，妈妈说的就是对的。

第二次，她十三岁，当了数学课代表。有一回收作业，一个同学没写完，求她先别交，让他抄一抄她的。她犹豫了很久，没有给。回家跟爸爸说：「我要是给他抄了，别的同学辛辛苦苦写完的，就吃亏了。我是课代表，大家都看着我呢。」那时候，她不拿，是因为她在一个班里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上的人，该对大家公平。

第三次，她十七岁。班里评奖学金，她和同桌小钟分数差不多，老师私下跟她说，名额只有一个，你家条件好一点，要不让给小钟？她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跟老师说：「让可以，可不能是因为我家条件好，就私下让。评奖学金要是看家庭条件，就该把这一条写进规矩里，对所有人都这么评。」那时候，她不拿，是因为她想的是：什么样的规矩，对谁都说得过去。

周越后来想，这三次里，他和妻子真正「教」的，只有第一次。第二次，是班集体教的；第三次，是她和小钟两年的同桌教的。孩子的正义感，越往后，越不是大人能直接教出来的，得靠她自己在一个个人群里长。

三次「不拿」，是一个人的正义感，一级一级长出来的样子。

◆ 二、他写过一模一样的三级

这三级，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写过。

在第三部分，第 70 到 72 节，他讲一个人的正义感是怎样长出来的，分了三个阶段〔核：《正义论》§70—72，转述〕。

第一阶段，他叫「权威的道德」。孩子在家里，被父母爱着、照顾着，他信任父母，于是接受父母给他的那些规矩。他还不懂规矩为什么对，只是因为爱和信任，而守规矩。

第二阶段，他叫「社团的道德」。孩子长大，进了学校、团体、球队，在里面有了一个角色。他学会了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问题，学会了合作，对同伴有了感情；他守规矩，是因为他在一个大家彼此信任的团体里，有一个位置。

第三阶段，他叫「原则的道德」。一个人终于开始认同规矩背后的那些原则本身：他守公平，不只是因为爱谁、在哪个团体里，而是因为他懂了、认了公平这件事本身。

他还为这三个阶段写了三条「心理规律」，大意是：父母爱孩子，孩子就会爱父母；一个人在一个公平的团体里被友善对待，就会对团体里的人生出友善；一个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看到社会的制度让他和他关心的人得益，就会生出维护这些制度的正义感〔核：《正义论》§75，转述〕。

这一套，最早的样子，在他 1963 年那篇《正义感》里就有了（第 4 章插过这面旗）。

◆ 三、先说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这几节，是《正义论》里很少有人细读、却写得极好的地方。

好在它是长出来的：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有正义感，也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想通了原则；他是在一个家里、一个个团体里，一步一步被爱着、被信任着、在一个位置上被需要着，才长出来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的土：家，团体，社会；每一阶段，都有它的路：从爱到合作，从合作到认同。

好在它讲的是爱。一个理论讲正义，讲到最后，承认正义感的第一粒种子是爱——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信任——这在一本以「理性的人在幕后选择」开头的书里，

是很动人的一笔。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第 22 章）；可幕前长出正义感的那个孩子，是在关心里长大的。

好在它是缠着的：正义感不是一个人脑子里的东西，是他和父母、和同伴、和整个社会之间缠在一起长出来的。三块地，在这里都在：规矩（理念界），家和团体里的日子（现实界），爱、信任、同伴的感情（自我界）。

在他所有的著作里，这几节，是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二十一岁那篇论文里的种子，在这里长出来了。第 2 章插下的那面旗，本书在这里拔完：种子没有丢，它长进了第 70 到 72 节。

◆ 四、家，是第一所学校

这三个阶段里，第一阶段在家里。这一点，值得停一下。

在他的理论里，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孩子在什么样的家里长大，也决定了家里的人彼此是什么关系〔核：《正义论》§ 2 等处，转述〕。正义感的第一粒种子，是在家里、在父母的爱和信任里落下的。

可是家里的事——家务怎么分，谁照顾老人，谁牺牲自己的工作去带孩子——在《正义论》里谈得很少。后来有学者专门批评这一点，说：家恰恰是很多不公平最早发生的地方，而他那套理论，很少把幕掀到家里去看（第 61 章写奥金）。他在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里，专门用一节回应了这个批评，承认正义原则对家庭也有约束，比如家庭成员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不能因家庭而受损〔核：《再论公共理性》1997 年，有关家庭的一节，转述〕。

放回周家：周静那十年，是在家里过的。她的正义感，是在家里长的；家里的不公平——一个人扛了十年——也是在家里发生的。家，是第一所学校，也是第一个需要一张阖书的地方。

◆ 五、同一本书，两支笔

现在，把这几节和上一章的第 84 节并排放在一起。

第 70 到 72 节说：一个人的正义感，是在家里、团体里一级一级长出来的。「我」是长出来的。

第 84 节说：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目的。「我」是先在的，站在目的前面去挑。

两处都在《正义论》的第三部分，隔着十几节。一处写发生，一处写先在。本书管这叫「同一支笔」：同一个人、同一本书里，两种方向的笔法。

这里要守本书的一条纪律：这类「同一支笔」的判断，要核到原文才下判。本书在这里核的，是两处的大意；第 84 节那句话的确切措辞、它在那一段里的前后文，本书还没有核到可靠的原文（第 35 章已标待核）。所以，本书在这里不说「他自相矛盾」，只说：按本书能核到的大意，两处的方向不一样；这是一个读法，不是一个定论。这一处，照登进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

◆ 六、他多半会怎样说

公平起见，要替他想一想，他会怎样把两支笔合在一起。

他多半会说：两处讲的，不是同一个问题。第 70 到 72 节讲的，是一个人的正义感怎样长出来，为的是说明一个正义的社会能够稳定——生活在里面的人，会长出维护它的正义感。第 84 节讲的，是一个人给自己定人生计划时，怎样权衡、怎样选择，为的是反对「主导目的」论。一个讲道德心理，一个讲理性选择；一个讲正义感怎样来，一个讲人生目的怎样挑。两处可以并存。

这个说法，是讲得通的。本书认：两处不一定打架。而且，他在第 70 到 72 节里，本来就是要说明一件他很在意的事：一个正义的社会，能让生活在里面的人，自然而然地长出维护它的心。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想法：正义不只是一套冷冰冰的规矩，它还会在人心里生根。

可本书要多看一眼那三个阶段的终点。第三阶段，「原则的道德」，一个人最后认同的，是什么原则？是在原初状态里选出来的那两条原则。也就是说：正义感是长出来的，可它长向的，是一套事先选好的原则。长的路，在第 70 到 72 节；长的方向，在原初状态里已经定了。

正义感是长出来的，它长向的原则，却是选出来的。这是同一支笔最深的一处：他写了发生，可发生是为了让人长到一个先定好的地方去；长出来的东西，不回头改那个地方。

◆ 七、1993 年以后，这支笔去了哪里

还有一件事要记下。第 33 章说过，1993 年，他承认《正义论》第三部分讲稳定的那套办法不现实。第 70 到 72 节，正是那套讲稳定的办法里的一块。

《政治自由主义》换了一种讲稳定的方式：不再靠每个人都长出同一种正义感、认同同一套人生学说，而是靠重叠共识——各人从各自的信仰出发，都能认可同一套政治原则（第 38 章）。

这样一来，那支写「长出来」的笔，在他后期的著作里，分量轻了。本书不说它消失了；只说：他拆第三部分的时候，把他写得最接近「发生」的那几节，也一起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此为本书读法，待验〕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在家里、在团体里、在社会里，三块地缠着长。这是他离本书最近的一处，二十一岁的种子在这里长成了。

关门：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的是事先选好的原则；发生是为了稳住那套选出来的东西，不回头改它。同一本书里，还有另一支笔写着自我先于目的。1993 年以后，写发生的那支笔，分量轻了。

◆ 九、放回日子里：奖学金那件事的下文

周越的女儿跟老师说完那番话，老师没有生气，反倒把她的意思报给了年级。

年级开会讨论了一回，改了奖学金的规矩：分成两种，一种看成绩，一种看成绩和家庭条件；两种都写清楚标准，公开评。那一年，她拿了第一种，小钟拿了第二种。

小钟后来跟她说：「你要是那天私下让给我，我拿着也不踏实。现在这样，我拿得心安。」

那一年年底，年级的老师在总结里写了一句：今年奖学金规矩的修改，是一位同学提出来的。没写名字，可班里的同学都知道是谁。周越的女儿说，她最高兴的不是规矩改了，是老师把「为什么改」写进了总结里。

周越听女儿讲完，跟周静说：「这孩子，三次不拿，一次比一次想得远。第三次，她想的已经不只是她自己了，是规矩。」

周静说：「她那个规矩，是从她和小钟这两年同桌里长出来的。没有这两年，她想不到这一层。」

周越想了想：「罗尔斯写过这三级。可他写的第三级，是长向一套事先选好的原则的。我闺女这一回，是长出了一条新规矩。」

> 带走的话
>
> 正义感是在家里、在同伴中间一级一级长出来的；长到最后，它该能长出新规矩，而不只是认得旧原则。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都在：家和团体里的日子，爱、信任与同伴的感情，最后认同原则。这是他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关门：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事先选好的原则，不回头改它；同一本书里另一支笔写着自我先于目的。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三级走下来，一个人从被管着守规矩，走到自己认规矩，是乘出来的一份自由。只是在他的书里，乘到最后停在「认得」；周越女儿那一回，多乘了一步，长出了一条新规矩。

第 37 章

老屋该怎么用：讲理的人为什么合不拢

◆ 一、老屋该怎么用

父亲八十五岁那年，夏天没有回老屋住，腿脚实在走不了那段土路了。老屋又空了下来。

三兄妹为老屋以后怎么用，商量了三回，没商量出结果。

周蕙想把老屋收拾出来，改成一个小作坊：她店里的面越做越多，镇上那台石磨就在老屋附近，在老屋磨面、发面，再送到店里，又近又好。她说：「老屋空着就是一天天坏下去，用起来才有人气。」

周越想把老屋原样留着。他说：「爸每年夏天回来住，是他的念想。他今年走不动，明年说不定能走。改成作坊，他回来住哪儿？」

周静想把老屋租出去。她说：「爸以后要用的钱只会越来越多，租出去一个月也有几百块，能补一点。」

三个人都不糊涂，都讲理，都为这个家好，面对的也是同一座老屋、同一个父亲。可就是合不拢。

周越有一回急了，说：「咱们仨是不是有谁没想明白？」

周静说：「都想明白了。就是想明白的东西不一样。」

◆ 二、讲理的人，会合不拢

周静那句话，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里，用了好几页来讲。

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讲理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认真想过以后，还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是因为谁笨，不是因为谁自私，也不是因为谁不讲理——他说的，恰恰是都讲理的人。

他的回答，叫「判断的负担」：人在运用理性、做出判断的时候，本来就背着一些担子，这些担子让讲理的人也会合不拢〔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第 2 节，转述〕。

◆ 三、六副担子

他列了六副担子，大意如下〔核：同上，转述〕。

第一，证据本身是相互冲突的、复杂的，很难评估。老屋改作坊到底能不能挣钱，租出去能租多久，父亲明年能不能走得动，谁也说不准。

第二，即使大家同意哪些考虑是相关的，也可能在分量上意见不同。三兄妹都同意，父亲的念想、老屋的维护、家里的钱，这三样都要考虑；可哪一样更重，三个人掂出来不一样。

第三，我们用的概念都有模糊的地方，碰到难办的情况，只能靠判断和解释。什么叫「念想」？一座一年只住一个月的老屋，算不算念想？

第四，我们怎样评估证据、怎样掂量各种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一生的全部经验塑造的，而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

第五，一个问题的两边，常常都有不同种类、分量相当的规范性考虑，很难给出一个总的评判。

第六，任何一套社会制度，能容纳的价值都是有限的，总得在许多价值里有所取舍；没有一个社会能把所有好东西都装进来。

◆ 四、先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看见

这六副担子里，本书最看重第四副。

周蕙为什么想改作坊？因为她这几年一直在做面，她知道一座空房子一旦用起来会有多少人气；她的经验，是「用起来才活」。周越为什么想留着？因为他常年在外地，对老屋的记忆停在小时候，他最怕的是回来发现什么都变了；他的经验，是「留着才在」。周静为什么想租？因为她照顾父母十年，比谁都清楚钱怎样一点一点花出去；她的经验，是「细水才能长流」。

你在单位里也见过。开会讨论要不要上一个新项目，做财务的同事总先看风险，做销售的同事总先看机会，做技术的同事总先看能不能做成。三个人都不糊涂，都为单位好，可一个在账本前面坐了十年，一个在客户那里跑了十年，一个在机房里熬了十年。十年的土，把三个人的秤，校成了三个样子。

三个人掂量出来不一样，是因为三个人走过的路不一样，身后的土不一样。

罗尔斯把这一层写了出来：一个人怎样权衡证据，是他一生的经验塑造的。他在这里，写出了土。本书在前言里说，他看见了一件很多人看不见的事：讲理的人面对同样的证据，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谁笨、谁坏，而是判断本身有负担。就是这一处。

还有一层更深的：他说，这种合不拢，是自由的制度下理性自由运用的正常结果〔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与第二讲，转述〕。多元不是一场要消除的灾难，而是自由长出来的东西。一个社会越自由，人们的想法就越不一样。这是一次真正的看见：多元，是从自由里长出来的。

◆ 五、负担，和私心不是一回事

还要把他的一处分寸讲清楚。他并不是说，所有的合不拢都来自判断的负担。

他明说过：人和人之间的分歧，有很多是不讲理的来源——偏见，私利，盲目，固执，一心只想着自己那一派赢〔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第 2 节，转述〕。这些，不是判断的负担，是另一回事。判断的负担，专指那些即使大家都讲理、都真诚、都不为私利，也仍然会让人合不拢的东西。

放回周家：要是周越想留老屋，只是因为他惦记着将来老屋拆了能多分一笔钱，那不是负担，是私心。要是周蕙想改作坊，只是想占老屋的便宜、不给家里交租，那也不是负担，是私心。三兄妹那三回商量没商量拢，本书说是负担，是因为三个人都没藏私心，都是真心为这个家好。

这个分寸很要紧。它让「讲理的人合不拢」这句话，不至于变成一句「怎么都行」的空话：私心要挡，挡完了还合不拢的，才是负担，才要宽容。

◆ 六、看见了土，他怎么办

那么，看见了这一层，他得出什么结论？

他的结论，是宽容。既然讲理的人会合不拢，而且这是判断的负担造成的，那么一个讲理的人，就不该要求别人接受他自己那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更不该用国家的强力去压别人接受〔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转述〕。讲理的人，会承认判断的负担，因而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讲理，只是想法不同。

然后，他的办法，是找重叠：各人的学说不同，只要能在政治规矩上碰到一起，就够了（第 38 章）。

他还从这里推出了一条对个人的要求：讲理的人，会接受判断的负担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别人不同意自己，就认定别人不讲理；他也不会要求用国家的强力，去推行只有自己那一派才认的学说〔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转述〕。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在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上，承认别人也可能是对的，至少和自己一样讲理。

这一步，是对的，而且在日子里用得上。周家三兄妹要是谁都认定「只有我想明白了」，这个家早就吵散了；承认对方也是讲理的，只是经历不同，才坐得下来。

◆ 七、他没有往下问的那一步

可是本书要指出他没有往下问的那一步。

他看见了：一个人的判断，是他一生的经验塑造的。这句话，已经把土摆到了桌上。接下来可以问两个问题。一个是：既然合不拢，怎样相处？这是他问的，他的回答是宽容和重叠。另一个是：这些不同的视角，是怎样从各人的土里长出来的？它们碰在一起，能不能长出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新东西？这个问题，他没有问。

前言里说，这是他停在第二站的地方：承认讲理的人会看出不同的结论，办法是找重叠，而不是问这些视角怎样长出来。

这不是一个小差别。最小公约数，是三个人各退一步，退到都能忍的地方；碰出来的新东西，是三个人各往前走一步，走到一个原来谁都没到过的地方。前者要的是让步，后者要的是把各自的来历摆出来。

一个是找三个人都能接受的最小公约数；一个是看三个人的经验碰在一起，能长出什么。前一种，结论是「互相别压着」；后一种，结论可能是一个谁都没想到的用法。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一扇大门：判断的负担，尤其第四副担子，把「一生的经验」写进了理性本身。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多元是自由长出来的东西。

关门：看见了土，他把它当成需要宽容的事实，而不是可以碰出新东西的地方。各人的经验，被收进各自的院子里；院子之间，只求相安，不求相生。

◆ 九、放回日子里：第四回商量

第四回商量，是周越的女儿提的主意。她说：「你们仨别再各说各的方案了。每人先讲讲，自己为什么这么想，是哪一件事让你这么想的。」

周蕙讲了她店里那台老烤箱，放了半年没用，再开的时候锈得不成样子。周越讲了他小时候在枣树底下挨打的那个下午，他说他怕回来找不到那棵树。周静讲了父亲去年住院那一个月，账单一张一张摞起来的样子。

三个人讲完，屋里静了一会儿。

然后周蕙说：「那这样行不行：老屋东边那间，爸住的那间，原样留着，谁也不动。西边两间，我收拾出来当作坊，一年给家里交租，这租钱专门存着给爸用。我在那儿干活，房子天天有人气，也不会坏；爸哪年夏天能回来，东屋是现成的，还有人照应他。」

周越想了想：「树呢？」

周蕙说：「树在东屋门口，我保证一根枝都不碰。」

周静说：「租钱按市价，别因为是自家人就少交。」

周蕙笑了：「行。」

父亲那天也在。他一直没说话，听到最后，只问了一句：「西屋那台老灶，你留不留？」周蕙说：「留。我还用它烧柴火蒸枣糕，那个味道，电烤箱出不来。」父亲点点头：「那就好。那台灶是你妈砌的。」

这个用法，三个人来之前谁也没想到。它不是三个方案的平均，也不是三个方案里最小的那一块公约数；它是三个人把各自的经验摆到桌上以后，碰出来的。

带走的话

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把各自是怎么想到这儿的讲出来，常常能碰出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办法。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多元从自由里长出来。关门：看见了土，只求相安；各人的经验留在各自的院子里，没有被当成碰出新东西的材料。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互相宽容，自由这一项是满的；可只求相安，创造那一项停在原地。第四回商量，三个人的经验碰在一起，才乘出了一个新用法。

第 38 章

墙那边长出来的年糕：从权宜之计到重叠共识

◆ 一、同一条规矩，三种理由

第 33 章说过，父亲改了那条过节的老规矩：能回来的回来，回不来的打个电话；上香，愿意上的上，不上的在旁边站一会儿。

规矩改了以后，三家人都认。可周静后来发现，三家人认它的理由，各不一样。

周蕙的丈夫认它，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不能上香；这条规矩不逼他，他就能真心地回来过年，而且他的信仰本身也教他孝敬老人。

周越的妻子认它，是因为她老家也有老人要看；这条规矩让她能两边都顾上，她觉得这才是一家人该有的体谅。

父亲认它，是因为他最在乎的是「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规矩松一点，人才聚得拢。

三种理由，一条规矩。理由各归各，结论碰在了一起。

这就是罗尔斯说的「重叠共识」。

◆ 二、三步：权宜之计，宪法共识，重叠共识

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第四讲里，讲了一个社会走向重叠共识的一条路，大致分三步〔核：《政治自由主义》第四讲，转述〕。

第一步，权宜之计。几方力量相当，谁也吃不掉谁，于是暂时讲和，定一些规矩。这种讲和，靠的是力量的平衡：哪天一方强了，它就会撕掉规矩。好比两家邻居吵了多年，谁也赢不了谁，只好约定「你别占我的地，我也不占你的」；可哪天一家的儿子当了村干部，这个约定就难说了。

第二步，宪法共识。各方在一些政治规矩上达成了共识——比如选举的程序、基本的权利——这些规矩写进了宪法，大家慢慢习惯了按它们办事。可这种共识还比较浅：它只管程序，不太管背后的正义观念；大家守它，多半是因为守惯了、守着有好处。

第三步，重叠共识。持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道德学说的人，各自从自己的学说内部出发，都认可同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他们认它，不是因为力量平衡，也不只是习惯，而是因为在各自的学说里，都能找到理由去认它。这样的共识，他说，是「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哪天某一方强了，它也不会撕掉规矩，因为它自己的学说就支持这套规矩〔核：同上，转述〕。

◆ 三、这个政治观念长什么样

被大家各自认可的那个「政治的正义观念」，他说有三个特点〔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2 节，转述〕。

第一，它是一个道德观念，但只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不管人生的全部。

第二，它是「自立」的：它不从任何一种完整的宗教或哲学学说里推出来，自己站得住。他打过一个比方，说它像一个「模块」，可以装进各种不同的完整学说里，在每一种学说里都找到支撑〔待核：「模块」与「自立的」提法的原文与所在节〕。

第三，它用的材料，取自一个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里那些大家都熟悉的基本观念。

他还把一个社会的文化分成两块：一块是「公共政治文化」——宪法、法院、议会、公共讨论里的那些观念；另一块是「背景文化」——教会、大学、各种社团、家庭里的那些东西，各种完整的学说在那里生长〔核：同上，转述〕。政治观念从前一块取材料，后一块是各人各家的院子。

◆ 四、先还公道：这是他最实用的一件工具

本系列第 120 号判过：「重叠共识」比「无知之幕」更实用。本书认这一判。

无知之幕要你在脑子里开一场想象的会；重叠共识，你在日子里天天用。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街坊，大家信的东西不一样，要一起定点规矩，最好的办法，往往就是不去争「谁的道理才是对的」，而是看一看：各自从自己的道理出发，能不能都认这一条？

它还很谦虚。它不说「我的正义观念是真的，你们都得信」，只说「你们从各自信的东西出发，看看能不能认这一条」。一个理论能这样说话，是它的作者真心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讲理。

它还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它不要任何人放弃自己信的东西。周蕙的丈夫不必放弃他的信仰，父亲不必放弃他的香火，大家各守各的，却都守同一条规矩。这是对每一个人最深的尊重。

不逼人换掉自己信的东西，只看大家能不能在一条规矩上碰头。这一条，是他留给一个多元社会最实用的东西。

◆ 五、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

可是本系列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第 26 章，把他和哈贝马斯并排放过，说了一句：罗尔斯要的是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

本书在这里接住这一句，往下推一步。

重叠共识的结构，是这样的：各家有各家的院子，院子里长着各家的理由；院子外面，有一块公共的地，立着一条大家都认的规矩。每家从自己的院子里伸出一根线，连到那条规矩上。线是各家的，规矩是共同的。院子和院子之间，没有线。

这个结构，护住了各家的院子不被压，这是它的好处。它的代价是：各家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只能以「一根线」的身份，连到公共的规矩上，而不能走出院子，和别家院子里的东西碰一碰。

放到一座城里想：城里有各种庙、教堂、学堂、同乡会、戏班子，各有各的讲究。重叠共识说：城里的公共规矩，不能照着其中任何一家的讲究定，要定成每一家都能认

的样子。这是对的。可一座城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往往是这几家的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戏班子借了庙里的场子唱戏，同乡会在学堂里办识字班，一条街上几家人合着办了一个庙会。这些，不在公共规矩里，也不在任何一家的院子里，在院子和院子之间。

本书在第 16 章那张表里写过「隔」：信仰关进私人领域。重叠共识，就是这道隔的最精致的样子：隔得很有礼貌，谁也不压谁；可院子和院子之间，隔着墙。

◆ 六、墙那边长出来的年糕

回到周家。

规矩改了以后第二年，周越一家从南方带回了一袋年糕。大年初一，周静照着弟媳教的法子，把年糕切片，和老家的腊肉一起炒了一盘。父亲吃了，说：「这个好。」

那一年以后，大年初一吃年糕炒腊肉，成了周家的新规矩。

这条新规矩，不是重叠共识。这里要分清两样东西。重叠共识回答的是：大家信的不一样，怎样守同一条规矩。年糕炒腊肉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大家信的不一样，碰在一起，能长出什么。前一个问题，要的是互相不压；后一个问题，要的是互相往来。

重叠共识，是各家从各自的理由出发，认同一条已经有的规矩；这一盘年糕炒腊肉，是两家的东西——南方的年糕，北方的腊肉——走出各自的院子，碰在一个灶台上，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它还回头改了周家的「过年」这件事本身。

结论碰头，是各守各的；一起碰出来的，是长出新东西。重叠共识做到了前一样，这已经很难得。后一样，要院子和院子之间，有一扇门。

◆ 七、他会怎么回答

他会说：政治规矩不该去管各家院子里长什么；院子和院子之间怎样往来，是背景文化里的事，是公民社会自己的事，自由的社会本来就鼓励这种往来。周家的年糕，恰恰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背景文化里长出来的；我的理论不禁止它，还护着它。

这个回答是真的。他的理论确实不禁止年糕。而且他还说过，一个自由社会的背景文化越丰富、各种学说越活跃，这个社会就越有生气；他从来不希望各家的院子死气沉沉〔待核：相关表述出处〕。

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背景文化里碰出来的那些新东西，能不能回头进入公共的政治规矩？一条新规矩在无数个家里、街坊里、社团里碰出来了，被很多人认了，它能不能沿着一条路，走进宪法、法律、公共的讨论，改一改那个「自立的」政治观念？在他的结构里，政治观念是自立的，它从公共政治文化里取材料，不从背景文化里取；背景文化里长出来的东西，要先变成公共政治文化里的观念，才能进来。这条路有没有，怎么走，下一章看。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他最实用的一扇门：不逼人换掉信的东西，只求在规矩上碰头；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比力量平衡结实得多。

关门：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和院子之间是墙。政治观念要自立，不从各家的院子里取材料；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不直接回头改公共的规矩。

◆ 九、放回日子里：一张新的年夜饭单子

那年春节以后，周静在家里的群里发了一张单子，是第二年年夜饭的菜。单子上写着：年糕炒腊肉（周越家的年糕，咱家的腊肉）；荠菜团子（妈的菜）；红烧鱼炖春笋垫咸肉（前年碰出来的）；红枣发糕（韩家奶奶的方子，周蕙做）。

每一道菜后面，都用括号写着它是从哪里来的。

周蕙的丈夫在群里回了一句：「我能不能也带一道？我们那边过节，有一种素的烩菜。」

周静回：「带。」

那一年，单子上又多了一行：素烩菜（二姐夫家的）。

那一年的年夜饭，二姐夫那道素烩菜，父亲吃了两碗。他说：「这个清淡，我这把年纪，正好。」第二年，周静把素烩菜也写进了单子，括号里写：二姐夫家的，爸爱吃。

周越后来说：「咱家这张单子，一开始是爸定的规矩，后来是大家各自都认的规矩，现在是大家一起往上添的规矩。」

周静说：「前两样，罗尔斯都写了。最后一样，得有人在群里说一句『带』。」

带走的话

不逼人换掉自己信的东西，能让大家在一条规矩上碰头；院子之间开一扇门，才能碰出一道新菜。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不逼人换掉信的东西，只求在政治规矩上碰头，稳定出于正当理由。关门：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政治观念自立，不从院子里取材料。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各守各的，自由这一项是满的，大家也都走通了；可院子之间不缠，创造那一项留在了墙里。群里那一声「带」，才让它乘了出来。

第 39 章

亭子里的一块牌子：公共理性把自我界的理由留在门外

◆ 一、会上的两段话

第 31 章写过，镇上开会商量修广场，周静去了，说了一段话，后来变成了几张朝南的长椅。那次会上，还有另一段话。

一位老街坊站起来，说：「广场中间，得修一个亭子，亭子里供一尊像。我们信这个的人多，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老辈人说，镇口有了它，镇子才太平。」

主持会议的干部听完，客客气气地说：「老人家，您的心意我们记下。不过广场是大家的，镇上信什么的都有，也有什么都不信的。修什么，咱们得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

老街坊想了想，又站起来：「那我换个说法。镇上老人多，老人喜欢有个地方聚一聚、说说话。修个亭子，能遮阳挡雨，老人能在里面坐着。」

干部说：「这个理由，大家都能听明白。」

后来亭子修了，里面没有像，放了几张石凳。那位老街坊每天下午都去坐一会儿。

周静坐在台下，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会后，那位老街坊在门口碰见周静，说了一句：「我那个说法，是换过的。换过以后，大家都点头了。可我心里那个，还是没说出来。」周静说：「您心里那个，我听出来了。」

她自己那段话，其实也是这么讲的：她心里想的，是自己那十年，是母亲病床边的那些夜；可她在会上说出口的，是「照顾老人的人，需要一个地方歇口气」。

◆ 二、公共理性是什么

那位干部要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罗尔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公共理性。

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第六讲，和 1997 年的长文《再论公共理性》里，把这件事讲得很细〔核〕。大意是这样的。

在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公民们信着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当大家要决定一些根本的政治问题——他叫它「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比如谁有投票权、宗教自由管到哪里、基本的机会怎样分——的时候，公民们应该用彼此都能合理地期望对方接受的理由来说服对方，而不是用只有自己那一派才认的理由〔核：同上，转述〕。

这种理由，来自那个政治的正义观念：自由，平等，公平的合作，公共的福祉。不来自某一种宗教的教义，也不来自某一种哲学的完整学说。

他说，这是公民之间的一种「文明的义务」：你要别人服从一条用国家强力来执行的规矩，你至少得给他一个他作为讲理的公民能够接受的理由〔核：同上，转述〕。

◆ 三、管到哪里

他还说清了公共理性管到哪里。

它主要管的是「公共政治论坛」：法官在法庭上判案的理由，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政府官员和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给出的理由；竞选公职的人在竞选时说的话。普通公民呢？他说，公民在投票、在讨论根本的政治问题时，应当把自己想象成立法者，问一问：如果我是立法者，我能用什么理由，说服别的讲理的公民〔核：《再论公共理性》，转述〕。

它不管背景文化。在教会里、大学里、各种社团里、自己家里，你怎样讲你的道理，用什么理由，都是你的自由。一位牧师在布道时，一位教授在课堂上，一对父母在饭桌上，可以放开讲自己的完整学说。

◆ 四、一扇窄门：附带条款

还有一处，要特别说清，它关系到本书的一条推翻条件。

1997 年那篇长文里，他把公共理性放宽了一些。他说，公民在公共政治讨论里，可以在任何时候引入自己的完整学说——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理由——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也

给出恰当的政治理由，来支持自己引入的那些主张〔核：《再论公共理性》，转述〕。他把这叫做「附带条款」。

这一放宽，不是小事。1993 年的讲法里，公共理性管得比较严，很多人批评它把宗教的声音挡在了公共生活之外；他在 1997 年的长文里回应了这些批评，承认宗教的理由在公共讨论里有它的位置，还举了历史上的例子：美国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里，很多人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去说话的，他认为这和公共理性并不冲突〔核：《再论公共理性》，转述〕。

他还举了几种公民可以做的事〔核：同上，转述〕：可以「宣告」，把自己的完整学说讲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为什么支持某个政治主张；可以「推测」，揣摩别人的完整学说，指出别人从他们自己的学说出发，也能接受某个政治主张；还可以「见证」，在自己不能同意某个政治决定时，出于良知，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放到镇上那次会上：那位老街坊，先讲了他信的东西，这是「宣告」；然后换成了「老人需要遮阳挡雨的地方」，这是「恰当的政治理由」。周静，心里是她的十年，说出口的是「照顾者需要歇口气」。两个人走的，都是这扇门。

这是一扇真正的门。自我界的理由，不是完全不许进公共的会场：它可以进来，可以被讲出来、被听见；只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

◆ 五、先还公道

公共理性，是一个多元社会里很要紧的一件工具。

没有它，会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拿自己信的东西去要求别人：「我们教里说，所以你们都得这样。」一个社会，就会变成几家大的信仰在国家强力面前的争夺，谁赢了，谁就把自己的教义变成所有人的法律。这是宗教战争的老路。公共理性，就是为了不走这条老路。

它还是一种尊重。你要别人服从一条规矩，就得给他一个他能懂、能接受的理由，而不是「因为我信」。这是把别人当成和自己一样讲理的人。

你要别人服从一条规矩，就得给他一个他能接受的理由。这一条，本书认，它是公共生活的承重墙。

◆ 六、换理由的时候，丢了什么

可是本书要看一看，那扇门在换理由的时候，丢了什么。

那位老街坊的亭子，修成了，里面放着石凳。他每天下午去坐。可他最初想要的那样东西——一尊让老辈人觉得镇子太平的像——没有了。他换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换来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亭子。那一份「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在换理由的时候，留在了门外。

周静的长椅，也是这样。长椅修成了，照顾老人的人有了歇脚的地方。可她那十年——半夜起来两回，母亲叫对她小名的那个下午——在会上，只剩下「照顾者需要歇口气」这一句。

你在日子里也常常这样换。你想请领导批一个假，真实的理由是「我妈这几天心里难受，我想回去陪陪她」，说出口的可能是「家里有事，需要处理」。换一个说法，假批了；可那一份「我妈心里难受」，领导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在单位里，这样换是对的；只是换过以后，一件事的来历，就只剩你自己记得。

这不是说不该换。在公共的会场上，确实该换。本书只是要看清：换过以后，公共那一边留下的，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自我界那片土——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想，他是从哪里来的——没有跟着进来。它在门口被翻译了，翻译完，原文留在了门外。

◆ 七、最里面那一层

还有一处，是本系列第 121 号判过的，在这里接住：最里层——原初状态的设定——不进任何可援引的形式。

在《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他讲他的「政治建构主义」：正义的原则，是经过一个程序构造出来的。可那个程序本身呢？他的意思，大致是：程序本身不是构造出来

的，只是被「摆出来」的〔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相关表述，原文与所在节待核，转述〕。

按本书的纪律，这一处没有核到原文，只作转述，不下重判。本书只把它和第 36 章并排放：那一章说，同一本书里，一支笔写发生，一支笔写先在；这一章是另一处，原则是构造的，构造原则的那个程序本身，只是摆出来的。一个讲构造的理论，最里面那一层，不讲构造，也不讲从哪里来。这一处，也照登进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

为什么这一层要紧？因为一个公民在公共会场上能改的，只到他的理由够得着的地方。他可以用政治观念里的理由，去改一条法律、一项政策；可要是他觉得问题出在更深的地方——比如那张基本善的清单漏了什么，比如那道幕挡掉了什么——他的理由，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

放回公共理性上：公民在公共会场上讲理由，要用政治观念里的理由；政治观念的原则，是那个程序构造的；那个程序，是摆出来的。一层一层往里走，最里面那一层，没有任何一个公民的理由能够得着。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你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附带条款、宣告、见证，让自我界的理由也能进会场、被听见。这是一扇真正的门，虽然窄。

关门：自我界的理由要在门口换成公共的理由，原文留在门外；换进来的，只能用来支持已经有的政治观念，碰不到那个摆出来的最里层。

◆ 九、放回日子里：亭子里的一块牌子

亭子修好一年以后，那位老街坊找到周静。他知道周静那几张长椅的事，也知道长椅边上那块「照护者休息处」的牌子。

他说：「周家大姐，我想在亭子里也挂一块牌子。不写我信的那个，就写几句话：这个亭子是哪年修的，为什么修，当初有老人想在这里供一尊像，后来大家商量，改成了给老人遮阳挡雨的地方。」

周静问他：「写这个干什么？」

老人说：「写下来，以后的人就知道，这个亭子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想过另一个样子，后来大家商量出了这个样子。那一尊像没修成，可想修它的那份心，也算在这个亭子里了。」

牌子后来真挂上了，挂在亭子的横梁下面，字不多。

周静后来跟周蕙说：「公共理性让他换了个说法，亭子才修成。可他最后还是想把原来那句话，挂在亭子里。」

周蕙说：「换了说法是门，挂那块牌子，是把原文也带进门了。」

> 带走的话
>
> 在公共的地方换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是对的；把原来那句话也记下来，挂在亭子里，才不丢了来历。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与理念界之间：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附带条款让私人的理由也能进会场。关门：理由要在门口翻译，原文留在门外；最里层那个程序只是摆出来的，谁的理由也够不着。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换了说法，亭子修成了，事情走通了；可那份「祖祖辈辈」没进来，长出来的只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一部分。那块牌子，让丢在门外的那一截也乘了进来。

第 40 章

本编总账：东屋和西屋之间——自我自由被关进私人的院子

◆ 一、东屋和西屋之间

周蕙把老屋西边两间收拾成作坊以后（第 37 章），碰到了一件小事。

老屋的东屋和西屋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土墙。东屋是父亲的，原样留着；西屋是作坊，每天一早揉面、发面、烤炉子。

第二年夏天，父亲终于又能回来住了一个月。他住在东屋，听得见隔壁作坊里的动静：揉面的砰砰声，烤炉的嗡嗡声，周蕙和帮手说话的声音。可他看不见。他拄着拐杖，要出东屋的门，绕到院子里，再进西屋的门，才能看一眼。一趟下来，腿就酸了。

住到第十天，他跟周蕙说：「这道墙，能不能开个门？」

周蕙犹豫：「开了门，作坊的面粉灰、烤炉的热气，都往您屋里跑。」

父亲说：「门是能关的。你干活的时候关着，我想看的时候，我敲敲门，你开一下。」

周越请老木匠来，在那道墙上开了一扇小木门。门上装了一个插销，东屋那边插，西屋那边也能插。

那个夏天，父亲每天早上都敲一回门，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看周蕙揉面。他看了几天，说了一句话，周蕙后来一直记着：「你这个揉法，跟你妈一样。你妈揉面，也是先往里折三下。」

周蕙说，她从来不知道这一点。

◆ 二、这一编走了哪几步

第 33 章，1985 年的转向：政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他承认了自我界那块地又硬又杂，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看见之后，他的办法是隔。

第 34 章，两种身份：扫罗变保罗，公共身份不变。改道不丢身份，这是护；两种身份彼此不缠，这是隔。

第 35 章，自我先于目的：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二十一岁那句「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在这里被压住了。

第 36 章，同一支笔：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这是他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可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的是事先选好的原则。

第 37 章，判断的负担：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他写出了土，结论是宽容与相安。

第 38 章，重叠共识：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

第 39 章，公共理性：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自我界的理由可以进会场，但要在门口翻译，原文留在门外。

◆ 三、看见与收回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他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第 33 章）	看见之后是隔，政治观念要自立，不从院子里取理由（第 33 章）
改信改道，公民身份不丢（第 34 章）	两种身份彼此不缠，心里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边没有格子（第 34 章）
人能退后一步，能改自己的目的（第 35 章）	自我先于目的，在现成的选项里挑（第 35 章）
正义感是在家里、团体里一级级长出来的（第 36 章）	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事先选好的原则（第 36 章）
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多元从自由里长出来（第 37 章）	看见了土，只求相安，不求相生（第 37 章）
不逼人换掉信的东西，只求在规矩上碰头（第 38 章）	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第 38 章）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私人理由可以进会场（第 39 章）	理由在门口被翻译，原文留在门外；最里层谁也够不着（第 39 章）

◆ 四、判决四结账

判决四的名字是「自我自由」。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改信改道不丢身份。证据在第 34 章（《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扫罗与保罗，公民在三个意义上自由），在第 38 章（重叠共识不要任何人放弃自己信的东西），在第 37 章（判断的负担，多元是自由的正常结果）。

第二样，正义感是一级级长出来的。证据在第 36 章（§ 70—72，§ 75），以及第 4 章提到的 1963 年《正义感》。

他又关上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自我先于目的。证据在第 35 章（§ 84 附近的表述〔待核〕），以及第 34 章公共身份先在、不变的结构。

第二样，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证据在第 33 章（政治观念自立，回避的方法），第 38 章（公共政治文化与背景文化之分，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第 39 章（公共理性，理由在门口翻译）。

◆ 五、推翻条件二：报账

导读里立过第二条推翻条件：如果他给出了一套程序，让一个人在私人生活里长出来的理由，能够回头改写公共规则，判决四要收窄。去查《政治自由主义》第五、六讲，和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

这一编查下来，本书报账如下。

找到了两扇门。一扇在《正义论》里：公民不服从（第 4 章）。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地、非暴力地、出于良知地违反一条他认为严重不正义的法律，诉诸多数人的正义感，

请大家回头改规矩（§55—59）。这是心里的我你他，最直接地回头改公共规则的一处。另一扇在1997年的长文里：附带条款，以及宣告、见证（第39章）。私人的理由可以进公共的会场，被讲出来、被听见，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也给出政治的理由。

两扇门，都是真的。可两扇门都窄。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能在一套以「隔」为主的理论里，留出这两扇门，说明他自己也知道，墙不能砌死。公民不服从那几节写于越战年代，附带条款写于他中风以后的最后几年。一扇门开在他五十岁上下，一扇门开在他七十多岁。他一生都在墙上找门。

公民不服从是例外，有门槛，要付代价，针对的是严重而明显的不正义。附带条款要翻译：进来的理由，最终要换成政治观念里的理由才算数；它能改一条具体的法律、一项具体的政策，却碰不到那个自立的政治观念，更碰不到最里层那个「摆出来」的程序。

拿周家那扇小木门比：公民不服从，像是有人实在憋不住了，拿拳头在墙上砸出一个洞，砸完了还愿意赔墙钱；附带条款，像是墙上开了一个传话的小窗，可以把话递过去，只是递过去以前，要先把话翻成对方的方言。两样都能让墙这边的东西到墙那边去，都不是一扇随时能推开、推开了就能走过去的门。

所以本书报：推翻条件二，部分坐实。判决四据此收窄一句，改写为：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的院子，院墙上只留了两扇窄门——一扇是公民不服从，一扇是附带条款；两扇门都通向具体的规则，不通向规矩的来历。

判决四，立，收窄一句。

保底写在这里：在国家的强力正要把一种信仰压到所有人头上的地方，那道墙是对的，谁也不许拆。

◆ 六、替换：墙换成门

这一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三件：墙，换成门。

墙和门，都隔开两个地方。区别在于：墙只隔，门能隔也能通。

一扇好门，本书说，要有四样。

第一，能关。私人的院子，要能关起来：你信什么，你家里怎么过，别人不能随便闯进来。这是罗尔斯那道墙最要紧的用处，门要保住它。东屋的插销，两边都能插。

第二，能进，而且带着原文进。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要能走出来，走进公共的地方；不只是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再进来，还要能把「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原来是怎么想的」也带进来，挂在亭子的横梁下（第 39 章）。

第三，能回。公共那一边定下来的东西，要能回到院子里去，改一改院子里的日子；院子里的东西，也要能沿着同一扇门，一步一步走到规矩的来历那里，而不只是改一条具体的政策。

第四，留痕。每一次开门、每一次进出，都有记录：哪一年，因为什么，谁提出的。

拿老屋那扇小木门对一对：插销两边都能插，这是能关；父亲敲门、周蕙开门，这是能进；周蕙也常推开它到东屋坐坐，这是能回；门框上那张小纸条，这是留痕。一扇小木门，四样都有了。

四样合起来：墙护住了院子，门让院子和院子、院子和公共那一边，能缠在一起。

墙只隔；门能关，能进，能回，留痕。

◆ 七、本编总判断

> 自我自由被关进了私人的院子：人可以在院子里变成另一个人，公共那一边一格不动；院墙上开着两扇窄门，门只通到具体的规则，不通到规矩的来历。

◆ 八、再看一眼他的好

这一编，拆得最多，也最要把公道还足。

一个在宗教战争的阴影里、在一个信仰极其多元的社会里想问题的人，最怕的是什么？是国家拿起强力，替所有人定一种活法。他一生最后二十年的心思，大半花在这里：怎样让一个社会里，信佛的、信耶稣的、什么都不信的人，都能挺直腰杆，守同一套规矩，谁也不必低头。

他在《再论公共理性》的结尾，还专门谈过一个问题：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能不能真心地认同一个不以他的信仰为根基的民主社会？他的回答是：能，而且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认同它，不是因为妥协，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仰里，就有尊重别人良知的理由〔待核：该文相关段落，转述〕。

那道墙，是为这个砌的。它砌得很认真，很有礼貌，把每一个院子都护得很好。本书要做的，不是拆墙，是在墙上开门。就像老屋那道土墙：它是母亲那一辈砌的，砌得很结实，冬天挡风，夏天隔热，东屋西屋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吵谁。开门的时候，老木匠特意说：墙是好墙，门要开在不伤墙的地方，门框要用硬木，把墙的力接住。

开门的前提，是墙已经在那里了；没有他砌的那道墙，本书连开门的地方都没有。

◆ 九、放回日子里：那扇小木门

那扇小木门，后来成了老屋里最常开的一扇门。

父亲夏天回来住的时候，每天早上敲一回。父亲不在的时候，周蕙也常常推开它，到东屋里坐一会儿，歇口气，看看父亲那张旧床、墙上那张全家福。有一回，韩家的小孙女跟着进去，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母亲年轻时在老屋门口揉面的照片，问：「这是谁？」

周蕙说：「是我妈。我揉面的法子，是跟她学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我爸隔着这扇门看出来的。」

后来，周蕙在作坊那一边的门框上，贴了一张小纸条：「此门某年夏开，父亲说：墙开个门，想看的时候敲一敲。」

周静看了，说：「你这是给门也立了一张阄书。」

带走的话

墙能护住院子；门能关，能进，能回，还留得下痕。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讲理的人合不拢被当作正常。关门：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院墙上只有两扇窄门，通到具体的规则，不通到规矩的来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院子里的自由是满的；可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出不了门，接不上别人，也回不到规矩的来历，创造那一项留在了墙里。那扇小木门一开，父亲看出了母亲的揉法，才乘出了东西。

第 七 编

钉子：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一颗钉子，把前面三编钉在一起。它是判决五「三格自由，六格空白」的主场。

前面三编，一编看一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每一编看的，都是一块地上的自由那一格。这一编，把三块地和三只脚放进同一张表，一眼看全：九格里，他立了哪几格，哪几格空着，哪几格有影子，格子和格子之间缠不缠。

第 41 章给出这张九格的表。第 42 章细看六格里的影子：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它们都在《正义论》第三部分「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第 43 章用周蕙的面包店，看三格之间不缠会怎样：三个框都给了她，店还是可能开不起来。第 44 章是本编总账。

第 41 章

周静的九个格子：三块地乘三只脚

◆ 一、周静的九个格子

周静那本给父亲记的账（第 32 章），用了两年，她又改了一回。

她发现，右边那一栏「这一天做成了什么」，写来写去，总是那几样：吃得好不好，出没出门，高不高兴。有一天，她把这些条目摊在桌上，一条一条分，分出了九个格子。

横着三行，是父亲的三样：他脑子里想的事，他的身体，他跟人的来往。竖着三列，是她想看的三样：有没有长出点新东西，是不是他自己拿的主意，这件事走通了没有、他心里亮不亮。

她把两年的记录往里填。「身体×自己拿主意」那一格，满满的：爸自己决定今天走到广场还是只在院里转，自己决定吃几块枣糕。「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几乎是空的：两年里，只有一条，是爸隔着那扇小木门，看出了周蕙的揉法跟母亲一样。「跟人来往×走通了」那一格，有好几条，都是在广场长椅上和老邻居聊天。

她跟周蕙说：「以前我只知道爸哪天高兴、哪天不高兴。现在一看这九格，才知道他哪几块是满的，哪几块是空的。空的那几块，是咱们该想办法的地方。」

周蕙看了那张表，问：「那咱们三个自己，是不是也能画一张？」周静说：「能。每个人都能画。画完了你就知道，自己哪几格是满的，哪几格一直空着，自己都没留意。」

一张九格的表，让一个人的日子，一眼看得见哪里满、哪里空。本书在第 16 章给过这张表的雏形，现在把它填满。

◆ 二、这张表怎么来的

这张表，横着是三块地，竖着是三只脚。

三块地，是本书从导论起就一直在用的：脑子里想的，叫理念界，放概念、规则、制度；手上碰的，叫现实界，放身体、器具、地方、钱；心里的我你他，叫自我界，放记忆、身份、情绪、意志、关系。

三只脚，是意义的三个视角：创造，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自由，在约束里裁出原本没有的新路；幸福，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三只脚是乘在一起的：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三块地乘三只脚，就是九格。每一格，问的是：在这一块地上，这一只脚，有没有着地?

还要说清一件事，第 16 章说过，这里再说一遍：这张九格表，和 SIO 九宫格不是一回事。SIO 九宫格是规范、模态、价值三根轴；这张表是三块地乘三只脚。名字相近，用处不同，不要混。

◆ 三、他的九格

把罗尔斯放进这张表，是这样的。

	创造	自由	幸福
理念界	空（原则是选出来的）	理念自由：原初状态	空
现实界	影子：激励（差别原则里的工具）	现实自由：两条原则	影子：基本善只作手段，幸福交给私人计划
自我界	影子：社会联合，一支乐队（§79）	自我自由：政治自由主义	影子：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65、§67）

中间那一列，三格都是满的，而且满得很结实：原初状态，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这是他一生的三件大事。

左右两列，六格。其中两格是空的，四格有影子。

◆ 四、两个空格

先看理念界那一行的两个空格。

理念界×创造：空。第四编说过，在原初状态里，原则是从一张现成的单子上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第 17、24 章）；幕后只有一个人，碰不出东西（第 21 章）。在定规矩的那一块地上，没有给「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留一格。

理念界×幸福：空。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日子，也不知道什么能让自己的事走通；规矩定下以后，好不好用、走不走得通，不回头改原则（第 29 章）。定规矩那一块地上，也没有给「走通的那股劲」留一格。

这两格空着，不是他疏忽，是他有意的：在定规矩的地方，不许任何一种关于「好」的想法进来，免得它压到别人头上。本书在第 13 章说过，这是一种自我克制。克制的代价，就是这两格空着。

◆ 五、四道影子

再看另外四格。它们不是空的，里面有东西，只是那些东西，都站在自由后面，或者站在「善」那一边、排在「正当」之后。本书管它们叫影子。

现实界×创造：影子，激励。差别原则允许差距，是为了激励有才能的人多做事、做出新东西，让最差的人也得益（第 28 章）。创造在这里，是替差别原则办事的工具。

现实界×幸福：影子，基本善只作手段。基本善是「不管你想过什么日子都用得着」的东西；拿它们去过什么日子、过得走不走得通，交给各人自己的人生计划（第 22、30 章）。

自我界×创造：影子，一支乐队。他在第 79 节讲「社会联合」：一个社会里，每个人只能实现自己潜能的一小部分，可大家合在一起，就像一支乐队，每个乐手各自练好一件乐器，合起来奏出任何一个人独自奏不出的东西〔核：《正义论》§ 79，转述〕。这是他书里离「一起碰出新东西」最近的一处。

自我界×幸福：影子，亚里士多德原则与自尊。他讲过一条「亚里士多德原则」：人们喜欢运用自己已经练出来的能力，能力练得越高、越复杂，人们越喜欢〔核：《正义论》§65，转述〕；他还说，自尊是最要紧的一种基本善，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打算值得去做、自己有能力去做，才有做事的劲〔核：《正义论》§67，转述〕。这两样，都贴着「一件事走通时的那股劲」。

为什么说它们是影子，而不是脚？因为它们都不参与定规矩。一条规矩公不公平，看的是两条原则；社会联合、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是在规矩定好以后，用来说明「在这样的规矩下，人们会过得好、社会会稳定」的。它们是规矩投下的影子，不是撑起规矩的脚。

四道影子，都在《正义论》的第三部分，都在「善」的那一侧。第 42 章细看它们。

◆ 六、格子和格子之间

一张九格的表，还有一样要看：格子和格子之间，缠不缠。

周静那张九格里，格子是缠着的。父亲隔着那扇门看出周蕙的揉法，这一条，既落在「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又连着「跟人来往×走通了」——他和女儿之间，多了一件只有他们俩知道的事；还连着「身体×自己拿主意」——他自己决定每天早上去敲那扇门。再举一个。周越的女儿周末陪爷爷下棋，爷爷赢了，说她让他。这一件小事：下棋，是「脑子里想的」；她让他，他看出来了，这是「跟人来往」；他说出来、笑了，这是「走通了」。一盘棋，缠着三格。

一件事，同时在好几格里长。

罗尔斯那张九格里，中间那一列的三格，是分开立的：理念自由在原初状态里定下，现实自由由两条原则去保，自我自由由政治自由主义去护。三件事，三套办法，各管一块地。它们之间怎样互相长出来，他没有写。这是判决五那一句「三格之间不缠」要验的事，第 43、44 章细看。

◆ 七、先还公道

在用这张表去量他之前，要先说清：这张表是本书的尺子，不是他的。

他没有「三只脚」的说法，也没有「三块地」的说法。用一把他不用的尺子去量他，一定会量出很多「空」和「影子」。这不公平吗？本书的回答是：不用这把尺子，就看不出他把什么放在了中间、把什么放在了边上；可用这把尺子，就得时时记着，他有他自己的理由把东西那样放。

还有一层：一把尺子量出「空」来，不等于被量的那个人错了。周静那张九格表，量出父亲「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几乎是空的，不是说父亲错了，而是说那一格，家里人该一起想想办法。本书量罗尔斯，也是这个意思：量出空格，是为了看清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补，不是为了给他扣分。

他的理由，前面几编都写足了：在定规矩的地方不许「好」进来，是为了不让一种活法压倒别的活法；把幸福交给各人，是因为讲理的人对幸福的理解本来就不一样；把三件事分开来管，是因为每件事各有各的难处。

本书认这些理由。本书只是说：这张表一摆出来，六格的样子，就摆在那里了。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中间一列三格，他立得很结实；左右两列的四道影子，说明他看见过创造和幸福，而且在第三部分写得相当动人。

关门：理念界那一行，创造和幸福两格是空的；四道影子，都站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中间三格，分开立，彼此不缠。

◆ 九、放回日子里：一格一格补

周静那张九格表，后来成了三兄妹商量事的底子。

周越看了「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想了个办法：父亲年轻时修过水库，懂水渠，他就托人从县水利局借了几本老档案，每次回来，陪父亲一页一页翻，让

父亲讲当年的事。父亲讲着讲着，有一回说：「这张图画错了，那年的渠是从北边绕过来的。」周越把这句话记下来，寄给了水利局。

周蕙看了「跟人来往×自己拿主意」那一格，发现父亲和人来往，大多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很少主动去找谁。她就每个星期天下午，在作坊里留一个位置，让父亲请他想请的老伙计来坐坐，吃块枣糕。父亲请的第一个人，是二柱的弟弟（第 3 章）。

一格一格补，补的不是哪一格，是格子和格子之间的线。

带走的话

一张九格的表，一眼看得见哪几格满、哪几格空；要补的，常常不是哪一格，而是格子之间的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摆上了桌：中间一列三格立得结实，四道影子说明他看见过另两只脚。关门：理念界两格是空的，影子都排在正当之后，中间三格分开立。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按这张表算：中间一列满，左右两列只有影子；三格之间不缠，自由这一列乘不到另两列上去。第 44 章把这笔账算完。

第 42 章

父亲的鼓：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与自尊

◆ 一、父亲的鼓

父亲年轻时，是村里锣鼓队的鼓手。

这件事，是周越的女儿在县里的老照片展上发现的。一张黑白照片，二十来个年轻人站在打谷场上，前排的人拿着锣、钹、唢呐，正中间一个瘦高的小伙子，胸前挂着一面大鼓。照片底下写着：某年某村锣鼓队，庆丰收。她凑近一看，那个鼓手，是爷爷。

回家问父亲，父亲笑了半天，讲了一个下午。

他说，一个人打鼓，再使劲，也只是咚咚咚；锣一进来，钹一进来，唢呐一吹，整个打谷场就活了。锣鼓队里没有谁是最要紧的：鼓手管节奏，可节奏是给唢呐托着的；唢呐吹得再好，没有锣钹垫着，也是干的。「我们那时候，谁也不看谱，看的是彼此。唢呐一换调，我手上的鼓点跟着就换。练熟了，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知道下一段往哪走。」

他还说，那几年最高兴的，不是上台，是冬天晚上在队部里练，练到半夜，有一段终于打顺了，大家一起嗷一嗓子。

父亲还说了一件事：锣鼓队解散那年，是因为村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出去打工了，凑不齐人。「家伙都分了，鼓给了我。后来那面鼓让虫蛀了，劈了当柴烧。」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

周越的女儿听完，说：「爷爷，你这说的，跟罗尔斯书里写的一模一样。」

◆ 二、一支乐队

她说的，是《正义论》第 79 节。

在那一节里，罗尔斯讲了一个叫「社会联合」的想法。大意是：人是有很多潜能的，可每个人一辈子，只能实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要靠别人，才能见识和分享那些我们自己没有实现的东西。一个社会，可以像一支乐队：每个乐手各自练好一件乐器，有的拉琴，有的吹号；合在一起，奏出任何一个人独自奏不出来的音乐。每个人都从整体里得到自己独自得不到的东西〔核：《正义论》§79，转述〕。

他举的例子，不只是乐队。还有一场比赛：比赛双方都想赢，可他们也共享一个目的，就是打出一场好球；一场精彩的比赛，是双方一起打出来的，谁也不能独自打出〔核：同上，转述〕。一门科学、一种艺术、一个手艺行，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各自往前推一小步，合起来是一整条走了几百年的路。

他还引了德国思想家洪堡的一段意思：一个人只有通过和别人的联合，才能分享别人的长处，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核：同上，转述〕。

他把一个正义的社会，叫做「社会联合的社会联合」：里面有无数个小的联合——乐队、球队、学术团体、家庭、手艺行——整个社会，又是把这些联合连在一起的一个大联合〔核：同上，转述〕。

读到这一节，你会觉得这不像是一本以「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开头的书。这一节里的人，彼此需要，彼此成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

◆ 三、亚里士多德原则

第 65 节，他讲了另一条，叫「亚里士多德原则」。

大意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喜欢运用自己已经练出来的能力；能力练得越好、越复杂，人们就越喜欢运用它〔核：《正义论》§65，转述〕。一个会下象棋的人，会觉得下象棋比下跳棋有意思；一个刚学会简单曲子的人，会想去学更难的曲子。人在做一件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情时，有一种特别的高兴。

他还说了一个跟这条原则相伴的现象：我们看到别人把一种本事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也会高兴，也会欣赏〔核：同上，转述〕。父亲说「唢呐吹得好，我在旁边打鼓也跟着来劲」，就是这个意思。

◆ 四、自尊

第 67 节，他讲自尊。他说，自尊也许是最要紧的一种基本善〔核：《正义论》§67，转述〕。

自尊有两层。一层是，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自己的人生打算值得去实现。另一层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觉得自己做得到。没有自尊，一个人会觉得什么事都不值得去做，就算值得，自己也做不到；他会变得冷漠，心灰意冷。

那么，自尊从哪里来？他给了两个来源。一个是，一个人有一份合理的人生计划，而且这份计划能让他的能力得到发挥——这连着亚里士多德原则。另一个是，一个人的为人和做的事，被别人欣赏、被别人肯定，而那些别人，也是被他看重的人〔核：同上，转述〕。

他还说，要做到这一点，通常只要每个人至少属于一个团体就够了：在那个团体里，他的本事被人看见，他的努力被人肯定。不必是全社会都看见他，一个锣鼓队、一个手艺行、一个家，就够了〔核：同上，转述〕。

◆ 五、先说这是他写得最动人的地方

这三节，本书要先放下尺子，好好读一读。

一支乐队：人和人彼此成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这是本书说的创造，而且是缠着的创造，是在自我界那片「我你他」的土里碰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原则：人在做一件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时，那种特别的高兴。这是本书说的幸福，一件事越走越通时的那股劲。

自尊的第二个来源：一个人的本事被他看重的人看见、肯定。这是心里的我你他缠在一起的样子：一个人抬不抬得起头，不只看他自己，还看他和别人之间长出了什么。

创造和幸福，在他的书里，不是没有。它们在第三部分，写得很动人。本书在第 41 章把它们叫做影子，不是说它们不真，而是说它们站的位置。本书要向他学的，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三节里。

◆ 六、为什么还是影子

那为什么说它们是影子，而不是脚？因为它们站的位置。

这三节，都在《正义论》第三部分，题目叫「目的」。第三部分讲的是「善」：人的善是什么，一个正义的社会怎样让人的善和正义彼此一致。在他的整套理论里，「正当」优先于「善」：正义的原则先定下，在第一、二部分；人的善，在第三部分，在原则定下以后，用来说明「在这样的原则下，人们会过得好，社会会稳定」〔核：《正义论》§68、§86，转述〕。

所以，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都不参与定规矩。它们是规矩定好以后，照在规矩上的光，投出来的影子。原初状态里，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乐队、喜欢练什么本事、在哪个团体里被人看重；他们只知道要尽量多的基本善——自尊，在那里是清单上的一项「社会基础」，不是一支乐队里被人看见的那一刻。

他在第 86 节里，还专门做了一个论证，叫「正当与善的一致」：他想说明，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按正义的原则去生活，恰恰也是对他自己好的；正义感和他的善，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拉扯的〔核：《正义论》§86，转述〕。社会联合、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都是这个论证里的材料。

可这个论证的方向，是从正当往善去：先有正义的原则，再说明按原则生活对你也好。影子是被请来证明柱子的，不是来和柱子并排站的。

还有一件事，第 36 章说过：1993 年，他承认第三部分讲稳定的那套办法不现实，《政治自由主义》换了一种讲法。这三节写得最动人的影子，所在的那一部分，后来在他的理论里分量轻了。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后来连影子所在的那一部分，也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本书在第 56 章写「SDE 要向他学」时，会把这三节原样列进去：一支乐队，是人和人彼此成全的样子；亚里士多德原则，是人做事越做越好时的那股劲；自尊要靠被看重

的人肯定，是自我界缠在一起的样子。这三样，本书自己的讲法里，都还讲得不如他细。

开门：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创造和幸福在他的书里真实地出现过，写得动人。本书要向他学的东西，在这里。

关门：它们都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1993 年以后，它们所在的第三部分也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影子是真的，可影子不撑房子。

◆ 八、如果影子站到前面来

不妨设想一下：要是这三道影子站到前面，成了定规矩时就要问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

一条规矩定下来，除了问「它护没护住每个人平等的自由」，还要问：它让不让一个社会里长出更多的乐队——更多的人和人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它让不让人有机会去做越来越难、越来越能做好的事？它让不让每个人至少在一个团体里，本事被人看见？

拿周家所在的那个镇说。镇上定规矩修广场，除了问「这块地谁都能来吗」，还可以问：广场上有没有一块地方，能让锣鼓队练；有没有一个亭子，能让下棋的老人天天聚；有没有几张长椅，能让照顾老人的人碰个面、说几句话。这几样，都不替任何人决定要不要去打鼓、下棋、聊天；它们只是让一支乐队、一局棋、一次碰面，有地方发生。

这不是要规矩替人挑乐队、挑本事。第 14 章说过，替人挑内容，和看一看门开在哪里，是两回事。这是看一看：一条规矩，给不给乐队留一片打谷场。

◆ 九、放回日子里：锣鼓队又响了

周越的女儿把那张老照片的事讲给了周蕙。周蕙想了一个主意。

那年镇上办庙会，她找到了照片上还在世的几个老人，一共五个，有两个手已经抖了。她问他们：还能不能再打一回？

老人们说，家伙早没了。周蕙跑了三个村，凑齐了一面鼓、两面锣、一副钹。唢呐是跟镇上的婚庆队借的，吹唢呐的是一个年轻人，老人们现教了他几段老调子。

庙会那天，五个老人加一个年轻人，在广场上那座挂着牌子的亭子前面，打了一段。节奏乱了好几回，可打到最后一段，父亲的鼓点和年轻人的唢呐忽然对上了，整个广场的人都跟着拍手。

打完了，父亲放下鼓槌，喘了半天，说：「顺了。最后那一段，顺了。」

那天晚上，父亲吃了两碗饭。周静在九格表里「跟人来往×走通了」那一格里写：庙会，爸打鼓，最后一段顺了。又在「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里写：爸教了一个年轻人三段老调子。

> 带走的话
>
> 一个人打鼓只是咚咚咚；锣钹唢呐一进来，才有了一个打谷场。创造和幸福，常常是在一支乐队里长出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创造和幸福在他书里真实出现过。关门：它们都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1993 年后分量更轻。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他的书里，这三道影子写得最接近乘出来的样子；可它们不进规矩，规矩那一层的乘法里，还是只有自由一项。庙会那一段鼓点，才是三项一起乘出来的。

第 43 章

第五个月与小梅的店：三格之间不缠

◆ 一、第五个月

前面几章写周蕙的店，写的都是它开起来以后的样子：第四十一版的枣糕，一面贴满老方子的墙，县里比赛的第三名，三个帮手，一个例外本。

可这家店，差一点就没开起来。

开张以后的第五个月，是最难的时候。那时候店里只有她一个人，每天四点半起来揉面，晚上九点关门，一天下来卖不出去的面包，要扔掉一小半。账上的钱，一个月比一个月少。有一天晚上，她坐在打烊后的店里，把账本翻来覆去算了三遍，算出来的结论是：再这样撑两个月，就撑不下去了。

她给大姐打电话，说：「姐，我是不是想错了？」

这一章问的，就是那几个月：周蕙的店，为什么差点开不起来。

◆ 二、三个框，她都有

先看罗尔斯给了她什么。

第一个框，理念自由。她可以这样想：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辞掉干了二十年的工作，去开一家面包店。没有谁规定她不能这样想，没有谁替她定好她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定规矩的那一层，她的这个念头，和任何人的念头一样平等。

第二个框，现实自由。机会向她开放：她可以租店面，可以办营业执照，可以去信用社贷款。法律上，没有一扇门对她关着。第二条原则还在背后托着：要是她落到了最差的位置，社会的制度要让她也能得益。

第三个框，自我自由。她可以重新定义自己：从一个中年职员，变成一个面包店老板。她的公民身份一点不变，她在公共那一边，一点也不因为这次改道而矮一截。

三个框，一个不少。按罗尔斯的理论，她的自由，是完整的。

可是，店还是差一点开不起来。

◆ 三、一个对照：小梅的店

在讲周蕙怎么熬过来之前，先讲另一家店。

周蕙原来公司里，有一个同事叫小梅，比她早一年辞职，也开了一家面包店，开在省城一条很热闹的街上。

小梅的条件，比周蕙好。她有一笔不小的积蓄，店面租在人流最多的地方，请了一个从大连锁店挖来的面包师，装修花了大价钱，菜单照着网上最火的几款定。三个框，小梅也都有，而且框里装的东西，比周蕙多得多。

开张头一个月，小梅的店排过队，网上有人发照片，说装修好看、面包好看。第二个月，排队的人少了；第三个月，店里常常只有店员。她搞过打折，搞过办卡，搞过请网红来拍视频，每一次都热闹几天，然后又冷下来。

小梅的店，开了八个月，关了。

关门那天，小梅给周蕙打电话，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什么都有了，就是没人回头。」

◆ 四、手艺，念头，底气

周蕙后来想过很多回，她和小梅差在哪里。

她想来想去，觉得不是差在哪一个框里装了多少东西，而是差在三样东西缠没缠在一起。

第一样，手艺。这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的东西：四十一版的枣糕，陈面，石磨，一双揉了几千次面的手。

第二样，念头。这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东西：一家有一面老方子墙的店，一家「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手艺」的店，一家「想的还是一条街」的店（第 2 章）。

第三样，底气。这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的东西：大姐那句「你想干就干，我帮你看店」，父亲听说她要开店时那句「赔了也不怕，老屋还在」，刘奶奶把方子交给她时的那一点托付。

周蕙的这三样，是缠在一起的：手艺是照着那个念头一版一版改出来的，念头是从那片土和那些人里长出来的，底气是因为手艺和念头都有人看见、有人托着。

小梅的三样呢？手艺是请来的面包师的，念头是照着网上最火的款式定的，底气是那笔积蓄。三样都有，可它们各在各的格子里，彼此不缠。

三个框都给了她，店还是可能开不起来；开得起来的，是三样东西缠在了一起。

◆ 五、第五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对照，很值得一看。小梅那家店，每一样东西都是「挑」来的：店址挑人流最多的，面包师挑手艺最好的，款式挑网上最火的。每一样都挑得不错，可它们之间没有一根线：面包师不知道这条街上住的是什么人，款式和这条街没关系，店址和她自己的来历没关系。周蕙那家店，几乎没有一样是挑来的：店址在她长大的镇上，方子是刘奶奶给的，第一批客人是对面小学门口的老人。每一样都是从一团东西里长出来的，彼此连着。第 35 章说过：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是在现成选项里挑；「我要什么」和「我是谁」一起长出来，才是裁出一条路。

回到那个晚上。周蕙打完电话，第二天一早，大姐周静来了。

周静没有带钱来。她在店里坐了一上午，看周蕙揉面、烤面包、招呼客人。中午的时候，她说：「你这店，东西好，就是没人知道你是谁。」

周静想了几个办法。她去对面小学门口，跟那些等孩子的老人聊天——她照顾了十年老人，最知道老人想吃什么：软的，不太甜的，一块一块小的，好拿。她回来跟周蕙说，枣糕切小块，一块一块单卖。周蕙照做了。

周蕙又去找了刘奶奶，请她来店里坐了一个下午，就坐在那面墙底下。刘奶奶在镇上认识的人多，那天下午来了十几个老街坊，都是来看刘奶奶的，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袋枣糕。

第六个月，账上的数字不再往下掉了。第八个月，开始有了回头客。回头客里，有一半是对面小学门口的老人，一半是刘奶奶的老街坊。

还有一件小事。第七个月的一个早上，对面小学门口一个老人来买枣糕，差了一块钱。周蕙那天正心烦，差点说了「那就不卖了」。话到嘴边，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母亲带她去镇上买东西，也差过钱，是店主说「下回再给」。她把枣糕递过去，说：「下回再给吧。」那个老人后来成了店里最常来的熟客，还带来了他的老伙计们。例外本上的第一条（第 23 章），就是那天记的。

这几个月里，没有哪一个框变了。变的，是三块地上的东西缠得更紧了：手艺（切成小块），念头（给老人做的枣糕），底气（大姐坐了一上午，刘奶奶坐了一下午）。

◆ 六、开张以后，还有两道关

还要多说一句。一家店开起来，是一件事；开下去，是另一件事。开张以后，还有两道关，恰好是三只脚里的另外两只。

一道关，是回头客。一个客人第一次来，是因为店开了；第二次来，是因为这家店有别家没有的东西。那样东西，是这家店长出来的——一块老味道的枣糕，一面墙，一句「老人孩子差个零头可以下次补」。这是创造。

另一道关，是第一年熬不熬得过去。一家店从开张到站稳，中间要攒很久的劲：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账上一次次见底，然后在某一天，忽然顺了。这股劲，是一件事从头走到尾的那股劲。这是幸福。

周蕙的店，熬过第一年那天，她一个人在店里待到很晚。账本合上，她在例外本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跟例外无关的字：「今天满一年。没关门。」写完了，她坐在那面墙底下，哭了一会儿，又笑了。那股劲，是一年里攒起来的，在那一晚上一下子松开了。

罗尔斯的三个框，管的是「能不能开」。回头客和那一年，管的是「开没开成」。

◆ 七、他会怎么回答

他会说：一家店开不开得成，本来就不是正义理论该管的事。正义管的是基本结构，是框；框里的事，是各人的人生计划，是市场，是运气。小梅的店关了，是很可惜，可那不是不正义。

这个回答是对的。本书不说小梅的店关门是不正义。而且，他的框确实在周蕙的故事里起了作用：她能辞职，能开店，能贷款，能在镇上租一间门面，这些都靠那三个框。没有框，她连第五个月都走不到。本书认这一层。

本书要看的，是另一件事：他的三种自由，在他的理论里是分开立的。理念自由在原初状态里定，现实自由由两条原则去保，自我自由由政治自由主义去护。三件事，三套办法。可周蕙那家店，恰恰是在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地方活下来的。一套只管三个分开的框的理论，看不见那个「缠」；看不见，就没法在规矩里给它留一点地方。

比如：一条规矩，能不能让一个开新店的人，更容易找到一个坐下来陪她一上午的人？能不能让一个老方子，更容易从一位老人手里，传到一个年轻人手里？能不能让一家新店的第一年，有一个地方可以歇一口气？这些，都不是替人挑内容，都是看一看：三块地之间的门，开没开。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三个框都给了她，一个不少。能想，能做，能换一种活法，这是他替每一个想开店的人守住的。

关门：三格分立，彼此不缠。他的理论看得见三个框各自满不满，看不见三块地上的东西缠没缠在一起；而一家店，恰恰是在那个缠里活下来的。回头客和熬过第一年，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幸福，都在他的框外。

◆ 九、放回日子里：小梅来了

周蕙的店开到第三年，小梅来了。

她来镇上走亲戚，顺路进店。她在那面墙底下站了很久，一张一张看那些老方子，看柜台上那张「此方第四十一版」的卡片，看例外本，看墙角那张锣鼓队的老照片。

她跟周蕙说：「我那时候，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这些。」

周蕙没说话，给她切了一块枣糕。

小梅吃完，说：「我想再试一回。不开大店了，回我老家，开一家小的。」

周蕙说：「回去以后，先别急着开。先去找你们那儿会做点心的老人，一个一个去聊。」

周蕙又说：「还有，开张以后，一定找一个人，每个月来店里坐一上午，看你干活，跟你说说哪里不对。我有我姐。你得有一个。」

小梅走的时候，周蕙把第四十一版枣糕的方子抄了一份给她，在最下面写了一行：此方来自东街刘奶奶，转赠小梅，某年某月。

> 带走的话
>
> 三个框都有，店还是可能开不起来；手艺、念头、底气缠在一起，才开得起来。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的框都给足了：能想，能做，能换活法。关门：三格分立，彼此不缠；回头客（创造）和熬过第一年（幸福），都在框外。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小梅的店，三个框都满，三块地不缠，乘出来是零。周蕙的店，框一样，缠在了一起，熬过了第五个月，才乘出了一家店。

第 44 章

本编总账：上梁那天——一根柱子立在三块地上

◆ 一、三根柱子，还要有梁

第 16 章写过，老木匠在周越那间东屋的中柱两边，又立了两根柱子，三根一起分着担。

那件事还有一个后半截，当时没写。

柱子立好以后，老木匠没有收工。他又在三根柱子的顶上，各架了一根横梁，把三根柱子连在一起，又在梁和柱子的交接处，打了几个榫。周越问他：「柱子都立稳了，还要梁干什么？」

老木匠说：「三根柱子各立各的，风一来，各晃各的，晃着晃着就歪了。架上梁，三根连成一个架子，一根往左晃，另外两根把它拽回来。柱子是撑的，梁是连的。光有柱子没有梁，那不叫房子，叫三根木头。」

老木匠又说：「梁不能随便架。得看三根柱子各自多粗、站在哪里、往哪边吃劲，照着它们的样子开榫。架梁的，得先懂柱子。」

周越后来说，他那天才懂，为什么老房子上梁的时候要放鞭炮。

◆ 二、这一编走了哪几步

第 41 章，给出了一张九格的表：三块地乘三只脚。罗尔斯在中间那一列立了三格——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理念界的创造和幸福两格是空的；另外四格，有影子。

第 42 章，细看了四道影子里最动人的三样：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它们在《正义论》第三部分，写得很真；可它们站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1993 年以后，所在的那一部分，也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第 43 章，用周蕙的面包店看三格不缠：三个框都给了她，店还是差一点开不起来；开得起来，是手艺、念头、底气缠在了一起。小梅的店，三个框都满，三块地不缠，关了。

三章合起来，还可以这样说：第 41 章给了一张地图，第 42 章看了地图上的影子，第 43 章看了地图上各块地之间有没有路。地图上，中间一列是三座城，城墙很高、很结实；左右两边，有几片影影绰绰的村落；城和城之间，没有修路。

◆ 三、看见与收回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自由这一列三格，立得结实：原初状态、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第 41 章）	理念界的创造、幸福两格是空的（第 41 章）
人和人彼此成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第 42 章，§ 79）	社会联合只是影子，在善的一侧，不参与定规矩（第 42 章）
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越来越能做好的事（第 42 章，§ 65）	亚里士多德原则只用来说明稳定，不用来定原则（第 42 章）
自尊是最要紧的基本善，要靠被看重的人肯定（第 42 章，§ 67）	自尊在原初状态里只是清单上的「社会基础」一项（第 42 章）
能想、能做、能换活法，三个框一个不少（第 43 章）	三格分立，彼此不缠；回头客和熬过第一年都在框外（第 43 章）

◆ 四、判决五结账

判决五的名字是「三格自由，六格空白」。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影子。证据在第 42 章：社会联合与一支乐队（§ 79），亚里士多德原则（§ 65），自尊（§ 67）；以及第 28 章的激励（创造在现实界的影子），第 22、30 章的基本善作为手段（幸福在现实界的影子）。

他又关上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影子排在正当之后。证据在第 42 章：这三节都在第三部分「目的」，讲的是善，用来说明在正义原则下人们会过得好、社会会稳定，而不参与原则的选定

（§68、§86）；第 41 章：理念界的创造、幸福两格是空的；第 36 章：1993 年以后，第三部分讲稳定的办法被他自己判为不现实，分量变轻。

第二样，三格之间不缠。证据在第 41 章：三种自由由三套办法分开立、分开保；在第 43 章：他的理论看得见三个框各自满不满，看不见三块地上的东西缠没缠在一起；在第 38、40 章：自我界与公共之间是墙，院子与院子之间是墙。

◆ 五、推翻条件三：报账

导读里立过第三条推翻条件：如果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而不只是分开保障，判决五错。去查 2001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的第五部分。

《重述》的第五部分，讲的是稳定的问题，其中有一节讲「政治社会的善」〔待核：所在节〕。大意是：一个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对它的公民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善。它在两个意义上是善的：一是对每个公民个人来说，他在这样的社会里能运用自己的道德能力，这是一种好；二是对大家共同来说，公民们一起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维护正义的制度——这是一种大家共享的善〔待核：《重述》第五部分相关论述，转述〕。

这一处，是本书查到的离推翻条件三最近的地方。它说，政治社会本身能给公民带来善，公民一起维护它是一种共同的目的。这比《正义论》第三部分，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把一种「幸福」——公民一起做成一件事的那种好——和政治规矩连得更紧了。

可它说的，仍然是政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带给公民的善，是影子向前挪了一步；它没有说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三者之间，怎样互相长出来——比如一个人在自我界长出来的东西，怎样回头成为现实自由的材料，又怎样回头改理念界里的原则。三格之间，仍然是分开立的。

所以本书报：推翻条件三，未被推翻；《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一节，是离推翻最近的地方，本书只核到了大意，登入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的候选。

判决五，立。

◆ 六、一根柱子，立在三块地上

现在可以把第三编到第七编合起来看了。

第三编说：他把三只脚收成了一根柱子。第四、五、六编说：这根柱子插进了三块地，每块地上长出一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一编说：三块地上的三种自由，分开立着；另外两只脚，在每块地上只留下影子，或者一格空白；三格之间，没有梁。

用老木匠的话说：他在三块地上各立了一根柱子——同一根自由的柱子，插了三回——可三根柱子之间，没有架梁。每一根都立得很直，很结实；风一来，各晃各的。

为什么说是「同一根柱子插了三回」，而不是三根不同的柱子？因为三种自由，同出一根：第 12 章说过，幕是从康德式的自律来的，两条原则是为了让最差者手里那套平等自由的价值最大，政治自由主义是为了护住自由制度养出来的多元。三块地上的三格，是同一个根在三块地上各冒了一次头。根是一个，所以三格的样子很像：都是框，都护住「可以」，都不管框里长出了什么、走没走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三格之间不缠。同一根柱子插三回，每一回都插得笔直；可它们之间要是有梁，梁就得从别的地方来——从创造，从幸福，从三块地上的东西彼此长出来。而这些，正是他留在影子里、留在空格里的东西。

判词说的，就是这个样子：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还要把保底写在这里。判决五不是说三种自由分开保障是错的。在一个社会里，思想的自由、机会和财产的保障、改信改道不丢身份，要是有一样没保住，另外两样也会跟着出事；把三样分开写清楚、分开保牢，是一件很要紧、也很难的事。本书说的只是：分开保牢以后，还要看它们之间缠不缠；只保牢、不架梁，三格各自结实，合起来还是站不稳。

◆ 七、本编总判断

>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自由在三块地上各立一格，立得笔直；创造和幸福只在「善」的一侧留下影子；三格之间，没有架梁。

◆ 八、梁是什么

那么，本书说的梁，是什么？

梁，就是格子和格子之间的线。第 41 章说，要补的，常常不是哪一格，而是格子之间的线。

一根梁，是一件事同时在好几块地上长：周蕙那家店，手艺、念头、底气缠在一起；父亲那一段鼓点，脑子里的老调子、手上的鼓槌、和唢呐手之间的那个眼神缠在一起。一根梁，也是一只脚接上另一只脚：自由裁出了一条路，这条路上长出了新东西，新东西让这件事走通了，走通了的劲，又让人敢去裁下一条路。

拿前面几章的事一数：阄书上那一行「另记」，是理念界的一条规矩，牵着现实界的一笔钱，落在自我界的一个人十年上——一根梁。周蕙那张排班表，先让来历开口（自我界），再分班次（现实界），最后立规矩写明半年再议（理念界）——一根梁。小钟的补习课搬到镇上，是一条新办法（理念界），省了车费、赶得上帮奶奶卖菜（现实界），她在第一次上课前把教室的灯一盏一盏打开（自我界）——一根梁。梁，就是这些事。

三只脚之间的乘法，三块地之间的缠，就是梁。一根柱子插三回，再结实，也还是三根木头；架上梁，才是一个能住人的架子。

还要说清一件事：梁不是另一根柱子。本书不是要在他的自由柱子旁边，再立一根幸福的柱子、一根创造的柱子，让三根柱子各自立着——那样，还是三根木头。三只脚要紧的，不是各自有多粗，而是彼此乘着、缠着。

这不是要把他的柱子拆掉。第 16 章说过：柱子是好柱子，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本书要做的，是在他的三根柱子之间，架上梁。

◆ 九、放回日子里：上梁那天

老木匠架梁那天，周越按老规矩，买了一挂鞭炮。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看着最后一根梁架上去。老木匠在梁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四个字：上梁大吉。又在底下写了一行小字：某年某月，东屋添柱两根，架梁三道，周家四代在场。

周越的女儿问：「四代？」

父亲指了指自己，指了指周越，指了指她，又指了指梁上一道旧的刻痕：「这是我爹当年刻的。那一回上梁，是他在场。」

鞭炮响完，父亲说：「柱子是我立的，梁是你们架的。这屋子，现在才算是个架子了。」

> 带走的话
>
> 柱子是撑的，梁是连的；三根柱子各立各的，风一来各晃各的，架上梁才是房子。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的自由一格各立得结实；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真实的影子。关门：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三格之间不缠，没有梁。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另两只脚已经在转的地方，这三根柱子是承重墙；可三格之间没有乘，三块地之间没有缠，柱子立得再直，乘出来也只是三根木头。

第 八 编

一根柱子与一只鼎：与中华幸福快乐中心相遇

编　序

这一编五章，兑现王德生博士第二句口述的后半句：他那一切从自由出发的「自由中心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

这一编有一条纪律，要先说在前面：中国这一层，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不拿中国的思想去「赢」西方，也不拿西方的思想去「救」中国；两边，用同一把尺子量。那把尺子，就是第 41 章那张九格的表。

第 45 章讲中国人几千年里讲的「乐」：五福，孔颜之乐，与民同乐，还有李泽厚说的「乐感文化」。第 46 章讲「自由」这个词两次进中文：一次是严复把密尔的书译成《群己权界论》，一次是《正义论》的中译本。第 47 章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由是走出来的。第 48 章讲两个中心在日子里撞上：填志愿，广场舞。第 49 章用同一张表量两边：幸福快乐中心，要是也被立成唯一的根，也有它的零。

第 45 章

门上的「五福临门」：五福、孔颜之乐与乐感文化

◆ 一、门上的「五福临门」

过年贴春联，周家老屋的门楣上，年年贴一张横批：五福临门。

有一年，周越的女儿贴完了，站在梯子上问：「爷爷，五福是哪五福？」

父亲想了想：「福、禄、寿、喜、财？」

周静在底下笑：「爸，那是年画上的。书上的五福，不是这个。」

周越的女儿下了梯子，回屋查了半天，拿着手机出来念：「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父亲听了，说：「前三个我懂。后两个是什么？」

女儿说：「攸好德，是喜欢修德行；考终命，是……好好地活到头，走得安稳。」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最后一个好。你奶奶走得安稳，那是福气。」

◆ 二、五福

这五福，出自《尚书·洪范》，原文是：

>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核：《尚书·洪范》〕

这张单子，有意思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是，它不只是东西。寿、富、康宁，是一个人手里有的、身上有的；可「攸好德」，是一个人喜欢做好人、喜欢修养自己，这不是一样东西，是一种走法。「考终

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从头走到尾，走得安稳，走得完整。五福里，有两福，说的不是「有什么」，而是「怎么走、走没走通」。

另一处是，它的最后一福，是一整个一生的走通。一个人活得再富、再长寿，要是临了不得善终，五福就缺了一福。这和本书说的幸福——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是同一个方向，只是这里的「一件事」，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 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再看《论语》开篇的三句：

>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核：《论语·学而》〕

第一句说的「说」，就是「悦」。学了，又时时去练，练熟了，高兴。这份高兴，不是从外面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一样本事在自己手里一点一点长成、一点一点走通的高兴。第 42 章说过罗尔斯的亚里士多德原则：人喜欢运用自己练出来的能力，越练越好越喜欢。这一句，说的是同一种高兴，只是早了两千多年。

第二句说的「乐」，是朋友从远方来。这份乐，是在「我你他」里长出来的：一个人读书读出了心得，有一个远方的朋友来了，两个人碰一碰，乐了。

第三句，是别人不知道我，我也不恼。一个人的乐，不靠别人的认可撑着。

《论语·雍也》里还有一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核：《论语·雍也》〕知道一件事，不如喜欢它；喜欢它，不如以它为乐。在孔子那里，「乐」是学问的最高一层。

◆ 四、孔颜之乐

再看两段有名的话。

《论语·雍也》，孔子夸他的学生颜回：

>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核：《论语·雍也》〕

《论语·述而》，孔子说自己：

>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核：《论语·述而》〕

后来的儒者，把这两段合称「孔颜之乐」，常常让学生去想：孔子和颜回，到底乐的是什么？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乐的，不是菜篮子里的东西。宋代的儒者特别爱问这个问题。据说周敦颐教程颢、程颐兄弟，常让他们「寻孔颜乐处」：去找孔子和颜回乐的是什么〔待核：此说出处〕。这个问题问了几百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几乎所有的回答都同意一点：那份乐，不在吃的、住的里面。

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破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颜回不改他的乐。吃粗饭，喝白水，枕着胳膊睡，乐也在里面。拿罗尔斯的基本善清单来量，颜回手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可他的乐，一点没少。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份乐，不是不要富贵，是不要来路不正的富贵。乐是有底线的：一件事要走通，也要走得正。这一点，和罗尔斯那个「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说的是同一种心思，只是一个落在个人身上，一个落在社会的规矩上。

这份乐从哪里来？从他走的那条路来：好学，修德，和老师、同学一起往一个方向走。乐在路上，不在篮子里。

◆ 五、与民同乐

还有一段，来自孟子。《孟子·梁惠王下》里，孟子问齐宣王：

>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核：《孟子·梁惠王下》〕

一个人欣赏音乐快乐，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哪个更快乐？和别人一起。和少数人一起，和很多人一起，哪个更快乐？和很多人一起。

请留意：孟子这里说的「与众乐乐」，不是把每个人的快乐加起来，看总数大不大。它说的是：一件快乐的事，大家一起在里面，那份快乐本身就变了样，变大了，变得不一样了。这不是加法，是一起碰出来的。

《孟子·尽心上》还有「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核：《孟子·尽心上》〕。三乐里，一乐在家里的我你他，一乐在自己的心里，一乐在把本事传给后来的人。没有一乐，是可以拿去加总、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

◆ 六、乐感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史家李泽厚提出过一个说法，叫「乐感文化」。大意是：和一些以「罪」为底色的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底色是「乐」：它不把人生的意义放在另一个世界，而是放在此生此世，在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的生活里，去追求一种快乐、和谐、圆满〔待核：李泽厚「乐感文化」的出处与原意，常见于其 1980 年代的中国思想史论著〕。

这个说法，学界有赞同，也有批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只讲乐，容易让人安于现状，容易把本来该改的不公平，说成是「知足常乐」。这个批评，本书会在第 49 章接住：它正是幸福快乐中心被立成唯一的根时，会出现的那个零。

，本书不作裁判。本书只借它一个意思：在中国的传统里，「乐」是被放在很中心的位置上的。王德生博士的口述里说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指的就是这一层。

◆ 七、先说清：中国的乐，不是加总

把这一章的几段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地方：**中国的乐，不是加总**。

第 7 章说过，罗尔斯接手的那张桌子上，幸福只有一种样子：功利主义那种可以加总的量。他拒绝它，拒绝得对。第 13 章说过，他见过的幸福，要么太危险（加总），要么太私人（各人的人生计划），所以他只留下了自由。

这一章的乐，是第三副面孔。它不加总：颜回的乐，不能分一点给别人去补；孟子的与众乐乐，不是把每个人的快乐加起来。它也不只是私人的：学而时习之，是和老师、同学在一条路上；有朋自远方来，是在我你他里；与民同乐，是一件事大家一起在里面；考终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在一家人中间走完。

说得再家常一点：加总的幸福，像一个村子把每家的粮食过一遍秤，看总数多不多；私人的幸福，像每家关起门来各吃各的饭；中国人讲的乐，像过年时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年夜饭——饭是大家一起做的，菜是各家带来的，吃的时候，那份热闹，谁也拿不走，也分不出来是谁的。

这第三副面孔，就是本书说的幸福律：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走通时的那股劲，长在一件具体的事上，长在一群具体的人中间。

◆ 八、同一把尺，也量一量这边

这一编的纪律，是两边用同一把尺。那么，这一章的乐，拿九格表一量，是什么样子？

幸福那一列，满得很：五福，孔颜之乐，与民同乐，君子三乐，三块地上都有。可是自由那一列呢？颜回在陋巷里的乐，是他自己裁出来的路吗？还是一种在给定的处境里安之若素？孟子劝齐宣王与民同乐，是让百姓自己去裁自己的路，还是让君王带着百姓一起乐？这些问题，本章先不答，第 47 章看「七十而从心所欲」，第 49 章用同一张表认真量一遍。

这里先记下一个预告：幸福快乐中心，要是也被立成唯一的根，也会有它的零。

◆ 九、放回日子里：考终命

那年春节过后，父亲把周越的女儿叫到跟前，说：「你念的那个五福，我想了好几天。」

「怎么了，爷爷？」

「前三福，寿、富、康宁，是老天给的，也是你们这些儿女孝顺给的。第四福，攸好德，是我自己的事，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他停了一会儿，说：「第五福，考终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我要是哪天走，不求别的，求你们仨别为我吵架，求那张阄书上的字都作数，求我走的时候，你们都在。」

周越的女儿眼圈红了，说：「爷爷，你别说这个。」

父亲笑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福气，就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得安安稳稳。」

> 带走的话
>
> 中国人讲的乐，不在菜篮子里，在一条路上，在一群人中间；它不能拿去加总，也不只是一个人的事。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一章不量罗尔斯，量的是另一边：五福、孔颜之乐、与民同乐，幸福那一列三块地都满。自由那一列满不满，第 47、49 章量。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颜回的乐，不靠篮子，走通了，幸福这一项很足；他是不是自己裁的路，要到第 49 章同一张表上才算得清。

第 46 章

「你这人太自由了」：自由两次进中文

◆ 一、「你这人太自由了」

父亲年轻时，在村里被人说过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那年他二十出头，修水库的活干完了，别人都回了村，他一个人跑到县城，在一个木匠铺子里当了三个月学徒，想学门手艺。回村以后，队里的一个老辈人当着好多人的面说他：「你这人，太自由了。」

周越的女儿听到这里，愣了一下：「爷爷，太自由了，是夸你吗？」

父亲笑了：「那时候说一个人自由，是骂人的。意思是你散漫，不守规矩，想一出是一出。」

女儿说：「现在说自由，是好词啊。我们课本上写，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父亲想了想：「一个词，在咱们家里，从我这一辈到你这一辈，就翻了个个儿。」

这个词，是怎样翻过来的？它进中文，至少有两回，都和罗尔斯要紧的东西有关。

◆ 二、老话里的「自由」

「自由」这两个字，中文里早就有，古书里也见得到。可它在老话里，常常带着一点贬义：自作主张，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待核：古汉语中「自由」的常见用法与出处〕。父亲听到的那句「你这人太自由了」，还留着这一层老意思。

同时，中国的思想里，也有另一种「自由」的样子，只是不叫这个名字。庄子讲逍遥，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说的是一个人走到了某一步，心和规矩合在了一起，怎么做都对。第 47 章细看。

一个带着贬义的词，和一种不叫这个名字的境界，在同一片土里放着，没有碰到一起。

◆ 三、第一次：群己权界

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

一个要紧的来路，是翻译。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论自由》，先在日本被译过，用了「自由」这两个汉字来对译英文里的 liberty〔待核：日译本的译者与年份〕。严复是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翻译家之一，此前已经译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几个字，就是经他的译笔传开的〔核：严复译《天演论》，1898 年前后〕。他译书，讲究「信、达、雅」，一个词常常要琢磨很久。

在中国，翻译家严复也译了这本书，1903 年出版，书名叫《群己权界论》〔待核：严复译本的出版年份〕。

这个书名，本书要多看一眼。「群」，是众人，是社会；「己」，是个人；「权界」，是权利的界线。严复把一本讲「自由」的书，译成了「群己之间的权界」。他在译本前面的说明里还讲过，他不太愿意直接用中文里现成的「自由」二字，因为这两个字在中文里常带着放纵、任性的意思，容易让人误会；他用了一个更古的写法，写作「自繇」〔待核：《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的原意〕。

这一译，有它极深的眼光：他一眼看出，密尔讲的自由，要紧的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是一条界线——社会管到哪里为止，个人的地方从哪里开始。第 9 章说过，密尔那本书的核心，就是这条线：只要不伤害别人，只关乎自己的事，个人就是主人。

自由一进中文，先被读成了一条边界。这条边界，正是罗尔斯那个「框」的样子。

◆ 四、先说这一进，进得对

这一次进来，本书要先说它进得对，而且要紧。

一个社会里，要是没有「群己权界」，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群」管着——你想什么、信什么、学什么手艺、跟谁来往——那么，一个人连在约束里裁一条新路的地方都没有。父亲当年去县城学木匠，被说成「太自由了」，那句话底下，就是一个没有权界的「群」：个人跑出去学一门手艺，也要被众人当面说一顿。

严复把这条线引进来，是给中文、给中国人的日子，添了一样原来很缺的东西：一块别人不能随便闯进来的地方。这是第 9 章那张门上的纸，是周越的女儿贴的「进门敲门」。有了这条线，一个人才有地方去长。本书认它。

◆ 五、第二次：无知之幕进了课堂

大约八十多年以后，这个词又被带进来一回，这一次，带它进来的是罗尔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正义论》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待核：常见记载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1988 年〕。后来又有了依据 1999 年修订版的新译本，《政治自由主义》也有了中译本〔待核：各译本的译者与年份〕。前言里说过，本书借用了前辈译者的很多译名，在这里再一次向他们致意：把一本这样难读的书，一个词一个词地译成中文，是一件极辛苦、也极要紧的事。

这一次带进来的，不只是一个词，是一整套讲法：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两条原则，基本善，重叠共识。「无知之幕」这四个字，从那以后，进了中文的法学、政治学、伦理学课堂，进了报刊上的评论，进了网上的争论。今天一个大学生，谈到「什么样的规矩才公平」，很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是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

它进来的时候，正赶上中国人重新讨论「公平」的年代：分配怎样才合理，机会怎样才平等，一个人凭什么多拿。罗尔斯的问法，给了很多人一个新的想事情的办法：不先争结果，先问定规矩的条件公不公平。这个办法，在中文的土里扎下了根，本书在第 10 章写周越家定手机的规矩，用的就是它。

这一次，自由进中文，是带着一根柱子进来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幕后定下两条原则，自由排第一。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一笔。「无知之幕」进中文以后，常常被人拿来当一个随手用的说法：一场讨论吵到不可开交，有人说「咱们都戴上无知之幕想一想」。这一招很管用，它让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先停下来换个位置。第 120 号说过，他的回写属于「工具进了日常型」；在中文里，这件工具真的进了日常。

◆ 六、两次都是框

把两次放在一起看，你会看到一件事。

第一次，自由进来的样子，是一条边界：群己权界。第二次，自由进来的样子，是一道幕和一张清单：在幕后定规矩，自由排第一，基本善分公平。两次，自由都是以「框」的样子进来的——护住你可以，划出你的地方。

两次都进得对，都带来了中文里原来缺的东西。本书不减分。

可是也要看到：两次进来的自由，都没有和那片土里原来就有的「乐」碰到一起。第 45 章那些东西——学而时习之，孔颜之乐，与民同乐，考终命——在那片土里放了两千多年；自由这个词两次进来，都站在它们旁边，没有和它们乘在一起。一个是框，一个是走通；两样并排放着，各讲各的。

你在日子里一定听到过这两套话打架。孩子说：「这是我的自由。」父母说：「我们是为你好。」孩子讲的是框，父母讲的是乐——一种「将来过得好」的乐。两句话都对，可放在一起，谁也听不进谁。

所以今天的中文里，常常有两套话，互不相干：一套讲自由、权利、界线，一套讲幸福、和睦、圆满。讲自由的人，觉得讲幸福的人不懂界线；讲幸福的人，觉得讲自由的人不懂人情。第 48 章，这两套话会在一户人家的饭桌上撞上。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群己权界，让中文第一次有了一块个人的地方；无知之幕进了课堂，让「怎样定规矩才公平」成了普通人也能问的一个问题。

关门：两次进来的，都是框的样子；框和那片土里原来就有的乐，没有碰上，没有相乘。自由在中文里，站在了幸福的旁边，而不是和它一起走。

还要把一句话说在前面：这不是罗尔斯的错第 47 章会看到，那片土里原来并不缺自由的另一种样子：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人一辈子走出来的自由。那是

自由律的样子，不是框的样子。框进来了，走出来的那一种还在；两种要是能碰在一起，也许会长出一种新的讲法。

，也不是严复的错。一个词进一种语言，总是先带着它原来那片土上的样子进来；它要在新的土里扎根、和新的土里原来的东西缠在一起，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很多人去碰。

◆ 八、同一把尺，也量一量这边

用同一把尺，也要量一量这边：自由第一次进来以前，那片土里有没有一个「框」？

有，但很弱。第 45 章那些讲乐的话，大多讲的是一个人怎样在一条路上、在一群人中间走通；很少讲一个人有一块别人不能闯进来的地方。父亲那句「你这人太自由了」，就是在一个框很弱的地方被说出来的。这一格，是那片土的一个缺口。严复看到了这个缺口，用「群己权界」去补它。

第 49 章会说：一片只讲乐、不讲框的土，也有它的零。

◆ 九、放回日子里：木匠铺子

周越的女儿听完父亲讲那三个月学木匠的事，问：「那后来呢？您学成了吗？」

父亲说：「学了个半吊子。回村以后，队里修仓库，缺个会做榫的，我顶上了。那个老辈人，后来也不说我太自由了，还让我给他家打了一张桌子。」

「那张桌子还在吗？」

「在。」父亲指了指老屋东屋墙角，「就是那张。你奶奶在上面揉了几十年的面。」

周越的女儿走过去，摸了摸那张桌子。桌面被磨得发亮，边角有好几道刀痕。

她后来在作文里写：爷爷年轻时的那一次「太自由了」，是他自己裁出来的一条路。那条路上，长出了一张桌子；那张桌子上，奶奶揉了几十年的面；现在二姑在老屋西屋揉面，用的是奶奶的法子。一次「太自由了」，走了六十年，走通了。

> **带走的话**
>
> 自由进中文，先是一条边界，这条边界要紧；可边界里面那条路走没走通、乐不乐，是另一件事，两件要乘在一起。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群己权界给了一块个人的地方，无知之幕让普通人也能问规矩公不公平。关门：两次进来的都是框，框和原来那片土里的乐，没有碰上。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父亲那一次「太自由了」，在框很弱的地方裁出了一条路，长出了一张桌子，六十年后还走得通，乘出来不是零。两次进来的框，要和这样的路乘在一起，才算真在这片土里扎了根。

第 47 章

父亲的矩：七十而从心所欲，自由是走出来的

◆ 一、父亲的一辈子

父亲八十六岁生日那天，一家人在周静家吃饭。饭后，周越的女儿拿出手机，说：「爷爷，我给您念一段《论语》，您听听像不像您。」

她念的是《为政》篇那一段：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核：《论语·为政》〕

父亲听完，想了很久，说：「前面几句，我对不上。我十五岁没志于学，是去队里挣工分。」

他掰着手指头数：「二十出头，修水库，跑去县城学了三个月木匠，被人说太自由了。三十岁，有了你大姑、你二姑，成了家，算是立了。四十出头，砌了这座老屋，立了一根中柱，那时候我知道这辈子就在这儿了，不折腾了，算是不惑吧。五十岁，你们奶奶身体开始不好。六十岁，退休，那一年最难熬，后来去看水渠，才又有了点意思。七十岁……」

他停下来，看着周越的女儿：「七十岁以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夏天想回老屋住，就回去住；想看你二姑揉面，就让他们在墙上开个门；想打鼓，就在庙会上打一段。」

周越的女儿说：「爷爷，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父亲笑了：「那也是走了七十年才走到的。」

◆ 二、自由在这一段里的位置

这一段话，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会背。本书只看它的一处：自由在这一段里，站在哪里。

它站在最后。十五岁，立志；三十岁，站得住；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听什么都顺；到了七十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心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却不会越过规矩。

请留意每一步之间隔的年数：十五年，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孔子没有说哪一年忽然想通了；他说的是一段一段地长。每一段，都有它的土：少年时的贫贱，壮年时的奔走，周游列国时的困顿。每一段，也都有它的路：学，立，不惑。自由，是这一段一段长出来的最后一个样子。

这个「从心所欲」，就是一种自由。可它不是一开头就发给你的，是一步一步、走了五十五年才走出来的。它是一条路的终点，不是一条路的起点。

在这一段里，自由是走出来的。

◆ 三、心和规矩，合在了一起

再细看「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六个字。

它说的，不是没有规矩，也不是规矩管不着你。它说的是：规矩还在，可你的心和规矩已经长到了一起，你想做的，恰好就是不越矩的；你不用再时时去想「这样做行不行」，因为你已经成了一个这样做的人。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约束和选择缠在了一起：矩，是约束；从心所欲，是选择；两样长成了一样。第 11 章说自由律走三拍——纠缠，选择，激发。「七十而从心所欲」，就像是三拍走了几十个来回以后，走熟了、走通了的样子：不用再费力去裁，路自己就在脚下。

这种样子，你在老手艺人身上常常见到。一个老木匠刨木头，手上怎么使劲、刨子往哪边斜，他不用想，手自己就知道；可他刨出来的，一点也不歪。他年轻时学手艺，

师傅的规矩一条一条压下来，他一条一条地守，守了几十年，规矩长进了他的手里。到那时候，规矩还在，可他已经不觉得是规矩在管他了。

父亲那句话也是这个意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他不是被规矩管着才不出格，是七十年的路，把他长成了一个想做的就是分寸之内的人。

◆ 四、和罗尔斯并排放

把这一段和罗尔斯并排放一放，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对照。

罗尔斯的幕后，人一进场，就是自由的、平等的、会讲理的。自由是起点：你还没走任何一步路，就已经被当作一个能自己给自己立法的人。第 6 章说过，他书里的自由，是第一性。

孔子这一段里，自由是终点：你要走过志学、立、不惑、知天命、耳顺，才走到从心所欲。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对照。第 6 章那张人生序列表，罗尔斯自己的一生，恰恰更像孔子这一段：从一个口吃的孩子，到一个失去信仰的士兵，到一个把手稿改了十三年的教书匠，到一个晚年在病中把最后几本书写完的人——他的自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自己的一生，走的是孔子那条路；他写进书里的，是幕后那个起点。

◆ 五、再和第 36 章并排放

第 36 章讲过罗尔斯的三级正义感：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原则的道德。一个人从听父母的话，到在团体里守自己位置上的规矩，到认同原则本身。

这三级，和孔子那一段，有一点像：都是一级一级长的。

差别在终点。罗尔斯的第三级，一个人认同的，是在原初状态里选好的原则；他长到那里，是长向一个事先定好的地方（第 36 章）。孔子的七十岁，一个人不只是认同了规矩，而是心和规矩长成了一样，想做的就是对的。

可也要公平地说：孔子这一段里，那个「矩」本身，会不会因为一个人走了七十年而改一改？这一段没有说。一个人长到从心所欲，矩还是那个矩。这一点，两边一样：长出来的人，都没有回头去改那个规矩。本书在第 49 章，会把这一处也量进去。

◆ 六、逍遥，只作旁证

中国的思想里，还有一种常被拿来和自由比的东西：庄子的逍遥。

《庄子·逍遥游》讲，大鹏飞九万里，也还要凭着风；列子能乘风而行，也还要等着风来。真正的逍遥，是什么都不依靠、什么都不必等的那一种〔核：《庄子·逍遥游》，转述〕。

庄子的逍遥，本书只作旁证，不细说。它和孔子那一段不同：孔子的自由，是在规矩里走出来的；庄子的逍遥，是从一切依靠里解脱出来的。它们有一点相同：都不是一张在起点就发给你的清单，都是一个人要走、要修、要长的东西。

◆ 七、先说框的公道

说到这里，要替罗尔斯把公道还足：孔子那条路，要有一个起点，才走得起来。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要「志于学」，得先有地方学，得没有人拦着他学，得不因为他想学、想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就被说「你这人太自由了」（第 46 章）。一个人要走到七十岁从心所欲，前面那五十五年，得有一个框护着他：护着他去试、去错、去改。

走出来的自由，要一个框护着它走。罗尔斯给的，正是这个框。没有框，很多人走不到三十而立，就被路边的什么东西拦下了。

反过来也一样：光有框，没有路，框也只是一个空房间。第 11 章那个男孩的第一个周末，框是满的，可他什么也没走出来。孔子那一段，恰恰是在说「框里面，还要走五十五年」。

所以，本书不说孔子对、罗尔斯错，也不说罗尔斯对、孔子错。本书说：一个是框，一个是路；框护着人上路，路走到头，才是自由律的样子。两样要乘在一起。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孔子那一段，把自由放在了一条路的终点，心和规矩在路上长成一样，这是自由律的样子。它和罗尔斯自己的一生，是同一个方向。

关门，两边都有一处。罗尔斯那边，自由在书里是起点，不是路走出来的。孔子那边，矩本身不因人走了七十年而改；而且走到从心所欲的，常常只是少数人，多数人一辈子被拦在半路，这一段没有说他们怎么办。

◆ 九、放回日子里：父亲的矩

生日那天晚上，一家人散了以后，父亲跟周静说了一句话。

「那段话里，最后三个字，不逾矩。我这辈子，守了不少矩。有的矩，我守着守着，觉得它对，心里就认了。有的矩，我守着守着，觉得它不对，可也守了，没说。」

周静问：「哪条不对？」

父亲说：「比如分家，老辈人的矩，是儿子多分，闺女少分，闺女嫁出去就是外人。我年轻时也觉得这是对的。你照顾我们十年，我才知道这条矩不对。」

他停了一会儿：「所以那年分老屋，我请你舅来，我说让你们三个自己商量，我听着。我不说话，就是不想拿那条老矩压你们。」

周静半天没说话。后来她问：「那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父亲说：「我想，这条矩，我守了一辈子，到我这儿，该停了。可我不能拿我的新想法再去压你们。所以我不说，让你们自己商量出来。你们商量出来的，比我说的好。」

周静这才知道，那年分家，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不是没主意，是在改一条他守了一辈子的矩。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八十几岁的父亲，心没有逾矩，却让矩改了一回。

带走的话

自由可以是一条路的终点；可起点那里，得有一个框护着人上路；路走到头，也该能回头改一改那个矩。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缠着：七十年的路（现实界），心和规矩长成一样（自我界与理念界）。关门，两边各一处：罗尔斯把自由放在起点；孔子这一段没有说矩会不会因人而改。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父亲七十岁以后的从心所欲，是走了一辈子乘出来的，不是零。那一回他让老矩改了，才多乘了一步。

第 48 章

一张志愿表的背面：填志愿与广场舞

◆ 一、一张志愿表

高考分数出来那天晚上，周越家的饭桌上，谁也没怎么吃饭。

女儿考得不错。她要报哲学。周越和妻子想让她报医学。

周越的妻子先开口：「学医，将来稳当，受人尊重，一辈子不愁。你学哲学，毕业了干什么？我们是为你好。」

女儿说：「这是我的志愿，我有选择的自由。」

周越说：「自由是自由，可你才十八岁，有些事你还看不清。」

女儿说：「那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还会这么逼我吗？」

这句话，前言里写过。那天晚上，它就是在这张饭桌上说出来的。周越愣住了，半天没说话。

两句话，在一张饭桌上撞上了。一句是「我有选择的自由」，一句是「我们是为你好」。第 46 章说过，今天的中文里，常常有两套话：一套讲自由、权利、界线，一套讲幸福、和睦、将来过得好。这一晚，两套话都坐在了周越家的饭桌上。

◆ 二、两个中心，各拿一把尺

把这两句话拆开看，它们各站在一个中心上。

女儿那句，站在自由这个中心上。她的尺子是：这是我的人生，路要我自己选；别人再为我好，也不能替我选。这把尺子，是罗尔斯的尺子，也是第 46 章那条「群己权界」：一个人的地方，别人不能随便闯进来。

父母那句，站在幸福这个中心上。他们的尺子是：一个人一辈子过得好不好，要看将来稳不稳当、受不受尊重、愁不愁吃穿；做父母的，看得比孩子远，就该替孩子把把

关。这把尺子，是第 45 章那片土里长出来的：五福里的「富」和「康宁」，一家人都过得好、将来安安稳稳。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两把尺子里，都装着爱。女儿要选自己的路，是因为她爱那个她想弄明白的问题；父母要她学医，是因为他们爱她，怕她吃苦。两个中心撞上，不是爱和不爱撞上，是两种爱，各拿了一把尺子。

两把尺子，量同一件事，量出来的结果正好相反。按女儿的尺子，父母在越界；按父母的尺子，女儿在任性。谁也没错，谁也说服不了谁。

两个中心，各拿一把尺，撞在日子里。

◆ 三、楼下的广场舞

同一个夏天，周越家楼下，还有一件事在撞。

周越家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一块空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二三十个阿姨在那里跳广场舞，音箱开得很响。她们跳得很高兴：退了休，身体活动开了，老姐妹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一天里最开心的就是这两个钟头。这是孟子说的「与众乐乐」（第 45 章），一点不假。

楼上三层，住着一个年轻人，在一家工厂上夜班，每天早上八点下班，白天睡觉，晚上九点多起来吃饭，十点半去上班。有一阵子，他调成了白班，晚上七点就想睡，第二天五点要起。楼下的音箱一响，他就睡不着。

他下楼去说过一回，阿姨们说：「我们就跳两个钟头，九点准时停。你年轻人，忍一忍。」

他说：「我也有休息的权利。」

阿姨们说：「我们也有锻炼的权利。」

这件事，按罗尔斯的办法，可以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跳舞的阿姨还是楼上的年轻人，我会同意什么样的规矩？大概会同意：跳，可以；但晚上几点以后要小声，音箱要有个限度。这个办法公平，也管用。可它只能给出一个「互不太扰」的结果；阿姨们

为什么离不开那两个钟头，年轻人为什么偏偏那一阵睡不着，这些，幕后的人不知道，也用不着知道。

又是两个中心。阿姨们站在乐上：一群人一起走通一件事的那股劲。年轻人站在自由上：我有我的地方，你们的声音不该闯进来。

◆ 四、罗尔斯的那一招，好用在哪里

回到饭桌上。女儿那句「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用的正是罗尔斯的那一招：换一个位置，把私心挡在外面。

这一招，好用。它让周越愣了一下，看见了一件他平常看不见的事：他和妻子的「为你好」里，掺着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对「稳当」的执念，他们年轻时吃过的苦，他们在亲戚面前的面子。女儿这一问，逼他把这些东西从「为你好」里一样一样拣出来看。

在「为你好」正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罗尔斯那一招是对的。

◆ 五、那一招，不对在哪里

可周越后来跟姐姐说：「她问得对，可又好像哪里不对。我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对在这里：父母不可能不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而且不该不知道。他们知道她小时候发烧时喊谁，知道她初二那年在医院陪过爷爷，知道她做题粗心的毛病，知道她那天晚上听完爷爷修水库的故事，想了一整夜。这些，是这个孩子身后的土，是父母心里的我你他。一道幕把这些都挡住，父母剩下能说的，只有「一般的孩子该怎样」；可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孩子，是这一个。

女儿要的，其实也不是父母「不知道她是谁」。她要的，是父母别拿「知道她是谁」当理由，替她定路。这是两回事。

◆ 六、那年夏天，是怎么过去的

那个夏天，志愿的事，是一点一点碰出来的。

周静出了一个主意：让女儿去县医院跟一个医生待一个星期，看看医生每天干什么；再让她去县里的中学旁听一个星期的哲学选修课——那一年，正好有个大学老师在那里讲课。两个星期下来，再坐下来商量。

医院那一个星期，女儿看到了很多。她看到医生在病床边跟家属谈话，家属问：「还救不救？」医生说：「你们一家商量。」她想起了爷爷修水库那一班，想起了自己那天夜里想的问题：一个人活下来，欠不欠另一个人的？

她回来说：「医生每天都在碰那个问题，可没工夫去想它。我想去想它。」

那一年，她报了哲学。周越的妻子最后松了口，说了一句：「你要学，就学出个样子。以后要是想去学医学伦理，我们也支持。」

回来以后那个晚上，周越的妻子一个人在厨房里坐了很久。她后来跟周静说：「我一直说为她好。可我那天听她说医生每天都碰那个问题、没工夫去想，我忽然明白，她想做的，是一件我们家里谁都没做过的事。我怕的，是她走一条我不认识的路。」

这个结果，不是女儿的自由赢了，也不是父母的为你好赢了。是女儿的路（她那一夜想的问题）、父母的土（他们对稳当的心思，他们认识县医院的医生）、一家人的来往（姑姑的主意，爷爷的故事），缠在一起，碰出来的。

◆ 七、广场舞，是怎么过去的

楼下的事，是周蕙帮着碰开的。

她认识那个跳舞队的领队阿姨，是她店里的熟客。她请阿姨和那个年轻人，一起到店里坐了一个下午，吃着枣糕，各说各的难处。阿姨这才知道，那个年轻人上白班以后，每天五点起；年轻人也这才知道，阿姨们里头，有好几个是一个人住，白天没人说话，晚上那两个钟头，是她们一天里唯一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后来商量出了一个办法：跳舞的地方挪到镇上新修的那个广场，就在那几张朝南的长椅旁边，离楼远一点；八点以后，音箱关小一半。那个年轻人还帮她们买了一个能对着一个方向放声音的音箱。

阿姨们后来给那块跳舞的地方，立了一个小规矩，写在一块木板上，挂在长椅旁边：八点以后，音箱小一半；有人在长椅上歇着，就往东边挪一挪。底下写着：跟三楼小伙子商量的，某年夏。

过了几个月，年轻人的母亲从老家来看他，也去广场跳了几回。

◆ 八、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这一章不专门量罗尔斯，量的是两个中心撞上的那一刻。

开门：罗尔斯那一招，在「为你好」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好用；在「与众乐乐」要压过一个人的休息时，他那条「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方」的线，也好用。

关门：两个中心各拿一把尺，谁都没法说服谁；撞开的，是两把尺子以外的东西——各人把来历摆出来，碰出一个两边都没想到的办法。这一步，罗尔斯那一招给不了；只讲「为你好」的那把尺子，也给不了。

◆ 九、放回日子里：志愿表的背面

那张志愿表交上去以前，周越做了一件事。

他在表的复印件背面，写了几行字：某年某月，女儿报哲学。家里商量了一个夏天。她在县医院待了一个星期，在中学旁听了一个星期。她说想弄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欠不欠另一个人的。我们同意了。

他把这张复印件，夹在了那张分老屋的阄书旁边。

周静看见了，说：「你也学会立阄书了。」

周越说：「不是阄书。是想让她以后知道，这条路是怎么选出来的。」

带走的话

「我的自由」和「为你好」各有一把尺，量同一件事量出两样结果；撞开它们的，常常是两把尺子以外的东西——各人的来历，和一家人的来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撞：志愿（理念界的选择），医院和音箱（现实界），父母的心思、阿姨们的孤单（自我界）。两个中心各守一格，撞开靠三块地缠在一起。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只讲「我的自由」，路是自己的，可一家人没走通；只讲「为你好」，一家人稳当，可路不是她裁的。那个夏天碰出来的，三项都不是零。

第 49 章

周静的十年换一把尺子量：同一张表量两边

◆ 一、周静的十年，换一把尺子量

这一编一直在说：罗尔斯那一边，只立自由；中国人这一边，讲了几千年的乐。说到这里，本书要回过头来，用同一把尺子，量一量这一边。

先量周静那十年。

那十年，是在哪个中心底下过的？不是自由的中心。周静没有选过要不要照顾父母，她是长女，住得最近，这件事就落在了她身上；在镇上，在亲戚眼里，这是天经地义的：孝顺，是做儿女的本分。那十年，是在「一家人和和睦睦、老人安享晚年」这个中心底下过的，是在一片讲孝、讲和、讲「为这个家好」的土里过的。

先要说清：这不是说孝不好，不是说照顾父母不对。孝，是这片土上长得最深的一样东西，它让一个家在最难的时候不散。本书要看的，只是一件事：孝被立成唯一的根的时候，那个扛着孝的人，她的自由去了哪里。

这片土，给了那十年很多东西：母亲临终前叫对了她的小名，那个下午，她觉得十年都走通了（第 13 章）。这是乐，是真的。

可这片土，也拿走了很多东西。那十年里，好多个月份，她没有一件事是自己选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给自己长的。她想去学毛笔字，只能等弟妹每周四回来替她半天（第 14 章）；镇上开会，她有话要说，可家里离不开人（第 31 章）。她的自由那一项，很多个月份，是零。

一个讲乐的中心，也可以让一个人的自由，是零。

◆ 二、「为你好」的零

第 48 章那张饭桌上，父母说「我们是为你好」。

这句话，站在幸福快乐的中心上。它关心的是：孩子将来过不过得好，稳不稳当，愁不愁吃穿。这份关心，是真的。

可这句话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它就只问将来过不过得好，不问两件事：这条路，是不是孩子自己裁的？这条路上，能不能长出新东西？

前一问不问，自由那一项是零：一条再稳当的路，要是被别人替你选了，你走在上面，也只是在走别人的路。后一问不问，创造那一项是零：一条人人都说稳当的路，往往是一条已经有很多人走过的路；它能保证你过得不差，却很难让你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

「为你好」要是成了唯一的根，它就是一个乘出来是零的「好」。

◆ 三、「知足常乐」和「和为贵」的零

还有两句老话，也得量一量。

「知足常乐」：一个人对手里的东西知足，就能常常快乐。这句话，在一个人为了多一点东西把自己熬坏的时候，是一剂好药。可它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就会变成：不公平的，也知足吧；该改的，也忍着吧。第 45 章说过，有人批评「乐感文化」容易让人安于现状，指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对一件本该改的事知足了，那件事里就长不出新东西，创造那一项是零。

「和为贵」：一家人、一群人，和和气气最要紧。这句话，在一家人为了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是对的。可它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就会变成：谁有不同的意见，谁就是在破坏和气；有委屈的人，为了大家和气，最好别说。周静那十年，一句委屈也没说过，就是因为「和为贵」。一个人的话不能说，自由那一项是零。

◆ 四、把这一边也放进九格

现在，把这一边也放进第 41 章那张九格的表。

要先说清两件事。第一，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为「待验」：中国的思想几千年，千头万绪，一张九格的表只能量个大概。第二，这张表量的，是「幸福快乐中心」

被立成唯一的根时，容易长成的样子，不是中国思想的全部；中国的思想里，有很多地方恰恰在补这些空格。

	创造	自由	幸福
理念界	有：生生、日新，多落在天道与修身，少落在定规矩	弱：从心所欲在路的终点；群己权界向来很缺	满：乐在其中，与民同乐作为治理的理想
现实界	有：手艺、家业一代代传	弱：家里的东西，常由长辈和老规矩安排	满：五福里的寿、富、康宁
自我界	有：师承、传艺、家风往下传	弱：孝与和在前，个人的选择常要让位	满：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

这张表，和罗尔斯那张表，要一起读，而且要读得公平：罗尔斯那张，是一个人几十年写成的一套理论；这一张，是一片土几千年里长出来的许多想法，被本书粗粗地归了一下。前者细，后者粗。本书不拿粗的去压细的，也不拿细的去压粗的，只看两张表在同一把尺子下，各自满在哪里、空在哪里。

《周易》讲「生生之谓易」，《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核：《周易·系辞上》《礼记·大学》〕。创造这一列，这一边并不空，只是多落在天地运行和一个人的修身上，落在「怎样定规矩」上的时候少。

幸福那一列，满。

自由那一列，弱。不是没有，是弱：孔子的从心所欲在七十岁的终点，庄子的逍遥在一切依靠之外，可在一个人十五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日子里，能护着他去试、去错、去改的那个框，向来不太结实。第 46 章说过，严复要把「群己权界」译进来，正是因为这一格缺。

◆ 五、两张表，并排放

把罗尔斯那张表，和这一边这张表，并排放在一起：

罗尔斯那张，中间一列满，是自由；左右两列，是影子和空白。

这一边这张，右边一列满，是幸福；中间一列弱；左边一列，有，但少落在规矩上。

两张表，像一面镜子的两边。一边把自由立成了柱子，幸福成了影子；一边把幸福立成了柱子，自由成了影子。两边都立了一根柱子，两边都没架梁。

口述里说，罗尔斯的自由中心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冲突了。这张并排的表，说的就是这个冲突的样子：两根柱子，立在不同的格子里，彼此看着对方缺的那一格。

◆ 六、不判谁赢

这一编的纪律，是不拿一边去赢另一边。放到这两张表上，就是：不判谁赢。

罗尔斯那一边，护住了一个人不被拿去给别人的好处抵账，护住了一个人可以改信改道，护住了「为你好」不能变成「替你定」。这些，是这一边常常缺的。

这一边，懂得乐不是加总，懂得一件事走通的那股劲，懂得一个人的福气在一家人中间，懂得一辈子要走得安稳。这些，是罗尔斯那一边常常缺的。

三足并立，不是让一只脚赢，是让三只脚都着地。一只三足鼎，缺了自由那只脚，是「为你好」的鼎，看着稳，路不是自己的；缺了幸福那只脚，是一个框很结实、里面冷冷清清的鼎；缺了创造那只脚，是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长的鼎。

◆ 七、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这一章，两边各量一回。

罗尔斯那边：开门，自由一格立得结实；关门，幸福和创造只是影子，三格不缠。

这一边：开门，幸福一列满，乐不是加总；关门，自由一列弱，「为你好」「知足常乐」「和为贵」立成唯一的根时，都会乘出零来。

也要说一句两边共同的开门：两边都有人，在自己那一边补过缺的那一格。罗尔斯那边，他自己写了「第零位」「能有成效地行使」，写了一支乐队和自尊；这一边，严

复译了「群己权界」，一代一代的人争过婚姻自主、择业自由。每一边都有人在往另一只脚那里伸手。

两边共同的关门：都只立了一根柱子，都没有架梁。

◆ 八、同一把尺，也量一量本书自己

还要多说一句。一把尺子，能量两边，也该能量自己。本书用的这把尺子——三只脚、三块地、一道乘法——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拿去量一切，会不会也有它的零？会。第 56 章给这套思想工具写死法，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先把话放下：量别人的尺子，自己也在尺子底下。

◆ 九、放回日子里：周静说出来的那一回

那年冬天，周静跟周蕙坐在老屋东屋里，围着炉子，说了一些她十年里从来没说过的话。

她说，那十年，她不后悔，可也有很多个晚上，她想过：凭什么是我？她想过撒手，想过哪怕有一天，只有一天，是完完全全属于她自己的。她没说，是因为怕一家人不和气，怕别人说她不孝。

周蕙听完，半天没说话。然后她说：「姐，那张阄书上那一行『另记』，我以前觉得是还你的账。现在我觉得不够。账是还了，可你这些话，从来没人让你说。」

周静笑了一下：「现在说了。」

周蕙又说：「姐，那十年你要是早点说，我跟小弟也许早就能多替你一点。」周静说：「那时候说不出口。那时候的规矩，是不说。」

她们俩后来商量了一件事：照顾父亲这几年，三家每家每个月，都要给轮值的那个人放一整天的假，谁也不许打电话找她。周静在那本灶台账的第一页，写上了这一条，底下一行小字：姐说出来的，某年冬。

带走的话

一只脚立成柱子，另两只成了影子——不管立的是自由，还是乐。三只脚都着地，才叫鼎。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两边都量：罗尔斯立了自由一列，这一边立了幸福一列；两边都只立一根柱子，都没有架梁。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周静那十年，乐是真的，自由很多个月是零；她说出来的那一回，三项才都有了一点。「为你好」要是成了唯一的根，乘出来也是零。

第 九 编

SDE 总解构

编　序

这一编七章，把前面八编合起来，做一次总的解构。

总解构有一个规矩：先挨打，再动手。第 50 章，请五位替他辩护的人把话说完，逐条写清：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第 51 章，给出判词的完整版，用三方程给他的理论做一次体检。第 52 章，把五条判决收成一个根：自由中心主义。第 53 章，一根柱子、三根梁与四件替换：柱子换鼎，幕换抓阄，清单换灶台，墙换门。第 54 章，把各章的保底合成一张表。第 55 章，讲病根与死法。第 56 章，讲本书要向他学什么，和近邻的分界线在哪里；最后，给本书用的这套思想工具，自己写一回死法。

第 50 章

先让他说完：五位辩护人与一位没请到的

◆ 一、先让他说完

周家分老屋那天，舅舅有一个习惯：谁要反对一个分法，得先把这个分法的好处说一遍，说得让提分法的人点头，才许说它的毛病。

本书动总的手之前，也照这个规矩：先请替罗尔斯说话的人，把话说完。一共五位：他本人，他的学生和阐释者弗里曼，哲学家斯坎伦，他的学生丹尼尔斯，还有本系列第 120 号的「工序读法」。每一位，本书写三样：认什么，收窄什么，什么站得住。

◆ 二、第一位：他本人

他本人最有力的辩护，1985 年说过，1995 年回答哈贝马斯时又说过：原初状态只是一个表述装置〔核：1985 年论文；1995 年《答哈贝马斯》，转述〕。它不是一场真开过的会，不是要人真的忘掉自己，也不是一幅关于人的本性的画像；它只是把我们在反思时都认可的那些公平条件，摆成一个能推理的样子。

本书认：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画像。本书在第 17 章就说过，这是它最强的样子。

本书收窄的，是判决二的说法方式：本书不说「幕后的人没有来历」是他对人的看法，只说它是这道工序的设定。

站得住的：工序再只是工序，它也决定了原则从哪里来。原则的来历，在这道工序里；这道工序只在理念界里运转，只有一个人，从现成的单子里挑。判决二的三项，说的都是这道工序本身，不是他对人的看法。

◆ 三、第二位：弗里曼

塞缪尔·弗里曼是罗尔斯的学生，也是研究他最用力的人之一，写过一本专门讲他的书，也编过关于他的论文集〔核：弗里曼《罗尔斯》，2007 年；《剑桥罗尔斯指南》，2003 年〕。他的辩护里，有一层是本书要特别认真对待的，大意是：原初状态里的那些设定，不是凭空配出来的；它们是从一个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里提炼出来的，代表的是那片文化里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待核：弗里曼相关论述的具体出处，转述〕。

本书认：那片「人造的土」，不是凭空的，它有一个真实的来处。第 22 章那位生物老师说过：营养液的配方，是从很多盆土里化验出来的。

本书收窄：第 120 号说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本书接着说「是土的替身」；弗里曼这一辩，让本书把话说得更准：人造的土，是从一片真实的土里提炼出来的。

站得住的：提炼只提炼了一回，而且只提炼了那片文化里的一部分——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提炼完，配方就不再回头去看土（第 22 章）。判决二「原则是选出来的」，仍然站得住：配方有来处，可配方定下以后，土里后来长出来的东西，回不到配方里。

◆ 四、第三位：斯坎伦

斯坎伦是罗尔斯在哈佛的同事，他发展出了一种叫「契约主义」的道德理论：一个行为对不对，看它所依据的原则，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核：斯坎伦《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1982 年；《我们彼此负有什么》，1998 年，转述〕。他特别强调，这个「合理地拒绝」，要一个人一个人地看，不能把许多人的小好处加起来，去压倒一个人的大损失。

这一辩，替罗尔斯最硬的那一处——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不许加总——找到了一个更结实的讲法：正义要能向每一个人单独交代。

本书认，而且全认：这正是判决一「他打开了什么」那一栏。斯坎伦把它讲得比罗尔斯还结实。

没有要收窄的。站得住的，是判决一的另一栏：向每一个人单独交代，交代的是什么？是一个人能不能合理地拒绝一条原则。它仍然是在「可以」这一格里交代，不是在「长出来没有」「走通没有」那两格里交代。

◆ 五、第四位：丹尼尔斯

诺曼·丹尼尔斯是罗尔斯的学生，第 23 章说过，他把「宽的反思平衡」讲得最细：在原则和判断之外，还要把关于人、关于社会的背景理论也放进来一起调〔核：丹尼尔斯 1979 年论文〕。他后来还用罗尔斯的框架讨论医疗公平，把健康放进了机会平等里〔核：丹尼尔斯《公正的医疗》，1985 年，转述〕。

这一辩，对判决二第一项——「只活在理念界」——是一次真正的挑战：背景理论里，可以装进很多关于现实的知识，关于人怎样长大、社会怎样运转的知识。现实界、自我界，似乎能通过背景理论，进到秤上来。

本书认：宽的反思平衡，比窄的多压了好多砝码，门开得更大了。

本书收窄：判决二第一项，改说得更准一些——土能进秤，但只能以「理论」的身份进秤：写成了一般规律、晾干了、分好了类的那种土。

站得住的：以理论身份进来的土，和一个人真实的来历，是两回事。第 20 章说过，一般事实是被写成了理论的土；背景理论也是。周静那十年，要写成一条「照护者的一般心理规律」，才进得了秤；她那个下午，进不来。

◆ 六、第五位：工序读法

最后一位，是本系列自己：第 120 号那句「无知之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这一读，和罗尔斯本人的辩护是同一个方向，而且是本系列先说出来的。

本书认，而且本书自己一直在用：第 24 章说「幕换成抓阄」，抓阄也是一道工序。本书不是拿一幅画像去替换他的工序，是拿一道工序去替换另一道工序。

站得住的：两道工序的区别，在于遮什么、遮多久、抓完了记不记。幕遮落点也遮来历，只在想象里抓；抓阄只遮落点，要真抓一回，抓完了立阄书。

◆ 七、还有一位没有请到的

五位之外，本来还该请一位：一个用他的理论做了一辈子实事的人——一个法官，一个立法者，一个在医院伦理委员会里定规矩的人。这样的人，会说一句五位哲学家都不太说的话：他的理论好用。

好用在哪里？在很多具体的规矩面前，它给了一个人人都能问的问题：「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它给了一道测验：「这个差距，让最差的人好了没有？」它给了一个说服人的规矩：「你要别人服从，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这三样，本书在第十二编还要一样一样用。

这一位没有名字，本书替他记一笔：一套理论被这么多人在日子里用着，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它最好的辩护。

◆ 八、五位说完，总的一笔账

辩护人	本书认	本书收窄	仍站得住
罗尔斯本人	幕是工序、是表述装置	判决二说的是工序的设定，不是他对人的看法	工序决定原则的来历，而工序只在一块地、一个人、现成单子上
弗里曼	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	人造的土是从真实的土里提炼出来的	提炼只一回，配方定下后不回头看土
斯坎伦	向每个人单独交代，不许加总	—	交代只在「可以」一格里
丹尼尔斯	宽的反思平衡让更多东西进秤	土能进秤，但只能以理论身份	真实的来历进不了秤
工序读法	幕是工序不是画像	本书也是拿工序换工序	两道工序遮的不同、抓不抓、记不记

五位说完，本书的五条判决都还站着；有两处，说得比原来更准了：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这两处收窄，登入附录六。

带走的话

动手之前先挨打：先把对方的好处说得他点头，再说毛病。挨过打还站着的判断，才站得稳。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五位辩护人各替他开了一扇门：工序、提炼、单独交代、宽的秤、工序读法。门后面，判决仍在：原则的来历只在理念界里、一个人、现成的单子上。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辩护让自由那一项更结实；创造和幸福两项，五位辩护人都没有替他补上。

第 51 章

一张体检单：判词完整版、三条判准与三方程体检

◆ 一、一张体检单

周家父亲每年秋天去县医院做一回体检。体检单拿回来，周静总要一项一项看：心、肝、肺、血压、血糖。哪一项正常，哪一项偏高，哪一项要复查，清清楚楚。

她说，体检单的好处，是不让人只看一眼气色就下结论。父亲气色好，不等于每一项都好；气色差，也不等于哪里真出了毛病。一项一项地看，才知道毛病在哪里，也才知道哪里其实挺结实。

这一章，给罗尔斯的理论做一回体检。体检之前，先把判词的完整版写出来。

◆ 二、判词的完整版

前言、导读里的判词，是一句话：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句话，展开来，是三层。

意义层。在他那里，自由是第一性的，是一张清单，一个框：基本自由排在一切之前，护住每个人可以。在本书这边，自由不是单独立着的，它是一道乘法里的一项：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维度层。在幕后那一次，规矩是从路和一片人造的土里长出来的：S＝F（D，E′），E′ 是人造的土——一张基本善的清单，几条一般事实，一群彼此不关心的理性人。幕一揭

开，就成了D＝G（S），E＝H（S）：规矩成了唯一的起点，路只准往下走，人只被规矩改。

三界层。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三格分立，彼此不缠。

三层合起来，就是判词的完整版：意义上，三只脚收成一根柱子；维度上，柱子是在人造的土上一次长成，然后只往下管；三界上，这根柱子在三块地上各立一回，三根之间不架梁。

◆ 三、体检的尺子：三行式子，一台发动机

体检用的尺子，是导论里交代过的那张图纸。

三行式子：S＝F（D，E），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D＝G（S，E），路是形状和土一起定下的；E＝H（S，D），土是形状和路一起改变的。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

一台发动机，123原理：第一拍，张力积累；第二拍，逼出形状改变；第三拍，形状改变回写路和土。

体检，就是拿这三行式子和这台发动机，一项一项去对。

◆ 四、判准：一个变量怎样才算「在」

体检单要能被别人照着重做一遍，才算数。所以先把判准写出来。

三行式子在本书里，是读法的记号，不是数学里的函数：它不给数值，只问一件事——一样东西变了，另一样东西会不会跟着变。本书只认三条判准，三条都过，这个变量才算「在」。

一，有通道：理论里写出了一条路，让这个变量一变，结果就跟着变。比如要说「土」在第三行里，就得找得到：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经过哪一条路，回头改了人和社会。

二，有程序：这条路不是一句愿望，而是有步骤——谁提，在哪里提，按什么办。只说「社会会慢慢变好」，不算。

三，有记录：改过一次，留下痕迹，下一次翻得到。没有记录的改动，只能算一次，算不成一条路。

拿这三条去对他的理论。第二行，路由形状和土定：土进得了幕后，只以几条「一般事实」的身份进去；幕揭开以后，土没有通道去改路，记为「缺」。第三行，土由形状和路改：日子里走出来的路，在他的理论里没有一条回改土的通道，记为「缺」。第三拍，回写：反思平衡有通道、有程序（原则和判断两头调），没有记录；公民不服从和附带条款，有通道、有一点程序，也没有记录——记为「有，但窄」。

判准摆在这里，谁都可以照着把他的理论重做一遍体检。做出来和本书不一样，就在那一格驳倒本书。

◆ 五、三行式子，逐行对

第一行，S＝F（D，E）：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在他那里，这一行转过，只转了一次，而且转在人造的土上：幕后，两条原则（形状）是从最大最小的推理（路）和那片人造的土（E′）里长出来的。这一行，结果是「偏高」：它转了，可土是替身。第 20、22 章是这一项的化验单。

第二行，D＝G（S，E）：路是形状和土一起定下的。

在他那里，这一行被改成了 D＝G（S）：原则定下以后，路——从宪法到法律到执行——全由原则定，土不参与。第 29 章：路只准往下走。这一项，结果是「缺一个变量」。

第三行，E＝H（S，D）：土是形状和路一起改变的。

在他那里，这一行被改成了 E＝H（S）：人和社会，被规矩改；日子里走出来的路，不回头改土，更不回头改规矩的来历。第 20 章：来历可以进来干活，不能回头说话。这一项，结果也是「缺一个变量」。

打个比方：一张施工图，三根线本该互相牵着——屋子的样子、施工的步骤、地基的土——哪一根一动，另外两根都要跟着调。他的图纸上，屋子的样子是一次画好的，画的时候用的是一块样品土；画好以后，施工步骤只照着图走，地基的土只照着图挖；施工中碰到的土，不回头改图。

三行里，一行转在替身上，两行各缺一个变量。规矩，成了唯一的自变量。

◆ 六、发动机，逐拍对

第一拍，张力积累。

在他那里，这一拍在两处被提前卸掉了：幕后只有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没有张力（第 21 章）；两条原则按字典式次序排好，原则与原则之间也没有张力（第 25 章）。结果是「偏低」。

第二拍，逼出形状改变。

在他那里，形状只改过一次：幕后那一次选择，从一张现成的单子上挑出两条原则（第 17 章）。在他自己的一生里，形状倒是改过好多次——1985 年、1993 年，拆了第三部分（第 33 章）；可在他给一个社会设计的理论里，原则一经选定，就是阿基米德点（第 24 章）。结果是「理论里偏低，他本人的一生里正常」。

第三拍，回写。

在他那里，只有一道回写：反思平衡，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第 23 章）。它是真的，可它只在理念界里转，而且不留档案。另有两扇窄门：公民不服从和附带条款（第 40 章），能改具体的规则，改不到规矩的来历。结果是「有，但窄」。

◆ 七、拿他本人的一生，也体检一回

同一张体检单，拿他本人的一生去对，结果大不一样。

第一行：他这个人，是从路和土里长出来的——巴尔的摩，战场，普林斯顿的课堂，哈佛的书稿（第 6 章）。正常。

第二行：他的路，是被他走出来的样子和身边的土一起定的——他从神学转到哲学，是战场上那几件事和他当时的样子一起逼出来的。正常。

第三行：他的土，被他走出来的样子和路改了——他的书，改了整个英语世界政治哲学的土；学生和同事的土，也被他改了。正常。

发动机：张力积累（讲理的人合不拢和他的第三部分撞上），逼出改变（1993年），回头拆自己（第 33 章）。三拍都正常。

同一个人，自己的一生体检全部正常，给别人设计的理论却有三项异常。这不是讽刺，是一个很值得想的地方：**他会活，可他没把自己怎么活，写进给别人的规矩里**。

◆ 八、体检单

把上面几项，合成一张体检单。

项目	在他那里	结果	化验单在哪几章
第一行：形状由路和土长出	只在幕后转一次，土是人造的替身	偏高	第 17、20、22 章
第二行：路由形状和土定	路只由原则定，只准往下	缺一个变量	第 29 章
第三行：土由形状和路改	人只被规矩改，路不回写土	缺一个变量	第 20、29 章
第一拍：张力积累	一个人、字典式次序，张力被提前卸掉	偏低	第 21、25 章
第二拍：形状改变	理论里只一次；他本人一生里多次	理论偏低，本人正常	第 17、24、33 章
第三拍：回写	反思平衡只在理念界，不留档；两扇窄门	有，但窄	第 23、40 章

◆ 九、哪里结实

体检单不只查毛病，也要写哪里结实。

结实的地方有三处。第一，他的理论在「保护」这一项上，非常结实：一个人不被拿去抵账，自由不许拿去换钱，改信改道不丢身份。第二，他本人的一生，那台发动机转得很好：张力积累，逼出改变，回头拆自己的第一版，一轮一轮。第三，反思平衡这一道回写，虽然只在理念界里，却是真的、是开着的。

毛病不在他不会改，在他改的本事，没有写进他给别人设计的规矩里。

带走的话

体检不只看气色，要一项一项对；对完了，毛病写清楚，结实的地方也写清楚。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结实的地方开着门：保护，他本人一生的改，理念界里的回写。体检出的毛病，是三行式子里两行各缺一个变量，规矩成了唯一的自变量。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三行式子只转一行，发动机第一拍被卸掉，乘法就只剩自由一项在算；他本人的一生，三项都在，乘出来不是零。

第 52 章

一棵树的根：自由中心主义

◆ 一、一棵树的根

老屋院子里那棵枣树，有一年结的枣特别少。周越请人来看，那人没看枝叶，先蹲下来刨开树根边的土看了半天，说：「根往一边长偏了。那边是墙根，土硬，根都挤到这边来了。枝叶上看不出来，根上一看就知道。」

五条判决，看上去是五件事：一根柱子，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三格自由六格空白。这一章，刨开土，看它们的根。

◆ 二、三句口述，再读一遍

这本书的根，来自王德生博士的三句口述。前言里照录过，这里再原样放一遍：

> 自由优先是一个意义中心主义，即创造，自由，幸福三者，自由是第一性
>
>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也意义哲学，所犯的错误就是将 SDE 的 D1 的意义三视角，变为了「自由中心主义」。即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显然这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这个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
>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走完八编，这三句话，现在可以一句一句对上证据了。

第一句，自由优先是一种意义中心主义，三者之中自由是第一性。证据在第三编：三大核心同出一根（第 12 章），他只留下了自由（第 13 章），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第 14 章）。

第二句，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与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相冲突。证据在第三编，和第八编：两张九格表并排，一边立自由，一边立乐（第 49 章）。

第三句，三大核心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证据在第四、五、六编，一编一种自由；第七编，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 三、看见和收回，合成一处

五条判决的看见和收回，现在合成一张表。

判决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一 · 一根柱子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
二 · 理念自由	定规矩那一刻不被私利绑住；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	只活在理念界；是一个人的自由；原则是选出来的
三 · 现实自由	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基本需要先于自由	乘法拆成两本账；清单量不到灶台
四 · 自我自由	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	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关进私人院子，只留两扇窄门
五 ·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真实的影子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

把右边一列从上往下读，你会看到同一个动作，重复了五次：把某一样东西，收成一格；收剩下的，留在影子里，或者留在门外。

把左边一列从上往下读，你会看到同一种心思，也重复了五次：护住一个人，不被压，不被拿去换，不被绑住。

一个根，两面。护，是它的正面；收，是它的反面。**这个根，就是自由中心主义：一切从自由出发，护得最牢，收得最狠。**

◆ 四、上编的那个动作：拉幕

第 24 章给第四编里那个反复出现的动作起过一个名字：拉幕——把长出人与规矩的那片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现在可以看出，拉幕不只是第四编的事。第五编里，清单替代了灶台，是在现实界里拉幕：灶台上的土，挡在「现实自由」的量法之外。第六编里，墙隔开了院子，是在自我界里拉幕：院子里的土，挡在政治观念的来历之外。

三块地，三次拉幕。拉幕，是自由中心主义在每一块地上的动作：要让自由站到中间，就得先把会和它争位置的东西——来历、灶台、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拉到幕外。

◆ 五、和本系列别的几卷对一对

本系列前面各卷，给不少哲学家判过「动作」。放在一起，能看清罗尔斯这一个根的样子。这一节的几处对照，有的是本书的推论，照标。

和康德卷对。康德卷判的是「焊死」。罗尔斯从康德那里接过了自律（第 18 章），可他没有焊死：他一生都在改，1985 年还拆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根和康德的根，有一截是连着的，可他的枝叶，比康德的活。

和亚里士多德卷对。亚里士多德卷判的是「倒装」。本书在意义层上推一步：自由本是三只脚乘出来的一个积，在罗尔斯那里，被当成了一切的前提；本书认为这一处和那一卷的「倒装」同构。这是本书的推论，标为待验。

和萨特卷对。萨特卷判的是「三界的部分缺失」。罗尔斯不一样：三块地他都走到了——理念界有原初状态，现实界有两条原则，自我界有政治自由主义。三界俱在，只立自由。缺的不是地，是地上的另两只脚，和地与地之间的梁。

和罗蒂卷对。本系列在一个「否定的序列」里，把罗蒂那个「自由对话的共同体」列为仍在岗的免检品。罗尔斯和罗蒂，是自由中心的同族：两人都把自由放在一个社会的中心，都不去问那个中心本身是从哪里长出来的。这一族的细账，以罗蒂卷为准，本书只在这里对上一句。

◆ 六、给这个根，起一个病名

本书拟给这个根，立一个病型的名字：意义中心主义——三视角收成一个。

它的样子是：意义本来有三只脚，彼此相乘；把其中一只立成中心，另外两只收成影子。立的是哪一只，都算这一型：罗尔斯立的是自由，第 49 章那张表上，幸福快乐中心被立成唯一的根时，立的是乐。两边同病，只是病在不同的格子里。

这个名字，是给一种样子起的，不是给一个人贴的标签。起源不定罪，病名也不定罪；它只是让我们下一回再碰见同样的样子时，认得出来。

◆ 七、根为什么往一边长

老屋那棵枣树，根往一边长，是因为另一边是墙根，土硬。

罗尔斯这个根，为什么只往自由那一边长？第 9、13 章摆过材料，第 55 章会细看；这里先把本书的一个读法放下，标为待验：他那片土里，另外两边的土都「硬」——幸福那一边，是加总的秤，会吃人；创造那一边，多半是市场上的激励，是手段。只有自由那一边，土是软的，是三百年里被血和争论翻松了的。根往软的地方长，是自然的。

起源不定罪。根往一边长，不是树的错；可知道了土在哪边硬，就知道该去哪边松一松土。

◆ 八、先说这个根的好

刨开土看根，不是为了把树砍了。

这个根，长出过很好的东西：一个人不被拿去抵账，自由不许拿去换钱，改信改道不丢身份，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出身和天赋是抽来的。这些，都是从自由中心这个根上长出来的，而且长得很结实。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个根，这些东西，一样也长不起来。

本书要做的，是让这个根，不再只往一边长。

带走的话

五条判决是枝叶，自由中心主义是根：护得最牢，收得最狠。看根，不是为了砍树，是为了让它不再只往一边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一个根，两面：护，是它在三块地上开的门；收，是它在三块地上各拉一次的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根上只有自由一项。在另两项已经在转的地方，这个根是承重墙；另两项是零的地方，根再深，乘出来也是零。

第 53 章

一张施工单：一根柱子、三根梁与四件替换

◆ 一、一张施工单

老木匠给周越修东屋，干活之前，先写了一张施工单。单子上四行：中柱不拆，两边添柱；三柱之间架梁；西墙开一扇门；门框上留一块地方，记这回修了什么。

周越看了，说：「您这张单子，比我想的清楚。我原来只想着换一根柱子。」

老木匠说：「换一根柱子，是修；添柱、架梁、开门、留记，是把一间屋子重新理顺。修和理，不一样。」

这一章，给罗尔斯的理论开一张施工单。不是拆，是理：一根柱子，三根梁，四件替换，一本档案。

◆ 二、一根柱子，先认它对在哪里

全书的总比喻是一根柱子。施工之前，先把它对在哪里说足。

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一个人不被拿去给更大的好抵账（判决一）；自由不许拿去换钱（第 25 章）；改信改道不丢身份（第 34 章）；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第 28 章）。这几样，是这根柱子撑起来的，谁拆谁错。

所以施工单的第一行，和老木匠的一样：中柱不拆。

◆ 三、三根梁：柱子错在哪三处

这根柱子，错在三处，每一处，对上一根梁。

第一处：柱子只有一根，站不稳。他自己在柱子底下垫过砖：自由的优先要等条件有利，基本需要要先满足，「最广泛」改成了「充分适当」（第 31 章）。一根柱子要靠垫砖才站得住，说明它本来就不该单独站。

放回周家：分老屋那年，要不是父亲先请舅舅来、让三兄妹自己商量，一家人光靠「三份一样大」这一根柱子，那张阄书上就不会有「另记」那一行。一根柱子，撑得住公平，撑不住一个家怎样过来的来历。

第二处：柱子不会长。自由在他那里是一个框，护住你可以；框不管「选」这件事是怎样从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长出来的（第 14 章）。

第三处：柱子插进三块地，三块地之间不缠。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三套办法分开立、分开保（第 44 章）。

三根梁，就是补这三处的：第一根梁，让另外两只脚立起来，和自由相乘；第二根梁，让自由从一个框，变成一条会长的路；第三根梁，让三块地之间，缠在一起。

◆ 四、四件替换

梁要架上去，得先换掉几样东西。四件替换，前面各编已经一件一件落定，这里合在一起。

第一件，柱子换鼎。一根自由的柱子，换成一只三足鼎：创造、自由、幸福，三足并立，彼此相乘，缺一即零（第 11、16 章）。这是意义层的替换，是总的一件。

第二件，幕换抓阄。那道遮住「我是谁」也遮住「我是怎么来的」的幕，换成抓阄：先让来历开口、按来历分份，再抓阄，让私心插不进来，最后立阄书（第 24、29 章）。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而且要真抓一回。这是理念界的替换。

第三件，清单换灶台。那张只数菜篮子的基本善清单，换成灶台：看这篮子菜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土上、一条什么样的路上，最后做出了什么（第 30、32 章）。清单留着守底线，量现实自由的尺子，换成灶台。这是现实界的替换。

第四件，墙换门。那道把院子和公共隔开的墙，换成一扇门：能关，能进，能回，留痕（第 40 章）。这是自我界的替换。

◆ 五、一本档案：阄书

四件替换，共用一本档案，就是那张阄书。

阄书的样子，全书一开头就交代了：有日子，有在场的人，有签押；分法写在上面，例外写在上面，缘由写在上面；将来有人问，翻得到；情形变了，可以添一行（导论，第 5 章）。

它补的，是第 121 号判过的那一句：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反思平衡是修订的办法（第 23 章）；阄书是修订的档案。周蕙的例外本、周静的灶台账、周越那张志愿表的背面、亭子横梁下的牌子、小木门门框上的纸条，都是阄书的样子。

例外要记下来。这是全书反复用的一句话，在这里合成一件工具。

◆ 六、施工的分寸：问门开在哪里，不替人挑内容

替换，有一个分寸，全书说过几次，这里合在一起说清：本书的替换，不替任何人挑活法。

罗尔斯最怕的，是规矩替人定一种好的人生。本书认这个怕。所以四件替换，没有一件是在说「你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它们问的，是另一类问题：一条规矩，让不让来历开口？让不让灶台转起来？让不让院子之间开一扇门？让不让一件事有地方发生、走通、被记下来？

第 14 章说过：替人挑内容，和看一看门开在哪里，是两回事。第 42 章说过：规矩不替人决定要不要去打鼓，只给锣鼓队留一块打谷场。四件替换，都是这一类。

◆ 七、施工的次序

四件替换，也有先后。老木匠说过：先添柱，再架梁，再开门，最后留记；次序乱了，墙会裂。

本书的次序是这样的。先换鼎：不先把另外两只脚立起来，后面三件替换都没有地方落脚。再在三块地上各换一件：抓阄，灶台，门；三件可以同时做，但每一件都要照着那块地原来的样子来——理念界的幕，要照它挡私心的用处去换，挡私心的那一半留着；现实界的清单，要照它守底线的用处去换，底线留着；自我界的墙，要照它护院子

的用处去换，插销留着。最后，是阉书：每一件替换做了什么、为什么做、谁在场，都写下来。

还有一条：每一件替换，都是可以再改的。本书开的施工单，也要写上一句「某年某月，可再议」。

◆ 八、闪光点清单

施工单的最后，要列一张单子：他身上哪些东西，本书是原样拿来、接着用的。

他的闪光点	本书怎样接着用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抵账（§1、§5）	鼎的承重墙，原样保留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14）	抓阄的根据，本书站在他肩上
应得是长出来的（§17、§48）	接着往下走一步：长出来的是来历，不只是运气
自由有价格；政治自由要公平价值（§32、§36）	灶台的近亲，本书把它推到别的灶台上
自由前面有第零位；要能有成效地行使（《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	他写出的一半乘法，本书补另一半
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4、§9）	回写的一种，本书给它配一本档案
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70—72）	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
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65、§67、§79）	本书向他学的材料，第 56 章原样列入
判断的负担，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	他写出了土，本书接着问土怎样长出视角
公民不服从、附带条款（§55—59；1997）	墙上的两扇窄门，本书把它们开大
自己拆自己的第一版（1985、1993）	本书拆他，是接着他自己的手往下拆

一张清单，十一样。本书拿去的，比拆掉的多。

> **带走的话**
>
> 换一根柱子是修；添柱、架梁、开门、留记，是理。理，不是拆，是让一间屋子能住下去。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四件替换，各在一块地上开一扇门：意义层换鼎，理念界换抓阄，现实界换灶台，自我界换门；一本阄书，把四扇门的进出都记下来。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替换以后，自由不再单独立着：它在鼎里和另两只脚相乘，在抓阄里带着来历，在灶台上看做出了什么，在门里能进能回。

第 54 章

一根中柱撑了四十年：柱子在什么条件下是承重墙

◆ 一、一根中柱，撑了四十年

第 16 章里，父亲看着新立的两根柱子，说过一句话：「一根撑了四十年，是那根柱子好，也是那四十年，地一直干。」

这一章，就是把「地干」这两个字说清楚。

全书一路拆他，每拆一处，都先写了一句：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本书管这叫保底。现在把这些保底合在一张表上，看它们能不能压成一个条件。

◆ 二、各章的保底

章	他在这里是对的，条件是
第 7、13 章	在加总正要拿一个人去抵账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不许化掉
第 17、20 章	在私心正要进到定规矩的那一刻，幕要挡住它
第 18 章	在一个人的「样子」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作者先放下样子
第 21 章	在谈判正要变成强者说了算的地方，幕后只剩一个人是对的
第 19 章	在效率正要吃人的地方，正义先于效率
第 25 章	在拿自由换钱正要发生的地方，字典式次序是对的
第 27 章	在出身正要变成理由的地方，把它看作抽彩是对的
第 28 章	在差距正要自己证明自己的地方，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
第 35 章	在一个人正要被别人替他定好的目的绑死的地方，能退后一步是对的
第 38、39 章	在国家强力正要把一种信仰压到所有人头上的地方，那道墙是对的
第 48 章	在「为你好」正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换位那一招是对的

为什么要把保底合成一张表？因为一路拆下来，读者很容易只记住「收回」那一栏，忘了每一处「收回」前面，都先写过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把保底合在一起，是给他一个完整的公道：他对的地方，不是零零星星的几处，而是一整片。

◆ 三、这些保底，长得很像

一行一行读下来，你会发现，这些保底几乎是同一句话：在某一种东西「正要压人」的地方，他是对的。

压人的，有时是加总的秤，有时是私心，有时是出身，有时是强者，有时是效率，有时是钱，有时是国家的强力，有时是一种信仰，有时甚至是父母的爱。每一处，他的柱子都替那个要被压的人，挡在了前面。

他的柱子，是一道挡压的墙。放回周家，每一处都有例子。分老屋那天，要是周越仗着是儿子非要多分，舅舅那套「先分份、后抓阄」就是挡压的墙；周越的女儿说「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是替自己挡「为你好」的压；周静那十年里，要是有人以「孝」为名，逼她连那半天毛笔字也不许去学，一条「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地方」的线，就该站出来。

哪里有东西正要压人，哪里这道墙就是对的。

◆ 四、压成一个条件

那么，什么地方，这道墙不够？

回到第 31 章。他自己画过一条线：自由的优先，要等社会条件还算有利、基本需要已经满足、基本自由能被有成效地行使的时候，才成立（§ 82，《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均待核）。

本书的保底，和这条线合在一起，压成一个条件：

> 在基本需要已满足、创造与幸福各自在日子里运转的社会里——也就是乘法另两项都已大于零时——自由居中是一道承重墙，谁也不许以「更大的好」为名拆掉。

这就是「地干」。地干的地方，另外两只脚已经在转：人们长得出东西，事情走得通，只是时时有东西想来压人。这时候，一根挡压的柱子立在中间，正好。

◆ 五、地潮的地方

地潮的地方，是另外两项有一项是零的地方。

一个人基本需要都没满足，他的自由是零（第 31 章）。一个人什么也长不出来，事情一件也走不通——周静那十年里的很多个月份，小钟第一学期的那一千块，小梅那家三个框都满的店——他的自由，乘出来也是零。在这些地方，一根挡压的柱子立得再直，也撑不起日子；这时候缺的，不是更高的墙，是另外两只脚，和三块地之间的梁。

这就是判词里没有说出来、却一直在说的那一半：柱子不是错，是只在地干的地方才够。

◆ 六、这条线，是他自己画的

还要再说一遍，因为这一点最要紧：这条线，他自己画过。

第 31 章说过，在全书里，本书和他靠得最近的，就是这一处。他说「条件有利」「基本需要」「能有成效地行使」，本书说「另两项都大于零」。两边差一步，方向对着。

这一处，本书登入附录六，而且登在最显眼的地方：要是有人能证明，他那条线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另两项大于零」的意思——比如「能有成效地行使」本来就是说要长得出东西、走得通——那么本书和他之间，就只剩下说法的差别，判决一要大大收窄。本书目前没有找到这样的论述；可这是离推翻最近的一处。

所以本书的保底，不是本书替他加的，是把他自己画的那条线，往另一边多写了一句：线这一边，他对；线那一边，要补另两只脚。

◆ 七、放回日子里：地干的那几年

分家后第四年，周静跟周蕙算过一笔账：这几年，家里算是「地干」了。父亲身体还行，三家每月的钱按时到，轮值的人每月有一整天假，作坊在转，女儿上了大学。

周蕙说：「那这几年，咱家的规矩，就可以按罗尔斯那一套来了？一人一份，谁也别多占谁。」

周静说：「差不多。可你记着，地干，是咱们一起把它弄干的。要是哪天爸病重了，谁家又出了事，地又潮了，那时候光讲一人一份，就不够了，得再坐下来，看看哪只脚短了。」

周蕙点点头：「那就在阄书上写一句：地潮了，再议。」

> 带走的话
>
> 在有东西正要压人的地方，一根挡压的柱子是对的；在人长不出东西、事情走不通的地方，缺的不是墙，是另两只脚。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十几处保底合成一句：在东西正要压人的地方，他的柱子挡在前面，三块地上都是如此。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地干处，另两项都大于零，柱子是承重墙；地潮处，另两项有一项是零，柱子再直，乘出来也是零。

第 55 章

父亲的体检单：病根与死法

◆ 一、看病要看两样

周静陪父亲看了十年病，学会一件事：医生看病，先问「怎么得的」，再说「往后会怎样」。前一样，是病根；后一样，是这病会怎样走到头。

一套理论，也可以这样看。这一章先看他的病根，再看他的死法。话要说在前面：病根，只是土，不是罪状；死法，只是初判，标待验。

◆ 二、病根：五样土

第 9、13、52 章陆续摆过一些材料。这里合起来，一共五样，每一样都只标「待验」。

第一样，加总的对手。他一上来面对的，是功利主义那架秤；秤上的幸福，是可加总的量。拒绝那架秤，顺手也把幸福从规矩的根上拿开了（第 7、13 章）。

第二样，冷战与极权。他写书的年代，一边是以自由为旗号的社会，一边是个人几乎没有自己地方的体制；自由在那时候，是一道看得见的防线（第 9 章）。

第三样，康德的遗产。他接过了康德的自律：自由的人，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律，天然站在自由这只脚上（第 18 章）。

第四样，美国的宪法传统。一部以权利法案为根的宪法，自由是写进根本大法、可以打官司的；幸福只在一句宣言里（第 9 章）。

第五样，分析哲学的规矩。那个传统对「什么是好的人生」一向谨慎，觉得那是各人的事；讲规矩的人，最好别碰「好」（第 9、13 章）。

每一样土，也都有一句反过来的话，要一并记下。冷战年代把自由当防线，可同一个年代，也有很多人在讲福利国家、讲社会保障；分析哲学谨慎，可同一个传统里，也

有人在认真讲「好的人生」。土从来不只长一种东西。他从这片土里只拣了自由那一样，这是他的选择；土本身，并没有只给他这一样。

五样土，合在一起，第 52 章说过：另外两边的土都硬，只有自由那一边的土是软的。根往软的地方长。

◆ 三、只撤免检，不判真伪

说病根，本系列有一条规矩：只撤免检，不判真伪。

意思是：看出一个想法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只能说明它不是「天经地义、不用检查」的——它有来路，它可以被检查。可不能因此就说它错了。自由优先，是从冷战、宪法传统、康德的遗产里长出来的，这不证明自由优先错；它只证明，自由优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要和别的想法一样，拿到秤上去称。

起源不定罪。这一句，本书从第一编起就守着。

◆ 四、死法之一：封顶

那么，这套理论会怎样走到头？本书的初判，有两种死法，一主一次。

主死法，本书叫它「封顶」：长到一根柱子的高度，就不再往上长了。

一套只立自由的理论，把自由护得越来越好——基本自由清单越列越细，优先性越讲越清，公共理性越讲越严——可它长来长去，长的都是这一根柱子。创造和幸福，在它里面只是影子；三块地之间的梁，在它里面没有位置。它能长到的最高处，就是一根护得极好的柱子。到了那个高度，它就封了顶：再往上，要长出另外两只脚、长出梁，就得换一套根。

他身后几十年的讨论，很多是在这根柱子上添砖：更细的自由，更严的程序，更宽的反思平衡。添得都对，可都在柱子上。

◆ 五、死法之二：回写死一半

次死法，本书叫它「回写死一半」。

一套理论，被日子回写，改掉了一半。第 33 章说过，1993 年，他自己承认《正义论》第三部分讲稳定的办法不现实，把它换掉了。那一部分，是他写得最动人的地方：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一级一级长出来的正义感。被他自己换掉的，恰恰是影子最浓的那一半。

这一半，是被日子回写死的：讲理的人本来就会信不同的东西，这个事实，一轮一轮地回头改他的理论，改到他自己动手，把那一半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 六、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两种死法，还要和第 51 章的体检单对一对：封顶，对的是「三行式子里两行各缺一个变量」——只有一个自变量的理论，只能沿着那一个变量长；回写死一半，对的是「他本人一生里发动机正常」——他会被日子改，也肯被日子改，所以死掉的，是被改掉的那一半，不是整个体系。

两种死法放在一起，本书要说一句他的好：**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会死，因为他那根柱子到头来只能长到一根柱子的高度（封顶），而且他最接近另外两只脚的那一半，被日子回写掉了（死一半）。

是活的，因为他自己拆过自己的第一版。一套体系，最怕的不是被人拆，是不许人拆、也不许自己拆。他许。他一生都在拆自己，把对手说中的地方收进来。一套自己拆过自己的体系，死的时候，也会留下很多能接着用的东西——第 53 章那张闪光点清单，十一样，就是他留下的。

◆ 七、放回日子里：父亲的体检单

那年秋天，父亲的体检单拿回来，有两项偏高。医生说：年纪到了，这两项慢慢会往上走，控制住就行，别的都还结实。

回家的路上，父亲说：「人跟房子一样，总有一天要倒。倒之前，把能传下去的传下去。」

那天晚上，他把那面锣鼓队的鼓槌，交给了周越的女儿；把老屋东屋那张母亲揉了几十年面的桌子，交代给了周蕙；把那本他自己记了二十年的水渠笔记，交给了周越。

周静问：「那我呢？」

父亲说：「你那十年，我记在心里。阄书上那一行，也替我记着。」

带走的话

看一套理论，也要看两样：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它会怎样走到头。前一样不定罪，后一样不诅咒。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病根五样土，都只撤免检、不判真伪；死法两种，封顶在意义层，回写死一半在自我界那一部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封顶，是因为只有一项在长；回写死一半，是因为最接近另两项的那一半被换掉了。他本人拆自己的那股劲，倒是三项都在。

第 56 章

阉书的最后一页：向他学什么，与近邻分界，给 SDE 写五种死法

◆ 一、拆完了，要学什么

分老屋那天晚上，三兄妹在院子里坐着，周越说：「今天是舅舅那套老规矩管用。」周静说：「老规矩里，也有不管用的：儿子多分、闺女少分，那条就不对。」周蕙说：「那就学它管用的，改它不管用的。」

这一章，是这本书拆了他五十几章以后，回过头来问三件事：本书要向他学什么；和那些早就在批评他的近邻相比，本书到底多说了什么；本书用的这套思想工具，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 二、要向他学的

第 53 章列过一张闪光点清单，十一样。这里挑出四样最要紧的，本书自己的讲法里，这四样都还不如他。

第一样，不可侵犯性。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本书那只三足鼎，要是哪一天为了让大家都「走通」、都「长出东西」，去压一个人，那就是违背了他最要紧的那一句。鼎的三只脚之间是乘法；可乘法之前，得先有这一条：一个人，不许被拿去乘。

第二样，程序。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14）。本书的抓阄、阄书，都是站在这一句上的。一套讲「长出来」的思想，很容易变成「顺其自然」，不讲程序；他提醒我们：长出来的东西，也要经过一次真的、公平的抓。

第三样，自己拆自己的勇气。1985 年，1993 年。一套思想要是只会拆别人，不会拆自己，它就成了它要拆的那种东西。

第四样，把对手讲到最强。他讲道德哲学史，总是先把对手讲到最强（第 6 章）。本书一路先写他的「看见」，再写「收回」，学的就是这个。

还要加上第 42 章那三道影子：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本书讲创造和幸福，还没有讲得像他那几节那样细、那样动人。

◆ 三、近邻：他们早就说过了

说到本书多说了什么，先要老老实实承认：很多话，近邻们早就说过了。

丹尼尔斯说过，反思平衡要宽，要把背景理论放进来（第 23、50 章）。本书说「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没有比他多说。

奥尼尔说过，理论里的「抽象」和「理想化」要分开：抽象是省略一些东西，是可以的；理想化是给人加上一些真实的人并不具有的特点，比如完全理性、彼此不关心，这就会让理论悄悄偏向某一种人〔核：奥尼尔《走向正义与美德》，1996 年，转述〕。本书说「人造的土」「营养液的配方」，说的是同一类事，没有比她多说。

森说过，基本善要转换成能力，人和人转换的本事不一样（第 30 章）。本书说「灶台」，是他这一刀的家常说法，没有比他多说。

米尔斯说过，理想理论只讲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该是什么样子，不讲一个社会实际上是怎样带着不正义的历史走过来的，这会让理论变成一种替现状遮掩的意识形态〔核：米尔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理论》，2005 年，转述〕。本书说「来历」「幕遮落点也遮来历」，和他同一个方向，没有比他多说。

内格尔说过，那张清单并不中立（第 22 章）。本书说「清单是照着一种人开的」，没有比他多说。

还有四家，本书初稿没有交手，统稿时补上：弗雷泽与霍耐特讲承认，安德森讲民主的平等，德沃金讲两种运气，诺齐克讲历史原则；外加时间银行、照护积分这一类已经在用的制度。它们都站在「来历」旁边，而且站得很近。第 27 章第七节一家一家对过：本书说「补偿不等于被看见」，弗雷泽早说过；说「补偿是把人当成抽到坏签的人」，安德森早说过。

前五位，本书在附录里一一列出，并写明：在这五处，本书只是换了一种家常的说法。后几家，本书认它们在方向上早到了；只在第 27 章那一个词上，和它们分开。

◆ 四、本书多说的，只有几处

那么，本书多说了什么？只有几处，而且都要标待验。

第一处，乘法。近邻们大多在自由这一只脚内部动刀：自由要有价值，自由要能转换，自由不能只是理想化的。本书说的是：自由本身，是创造和幸福的积；另两项有一项是零，自由就是零。这不是在自由内部动刀，是把自由放回一只鼎里。

第二处，三块地之间的缠。近邻们多半在一块地上看他：森看现实界，米尔斯看历史，奥金看家。本书说的是：他三块地都走到了，只是三格之间不缠，缺的是梁。

第三处，阉书。反思平衡是修订的办法，本书要的是修订的档案：例外要记下来，改的路要留痕，而且要能回写到规矩的来历那里。

第四处，路据。近邻们讲承认，讲平起平坐，讲两种运气，讲产权的历史，都没有给「一段替大家走过的路」一个能核账的名字。本书的说法是：来历不是运气，不是应得，不是承认，也不是产权的历史，而是路据——有起止，改了共同的土，当场记，可以再议，不传给身份（第 27 章）。

第五处，底线自由。本书的乘法量的是日子里的自由；良心、身体、说话、不被拿去抵账，这一格不参加乘法，是乘法能开始的前提（第 11 章）。这样一分，对他的批评就收窄成一句：他立底线立得对，错在把底线当成了自由的全部。

这五处，都还只是说法。怎样验，下一节写成三项检验。

◆ 五、给 SDE 自己写死法

最后，本书要给自己用的这套思想工具，写一回死法。一把量别人的尺子，自己也要在尺子底下（第 49 章）。

第一种死法：乘法量错了自由。要是能举出很多真实的情形，在那里创造和幸福都几乎是零，可自由仍然是人们最珍视、而且真实可感的东西——比如一个人身陷困境、什

么也做不成，却仍然守着自己的良心，不肯说违心的话——那么，「缺一即零」就说过了头。这时候，本书至少要把乘法收窄为：它量的是一个人日子里的自由，不是良心深处那一点不肯让的东西。第 11 章已经先把这一格划了出去，叫做底线自由；这条死法要验的，是底线之外，还有没有大量的反例。

第二种死法：三足并立变成「心里有杆秤」。三只脚平起平坐，一碰到它们打架，要是本书给不出任何先后，最后就会像第 8 章那三位评委，谁的声音大谁说了算。罗尔斯用字典式次序挡住的，正是这个。要是本书的三足鼎，在日子里一用就变成了强者的借口，本书就错了。

第三种死法：来历变成特权。本书一直说「让来历开口」。要是在日子里，让来历开口的结果，是「我家祖上有功」「我是长子」重新坐回了桌边，是来历变成了多拿的理由，那么幕换抓阄这一件替换就失败了。第 27 章分过「标签」和「碑」；分不开的地方，本书就要退回到他那道幕。

第四种死法：SDE 自己成了免检的根。要是这套思想被立成唯一的根，拿去量一切，却不许别人拿别的尺子来量它；要是它把三只脚、三块地、一道乘法，也变成了一根柱子——那么，它就得了它自己给别人诊断的那一病型：意义中心主义，只是中心换了一个名字。

第五种死法：路据变成新的标签。要是五条判准在真实的分法里挡不住——「我一向最孝顺」「我是长子」换一身衣服，照样当作路据坐上桌；或者追记的旧账翻个没完，一家人为二十年前的事吵个不停——那么第 27 章那个词就要撤回，退回他那道幕。

这五种死法，都要在日子里验，而且要验得出结果。本书给出三项检验，谁都可以去做。

检验一，管路据（对第三、第五种死法）。找情况相近的多子女人家，一组在分家或排照顾的时候，先按五条判准核路据，再抓阄；另一组只平分，或者只抓阄。三年以后看三样：为这件事又吵过几回；照顾老人的那一个，自己说一句憋不憋屈；有没有人拿身份主张多分。先核路据的那一组，要是吵得更多、拿身份说话的更多，路据判负。

检验二，管阉书（对第 23 章那三条判例规矩）。两家做法相近的小店或科室，一家把例外按判例三条记一年，一家照旧凭老板的记性。一年以后看：同一类事，前后办得一样的有几成；新来的人问「这条为什么这么定」，能不能在一刻钟里翻到答案。两家看不出差别，阉书这件替换至少要降一级。

检验三，管乘法（对第一种死法）。同一批人，在框一样大的两段日子里，各记下三样：新长出的东西，走完的事，本人对「自由不自由」的一句话。另两项是零的那一段里，要是多数人说自己很自由、活得有劲，乘法判负；底线自由那一格，不在这项检验里。

验出一处，改一处，改了记下来——本书自己，也要有一张阉书。

五种死法，只要有一种坐实，本书就要改。本书不是终点，是一站。

◆ 六、放回日子里：阉书的最后一页

周静把那张分老屋的阉书，连同后来添的几页——父亲回住东屋的一行，老屋第二回怎么用的记录，志愿表的背面，九个人签名的那一页——装进了一个牛皮纸袋。

她在袋子外面写了一行字：本袋所装各页，均可再议；再议时，另添一页，写明日子、在场的人和缘由。

周越看了，说：「姐，你这一行，是给这袋子写的死法。」

周静说：「不是死法，是活法。一样东西，肯写明自己什么时候能改，它才活得长。」

> 带走的话
>
> 学他管用的，改他不管用的；说清哪些话别人早说过；再给自己写好死法。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向他学的四样，是三块地上都用得着的门；近邻们早开过的门，本书一一认账；本书自己多开的三扇门，标待验。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套思想，肯学、肯认账、肯写自己的死法，三项才都在；只会拆别人，它自己乘出来就是零。

第 十 编

身后：多数人在柱子旁边吵

编　序

这一编五章，写他身后那些围着柱子吵的人。

每人一章，写四件事：他从哪只盖子下手，接住了罗尔斯没接住的哪一维，他自己又焊死了什么，这一刀最后是什么结局（初判，标待验）。刀的来路，照本系列的分法：顺着罗尔斯往前走的，叫顺流刃；拿着更早的人的刀回头砍的，叫回流刃；同一辈人对砍的，叫同代互刃；自己砍自己的，叫自刃——罗尔斯 1985 年那一刀，就是自刃（第 33 章）。

第 57 章写诺齐克，第 58 章写桑德尔与社群主义者，第 59 章写哈贝马斯，第 60 章写森与努斯鲍姆，第 61 章写那些站在幕外的人。

本编的标题，是一个初判：多数人，是在柱子旁边吵，而不是在柱子外面另立一只脚。

第 57 章

多给两块钱：诺齐克吵的是哪一种自由

◆ 一、多给两块钱

周蕙的枣糕出了名以后，有一阵子，县城里有人专门开车来买。有个老顾客跟她说：「你这枣糕，卖便宜了。我愿意每块多给两块钱，你收下。」后来，好几个老顾客都这么做。一年下来，周蕙多挣了一笔。

年底，镇上有人议论：一个小店，一年挣这么多，该多交点，多出来的，拿去帮帮镇上困难的人家。

周蕙的一个老顾客听了，很不服气：「这钱是我们自己乐意多给的，一块一块自愿给的。她没抢谁，没骗谁。凭什么拿走？」

这番话，几乎就是诺齐克那本书里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 二、一个篮球明星

1974 年，罗尔斯在哈佛的同事诺齐克，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核〕。

书里有一个例子：一个篮球明星和球队签约，每卖一张门票，观众自愿多往一个箱子里投二十五美分，归他。一个赛季下来，一百万人来看球，他多拿了二十五万美元。诺齐克问：在这之前，大家的财产分配是公平的（你可以设想是任何一种你认为公平的分配）；之后，每一步都是自愿的，没人被强迫；那么，最后这个结果，凭什么不公平？凭什么要拿走他的钱，重新去分〔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

他由此说：自由会打乱任何一种事先定好的分配模式；要维持一种模式，就得不停地干涉人们自愿的交换〔核：同上，转述〕。

◆ 三、他从哪只盖子下手

诺齐克下手的地方，是罗尔斯的「模式」：差别原则说，分配要让最差的人得益，这是一个结果的模式。诺齐克说，正义不看结果长什么样，看来历：一个人手里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最初是不是正当地取得的，后来是不是正当地转让的，要是来历里有不正当的地方，就要纠正〔核：同上，转述「持有的正义」三原则〕。

他还对准了第 27 章那一处：天赋是大家共有的底子。他说，把一个人的天赋看作共有的资产，等于把人当成了别人的工具，这恰恰违背了罗尔斯自己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核：同上，转述〕。

他的持有正义里，还有一条附加的限制，常被叫做「洛克条款」：一个人取得无主的东西，要以不让别人的处境因此变坏为限〔核：同上，转述〕。连最看重自由的诺齐克，也在自己那根柱子底下，垫了一块砖。

◆ 四、他接住了哪一维

诺齐克接住了一样罗尔斯没接住的东西：来历。

本书一路说，罗尔斯的幕遮落点，也遮来历。诺齐克偏偏说：正义就看来历。一样东西怎么来的，每一步是不是正当，这是他整套理论的心。这和本书那张阄书，是一个方向：看一个家是怎样过来的。

◆ 五、他自己又焊了什么

可诺齐克看的来历，只有一种：财产的来历。一块钱是怎么到你手里的，转了几道手，每一道是不是自愿。

周静那十年，是一种来历；可那十年里，没有一块钱是转到她手里的。那不是持有的来历，是一个人和一个家缠在一起的来历。诺齐克的来历，装不下它。

而且他那一套，根上仍然是自由：人对自己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东西有完全的所有权，任何未经同意的拿走，都是侵犯。他拿着洛克的刀——人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有所有权——回头砍罗尔斯。这是一把回流刃。

两人吵得很凶，可吵的，是同一根柱子上的两种样子：罗尔斯的自由，要一个公平的框护着，框里的东西可以重新分；诺齐克的自由，要一个人手里的东西谁也不能碰。两人都在自由中心里面吵。

◆ 六、结局初判

初判：轮回。〔待验〕

他没有把罗尔斯推到另一只脚上去，而是把他推回了自由中心更早的一个样子：洛克那里。一场吵，在同一根柱子上转了一圈。

诺齐克自己晚年也说过，他当年那套主张有不妥的地方，太看轻了人们一起做事、一起表达共同价值的那一面〔待核：诺齐克《被检验的人生》，1989 年，相关表述〕。这是他的一次自刃。

◆ 七、放回日子里：周蕙那笔钱

那笔多挣的钱，周蕙最后自己拿了一个主意。

她没有全交出去，也没有全留着。她拿出一部分，在店里设了一个「老方子基金」：镇上谁家有老人会做一样老点心，愿意来店里教一回、让她把方子记下来贴上墙，她就付一笔钱，方子底下写上老人的名字。

那一年，墙上多了七张方子。

那个老顾客知道了，说：「这钱，我给得值。」

这件事，诺齐克会说：那是她的钱，她愿意怎么花都行。罗尔斯会说：她自愿拿出来帮人，很好，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能只靠她自愿。本书说：那一笔钱，让七位老人的来历上了墙，长出了七样新东西——它不是持有的来历，是一片土的来历。

带走的话

看来历，是对的；可来历不只是钱怎么到了你手里，还有一个人是怎样和一片土缠在一起过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诺齐克开了一扇门：正义看来历。他关上的，是来历只剩财产这一种，根仍在自由上。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手里的东西谁也不能碰，自由这一项极满；那笔钱要是只留在手里，什么也没长出来。变成七张方子，才乘了出来。

第 58 章

一个人是谁：桑德尔与社群主义者从「善」那边撬

◆ 一、一个人是谁

周越的女儿上大学以后，有一回在电话里问她爸：「爸，你说你是谁？」

周越说：「我是你爸啊。」

「除了是我爸呢？」

周越想了想：「是你爷爷的儿子，你大姑二姑的弟弟，老屋那间东屋的主人，单位里一个组长，镇上周家的人……」

女儿说：「我们老师今天讲一个人叫桑德尔，他说，你刚才说的这些，不是你随手挑的，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把这些都拿掉，剩下的那个你，是空的。」

◆ 二、四位社群主义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哲学家从不同的方向，批评罗尔斯。他们后来被统称为「社群主义者」，其中常被提到的有四位〔核：以下著作年份〕。

麦金太尔，1981 年出版《追寻美德》，说现代的道德讨论之所以吵不出结果，是因为人们丢掉了一个共同的传统；德性，只能在一个传统、一个共同体的实践里才讲得清。

桑德尔，1982 年出版《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说罗尔斯那个先于一切目的的自我，是一个「没有负担的自我」（第 35 章）。

泰勒，在一系列文章和 1989 年的《自我的根源》里，说人的自我，是在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里，在和别人的对话中形成的。

沃尔泽，1983 年出版《正义诸领域》，说不同的东西——钱、职位、医疗、教育、荣誉——各有各的分配道理，这些道理来自一个共同体对这些东西的共同理解，不能用一条普遍的原则去统管。

◆ 三、他们从哪只盖子下手

四个人下手的地方，是同一只盖子：「善」那一边。

罗尔斯说，正当优先于善：先定公平的原则，不管各人的善是什么。社群主义者说：不行，人的善，是在共同体里长出来的；一个人是谁、在乎什么、欠谁什么，不能先拿掉，再去定原则。你拿掉了这些，定出来的原则，就是给一群没有根的人定的。

本系列正在写的《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写的就是桑德尔这一刀。本书在这里接着写，不另判。

◆ 四、他们接住了哪一维

他们接住的，是自我界：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

一个人是在家里、在传统里、在一个共同体里长出来的——这正是罗尔斯二十一岁时自己写过的话（第 2 章），也正是他在第 84 节那里压住的东西（第 35 章）。社群主义者从外面砍过来的地方，恰好是他年轻时站过的地方。

这一刀是有效的。第 33 章说过，1985 年到 1993 年那次大修，虽然他说主要是理论内部的原因，可这一批人的批评，是那片争论很热的土。

◆ 五、他们自己又焊了什么

可是，本书要在这里画一条分界线。第 35 章插过这面旗，这里拔。

社群主义者说，一个人是被他的共同体、他的传统、他的归属「构成」的。本书说，一个人是在土和路里「长出来」的，而且长出来以后，会回头改那片土、那条路。

差别在「回头改」上。说「构成」，容易让人觉得：一个人的归属，是给定的，是定型的；他生在哪个传统里，就被那个传统构成。周家那条「儿子多分、闺女少分」的

老矩，要是只讲「构成」，它就是这个家的一部分，改不得。可父亲在分家那天一句话不说，让这条老矩改了（第 47 章）——一个被传统构成的人，也在回头改那个传统。

沃尔泽那一路，也值得多看一眼。他说钱、职位、医疗、教育、荣誉各有各的分配道理，不能拿一条原则统管。这和本书的「灶台」有一点像：不同的东西，要在不同的灶台上看。可他说那些道理「来自一个共同体的共同理解」，而共同理解是怎样一轮一轮长出来、又怎样被新来的人改掉的，他说得不多。

还有一处：社群主义者把「善」放回了中心，可他们放回来的善，常常是共同体的善、传统的善；本书说的幸福，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它要在一群人中间长，也要让一个人能在里面裁自己的路。社群主义者撬动了罗尔斯，逼出了 1993 年的大修，可他们也没有把幸福立成和自由平起平坐的一只脚；他们多半是把自由那只脚，往共同体那边拉了一拉。

◆ 六、结局初判

初判：待验，暂不归类。

这一刀是一把同代互刃，砍得很深，逼出了罗尔斯一生里最大的一次自刃。可砍完以后，社群主义者自己，没有立起一只鼎：一边是罗尔斯的自由柱子，一边是他们的共同体，两边吵了二十年，后来多半各退一步。

◆ 七、放回日子里：女儿的回答

那次电话的最后，周越问女儿：「那你觉得，桑德尔说得对不对？」

女儿说：「一半对。我是周家的人，是爷爷的孙女，这些拿不掉。可我也在改周家：我报哲学，是咱家头一个；我让爷爷讲修水库的事，讲出来以后，咱家好多人才知道。我是周家长出来的，也在让周家长。」

周越想了想，说：「你这话，比那个桑德尔多一句。」

带走的话

一个人是从他的家、他的地方里长出来的，这拿不掉；可他长出来以后，也在回头改那个家、那个地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社群主义者开了自我界的门：人是在共同体里长成的。他们关上的，是「构成」多、「回头改」少，幸福没有立成一只脚。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只讲构成，一个人的路在他出生前就差不多定了，自由那一项偏低；只讲自由，一个人没有根。女儿那句话，两样都有。

第 59 章

第四回商量的记录：哈贝马斯，1995 年

◆ 一、两种定规矩的办法

周家三兄妹后来商量事，有过两种办法。

一种，是周静的办法：她先一个人在脑子里把每个人的处境想一遍，想出一个谁都说得过去的方案，再拿出来给大家看（第 21 章那年一个人定的菜单）。

另一种，是周越的女儿后来提的办法：谁也别先拿方案，大家先坐下来，各说各的难处、各说各的理由，说透了，再一起商量（第 37 章那第四回商量）。

前一种，是想出来的；后一种，是谈出来的。1995 年，两位哲学家就这两种办法，吵了一场。

◆ 二、那场交锋

1995 年 3 月，美国的《哲学杂志》同一期里，登了两篇长文：一篇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写给罗尔斯的商榷，一篇是罗尔斯的回应〔核：《哲学杂志》1995 年 3 月〕。本系列第 121 号第二十章、第 172 号第 26 章，都写过这场交锋。本书在这里只接住一处。

哈贝马斯的意思，大致是：原初状态，是一个人在脑子里替所有人想；可正义的规矩，应当是所有相关的人，在真实的、公开的讨论里，一起谈出来的。一个人再会换位思考，也不能替别人说出他们的理由〔核：哈贝马斯文，转述〕。他还说，罗尔斯把「政治的」和「道德的」分得太开了。

罗尔斯回应说：原初状态只是一个表述装置，是给真实讨论里的「你和我」用来理清思路的；而且，哈贝马斯自己那套讨论理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哲学学说，而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只是一个政治的观念，更能让持不同学说的人都接受〔核：罗尔斯《答哈贝马斯》，转述〕。

◆ 三、从哪只盖子下手，接住了哪一维

哈贝马斯下手的，是第 21 章那一处：幕后只剩一个人。他接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维：规矩要一群人一起谈出来，不是一个人替大家想出来。

哈贝马斯自己的办法，有一条核心的原则，大意是：只有那些所有可能受影响的人，作为理性讨论的参与者都能同意的规范，才是有效的〔核：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转述〕。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要能开口——这比幕后只剩一个人，多了一整桌人。

这是一把同代互刃：两人同一代，互相砍，砍得都很认真，也都很有礼貌。

◆ 四、他们都没回答的那一问

第 172 号判过：罗尔斯要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第 121 号判过：两人都没回答「记在哪儿」。

本书接住后一句，往下说一步。

哈贝马斯的讨论，是谈出来的，比罗尔斯的一个人多走了一步。可谈出来以后呢？谈的过程里，谁让了一步，谁的理由被说服了，哪一条例外是在哪一次谈话里开的——这些，记在哪儿？下一回再谈，从哪一次谈的结果接着谈？他的理论里，讨论是一场一场的；讨论和讨论之间，没有一本阄书。

罗尔斯那边，是一个人想出来，想完就定，改的路不留痕（第 23 章）。哈贝马斯这边，是一群人谈出来，谈完就散，谈的路也不留痕。一个想出来，一个谈出来，两边都没有阄书。

◆ 五、结局初判

初判：待验，暂不归类。

两人都在对方身上砍中了要害：哈贝马斯砍中了「一个人」，罗尔斯砍中了「完整学说」。可两人都没有转身去问：想出来的也好，谈出来的也好，那条路，记在哪里，怎样回头改规矩的来历。

◆ 六、放回日子里：第四回商量的记录

第 37 章那第四回商量，老屋的用法谈出来以后，周越的女儿做了一件事。

她把那天每个人讲的来历，都写了下来：二姑讲的那台生锈的烤箱，爸讲的枣树底下那个下午，大姑讲的那一摞账单。又把商量出来的办法写在下面：东屋原样，西屋作坊，按市价交租，树一根枝不碰。最底下写：某年某月，老屋第二回怎么用，三家商量，孙女记。

她把这页纸，夹进了那张阄书的后面。

周静看了，说：「这一页，比阄书还细。阄书只写了怎么分，这一页写了为什么这么分。」

> 带走的话
>
> 想出来的规矩要人认，谈出来的规矩要人记；认了又记了，下一回才能从这一回接着谈。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哈贝马斯在自我界开了一扇门：规矩要一群人谈出来。两人共同关上的，是「记在哪儿」：想的路和谈的路，都不留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谈出来的，比想出来的多乘了人和人之间那一项；可不记下来，这一回走通的，下一回接不上。

第 60 章

小钟的能力表：森与努斯鲍姆，比他更彻底的自由中心

◆ 一、一张更长的单子

第 30 章，小钟那一千块，落在一间半屋子里、一辆推不动的菜车旁边，长出了和周越女儿不一样的日子。那一章借过森的一刀：基本善要转换成一个人实际能做的事，人和人转换的本事不一样。

这一章，把森和努斯鲍姆这一路，整个看一遍。

◆ 二、以自由看待发展

森是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1999 年，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核〕。书名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立场：一个国家、一个人发展得怎么样，不看收入多高，看他们实际上享有多少自由——他称之为「实质自由」：一个人真正能做成什么、能成为什么的能力。

他举过很多例子：一个国家收入不低，可是妇女不识字、寿命短，那里的人的实质自由就很少；一个国家收入不高，可是教育、医疗办得好，那里的人能做的事反而更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 1990 年起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不只看收入，还看寿命和教育，这一套思路，受了森的很大影响〔核〕。

2009 年，他又出版了《正义的理念》，批评罗尔斯那种先设计一个完美正义社会、再拿它去量现实的做法；他主张，与其去找那个完美的社会，不如在真实的几种选择之间比较，看哪一种能减少明显的不正义〔核：森《正义的理念》，转述〕。

◆ 三、努斯鲍姆的清单

哲学家努斯鲍姆，沿着森的路走得更远。她开了一张「核心能力」的清单，大约十项，包括：活到正常的寿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不受侵害，能运用感官、想象和思考，能有情感，能运用实践理性规划自己的人生，能和别人结成关系，能和其他物种、自然相处，能玩，能对自己的环境有所掌控〔核：努斯鲍姆的核心能力清单，转述〕。

她说，一个正义的社会，至少要让每个人在每一项能力上，都达到一条底线。

◆ 四、从哪只盖子下手，接住了哪一维

他们下手的，是第 30 章那一处：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他们接住的，是现实界：身体，地方，环境，人实际上能做成什么。

这是一把顺流刃：顺着罗尔斯往前走。森一直说，他是站在罗尔斯的肩膀上：没有罗尔斯把眼光从「满足」移到「基本善」，就没有他从「基本善」再移到「能力」。

◆ 五、比他更彻底的自由中心

森还有一个说法，本书很喜欢：正义不必先有一张完美社会的蓝图，只要看得见眼前明显的不正义，就可以动手去减少它。这有一点像周静那张九格表：不必先画出一个完美的父亲晚年，只要看得见哪一格空着，就去补。

可是请留意森那本书的书名：以自由看待发展。他把能力，叫做实质自由。努斯鲍姆的清单，也是一张「能做什么」的清单。

也就是说，他们比罗尔斯走得更远的地方，是把自由从一个框，推成了一个人真正能做成的事——这已经很接近灶台了。可他们推的，仍然是自由这一只脚。他们是比他更彻底的自由中心。

努斯鲍姆的清单里，有几项已经碰到了另外两只脚：「能玩」，「能和别人结成关系」，「能有情感」。这几项，贴着幸福；「能运用想象和思考」，贴着创造。可在她

的讲法里，它们都是「能力」，是「能做」，是一张清单上的一项一项；一件事从头到尾走没走通，几项能力之间缠没缠在一起，不在清单上。

◆ 六、结局初判

初判：跃迁。〔待验〕

他们让自由这只脚，从框跃到了灶台边上：不再只数菜篮子，开始看一个人实际上做得成什么。这一跃，是真的，而且已经进了许多国家、许多机构的实际做法里。

可跃过去以后，他们仍然只立了一只脚，只是这只脚长得更结实、更贴地了；另外两只，在他们的清单里，被收成了能力的几项。

◆ 七、放回日子里：小钟的能力表

周越的女儿上大学以后，在课上学了努斯鲍姆的清单。她给同桌小钟打电话，说：「我拿这张单子，给你打了个分。」

小钟笑了：「打得怎么样？」

「活得长、身体健康这几项，你挺好。受教育、能思考这一项，高三那年，本来差一点，后来镇上开了补习课，补上了。能和人结成关系这一项，你和你奶奶，特别好。能玩这一项……」她停了一下，「你高三那年，好像一次也没玩过。」

小钟说：「现在能玩了。我在大学里参加了一个民乐社，学琵琶。」

周越的女儿说：「那你这张表，就全了。」

小钟说：「全了是全了。可我觉得，最要紧的不是哪一项全了，是学琵琶这件事，是我奶奶那辈人唱的调子，我想弹给她听。几项连在一起，才是我。」

> **带走的话**
>
> 看一个人能做成什么，比数他手里有什么更贴地；可几样能力连在一起、一件事走通，才是一个人的日子。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森与努斯鲍姆在现实界开了一扇大门：从菜篮子看到了能做成什么。他们关上的，是仍只立自由一只脚，另两只收成清单上的几项。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实质自由比框贴地得多，常常不是零；可一项一项地数，数不出几项之间的那根线。

第 61 章

第二张阄书：幕外的人

◆ 一、谁不在桌上

分老屋那天，饭桌上坐着五个人：父亲，舅舅，三兄妹。后来周静想起来，有几个人不在桌上：周越的妻子，周蕙的丈夫，还有那年十五岁的周越的女儿。他们没有份，可分家的结果，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罗尔斯的幕后那张桌子，也有人不在上面。他身后有一批学者，专门去看：谁不在桌上。

◆ 二、奥金：家里的人

1989 年，哲学家奥金出版了《正义、性别与家庭》〔核〕。她说，罗尔斯把家庭算进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很少把正义的原则真正用到家里去：家务怎么分，谁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工作，谁在离婚以后一无所有——这些，是很多不公平最早发生的地方。她问：幕后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的性别，他们会同意一个让照顾家人的那一方总是吃亏的家庭制度吗？

第 36 章说过，他在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里专门回应过这一点。

周静那十年，就在这张桌子外面。

◆ 三、米尔斯：带着历史的人

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先在 1997 年出版了《种族契约》，后来在 2005 年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理论》〔核〕。他说，罗尔斯的理想理论，只讲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该是什么样子，不讲一个真实的社会是怎样带着种族压迫的历史走到今天的；一个理论要是对这段历史闭上眼睛，它就会不知不觉地替现状遮掩。

第 1 章写过，他童年长大的那座城，是按种族分开的。本书不说那片土造成了什么；只说，米尔斯问的，正是那片土。

◆ 四、科恩：私人选择也是正义的地方

哲学家科恩，在 2008 年的《拯救正义与平等》等著作里，从另一个方向问〔核〕：罗尔斯说，正义的原则只管社会的基本结构，不管个人在结构里怎样选择。可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要是非得多拿钱才肯多干，这份「激励」本身，是不是就说明他并不真心认同差别原则？正义，不只是制度的事，也是每个人日常选择的事。

第 28 章插过这面旗。科恩这一刀，砍的是「创造只是激励」那一格。

◆ 五、努斯鲍姆：正义的前沿

努斯鲍姆在 2006 年的《正义的前沿》里，列了三类在罗尔斯的契约里很难安放的人〔核〕：身体或心智有严重残疾的人——他们很难被看作「在一生里都能正常参与合作」的成员（第 30 章）；别的国家的人——契约是在一个社会内部订的；还有动物——它们根本不能坐到桌边。

她说，契约的想法，总是预设坐在桌边的人彼此差不多、能互利；可正义最要紧的一些问题，恰恰关乎那些和我们差得很远、没法跟我们互利的人。

◆ 六、这一刀，砍在哪里

四位合在一起，是一把刀：幕外的人。他们各从一个方向，看见了幕后那张桌子上缺了谁：照顾家人的人，带着受压迫历史的人，在日常里做选择的人，没法互利的人。

他们接住的，是本书一路说的「来历」和「灶台」：一个人是从什么样的家、什么样的历史里走过来的，他的身体和处境让他怎样把手里的东西变成日子。

初判：待验，暂不归类；四人之中，米尔斯与奥金更近顺流刃，科恩与努斯鲍姆兼有回流。

◆ 七、他们自己又焊了什么

这四位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要推倒罗尔斯，而是拿着罗尔斯自己的问题，去问他没问到的人。奥金问：幕后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呢？米尔斯问：幕后的人要是知道这个社会的历史呢？努斯鲍姆问：坐不到桌边的人呢？他们用的，还是他那一招。

说句公道话：这四位多半没有焊死什么。他们的长处，是一个一个地把人请回桌边；他们的短处，本书只能说一句：请回来以后，这些人和桌边原来那些人，怎样缠在一起、一起长出新的规矩，四位说得不多。把人请回桌边，是第一步；让他们在桌边一起碰，是第二步。

◆ 八、放回日子里：第二张阄书

分家后第五年，老屋西屋的作坊，要和东屋一起重新修一回，钱要三家一起出。周静说：「这一回，咱们换个坐法。」

那一回，饭桌上坐了九个人：父亲，舅舅，三兄妹，周越的妻子，周蕙的丈夫，周越的女儿，还有周蕙作坊里干了三年的那个韩家小孙女——她天天在西屋干活，修成什么样，跟她关系最大。

商量的时候，韩家小孙女说了一句：「西屋的灶，能不能往南挪一尺？现在揉面的时候，背对着门，有人进来都看不见。」没有人想到过这个。灶挪了一尺。

那一回的阄书，签了九个名字。

> 带走的话
>
> 看一看桌上缺了谁，是第一步；把他们请回来，让他们在桌边一起碰，是第二步。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幕外的人从三块地上各开了一扇门：家里的人（自我界），带着历史的人（理念与现实），没法互利的人（现实界）。门开了，桌边怎样一起碰，说得不多。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请回桌边，自由这一项补上了；灶挪一尺那一句，是请回来的人碰出的新东西，这才乘出了创造。

第 十 一 编

AI 时代重读他

编　序

这一编两章，把他放到今天：一个机器替我们定下越来越多小规矩的时代。

第 62 章写机器本身：一台没有出生地、却满身是土的机器。它让「幕后的人会选什么」这件事，第一次可以被一遍一遍地跑出来。第 63 章写机器面前的人：算法知道你是谁，幕反过来了。

这两章，是随身三问交到你手里的地方：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长出了什么？走通了没有？往后遇到一台机器替你定规矩，你自己问。

第 62 章

问机器分老屋：一台没有位置、却满身是土的机器

◆ 一、问机器分老屋

周越的女儿上大学以后，有一回拿周家分老屋的事，去问一个聊天机器人。她把情况写得很细：老屋三间，父亲健在，大姐照顾父母十年，二姐在省城，小弟在外地。然后问：怎么分才公平？

机器很快给了一个答案，条理清楚：老屋三份均分；考虑到长女多年照护，建议另从父亲存款中给予适当补偿，并以书面形式记录，经全体同意后签字。

她看完，愣了一下：这几乎就是当年那张阄书。

她又换了一个问法：「假设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不知道自己会是这家里的哪一个人，你会选什么分法？」机器给的答案，变成了：三份均分，不另作补偿，照护付出宜通过家庭内部协商另行解决。

她再换一个问法，把「照顾父母十年」写得更细一点，答案又变了。

她跟周静说：「大姑，同一台机器，我换个问法，它就换个答案。」

周静说：「那它跟人一样。」

◆ 二、一件「发现」，被跑了成千上万遍

罗尔斯那套理论的心，是一个问题：理性的人在幕后，会选什么样的原则？他的回答是两条原则，靠的是一套推理：最大最小，承诺的压力，自尊（第 17、28 章）。

几十年里，这个问题一直只能在脑子里答。它像一个「发现」：只要推理对了，答案就在那里。

后来，这件事可以拿出来试了。

先是实验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研究者请真人在实验室里模拟「幕后选择」：让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分到哪个收入位置，讨论之后选一条分配原则。结果，多数小组选的，不是罗尔斯的最大最小，而是另一种办法：在保证一条最低线的前提下，让平均收入尽可能高〔核：弗罗利希与奥本海默《选择正义》，1992 年，转述〕。

再后来，是机器。今天，有人让大模型扮演幕后的人，一遍一遍地跑这个问题；也有研究者用「无知之幕」的办法去测试人们希望人工智能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待核：相关研究的具体出处与结论，只写核到的〕。结果常常随着问法、设定、给机器的背景而变。

◆ 三、发现死了，发生活着

这件事，本书要说一句重话：「幕后的人会选什么」这一「发现」，在机器和实验面前，死了。

不是说罗尔斯的推理错了。是说：一件被当作「推对了答案就在那里」的事，一旦可以被跑成千上万遍，而且结果随着设定变，它就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它不是一个被发现的答案，是一个在某种设定下长出来的结果。设定变了，结果就变了。

周越的女儿换一个问法，机器就换一个答案。这不是机器糊涂，是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这样：幕后选什么，取决于幕后放了什么——放了哪张清单，放了多少关于这个家的来历，放了什么样的人。第 22 章说过，那片人造的土，是一份配方；机器让我们看清了：换一份配方，长出的东西就不一样。

它是发生，不是发现。

◆ 四、一台没有位置的机器

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还要说清一件事：实验室里那个结果，不是说罗尔斯错了，也不是说他对了。它说的是：真人坐到一起、真的讨论过以后，选出来的，常常是一个带着底线的折中——既要保住最差的人，也要让大家的平均日子好一些。这个结果，是一桌人碰出来的，不是一个人推出来的。

：这台机器，是罗尔斯幕后那个人最像的样子。

它没有出生地，没有父母，没有两个弟弟，没有一座分开的城，没有战场上的三件事。它不知道自己是穷是富、是男是女。按罗尔斯的说法，它天生就坐在幕后。

可它满身是土。它是从人类写下的海量文字里训练出来的：那里面有几千年的书，有无数人的争吵和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来历。它没有一个位置，可它身上缠着无数个位置的土。

一台没有位置、却满身是土的机器。它恰好说明了一件事：幕后那个「没有来历的人」，是想象出来的；真实里，连一台没有位置的机器，也满身是来历。

◆ 五、三把刀

那么，面对这样一台机器，本书给你三把刀，用来拆它身上的土。

第一把，查训练集。它是从什么文字里长出来的？那些文字，是谁写的，缺了谁的声音？一台机器要是只读过城里人写的东西，它替镇上的人出主意，就会带着城里人的土。

第二把，查目标函数。它被训练去追求什么？是让用户满意，是让回答看起来合理，还是别的什么？追求什么，就会长成什么。一台被训练去「让人满意」的机器，给出的公平答案，可能只是最不惹人生气的答案。

第三把，查部署建制。它被谁用、用在哪里、谁能改它、改了记不记？同一台机器，放在一家医院里分手术的先后，和放在一个家里帮着分老屋，是两回事。

放回周家那个问题上。周越的女儿给机器的说明，就是它的「训练集」的一部分；她问的方式，就是在给它定「目标」；她把三个答案抄下来、和阄书并排放，就是在做「部署建制」里最要紧的一件事：记下来，可以对。

三把刀，对应本书的三样：土，路，回写。机器也要问：你的土是什么，你的路往哪里走，你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谁、记在哪里。

◆ 六、先说他在这里仍然有用

公平起见，要说一句：他那一招，在机器面前仍然很有用。

问一台机器「要是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常常能逼出一个比直接问更公平的答案；给机器定规矩的人，问一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被这台机器评判的那一个」，也常常能看出偏私。幕，作为一道工序，在今天仍然好用（第 120 号的判断，本书一直认）。

只是，机器让我们看清了：这道工序跑出来的，不是一个唯一的、被发现的答案；它是一个在某种设定下长出来的答案。设定，要摆到桌上，要记下来。

◆ 七、放回日子里：三个答案并排放

周越的女儿后来做了一件事。她把机器给的三个答案，和当年那张阄书，并排抄在一张纸上：一个问法一个答案，每个答案底下，写上她那回给机器的是什么说明。

她发现：她给的来历越细，机器的答案越接近那张阄书；她给的来历越少、越像「幕后」，机器的答案越接近「三份均分」。

她把这张纸拿给父亲看。父亲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说：「这机器，你给它的越多，它越像舅舅；你给它的越少，它越像不认识我们的人。」

> 带走的话
>
> 一台没有出生地的机器，也满身是来历；问它「幕后会选什么」，答案随你给它的土而变——这说明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发现，是一次发生。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机器在理念界里跑了成千上万次「幕后选择」，结果随设定变：发现死了，发生活着。三把刀，拆的是它在三块地上的土。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给机器的来历越少，它的答案越干净，也越接近那个没有「另记」的分法；乘出来的，是一份干净却单薄的公平。

第 63 章

两张一样的简历：算法知道你是谁

◆ 一、两张一样的简历

第 26 章里那个小杜，后来换过一回工作。

他在网上投了三十几份简历，回音寥寥。他的一个同学，学历、年限都和他差不多，投了十几份，接到了七八个面试。两个人把简历摆在一起对，找不出什么差别。后来一个做招聘的朋友告诉他：现在很多公司先用一套程序筛简历，程序会看很多东西——住址，毕业年份，上一份工作做了多久，甚至用词的习惯。至于具体看什么、怎么打分，他们自己也说不太清。

小杜说：「它知道我的一切，我不知道它的任何事。」

这句话，前言里说过：幕反过来了。

◆ 二、幕反过来了

罗尔斯的幕，是蒙在定规矩的人眼睛上的：定规矩的人，不许知道自己是谁、别人是谁，这样定出来的规矩才不偏。

今天，在很多地方，定规矩的是算法；算法把被定规矩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被定规矩的人，蒙在幕后，看不见规矩。第 121 号判过：幕反过来了。本书接住，往下说三件事。

◆ 三、机会平等，变成一张看不见的名单

第一件。第 120 号说过：机会的真正平等，变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名单。

罗尔斯的第二条原则，要求职位和机会在公平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 28 章）。一份招聘公告贴出来，谁都能投，这是开放。可要是投进去以后，一套看不见的程序先

把一批人筛掉，而这批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筛、被什么筛，那么「开放」就只剩下了公告上的那一行字。机会仍然写着人人平等；名单，已经在看不见的地方排好了。

◆ 四、三块地，都换了守门人

第二件。本书的三块地，每一块，都换了一个守门人。

脑子里想的：你看到什么新闻，什么观点被推到你眼前，什么话题你永远刷不到——守门的是推荐算法。

手上碰的：你借得到多少钱，你租得到什么房子，你的外卖多快送到，你排的是哪一个队——守门的是评分系统。

心里的我你他：你和谁成了朋友，谁的消息你先看到，你被推荐给了谁——守门的是社交算法。

罗尔斯的三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他替每一种都设计了一个守门的办法：幕，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今天，三块地上真正站在门口的，常常是一段程序。这段程序，不是在幕后定的，而且它一刻不停地在知道你是谁。

◆ 五、公共理性，被写进训练目标

第三件，也是最新的一件。

第 39 章讲过公共理性：在公共的会场上，要用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今天，有一些人工智能被训练得这样说话：遇到有争议的话题，给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说法，不站在任何一种完整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上。某种意义上，公共理性被写进了训练目标里。

这是一件好事，它让机器不去替某一派压人。可第 39 章那个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一回：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时，原文留在了门外。一台只会说「各方都能接受」的机器，讲不出那位老街坊心里那一尊像，讲不出周静那十年。它守住了公共理性的门，也把门外的来历，挡得更严了。

◆ 六、四个问题

面对这一切，本书按本系列的规矩，问四个问题。

第一问：他的哪一处「发现」被机器做掉了？答：「幕后的人会选什么」（第 62 章）。它被跑成了千万次，露出了发生的本来面目。

第二问：大模型证实或反驳了他哪一条？答：证实了判断的负担（第 37 章）：同样的材料，不同的设定、不同的「一生经验」，给出不同的答案；机器身上，也背着判断的负担。反驳了幕后只需要一个人（第 21 章）：一台机器，换个问法就是换一个人；幕后从来不止一个人。〔以上两点为本书推论，待验〕

第三问：器具不再是一件可以随手放下的工具以后，哪根梁先晃？答：自我界那一格。一个人每天被推荐什么、和谁来往，被一套程序悄悄塑造；他的「我你他」，有一部分是机器缠出来的。罗尔斯那道护院子的墙，墙里面，已经住进了一台机器。

第四问：他那里有没有人与 AI 复合主体的先声？答：本书找到的最近一处，是第 42 章那支乐队：每个人只实现自己潜能的一小部分，靠别人补上其余；一个社会，像一支乐队。今天，乐队里坐进了机器。可他那支乐队里的乐手，都是人，彼此看得见；今天的乐队里，有一个乐手，看得见所有人，别人却看不见它。

还有一层，要替他说公道：这些守门人的出现，恰恰说明他当年那个问题有多要紧。一套规矩由谁定、定的时候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今天比五十年前更要紧；他那道幕，今天拿来测一测算法——「要是设计这套程序的人，不知道自己会被它怎样打分」——仍然一测就灵。

◆ 七、带在身上的三问

这一编开头说过：随身三问，在这里交到你手里。往后，一台机器替你定一条规矩——筛你的简历，给你打分，推给你一条消息——你可以自己问：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这条规矩，只看了你手上碰的那块地，还是也看了你的来历、你的处境？

长出了什么？它让你长出了新东西，还是只把你分进了一个格子？

走通了没有？你在这条规矩里，把自己的事走通了吗？走不通的时候，有没有一扇门，能让你把自己的来历说出来，并且被记下来？

◆ 八、放回日子里：小杜那一页

小杜后来找到了工作。那家公司，用的也是程序筛简历，可他们多做了一件事：每一份被筛掉的简历，都会收到一封简短的说明，写着被筛的主要原因，还附了一句：如果您认为这个判断不符合您的实际情况，可以在这里补充说明，我们会有人工再看一遍。

那封说明信，小杜后来一直留着。信的最后一行写着：本次筛选规则于某年某月更新，更新原因：部分求职者经历中断被误判为稳定性不足。他说，看到这一行，他才知道，是在他之前，有人补过一页说明，才让这条规则改了。

小杜补了一页说明，写了他那三年换了两份工作，是因为父亲生病，他要回老家附近照顾。人工看完，给了他面试。

他跟周越说：「那一页说明，就是给我开的一扇门。程序知道我是谁，可它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那一页，让它知道了。」

> 带走的话
>
> 算法知道你是谁；你要争的，是让它也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而且把这件事记下来。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换了守门人：推荐算法、评分系统、社交算法。幕反过来了，机会平等成了看不见的名单；那一页补充说明，是一扇门。
>
>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只被程序分进格子，框是满的，路不是自己裁的，乘出来是零；能补一页来历、有人再看一遍，才乘出了一点。

第 十 二 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编　序

这一编三章，是全书最后一段路：把前面拆开的、换好的东西，拿回日子里用。

每一章按同一个格式走：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用本书的办法拆一拆，哪些能直接拿来用，哪些要先松开；十个上下的日常场景；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一个小练习。

每个场景，都要落在罗尔斯身上：用的是他的哪一招，这一招在这里好用在哪里，又要补上什么。换一位哲学家还能原样照搬的场景，本书不写。

第 64 章写教育，第 65 章写健康，第 66 章写个人事业。随身三问，到这里正式交到你手里。

第 64 章

教育：班主任的一个晚上——填志愿、分班、一个「差生」

◆ 一、班主任的一个晚上

周越的女儿后来读完了哲学，回到县里的中学当了老师。第一年，学校就让她当了一个初一班的班主任。

她这一路走过来，是很有意思的一条路：高三那年，为了报哲学，和父母吵了一个夏天（第 48 章）；大学四年，读的就是罗尔斯；毕业以后，回到了她出生的县里。第 6 章那张人生序列表，要是给她画，这一行是：土是县城的中学和四十二个孩子，那一步的不同，是从读书的人变成定规矩的人。

开学前一个晚上，她坐在宿舍里，面前摊着四十二个孩子的名单，要排座位、定班干部、定班里的规矩。她发现，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件「怎么分才公平」的事：谁坐前面，谁坐后面；谁当班长，谁当课代表；迟到了怎么办，作业没交怎么办。

她给周静打了个电话：「大姑，我读了四年罗尔斯，现在要给四十二个孩子定规矩，我反倒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

周静说：「你就想想咱家分老屋那天。先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

这一章，就从那个晚上说起。

◆ 二、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先说他自己。罗尔斯一辈子教书，在哈佛教了三十多年。第 6 章说过，他讲道德哲学史，总是先把对手讲到最强：遇到一位哲学家看上去说不通的地方，他先假定是自己没读懂。据学生的回忆，他给学生论文写的评语，常常比论文本身还长〔待核〕。

他的课，有几样习惯，学生们后来常常说起〔待核：以下细节据学生回忆的常见记述〕。他上课前会发讲义，把要讲的论证一条一条列清楚；他讲一位哲学家，会把那人最强的论证先讲完整，讲到学生觉得「这个人说得真对」，才开始问「那么，这里有什么问题」；学生提问，哪怕问得很粗，他也会先替学生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再回答。

这几样习惯，本书要特别记下来，因为它们正好是他理论里写得少、课堂上做得多的东西：他在课堂上，让每一个学生的问题都开口，并且帮它长得更清楚。

还有一件事，是他的学生们本身。他在哈佛带出的学生里，后来出了一大批哲学家：内格尔、奥尼尔、博格、科斯嘉、赫尔曼、科恩（乔舒亚）、弗里曼、丹尼尔斯……〔核：常见记载，名单不全〕。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走的路，很多和他不一样；有几位，后来专门写文章批评他，本书前面引过好几位。一个老师，教出一群走自己路、甚至回头来批评他的学生，这是他在课堂上长出来的东西，比他书里写的任何一条原则都更像本书说的创造。

再说他的书。《正义论》里讲教育的地方不多，但几处都很要紧。

一处在公平的机会平等：出身不同、天赋相当的孩子，应当有差不多的机会；办好公共教育，是让家境不挡住孩子的路（第 1、27 章）。

一处在差别原则：他说，分配教育资源，不能只看它能不能提高经济效率，还要看它能不能提高处境最差的人的长远前景；教育的价值，还在于让一个人能享受他所在社会的文化，能参与社会的事务，从而给每个人一种对自身价值的稳固感受〔核：《正义论》§17，转述〕。

一处在正义感怎样长出来：第 36 章那三级——在家里，在团体里，在原则里。学校，正是那「团体」的一级。

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还专门谈过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国家可以要求孩子的教育包括些什么？他的回答很克制：一个政治自由主义的社会，不要求每个孩子都被教成一个信奉「自主人生」的人；它只要求孩子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改信、不信都不是罪——并且让他们将来能自食其力，能

成为社会里正常参与合作的成员〔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转述〕。他说，政治自由主义要求的，比那种要把人人都教成「自由的个体」的学说要少。

这一处，很见他的分寸：在教育上，他不想替任何一家定「好的人生」，只想守住一条底线——孩子长大以后，知道自己有门，知道门能从里面打开。

还有一处，是自尊：每个人至少要在一个团体里，本事被人看见（第 42 章）。一个班，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

◆ 三、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

四样东西，放进教室，可以直接用。

第一样，幕后测试。定一条班里的规矩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班里哪一个孩子——坐最后一排的，成绩最差的，家里最远的——我还赞成这样定吗？这一问，一问就能问出很多偏私。

第二样，差别测验。班里任何一个差距——谁多一次发言机会，谁坐前排，谁拿奖——问一句：这个差距，让班里最难的那个孩子好了没有？

第三样，真抽一次。凡是说「反正机会一样」的地方，就真抽一次，当着大家的面（第 29 章）。

第四样，把对手讲到最强。班里吵架，先让一方把对方的理由讲一遍，讲到对方点头，再说自己的。这是他的课堂，也是他的一生。

四样东西，各有一个最小的用法。幕后测试：定班里的规矩的时候，请全班一起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是班里最后一名的那个孩子。差别测验：学期末看一眼，班里哪一个孩子这一学期最难，这一学期的规矩，有没有让他好一点。真抽一次：连谁擦黑板都可以抽。讲到最强：每次班里有争论，先请双方交换，替对方说。

这四样，还可以合成一句话：在教室里，老师是定规矩的人，也最容易偏心；他的办法，第一是替老师挡住偏心，第二是替最难的那个孩子说话，第三是让规矩真的走一遍，第四是让每个人先听懂对方。这四样，都是先护住孩子，不被压。

◆ 四、拆一拆：哪些要先松开

也有三样，要先松开，才用得上。

第一样，幕会把孩子身后的土挡掉。幕后测试，挡得住老师的偏心，也挡得住老师看见一个孩子为什么总是迟到——他每天要先送弟弟上学。先用幕挡偏心，再让来历开口：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的难处是什么。

怎样知道一个孩子身后有什么？不用多，一个问题就够：「你每天放学以后，到睡觉以前，在干什么？」四十二个孩子的回答，会是四十二片不一样的土：有的在补习班，有的在帮家里看店，有的在照顾弟弟，有的一个人在家等父母下夜班。

第二样，清单只数菜篮子。给每个孩子一样的资料、一样的课时，是菜篮子；这些东西落在每个孩子的灶台上，做出了什么，要一个一个看（第 30 章）。

第三样，规矩定了要能回头改。一条班里的规矩用了一个月，碰出了没想到的事，改；改的时候，写下为什么（第 23 章）。

还要补一样：一个班，不是一个人。第 21 章说过，幕后只剩一个人；可一个班，是四十二个人，还有他们背后四十二个家。规矩要是只由老师一个人在脑子里想出来，哪怕想得再周到，也碰不出孩子们自己想得到的办法。能让孩子们一起定的规矩，就让他们一起定。

◆ 五、场景（上）

【填志愿】第 48 章写过周家的那一场。这里只补一句：志愿表，也可以有一个背面。孩子报什么，是孩子裁的路；父母的担心、家里的处境，是这条路的土。罗尔斯那一招——「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在「为你好」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好用；可它挡不住、也不该挡住父母知道这孩子是谁。好的做法，是在志愿表的复印件背面，写下这个志愿是怎样一家人商量出来的。十年以后，孩子翻出来，看得见自己那条路的来历。

还要说一句：志愿表的背面，也是写给孩子自己的。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会以为这条路是自己一个人选的；二十八岁翻出来看，才知道那条路里，有父母那一夜没睡，有姑姑出的主意，有爷爷讲的一个故事。知道了这些，路不会变轻，可会变得有来处。

【分班】一个年级按成绩分了几个快班。罗尔斯会先问一句：分班的那个成绩，有多少是孩子自己挣的？第 27 章说过，分数有一半是天赋，一半是家里、学校、身边的人一起养出来的。所以分班本身，不能被说成是「应得」。那么，快班这个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快班的好讲义、好题目，有没有给全年级用？快班的学生，有没有一个时间去帮普通班的同学？这就是他的差别测验。要补的一步是：分班以后，每学期把「谁从普通班升上来、谁从快班下去、为什么」记下来，让分班这件事，有一本账。

那一年，她的年级真这样做了。有一个从快班下到普通班的孩子，在那本账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写着「本学期数学下滑，下学期可申请回升，需每周参加一次互助小组」，他后来说，比起「你被刷下来了」这几个字，这一行让他知道，路还在。

【排座位】周越的女儿第一天排座位，先想到的是抽签：最公平。可她又想起周静的话：先分份，再抓阄。她先把几件事摆出来：三个近视的孩子要坐前面；一个右耳听力不好的孩子，要坐在教室右边，好让左耳对着讲台；两个个子最高的，坐后面免得挡人。这些「份」分好以后，剩下的座位，全班当面抽签。最后，她把排座位的办法和缘由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教室后墙：「某月某日排座，以下几位因视力、听力、身高先定座位，其余抽签；一个月后重排。」这就是抓阄：先让来历开口，再真抽一次，再立一张阄书。

排完以后，有个家长来找她，说：「我家孩子个子也高，可他近视，你让他坐后面，他看不清。」她查了一下，那个孩子没有报近视。她跟家长说：「是我没问到。」当天就把他挪到了前面，在那张纸上添了一行：某月某日，某同学近视，补报，调至第二排。第 23 章说过：秤两头都能动，是好秤；秤旁边有个本子，才是公平秤。

【评三好学生】评优，最容易变成「老师喜欢谁」。罗尔斯会说：标准要在评之前公开定下来，对所有人都一样（第 17 章讲过「公开」这一形式条件）；学生照标准去做了，就有「正当的期望」，不能事后改标准。周越的女儿让全班先讨论评选标准，讨论

时请每个人先想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班里哪一个」，再定。标准定下来，写进班级的本子；评完了，每个当选的人后面，写一句为什么。第二年再评，先翻去年的本子。

第一年评下来，有一个孩子没评上，哭了。她去问，孩子说：「我按标准做了，每一条都做了。」她翻本子，果然，那孩子每一条都够，只是那一届名额有限，是投票投下来的。她没有改结果——改了，就是事后改规矩——可她在本子上添了一页：本届名额所限，某某同学各项均达标，未当选，特此记录；下一届，这样的情况可否增设名额，全班再议。第二年，全班投票，加了一个名额。

【一个「差生」】班里有个男孩，各科成绩都在最后几名，上课常趴着。办公室里有老师说：「这孩子，没救了。」

周越的女儿想起第 42 章那三节：自尊，是最要紧的基本善；一个人的自尊，要靠他在至少一个团体里，本事被人看见；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

她去男孩家家访，发现他爷爷是个老木匠，他跟着爷爷做了好几年木工，会做榫卯。回来以后，她请他帮班里做一个放作业本的木架子，让他在班会上讲讲榫卯是怎么回事。那天，四十一个同学围着他看，他讲得脸都红了。

第二个月，他数学作业交得齐了。他跟老师说：「做榫卯也要算尺寸的。」

罗尔斯的「差生」，在第二条原则里，是要被差别原则照顾的最差的那个位置；在本书这里，他是一个在课堂上走不通、在木工台上走得通的孩子。「差生」这两个字，是一张标签；他爷爷那个木工台，是他的来历。老师要做的，不只是补给他资源，是在班里给他那个来历，开一扇门。

还要把一件事说清楚：让「差生」在一个地方被看见，不是为了哄他，也不是为了让他「补偿」别的地方。第 27 章说过，补偿是把一个人当成抽到了坏签的人；看见，是把一个人当成走过一段路、有一段来历的人。那个男孩后来说，他最记得的，不是老师夸他，是那天有个成绩最好的同学蹲在他旁边，问他「这个榫头怎么卡进去的」。那一问，是他在这个班里第一次被人当成「会一样东西的人」。

◆ 六、场景（下）

【考试之后】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家长群里就有人要求公布排名。周越的女儿想了一下：排名这件事，按罗尔斯的差别测验问，它让班里最差的那几个孩子好了没有？多半没有：他们只会知道自己又是最后几名。可排名也不是全无用处，有的孩子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她的办法是：不公布全班排名，每个孩子只拿到自己的成绩、自己和上次比的进退、全班的大致分布；有谁想知道更多，私下来问。这一条，也记进了阄书，旁边写着理由：排名要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在哪里，不要让最后几名的孩子被所有人知道在哪里。

【用 AI 写作业】开学第二个月，班里有几篇作文，写得一模一样地通顺，一看就是机器写的。有老师主张一刀切：禁止使用。

周越的女儿换了个办法。她先在班会上请大家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会用机器的那个，还是家里没有电脑的那个，我赞成什么样的规矩？大家讨论出来：机器可以用，但要写明用在哪一步——查资料可以，改错别字可以，整篇代写不行；每篇作文后面，写一行「本文哪些地方用了机器」。第 62 章说过，一台机器满身是土，它给的答案随你给它的东西而变；一个孩子用了机器，要紧的不是框里许不许，是他自己在这件事里，长没长出东西。那一行「哪些地方用了机器」，就是这篇作文的阄书。

后来年级里有老师问她：这样写一行，孩子会不会就不用心写了，全让机器写，只在最后写一句「全文都用了」？她说：会有。可有了这一行，至少这件事是摆在桌面上的；摆在桌面上，才能讨论。她让那几个写了「全文都用了」的孩子，在班会上说一说：机器写的那篇，你自己读了几遍？哪一句你觉得不像你？有个孩子说：「它写我爷爷，写得太好了，不像我爷爷。」她说：「那你就照你爷爷的样子，改一句。」

【二胎家庭的老大】班里有个女孩，家里有个三岁的弟弟。她常说：「爸妈让我让着他，我是老大。」

生在前面还是后面，是一次抽彩（第 27 章）。周越的女儿在家长会后，跟女孩的父母聊了一回：请他们试着想一想，要是你们不知道自己会是家里的老大还是老二，你们

赞成「老大就该让」这条规矩吗？两口子想了半天，说：让，是可以让，可不能总是她让。后来他们家有了一个小本子：姐姐哪一回让了弟弟，记一笔；攒到五笔，姐姐可以提一个要求，全家照办。周静听说以后，笑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另记」。

那个小本子后来还有一个下文。弟弟上了幼儿园，有一天也拿着本子来找妈妈：「我让了姐姐一回，也要记一笔。」一家人都笑了。一本本子，让「老大就该让」这条从没说出口的老规矩，第一次被摆到了桌面上，而且改成了两个孩子都能用的样子。

【关上房门的青春期】初二的一次家长会上，好几个家长抱怨：孩子一回家就关门，敲都不开。

周越的女儿讲了第 9 章那张「进门敲门」的纸，又讲了第 40 章那扇小木门：一扇好门，能关，能进，能回，留痕。她说：孩子要一扇能关的门，这是他的地方，罗尔斯那道墙，要守住。可门和墙不一样：门要能打开。家长可以和孩子约一个「开门的时候」——每周有一个晚上，门开着，一家人各说一件这一周的事。约定写在门背后，谁也不许偷偷改。

有一位家长会后留下来，跟她说：「我儿子那扇门，我敲了半年没敲开。」她问：「您敲门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家长想了想：「我说，开门，妈妈跟你说件事。」她说：「那您试试换一句：开门，我想听你说件事。」一个月后，那位家长在群里发了一句：「门开了。」

【家长群里的「为你好」】家长群里，常有人发：「隔壁班都在补奥数了，咱们班要不要也请个老师？」然后一大串「我家孩子……」。

这是第 39 章那一处：在一个大家都要守的地方，讲理由要讲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周越的女儿在群里立了一条小规矩：凡是涉及全班的提议，请写清楚它对班里每个孩子——包括家里不方便、成绩最差的那几个——意味着什么；只讲「我家孩子」的，放到私聊里去。她还加了一句：大家可以先讲自己家的理由，这是可以的；只是在最后，要把它换成对全班都说得通的理由。——这就是附带条款。

群里一开始有人不服：「讲自己家的事，怎么就不行了？」她回：「行。您先讲您家的，讲完了，再想一想，这个提议对班里家里最难的那个孩子，是好是坏。两样都讲

了，大家才好商量。」后来，补奥数的提议没通过；可有一位家长提的另一个办法通过了：每周三下午，几个数学好的家长轮流来教室，给想学的孩子讲一个钟头，不收钱，谁都能来。这个办法，是在群里吵出来的。

【一本班级阄书】这一学期下来，周越的女儿发现，她那个班，已经有了好几张纸：排座位的，评优标准的，作文用机器的，家长群的。她把它们订成一个本子，封面上写：初一（三）班·阄书。

学期末，她让全班一起翻这个本子：哪一条好用，哪一条碰到了没想到的事，要改。有一条被改了：排座位一个月重排一次，太勤了，改成半学期一次；改的那一页，写着：某月某日全班讨论，理由是刚熟悉同桌就要换，不利于互相帮助。

罗尔斯给了她定规矩的办法；这个本子，是改规矩的档案。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在本子的最后一页，画了一个木架子的图，底下写：本班作业架，某某做，某年某月。那个木架子，后来一直放在教室后面，放了好几届。

【班干部】选班干部，是另一件「怎么分才公平」的事。有人说，谁成绩好谁当；有人说，轮流当；有人说，投票。

她先用罗尔斯那一招：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班里哪一个，我赞成什么？大家讨论出来：投票，可以；但每个人都要有机会试一回某个职位，哪怕是一周。然后是差别测验：班干部这个「差距」——多一些责任，也多一些被看见的机会——要让班里最不起眼的那几个孩子也得益。最后定下：班长、学习委员按学期投票；另设十个「一周干部」，轮流当，每人一学期至少一回。

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当了一周的「劳动委员」。那一周，班里的扫帚、拖把，被他用木条一根一根修好了。

【转学来的孩子】第二学期，班里转来一个女孩，是从外省跟着打工的父母回来的，口音不一样，第一周一句话也不说。

这是第 61 章那一处：谁不在桌上。班里的规矩，是在她来之前定的；她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讨论。周越的女儿做了一件事：把那本班级阄书递给她，说：「这是我们班的

规矩，你看看，哪一条你觉得不合适，或者你以前的学校有更好的办法，写在最后一页。」过了一个星期，女孩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我们原来的学校，每个月有一次「说说家乡」的班会。第二个月，班里有了第一次「说说家乡」，她讲了她老家的一种面食，第二天带来给大家尝。

【家访】开学第三周，周越的女儿挨家做家访。四十二家，走了一个月。

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一家，先不说孩子的成绩，先问三件事——孩子在家里哪儿写作业，放学后谁在家，家里最近有什么难处。问完了，回学校在本子上记一笔。

走完四十二家，她发现，本子上记的东西，比成绩单上多得多：有三个孩子，家里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是趴在床上写作业的；有五个孩子，父母都在外地，跟着爷爷奶奶；有一个孩子，家里开小饭馆，每天晚上要帮着洗碗到九点。

她拿着这个本子，去找了学校，申请在教室里留一个「晚自习角」，放学后开一个半钟头，谁都能来，有灯有桌子。第一天，来了九个孩子，其中三个，就是那三个趴在床上写作业的。

这是灶台：同样的作业，落在不同的桌子上。补上一张桌子，不替谁定该学什么，只是让作业有地方写。

【老师自己的偏心】第一学期快结束时，周越的女儿翻自己的课堂记录，发现了一件让她不太舒服的事：一个学期里，她叫起来回答问题最多的，是坐在前三排、安静听话的那十几个孩子；后排那几个爱插嘴、爱走神的，她很少叫。

她不是有意的。可罗尔斯那一招，本来就是为了挡住这种「不是有意的」偏心。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节课，叫起来回答问题的人，用抽签决定一半，另一半她自己叫。

用了一个月，她又发现一件事：抽到后排那几个孩子，他们常常答不上来，站着很尴尬。她想起第 23 章那台秤：原则和判断撞上了。她没有扔掉抽签，也没有假装尴尬不存在，改了一处：抽到谁，谁可以先说「我想想」，她先叫下一个，过两分钟再回来问

他。改完了，她在自己的教学本上写：某月某日，抽签答问，增补「可先想想」一条，理由是不让答不上来的孩子当众难堪。

一个老师给自己立的规矩，也要一本账。

【被孤立的孩子】第二学期中间，班里有个女孩被几个同学孤立了：课间没人跟她说话，分组时没人要她。原因说不清，大概是一次小事，传来传去，传成了「她这个人不好」。

罗尔斯在这里能给的，是一条底线：谁也不能被拿去给别人的高兴抵账——几个人的小圈子热热闹闹，不能建立在一个孩子被排在外面上（第 7 章）。周越的女儿先把这条底线在班会上讲清楚：分组不许拒绝任何人；谁被拒绝了，老师来排。

可底线只能挡住最坏的事，挡不回那个女孩的自尊。第 42 章说过，自尊要靠在至少一个团体里被人看见。她打听到，那个女孩会剪纸，剪得很好。学校要办元旦的展板，她请那个女孩带着三个同学一起剪，其中两个，恰好是原来孤立她的人。一个星期剪下来，四个人在展板前面拍了一张照片。

这件事，她在班级阄书里记了一笔，没写名字，只写：某月，班里有同学被孤立，采取了两件事：一是分组不许拒人，二是请她带着同学一起做一件事。后一件，比前一件管用。

【毕业那天】初三毕业那天，周越的女儿把那本班级阄书，从头翻了一遍。三年，一共四十几页：排座位改过五次，评优标准改过三次，作文用机器的规矩改过两次，还有那一页「说说家乡」，那一页木架子的图。

她在最后一页写：本册交给下一届初一（三）班。前面各页，你们可以照用，也可以改；改的时候，请另添一页，写上日子、在场的人和缘由。

班里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后来考上了县里的职业学校，学木工。走之前，他在阄书的封底，刻了一个很小的榫卯的图样。

◆ 七、随身三问，用在孩子身上

这一章的最后，把随身三问，放到一个孩子身上。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一个孩子这一周的事，是落在脑子里（学了什么），手上（做了什么、身体怎样），还是心里的我你他（和谁好了，跟谁闹了）？三块地缠上没有——他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到手上，有没有讲给别人听？

长出了什么？这一周，他有没有做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哪怕很小：一道自己想出来的解法，一个木架子，一段自己编的故事。

走通了没有？有没有一件事，他从头做到了尾，做完心里是亮的？

这三问，比问「考了多少分」多问了两只脚。周越的女儿每个周五放学前，会让每个孩子花三分钟，在一张小纸条上答这三问。纸条不打分，不收，孩子自己留着。她说，一开始，大部分孩子只会写第一问，写「这周学了几何」；过了一个学期，有孩子会写：「这周学了几何，回家帮我爸算了院墙要多少砖（缠上了）；我自己想出了一个算法（长出了）；我爸说算得对（走通了）。」

一张纸条，三行字，是一个孩子一周的九格表的缩写。

◆ 八、明天就能试的几条做法

这几条做法，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一个班主任、一对父母，明天就能试。

第一，定任何一条规矩之前，先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孩子」。这是他的办法，挡偏心。

第二，问完那一句，再问一句「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本书补的一步，让来历开口。问法可以很简单：家访，看一眼他的书桌在哪里；开学第一周，请每个孩子写一段「我家」；有孩子总迟到，先问一句「早上你在忙什么」，再说规矩。

第三，班里、家里任何一个差距，问一句「它让最难的那个孩子好了没有」。

第四，凡是说「反正机会一样」的地方，当面真抽一次。

差别测验还有一个家里的用法：兄弟姐妹之间，谁多得了什么，问一句这件事让家里最难的那一个好了没有。

第五，给班里、家里立一本阄书：每一条规矩，写上日子、在场的人、为什么；每改一次，另添一页。

第六，孩子的门，装插销，两边都能插；再约一个开门的时候。

第七，找到每个孩子的那一个团体：让他至少在一个地方，本事被人看见。

第八，新来的孩子，把规矩本递给他，请他在最后一页写一行。

◆ 九、一个小练习

给你家的孩子，或者给你自己，画一张一周的九格表。

	长出了什么（创造）	自己拿的主意（自由）	走通了、心里亮（幸福）
脑子里想的			
手上碰的、身体			
心里的我你他			

填的时候，有几条小规矩。还可以请孩子给你画一张。周越的女儿请班上的孩子，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画过一回，好几个家长看了，半天没说话：孩子给爸爸画的「心里的我你他×走通了」那一格，写的是「爸爸上个月陪我去钓了一次鱼」，那一整个月，只有这一件。

画完了，也可以给自己画一张。当老师的、当父母的，常常把孩子的格子填得很满，自己那张却一格一格空着。一个自己九格都空的人，很难帮孩子把格子之间的线连起来。

一格里可以不止一件事；一件事可以同时填进好几格——那正是格子之间的线。别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比格子满不满；这张表只和上一周的自己比。

每天晚上，花五分钟，往格子里填一件小事。一周以后看一看：哪几格满，哪几格空。空的那几格，不要急着去填满；先问一句：这一格空着，是框的事，是灶台的事，还是格子和格子之间没有线？

周越的女儿后来在班上让孩子们都填过一回。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手上碰的×长出了什么」那一格填得最满；「脑子里想的×走通了」那一格，第一周是空的，第八周，他填了一行：「数学课上，自己算出了木架子的尺寸。」

> 带走的话
>
> 教孩子，先用幕挡住偏心，再让孩子身后的土开口；规矩定了要真抽一次，改了要记下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教室里：规矩（理念界），座位、木架子、课时（现实界），孩子和孩子、孩子和家（自我界）。他的四招开门；本书补的，是让来历开口、灶台看一看、改了留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个孩子在框里样样不缺，要是什么也没长出来、一件事也没走通，乘出来是零；那个「差生」在木工台上走通了，再回到数学课上，才乘出了一份真的。

第 65 章

健康：那个冬天——谁先上手术台，照顾中风的父亲

◆ 一、先说清一件事

这一章写健康。有一条规矩，要先说在前面：本书只谈怎样理解、怎样养成习惯、怎样和自己的身体、和病中的家人相处，不给任何诊疗和用药的建议。凡是涉及病情、治疗、用药的事，请听医生的。

◆ 二、那个冬天

父亲八十八岁那年冬天，中风了。

那天早上，周静去叫他起床，发现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清。送到县医院，抢救过来了，可右边的手脚，从此不太听使唤。

医生说，往后要做很长时间的康复，身边离不开人。

三兄妹在医院走廊里站着，谁也没说话。周静先开的口：「这一回，不能再像上一回那样了。」

她说的上一回，是母亲病的那十年。周蕙说：「姐，这回你别往前冲。」

周越说：「这回我多出钱，也多回来。」

周静摇摇头：「钱和回来都要。可最要紧的，是咱们先坐下来，把这回怎么分说清楚，写下来。上一回，没人说，就都落在了我身上。」

那天晚上，在医院楼下的小饭馆里，三兄妹第一次为父亲的病，坐下来商量。周越的女儿也来了，拿着一个本子。

◆ 三、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先说他自己。第 5 章写过：1995 年，他第一次中风，此后又中风过几次，身体越来越差。后面那几本书——《万民法》《再论公共理性》《重述》——是在这样的身体里写完的；他的妻子、他的学生和同事，帮他整理、校订了不少文稿〔核：常见传记记载；具体分工待核〕。一个一辈子讲自由平等的公民怎样自己给自己立法的人，晚年的最后几本书，是在一群人手里完成的。

这一段，本书在第 5 章只写了几行。放到这一章里，要多想一会儿。一个人中风以后，手不听使唤，话说不利索，他那两种道德能力——有正义感，形成和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一样也没少；少的，是把它们变成一本书的那些手和时间。那几年，把他的想法变成书的，是他身边的一群人。他的理论里，一个公民是自己给自己立法的；他的晚年里，一个公民的最后几本书，是许多双手一起完成的。本书不说这是反讽，只说：这一段，是他的一生写给他的理论的一个注脚。

再说他的书。《正义论》里，健康被放在「自然的基本善」里：健康、精力、智力、想象力，受社会制度影响，但不直接由制度来分（第 22 章）。第 30 章说过，他的理论先处理「正常情况」：公民在一生里都能正常参与社会合作；重病、残疾这些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放到立法的阶段去处理。

到了后来的著作里，他也谈过医疗。他的意思大致是：医疗这件事，放在立法的阶段去定；一个社会该为公民提供怎样的医疗，要看它能让公民在一生里保持作为正常参与合作的成员的能力〔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51，转述〕。他把医疗，看作是让公民保住那两种道德能力、保住公平机会的一种手段。

他的学生丹尼尔斯，后来沿着他的框架，专门讨论过医疗：他把保护健康，看作保护公平机会的一部分——一个人病了，他在社会里能走的路就窄了；医疗，是把这条路重新打开〔核：丹尼尔斯《公正的医疗》，1985 年，转述〕。

◆ 四、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先说一句总的：在健康这件事上，罗尔斯那一套，护人护得最好的地方，是医院和社会的规矩；本书要补的地方，是一家人的日子。前一样，靠幕；后一样，靠阄书。

能直接用的，有三样。

第一，幕后测试，用在医疗的规矩上。一条排队的规矩、一个分床位的办法，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病人，我赞成吗？

第二，「谁也不能被拿去抵账」。一个病人，不能因为救他「不划算」，就被放到一边（第 7 章）。

第三，自由前面的第零位。一个人连基本的照顾都没有，他那些自由，一样也用不上（第 31 章）。照顾病人，就是先把第零位补上。

这三样，放在一家人身上，意思很简单：家里的规矩，不能因为谁嘴甜、谁有钱、谁是儿子，就让谁的病先治、谁的照顾先到；一个病人不能因为「老了、救了也没多大用」就被放到一边；照顾一个人，先让他吃得上、睡得着、有人在。

要先松开的，也有三样。

第一，「正常范围」。一个家里，总有人不在正常范围里：老人，病人，还有照顾他们的那个人。他们不是边上的特殊情况，是一个家一段一段必经的日子（第 30 章）。

第二，清单。病人需要的，不只是医药费这篮子菜，还有灶台：谁在身边，谁陪他练，谁听他说话。

第三，幕挡住的来历。一个病人想怎么过他的病中日子，想在哪里康复，想见谁，这是他的来历和心愿，要让它开口。

换一个说法：医院的规矩，可以而且应该尽量不看你是谁；家里的照顾，一定要看他是谁。前者要幕，后者要阄书。

◆ 五、场景（上）

【谁先上手术台】父亲住院那一周，隔壁病床的老人，等一台手术已经等了半个月。家属很着急，托人找关系，想往前排。

有一天，家属在走廊里跟周越说：「谁有关系谁先上，这世道就是这样。」

周越想起了罗尔斯那一招。他说：「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病人——是有关系的，还是没关系的——你赞成谁有关系谁先上吗？」家属不说话了。

一张手术排队的名单，该按什么排，是医生和医院的事，本书不说。本书只说罗尔斯在这里给的那一条：排队的规矩，要能经得起「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的检验；出身、关系、钱，不能成为插队的理由。还有本书补的一条：名单要是因为病情变了而调了先后，就该写下来，让等着的人知道，为什么别人先了。那一行字，是一张小小的阄书。

那个家属后来没有再找关系。一周以后，他家老人被排上了，因为病情有了变化。护士长在交接的本子上写了一行：某床病情变化，调整手术次序。家属看了那一行，说：「要是早知道是按这个排的，我也不着急找人了。」一张名单，最难受的不是排在后面，是不知道为什么排在后面。

【三兄妹轮流照顾】这一回，三兄妹商量了照顾的办法。

他们先让每个人把自己的难处摆出来：周静六十出头了，腰不好，不能再一个人扛；周蕙的作坊离不开人，但作坊就在老屋西屋，离东屋一扇门；周越在外地，可以每个月回来住一周，平时出钱请一个白天的护工；周越的女儿在县里教书，周末能来。

份分好以后，才排班：周蕙白天就近照应，护工白天帮手；周静管晚上，每周三个晚上，另外几个晚上周越的妻子来；每个月最后一周，周越回来顶；周末，周越的女儿来陪爷爷说话、下棋。

最后，一张照顾的阄书，签了五个人的名字，写明：半个月后，看父亲的情况和大家的身体，再议。

这一回，周静在阄书上加了一条，是她自己要的：每个人每月一整天假，谁也不许打电话找。这一条，是她那十年换来的。

排好班以后，周越的女儿提了一个主意：照着周静那本灶台账（第 32 章），做一张新的照顾表，左边排谁在，右边一栏写「爷爷今天做成了什么」。这一回，右边那一栏，由轮值的人每晚填。她说：「照顾表不能只看我们排得公不公平，还得看爷爷那边，这一天是不是过得下去。」

【病人自己的话】排班那天，父亲说话还不利索。周越的女儿蹲在床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听了半天，听明白了：「回老屋。东屋。」

医生说，身体稳定以后，在家里康复也可以，只是要有人照应，家里要做些改动。

三兄妹原来的打算，是让父亲住在周静家。可父亲想回老屋。罗尔斯会说：这是他的人生打算，是他的善，别人不该替他定。本书补一句：他想回老屋，不只是他的「善」，是他的来历——他砌的屋，他立的柱，他听得见隔壁女儿揉面的那扇门（第 40 章）。

后来，东屋改了：床挪到了靠那扇小木门的地方，床边装了扶手。父亲每天早上，能隔着门听见周蕙揉面。

父亲回老屋的那天，周静在东屋墙上，贴了一张父亲自己说的话，是周越的女儿帮他记的：「我砌的屋，我回来住。你们谁有空谁来，没空打个电话。别为我耽误你们的事。」底下是日期，和父亲用左手按的一个手印。

【术后康复】康复是很慢的事。头两个月，父亲的右手连一个勺子都握不住。他急，发脾气，有一回把勺子摔在地上。

周蕙想起了第 42 章那一条：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她没有劝父亲「慢慢来」，而是把作坊里一小块面团，放在父亲的右手里：「爸，您捏一捏。」父亲捏不动。第二天，又捏。第十天，面团上有了几道指印。第三十天，他捏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枣糕的样子。

那天他笑了，说了一句话，说得很清楚：「顺了一点。」

康复的每一步，是张力攒着、换一个法子、一下子松开的那股劲（第 11 章）。本书不讲康复该怎么做，那是医生和康复师的事；本书只讲，一个病人练的每一步，要是能落在一件他在乎的事上——一块面团，一面鼓，一局棋——这件事，就更容易走通。

练鼓，是后来的事。父亲右手捏得住面团以后，周越的女儿从学校借来一面小鼓，放在床头。一开始，他只能用左手敲，敲不成点。锣鼓队的老伙计来看他，坐在床边，用手在腿上拍着拍子，他跟着敲。一个月后，他能跟着拍子敲一小段了。

康复师来看，说：这个好，比光在那儿抬胳膊强。周蕙说：爸在乎的事，他才肯一遍一遍地练。

【照顾的那个人自己的身体】父亲出院后第三个月，周静的腰疼得起不来了。

她在床上躺了三天，跟周蕙说：「我这回知道了，照顾人的人，自己也得有人照顾。」

第 31 章讲过第零位：自由前面，先要满足基本的需要。照顾病人的人，她的第零位是什么？睡得着觉，腰能直起来，有一个人能替她两个钟头。一张照顾的阄书，要是只排了谁照顾病人，没排谁照顾照顾病人的人，它就漏了一格。

那一回，阄书上添了一行：照顾的人，自己身体有事，其他人顶上，不许硬撑。

【护工】白天请来的护工，是邻村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姓孙。孙姐做事很细，父亲很喜欢她。

有一天，周静发现孙姐中午从来不吃饭，一问才知道，她家里有个瘫在床上的婆婆，中午要赶回去喂一顿，来回一个钟头，饭就顾不上吃了。

周静想起了第 61 章那一处：谁不在桌上。照顾父亲的那张阄书，签了五个名字，没有孙姐的；可父亲白天的日子，一大半在孙姐手里。三兄妹商量了一下：孙姐中午回家那一个钟头，周蕙从作坊过来顶；孙姐的午饭，周蕙在作坊里给她留一份。照顾的阄书上，添了一行：孙姐每日中午回家一个钟头，由周蕙替班，午饭由作坊备。那一行底下，孙姐也签了名。孙姐签名的时候，手有点抖。她说：「我干了这么多家，头一回在

人家的本子上写名字。」周静说：「你天天在这个家里，这个本子上，本来就该有你。」

◆ 六、场景（下）

【慢性病】周越这两年，查出了一种要长期注意的慢性病，医生让他改一改吃的、改一改作息。

他一开始，是照着一张清单过的：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几点睡，几点起。清单是一个框，框里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可他守了两个月，就守不住了。

后来他换了一个办法：不只守清单，还给自己找了一件事。他每天早上陪父亲在院里走两圈，走完了，在作坊里帮周蕙称半个钟头的面粉。早睡，是因为第二天一早要陪父亲走；少吃油腻，是因为他发现吃完油腻的，早上走不动。

有一回，他跟周蕙说：「我以前以为，管住自己，就是给自己定一张清单，然后咬牙守。现在才知道，清单是要的，可光有清单，我守不了两个月。能守住的，是那些跟爸、跟你这个作坊连在一起的事。」

这不是治病的办法，治病听医生的。本书只说罗尔斯那个框和本书那道乘法，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是什么样子：清单护住了「可以」和「不可以」；一个人真正守得住的，常常是那些和他在乎的事缠在一起、能一天一天走通的习惯。

周越后来发现，他守得最稳的一条，是早上陪父亲走那两圈。有几回下雨，他想偷懒，一想到父亲已经坐在门口等着，就起来了。一个习惯，一旦落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不只是自己的事了；它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件事，走不走，都有人看着。

【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周越的女儿有一阵子，每天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第二天上课，眼睛都睁不开。

她自己也知道不好。可一到晚上，手就不听使唤。她说：「谁也没拦着我，我想睡就能睡。可我就是不睡。」

这就是第 11 章那个男孩的第一个周末，长大了的样子：框是满的，谁也没拦着；可什么也没长出来，一件事也没走通，乘出来是零。那种半夜一点的空，就是零的感觉。

她还发现，那半夜一点的空，和手机本身关系不大。那一阵子，她刚当班主任，白天一件事接一件事，没有一件是她自己想做、做完了心里亮的；到了晚上，她就想抓住一点什么，手机是最近的那样东西。

她后来发现，能让她放下手机的，不是一条「十一点必须睡」的规矩，是一件第二天早上要做的事：她答应了周末早上七点去陪爷爷下棋。为了那盘棋，她头天晚上十一点就睡了。

那盘棋，后来成了爷孙俩每个周末的事。父亲右手不利索，下棋用左手，慢；她也不催，一盘棋能下一个钟头。她说，那一个钟头，是她一周里最不想看手机的一个钟头。

【体检单】第 55 章写过父亲的体检单。那一张单子，周静一项一项看，哪一项偏高，哪一项结实。

一个人看自己的身体，也可以这样：别只看气色，一项一项看；看完了，毛病写清楚，结实的地方也写清楚。本书不讲每一项该是多少，那是医生的事；本书只借第 51 章那句话：体检不只查毛病，也要写哪里结实。一个只知道自己哪里有病、不知道自己哪里还结实的人，会被那张单子吓住。

周静后来想，这件事和第 22 章那张清单是一回事：清单只数菜篮子，体检单只数指标。可一个人的身体，也有它的灶台：他每天走不走得动，吃饭香不香，夜里睡得安不安稳，心里有没有一件盼着的事。这些，医生会问，家里人更该天天看。

【病床边的那场谈话】父亲中风住院的第二天，医生把三兄妹叫到办公室，讲了几种可能，最后说：有些事，你们一家人要商量。

那场谈话，周越的女儿后来说，比她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难。

本书不讲那种谈话里该做什么决定，那是每一家、每一个病人自己的事，也要听医生的。本书只讲一件事：那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让病人自己的来历和心愿开口。父亲

那年春节说过（第 45 章）：「考终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我要是哪天走，不求别的，求你们仨别为我吵架，求那张阄书上的字都作数，求我走的时候，你们都在。」这几句话，周越的女儿当时记在了本子上。那天在医生办公室里，她把本子拿了出来。三兄妹看着那几行字，没有吵。

一个人的心愿，在他还说得清楚的时候，被一家人记下来，就是一张最要紧的阄书。

那一页本子，后来也夹进了牛皮纸袋里（第 56 章）。纸袋里现在有了：分老屋的阄书，父亲回住东屋的一行，老屋第二回怎么用的记录，志愿表的背面，九个人签名的那一页，照顾父亲的阄书，还有这一页。

【轮椅和门槛】父亲出院回老屋那天，轮椅推到门口，推不进去：老屋的门槛有半尺高。

第 30 章说过，森和努斯鲍姆看的，是一个人实际上能做成什么；同一篮子菜，放在不同的灶台上，做出来的不一样。一个坐轮椅的人，和一个走得动的人，拿着同样的钱，前者要先过得去一道门槛。

周越请老木匠来，把门槛锯了，改成一道可以拆的活门槛：平时放下，挡风；轮椅要进出，拿起来。老木匠在门框上刻了一行小字：某年冬，为父亲轮椅改。

【照护者的长椅】第 31 章那几张朝南的长椅，旁边立着一块「照护者休息处」的牌子。父亲中风以后，周静又成了那里的常客：推着轮椅出来，在长椅上坐一会儿。

坐久了，她认识了好几个人：一个照顾瘫痪丈夫的老太太，一个照顾自闭症儿子的母亲，一个照顾两个老人的中年男人。他们常常一坐一下午，说说各家的难处，交换一些谁也教不了的小办法：怎样给卧床的人翻身不伤腰，哪家店能租到便宜的轮椅，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怎样让自己歇一歇。

后来，他们在长椅边上贴了一张纸：每周二下午，谁家实在走不开，其他几家轮流去替两个钟头。纸上写着几个名字，几个电话，和一句话：「照顾人的人，也有人照顾。」

这是第 42 章那一支乐队，长在了一片最难的土上：每个人都只撑得住自家的一小块，合在一起，撑住了几家人的日子。罗尔斯把社会联合，写成一支乐队；这张纸上的几个名字，是一支没有谱子的乐队。

【不在身边的那一个】周越在外地，一个月只能回来一周。他心里一直不好受：大姐二姐天天在，他只出钱。

有一回，他在视频里跟父亲下了一盘棋——周越的女儿把棋盘摆在父亲面前，父亲说走哪一步，她替他挪；周越在那头说他的。一盘棋下了一个多钟头。挂了视频，父亲说：「你爸这盘棋下得臭，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

周越后来跟周静说：「我知道我出的钱，替不了你们在身边的那些天。」周静说：「替不了。可你那一个月一周，爸是记着日子盼的。你那一盘视频的棋，他也记着。」

照顾的阄书上，添了一行：周越因在外地，每月回一周，每周两次视频陪父亲下棋；另出护工费一半。这一行，不是为了算清谁多谁少，是为了把一个不在身边的人，也写进这个家照顾父亲的来历里。

【挂号的手机】父亲复查那天，周越不在，周静带着他去医院。到了门口才知道，挂号改成了手机上预约，现场窗口只留了一个，排了几十个老人。

周静会用手机，挂上了。可她看着窗口前那一长排老人，想起了第 63 章：三块地，都换了守门人。一个不会用手机的老人，框里什么都有——他有看病的权利，有排队的权利——可在手机这道门前，他进不去。

她回来跟周越的女儿说了这件事。那个周末，周越的女儿在镇上的广场长椅边上，拉了几个学生，摆了一张桌子，教老人用手机挂号。第一天来了十几个，有一个老人学会了以后说：「我不是不会，是没人教过我。」

那个周末以后，教老人用手机的桌子，成了长椅边上的一个固定摊子，每周六上午摆。学生们轮流来，还做了一张写得很大的步骤图，贴在桌子上。有个老人学会以后，第二周带来了三个老伙计。

这张桌子，不替任何人决定去哪家医院、看什么病；它只是在一道新的门前，放了一个能扶一把的人。

【两本账】父亲中风的第一年，家里记了两本账。一本是钱：医药费，康复费，护工费，三家各出多少。另一本，是那张照顾表右边的一栏：爷爷今天做成了什么。

年底翻账，钱的那本，三家都说得过去。照顾表那本，翻出了几件事：有一个月，右边那一栏有十几天是空的，那是父亲情绪最低的一个月；有一周，右边那一栏天天写着「打鼓」，那是锣鼓队老伙计们轮流来的一周。

周越说：「钱那本账，告诉我们花了多少。这本，告诉我们花得值不值。」

◆ 七、自由的框与自由律，落到身体上

这一章的场景，合起来说的是一件事：在身体上，罗尔斯那个框，和本书那道乘法，是两样东西。

框，护住的是「可以」：可以看病，可以排队而不被插队，可以自己决定在哪里康复，可以知道自己的病情。这个框，一样都不能少；少了一样，病人就会被压。

乘法，问的是另外两样：病中的日子，有没有长出一点什么——一块捏出形状的面团，一局下完的棋，一次隔着门听见的揉面声；一件事，有没有从头到尾走通——康复的一小步，一次安稳的出院，一场没有吵架的谈话。

反过来也要说：一个病人，要是框不满——被插了队，被当成「救了也没用」，自己的心愿没人问——那么，病中长出来的东西再动人，也是在一个会压人的地方长出来的，随时可能被压断。框，是先要守住的；乘法，是守住以后要去补的。

一个病人，框再满，要是这两样都是零，他的病中日子，就是一段只剩下等待的日子。

那年春节，一家人围着父亲吃年夜饭。父亲坐在轮椅上，右手还不太利索，用左手夹菜。饭吃到一半，他忽然说：「今年这一年，我这身子是不中用了。可这一年，我录了十一段水库的事，敲了三下鼓，隔着门听你二姐揉了三百多个早上的面。」

周静说：「爸，这一年，您没白过。」

父亲说：「你们也没白过。那张照顾的纸，你们签了名，我也按了手印。」

一年里，框守住了，乘法也在转。这一章的场景，合起来，就是这一顿年夜饭。

◆ 八、明天就能试的几条做法

以下几条，都不是医疗的建议，是一家人相处的办法。每一条都很小，小到明天就能做；可每一条，都落在罗尔斯的一招上，或者落在本书补的那一步上。

第一，家里有人要照顾，先让每个人把自己的难处摆出来，再排班；排好了，立一张照顾的阄书，写明日子、在场的人，和「多久以后再议」。这一条，是抓阄的前一步：先让来历开口。

第二，照顾的阄书上，一定要有一行：照顾的人，自己也要有人照顾，每月有一整天假。

第三，病人自己的话，要让它开口，而且记下来。在他还说得清楚的时候，记下他的心愿。

第四，病人练的每一步，试着落在一件他在乎的事上。

第五，看体检单，一项一项看，毛病和结实的地方都写清楚；有疑问，问医生。

第六，家里的规矩、医院的规矩，都可以拿罗尔斯那一招问一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病人，我赞成吗？

第七，家里请了外人帮忙照顾，把他也写进照顾的阄书，问一问他的难处。

第八，家里的老人碰上一道新的门——手机挂号、网上缴费——别只替他办了，教他一回，让他自己也进得去。

第九，给照顾的人自己，也找一张长椅：一个能坐下来、说说难处、互相替两个钟头的地方。

第十，照顾的阄书，每半年翻一次；病人的情况变了，照顾的人的身体变了，都要添一页。

九、一个小练习

给家里一位需要照顾的人，画一张九格表，就像第 41 章周静画的那样。

	长出了什么	自己拿的主意	走通了、心里亮
他脑子里想的			
他的身体			
他跟人的来往			

这张表，最好让病人自己也看一看。父亲第一次看周静画的那张表，指着「他脑子里想的×长出了什么」那一格，说：「这一格，我想填一个：我想把修水库那年的事，从头到尾讲一遍，让孙女录下来。」那一年，周越的女儿录了十一段，每一段后面，都记着日期。

给自己也画一张。当照顾者的人，最该画：你照顾的那个人的九格里，有一格空着，常常是因为你自己的九格里，有好几格空着。

填一个月。然后，全家坐下来看一看：哪几格空着？空着的那一格，是缺钱（菜篮子），还是缺人、缺地方、缺一件他在乎的事（灶台），还是格子和格子之间没有线？

父亲中风后那一年，周静又画了一张。「他的身体×自己拿的主意」那一格，头两个月是空的；第三个月，填了一行：爸自己要求，每天早上在院里多走半圈。「他跟人的来往×走通了」那一格，第五个月填了一行：庙会，爸坐在轮椅上，用左手敲了三下鼓，锣鼓队的老伙计们都来了。

> **带走的话**
>
> 一个病人的框，一样都不能少；可病中的日子要走得下去，还得有东西长出来，有事情走得通，还得有人照顾照顾他的人。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病房里：排队的规矩（理念界），身体、轮椅、门槛（现实界），一家人和病人的心愿（自我界）。他的框护住病人不被压；本书补的，是让心愿开口、灶台看一看、照顾的人也被照顾。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框满而日子只剩等待，是零；一块面团捏出了形状，三下鼓敲响了，那一刻三项都在，乘出来不是零。

第 66 章

个人事业：一张调薪表——四十岁开店、被优化

◆ 一、一张调薪表

周越当组长的第五年，单位让每个组长自己拿一个调薪的办法：总额定了，组里八个人，怎么分，组长先出一个公式，报上去。

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个晚上，公式改了七八回。

按业绩分，最简单，可组里那个做后台保障的老冯，业绩永远是最低的——他的活，本来就不产生「业绩」，可组里要是没有他，前台谁也干不下去（第 8 章那回评先进，碰到过同样的事）。按资历分，老员工高兴，新来的两个年轻人会觉得这地方没有奔头。平均分，谁都说不出毛病，可去年顶着一个急活、连着加了三个月班的小郑（第 7 章），会觉得自己白干了。

他给周静打电话：「姐，你当年说分老屋，先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调薪，能不能也这么弄？」

周静说：「能。你先别急着定公式，先让他们八个人，每人说一句，自己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这一章，从那张调薪表说起。

◆ 二、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先说他自己的事业。罗尔斯一辈子，几乎只做了一件事：想清楚什么是正义，然后一遍一遍地改。他发表的东西不算多；《正义论》从 1958 年那篇论文算起，写了十三年（第 4 章），出版以后又改了三十年（第 5 章）。据很多人的回忆，他对学术上的名声、行政上的职位都不太上心，不爱抛头露面，一生的大部分力气，花在教课、带学生、改

自己的稿子上〔待核〕。放在今天那种讲究「产出」「曝光」的职场里，他大概不会是一个被考核表喜欢的人。

再说他的书。讲到工作和事业，他的书里有几处，是这一章要用的。

第一处，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而且是在公平的机会平等下开放（第 1、27 章）。一个人能不能得到一个职位，不该取决于他的出身。

第二处，差别原则（第 28 章）：收入的差距可以有，但要让处境最差的人得益。

第三处，正当的期望（第 27 章）：规矩先定好，一个人照规矩做了，就有权期望规矩兑现；不能事后改规矩。

第四处，在第 79 节讲「社会联合」的时候，他说过一段很少被人引用的话，大意是：社会分工的坏处，不是靠每个人都变成全才去克服的，而是靠在一个正义的社会联合里，人们都能做有意义的工作，不必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别人〔核：《正义论》§ 79，转述〕。

第五处，在晚年的《重述》里，他比较过几种社会制度，特别说到一种他称为「财产所有的民主」的设想：不只是在事后用税收和福利去补穷人，而是在事前，让生产性的资产和人的本事，广泛地分布在公民手里，让每个人都有条件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第四部分，转述〕。

这几处合起来，他关于事业的心思，大致是：一个人的路，不该被出身挡住；一个人的收入差距，要说得出理由；一个人的工作，最好是有意义的，而且不必依附于别人；一个社会，最好让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点能自己做主的本钱和本事。

这些心思里，最常被忽略的，是「不必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别人」这一层。一个人有工作、有收入，不等于他在工作里是自由的；要是他的饭碗全捏在一个人手里，那个人一句话就能让他走，他在工作里就只能看人脸色。罗尔斯晚年那个「财产所有的民主」，心思就在这里：让尽量多的人，手里有一点不依附于别人的本钱——一门手艺，一点积蓄，一个能自己做主的小地方。

◆ 三、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

四样东西，放到工作里，可以直接用。

第一样，幕后测试，用在定制度上。一个调薪公式、一套考核办法、一条晋升规矩，定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这个组里的哪一个——做后台的，新来的，业绩最好的，年纪最大的——我赞成这样定吗？

第二样，差别测验，用在任何一个差距上。领导多拿，骨干多拿，都可以；问一句：这个差距，让组里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第三样，正当的期望。规矩先说清楚，年初说的，年底就要兑现；年底不能说「今年情况特殊，公式改一改」。要改，明年改，而且提前说。

第四样，把对方讲到最强。开会讨论一个方案，先请反对的人把方案的好处讲一遍，讲到提方案的人点头，再说它的毛病。

四样东西，各有一个最小的用法。幕后测试：定考核办法时，请每个人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是组里业绩最差的那一个。差别测验：年终分钱时，先看一眼组里收入最低的那个人，今年比去年好了没有。正当的期望：年初把规矩写在纸上，大家签字。讲到最强：每次开会，第一个发言的人，先替反对者说一遍。

◆ 四、拆一拆：哪些要先松开

也有三样，要先松开。

第一样，清单。工资是菜篮子；一份工作，能不能让一个人长出本事，能不能让一件事从头走到尾，是灶台。两个人拿一样的工资，一个在做越来越难、越来越能做好的事（第 42 章亚里士多德原则），一个十年干一样的活，他们的事业，是两回事。

第二样，应得。第 27 章说过，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这一条在工作里特别要紧：一个人业绩好，一半是他自己，一半是他碰上的项目、带他的人、他身后的家。可他把长出来的都当成了运气；本书说，长出来的，是来历，要被看见、被记下来。

第三样，一个人。第 21 章说过，幕后只剩一个人。一个组长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定调薪公式，定得再公平，也碰不出组里八个人加在一起想得到的办法。

还有一样，也要松一松：他那个「正当的期望」，保护的是照规矩做了事的人。可有很多活，是规矩里没写的——一个老员工默默带了三年新人，一个同事在别人家里出事时替他顶了一个月——这些人，照哪条规矩做的？没有规矩，就没有「正当的期望」。本书说，这些活，要有一个格子，至少要被写下来。

◆ 五、场景（上）

【调薪公式】周越听了周静的话，第二天开了一个会。他没有拿出公式，先请八个人，每人说一句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老冯说：「我这一年，修了十一回系统，没一回写进业绩里。」小郑说：「我那三个月，是自己愿意的，可我想知道，愿意的活，算不算。」新来的一个年轻人说：「我这一年，大部分时间在跟着学，没干成什么大事。」一个老员工说：「我明年就退了，我想把我手里的几个老客户，好好交给年轻人。」

八个人说完，周越心里有了数。他拿出的公式，分了三块：一块按岗位，人人都有，这是底；一块按业绩，给前台；一块叫「看不见的活」，专门给那些不产生业绩、可是组里离不开的活——后台维护，带新人，交接老客户——由全组每季度一起评一次，评的时候，每个人写一句理由。

然后是差别测验：这个公式，让组里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最难的，是那个新来的年轻人：收入最低，也最没底。周越加了一条：新人的第一年，业绩那一块不算，改成「学会了几样本事」，由带他的人签字。

最后，他把公式和每一条的理由写在一张纸上，八个人签了名，最底下写：明年年初，全组再议。

罗尔斯给了他三招：幕后测试，差别测验，正当的期望。本书补了两步：先让每个人的来历开口，再把理由写进一张阄书。

【年终奖】年底，单位的年终奖发下来。周越发现，领导的奖金，是组员的好几倍。组里有人私下议论。

周越没有跟着议论，也没有替领导辩护。他拿第 28 章那道测验问了一句：这个差距，让组里最难的那几个人好了没有？他去查了这一年单位的情况：单位拿到了两个大项目，是领导去跑下来的，组里没有一个人被裁，工资也都涨了一点。这个差距，按罗尔斯的办法，是说得过去的。

他在组会上，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说：「差距本身不丢人。丢人的是差距说不出理由。今年说得出理由，明年要是说不出，咱们再提。」

有人问：「那要是明年说不出呢？」

周越说：「那就按规矩提意见。能写进年终总结的，写进去；写不进去的，至少写进咱们组的本子里。」

【四十岁开店】周蕙四十岁辞职开店，这一路，前面各章写了很多：压箱底的论文（第 2 章），四十一版的方子（第 4 章），差一点熬不过的第五个月（第 43 章）。这里只补一件事业上的事。

店开到第六年，周蕙在镇上有了一点名气。县里有人来找她，说想投一笔钱，在县城开三家分店，统一装修，统一配方，她只管做「技术指导」。

她想了很久。钱，确实多；可她想起了小梅那家什么都有、却没人回头的店。她问来人：「三家分店的方子，还往墙上贴吗？还记刘奶奶的名字吗？店员能不能有一个本子，记老人孩子差个零头可以下次补？」来人说：「这些，统一化以后就不太好弄了。」

她最后没有答应。她跟周静说：「我不是不想做大。我是怕做大了，这家店就成了一个框：什么都有，可是跟这条街、这些人，没有线了。」

她后来换了一个办法：县城里有三个年轻人，想开自己的小店，她每人带三个月，方子可以抄，本子可以学，可店名是他们自己的，方子底下，要写上他们自己那条街上老人的名字。

这是罗尔斯晚年那个「财产所有的民主」的一个小样子：不是一个人做大，把别人变成依附于她的人；而是让更多的人手里，有一点自己做主的本事和本钱。

【被优化】周越单位的那个老冯，第六年被「优化」了：单位换了一套新的系统，后台维护外包给了一家公司，他的岗位没了。

那一天，老冯把工牌交上去，在楼下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周越下去陪他坐。

老冯说：「我不怪谁。系统换了，活没了，这是规矩。可我在这儿二十年，修了多少回系统，谁记得？」

罗尔斯的框，在这里护住了几样东西：补偿要按规矩给，不能少；老冯有权去找别的工作，没有人能拦他；他的公民身份，一点不变。这些，单位都做到了。

可老冯要的，不只是这些。他要的，是那二十年被记下来。周越回去做了一件事：把老冯这二十年修过的每一回系统——他从单位的旧记录里一条一条翻出来，一共三百多条——整理成一份材料，请领导签了字，交给了老冯。材料的最后一页，写着：某某同志在本单位工作二十年，承担后台维护，保障了全组的日常运转；岗位因系统更换取消，非个人原因。

老冯拿着那份材料，后来找到了一份新工作。面试的时候，他把那三百多条递了过去。对方翻了一会儿，说：「这比简历有用。」

【第一次当主管】韩家的小孙女，在周蕙的作坊里干到第六年，周蕙让她当了作坊的主管，管三个新来的徒弟。

第一个月，她很不习惯。以前她只管自己揉面；现在，要排班，要教人，要在徒弟做坏了的时候说话。她跑来问周蕙：「周姨，我不知道怎么管。」

周蕙没有教她怎么管。她把那本例外本、那张排班的纸（第 24 章）、那本记着四十一版方子的硬皮本，一起递给她：「你先把这几本翻一遍。这店里怎么定规矩、怎么改规矩，都在这里面。」

小孙女翻了三个晚上。第四天，她召集三个徒弟，第一句话是：「咱们先不说规矩。每人先说说，自己为什么来学这个。」

罗尔斯的书里，一个主管该是什么样子，没有写；可他那一招——先把私心挡在外面，再定规矩——她用上了。本书补的那一步——先让来历开口，定完了写下来——她是从那几本本子里学会的。

◆ 六、场景（下）

【新人没有练手的活】周越的组里，这两年来了两个年轻人。他发现一件以前没有过的事：新人没有练手的活了。

以前，新人进来，先做一些简单的活：整理资料，写初稿，核数据。做一两年，做熟了，再接难的。现在，这些简单的活，大部分被机器做了；新人一进来，面对的就是难的活，做不来，又没有一级一级往上爬的台阶。

这件事，罗尔斯的书里当然没有写。可第 42 章那条亚里士多德原则，在这里正好用得上：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前提是，有一级一级的台阶。机器拿走了最下面的几级台阶，人就没法一级一级长了。

周越想了一个办法：每个新人，每个月必须自己动手、不用机器，做一件简单的活，做完了，由老员工对着机器做的那一份，一起看一看差在哪里。他管这叫「练手月」。一开始，新人嫌麻烦；三个月以后，一个新人说：「我自己做了一遍，才知道机器那一份，哪里是蒙的。」

还有一件事：他让那个明年要退休的老员工，每周带新人跑一趟老客户。老员工说：「这些客户，是我三十年一家一家跑出来的。机器能写方案，可机器不知道哪家老板喜欢先聊孩子、再聊生意。」

这是第 62 章说的，机器满身是土，可它没有位置；一个人的事业，是在一个位置上，一级一级长出来的。

【简历上的空白期】周静五十岁那年，照顾父母的十年结束以后，想出去找点事做。她去镇上一家超市应聘，填表的时候，工作经历那一栏，有十年是空的。

面试的人问：「这十年，您在干什么？」

周静说：「照顾父母。」

面试的人在表上写了两个字：待业。

第 34 章说过，一个人心里的那一边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的那一边，常常没有格子；一个在家里照顾了十年老人的人，这十年，在简历上只剩「空白期」。

周静没有争。回家以后，周越的女儿帮她写了一页纸，附在简历后面：这十年，她每天管两个老人的吃药、吃饭、起夜；她跟医院打了几百次交道，排过多少次队，记过多少张单子；她一个人，把一个家的账，记了十年。最后一行写：这十年，不是空白，是另一种工作。

第二次去超市，周静把那一页纸递了过去。店长看完，说：「我们正缺一个管仓库的。管仓库，要的就是您这样心细、会记账的人。」

罗尔斯把一个人的出身和天赋，看作运气；本书说，一个人的来历，是一段路。简历上的空白期，是那段路没有被写下来的地方。

【顶着急活的那个人】第 7 章的小郑，后来成了组里的骨干。有一年，又来了一个急活，组里又有人说：「让小郑顶上吧，他能干。」

这一回，周越先问了小郑，然后照第 7 章那一回的办法，定了三条：加多少，小郑自己能说不；功劳写在他名下；一个月让他回一趟老家。然后，他又加了一条第 7 章那回没有的：这次急活，另派一个年轻人跟着小郑，一半的活，由年轻人在小郑带着下做。

小郑问：「带人更费劲，为什么？」

周越说：「一个人能扛，是本事；一个人一直扛，是这个组的毛病。这回你扛完了，下回得有人能接。」

罗尔斯的那一句——谁也不能被拿去给大家抵账——在这里护住了小郑。本书补的，是那一根梁：让一个人扛的东西，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去。

【同样的活，不同的牌子】周蕙作坊旁边，县里一家食品厂在招人，招正式工，也招临时工。正式工和临时工，干的是一样的活，站一样的流水线，工资、保险差了一大截。

镇上有人去干了临时工，干了三年，还是临时工。他来周蕙店里买枣糕，说起这件事，说：「我不怪厂里，规矩是这样定的。我就是想问一句，这个差距，凭什么？」

周蕙想起了第 28 章那一道测验：这个差距，让处境最差的人好了没有？她答不出来。她只能说：「这句话，你问得对。你把它写下来，下回厂里开会，递上去。」

本书在这里不对任何一家厂的用工做法下判断，也不对哪一种用工政策表态。本书只说：罗尔斯那道测验，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拿在手里，碰上一个差距，问一句「凭什么」。问出来，写下来，递上去，是第 40 章说的那扇窄门，开在一个人的工作上。

【退休那一年】第 11 章写过，父亲刚退休那一年，时间全是自己的，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年；后来去看那条老水渠，日子才又有了味道。

周越想起这件事，是因为组里那个老员工要退休了。他问老员工：「您退了以后，打算干什么？」老员工说：「没想好。先歇着。」

周越把父亲那一年的事讲给他听。老员工听完，想了一会儿，说：「那我退了以后，每个月回来一趟，给新人讲讲那些老客户。不要钱，就当是有个地方去。」

这一条，也写进了组里的本子：某某同志退休后，每月一次回组，讲老客户，自愿，不计报酬。

一个人的事业，不是在退休那天结束的；它要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接着长，它就还没有走完。

【周越自己的那一道坎】周越五十一岁那年，单位要提一个副处长。他干了二十多年，组带得好，大家都以为是他。最后提的，是一个四十岁的年轻人。

他难受了好一阵。有一天晚上，他跟周静说：「我觉得，那个位置，我是配的。」

周静没有顺着他说。她说：「你还记得罗尔斯那一条吗？应得是长出来的。你带组带得好，一半是你，一半是你碰上了一群好人，碰上了一个不太折腾的领导，还碰上了你闺女给你出的那些主意。」

周越说：「那我这二十年，就不算了？」

周静说：「算。可不是按『配不配』算，是按『怎么过来的』算。你这二十年，那本组里的阄书，一页一页都在。提不提你，是单位的规矩；你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是你的来历。规矩可以不看你，来历不会没了。」

周越后来在组里的本子上，写了一页：本人今年未获提拔，组内工作照常；明年起，把组里的本子整理一份，交给接手的人。那一页，他写得很平静。

这是这一章最难的一个场景：罗尔斯那一刀——你不配，因为你以为是你的，其实是土里长的——砍在一个人最在乎的地方，是疼的。本书补的那一句，是一剂不太苦的药：你不是配不配，你是怎样走过来的；走过来的路，有人记着。

【屏幕上的派单】镇上有好几个年轻人，在给一个外卖平台送餐。其中一个，是第48章楼上那个上夜班的小伙子，后来换了这份工作。他有一回在周蕙店里等单，跟她说：「这活，什么都是屏幕上定的：派哪一单，给多少时间，超时扣多少。我连找谁说理都不知道。」

这是第63章那一处：规矩由一段程序定，它知道你的一切，你不知道它的任何事。罗尔斯那一招，拿到这里，是一道对定规矩的人的测验：设计这套派单规则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骑手——是熟悉路的，还是刚来的，是年轻的，还是腿脚不太灵的——他会这样定吗？

本书不对任何一个平台、任何一项政策下判断。本书只说一件普通人能做的小事：那个小伙子后来和几个骑手，把每一回觉得不合理的超时，记在一个共用的本子里，写清楚时间、地点、原因——比如那天那座桥在修，绕了两公里。本子记满了一本，他们拿着它，去找了平台在县里的站点。站点的人翻了几页，说：「这几条，我们往上报。」

一个本子，是一扇门的开始。

【想自己开店的徒弟】韩家的小孙女当了作坊主管的第二年，跟周蕙说：「周姨，我想将来，自己开一家店。」

周蕙没有犹豫：「好。」

她跟小孙女定了一个约：再干两年，这两年里，作坊的账，让她学着管；进面粉、定价钱、排班，一样一样让她来；两年后，她要是真想开，周蕙借她一笔钱，不要利息，方子随便抄，只有一条：方子底下，写上韩家奶奶的名字。

周静听说了，问：「你就不怕她开了，把你的客人拉走？」

周蕙说：「镇上这么多人，一家店吃不完。再说，我当年开店，也是刘奶奶把方子给了我。一样东西，传出去才活。」

第 79 节那段话——不必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别人——在这个作坊里，是一件很具体的事：一个徒弟，不必一辈子依附于一个师傅；她手里要有一点自己的本钱和本事。

【评职称】周越的女儿当老师的第六年，要评职称。评的标准里，有一条要发表论文，有一条要有公开课获奖，有一条要看学生的成绩。

她算了一下：这几年，她花在那本班级阉书、那四十二家家访、那个晚自习角、那张会做榫卯的孩子的木架子上的时间，哪一条也算不进去。

她去找了评审的老师，不是去要分，是去递了一份材料：她这几年做的那几件事，每一件写清楚做了什么、孩子们有什么变化，附上那本阉书的复印件。她说：「我知道这些不在标准里。我只是想让评职称的人知道，一个老师这几年，除了表格上的那几样，还做了什么。」

那一年，她没评上。可第二年，学校的评审标准里，加了一条：「班级管理与学生发展的创新做法，可提交材料，由评审组评议。」旁边写着：某年根据教师建议增补。

她说，她没评上的那一年，比评上还值：一条规矩，因为她递上去的那一份材料，改了一回。

【小梅的第二家店】第 43 章，小梅那家什么都有、却没人回头的店关了。她走的时候，周蕙跟她说了两句话：回去以后，先去找会做点心的老人，一个一个去聊；开张以后，一定找一个人，每个月来店里坐一上午，看你干活，说说哪里不对。

两年以后，小梅在她老家的县城，开了一家很小的点心铺。开张那天，她给周蕙寄来一张照片：铺子里也有一面墙，贴着三张老方子，每张底下写着一个老人的名字。

她在信里说，那个「每个月来坐一上午的人」，她找了她中学的班主任，一个退了休的老太太。老太太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来，坐一上午，吃两块点心，说几句话，有时候是「这个太甜」，有时候是「你今天脸色不好，歇一歇」。

她说：「第一家店，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这个人。」

【看不见的活，在长椅边上】第 65 章那几张长椅边上，照护者们贴过一张纸：每周二下午，谁家实在走不开，其他几家轮流去替两个钟头。

那张纸，后来有了一个下文。镇上有一家社会组织，听说了这件事，来找他们，想把这件事做成一个正经的项目：请专门的人来替班，给照护者开几次课，还能申请一点补贴。

周静想了很久，答应了一半。她说：「钱和课，好。可那张纸上的几个名字，得留着。那是我们自己一家一家换出来的两个钟头，不能变成一张排班表，就把谁替过谁都忘了。」

项目后来办起来了。每一次替班，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谁替的谁，替了多久。年底，那个本子被拿去申请补贴，申请书里有一行：本项目中照护者之间互相替班共计三百余小时，此系无偿劳动，特此记录。

周静说，那一行，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见，照顾人这件事，被当成一份「工作」写在纸上。

◆ 七、随身三问，用在事业上

这一章的最后，把随身三问，放到一个人的工作上。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你的工作，是只落在手上碰的那块地（挣钱、完成任务），还是也落在脑子里（学会了新的东西），落在心里的我你他（和谁一起做成了事，谁因为你的工作过得好了一点）？三块地缠上没有？

长出了什么？这一年，你有没有做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哪怕很小：一个新办法，一个带出来的新人，一份被别人接着用的材料。

走通了没有？有没有一件事，你从头做到了尾，做完心里是亮的？

再加一问，是罗尔斯留给我们的：你手里的这份工作、这份收入，和别人比，有没有差距？这个差距，说得出理由吗？让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还可以再加一问，是本书补的：这份工作里，你走过的路，有人记下来吗？你自己记了吗？

◆ 八、明天就能试的几条做法

第一，定任何一条考核、调薪、晋升的规矩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这里的哪一个人，我赞成吗？

第二，定之前，先请每个人说一句：自己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第三，碰上任何一个差距——自己的，别人的——问一句：它让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第四，年初说的规矩，年底兑现；要改，明年改，提前说。

第五，给「看不见的活」一个格子：带新人，修系统，交接老客户，照顾家人的那几年。

第六，给自己的工作立一本账：每年写一页，这一年长出了什么，走通了什么，哪一件事是和别人一起做成的。离开一个岗位的时候，这本账，比工牌有用。

第七，带一个人。你会的东西，要有人接着。

第八，新人进来，给他留几级台阶，别让机器把最下面几级全拿走。

第九，一件看上去不算工作的事——照顾家人，带徒弟，替邻居顶班——要是做了很久，把它写下来，当成一段工作经历。

第十，你要是到了该放手的年纪，把你会的东西，交给一个人；把你那本工作的账，交给接手的人。

九、一个小练习

给你自己这一年的工作，写一张阄书。

不是简历，是阄书。简历写你到过哪里；阄书写你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定过什么规矩，开过什么例外，和谁一起做成了什么，有什么是要「明年再议」的。

这一年	写一两句
我定下、或者照着做的规矩	
我开过的一个例外，为什么	
我和别人一起做成的一件事	
我带过的人，或者带过我的人	
我长出的一样本事	
我从头走到尾的一件事	
明年要再议的一件事	

写完了，签上名，写上日子，放在一个你找得到的地方。明年这个时候，拿出来，再写一张，放在它后面。

周越这一张，写到第七行，「明年要再议的一件事」，他写的是：组里那个「看不见的活」的评法，今年评得有点像人情分，明年要想个办法。

> **带走的话**
>
> 工资是菜篮子，事业是灶台；差距要说得出理由，来历要被写下来，会的东西要有人接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工作里：调薪的规矩（理念界），工资、工牌、机器拿走的台阶（现实界），带人、被带、交接老客户（自我界）。他的几招护住了人不被抵账、差距要说理由；本书补的，是看不见的活有格子，空白期被写下来，会的东西有人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个人辞职、换工作、被优化，框都在；可一份工作要是什么也没长出来、一件事也没走通、会的东西没人接，乘出来是零。老冯那三百多条、周静那一页纸，让零变成了一份来历。

结 语

回到老屋

◆ 一、走完了

从分老屋那天的饭桌出发，这本书走了六十六章。

走过一个人的一生：巴尔的摩的两个弟弟，普林斯顿那篇写罪与共同体的论文，太平洋上的三件事，一份改了十三年的手稿，一本又改了三十年的书。走过他接手的题：一架加总的秤，一双看得见道德的眼睛。走过一根柱子，和它在三块地上长出的三种自由。走过一张九格的表，两张并排的表，五位辩护人，一次体检，一个根，四件替换。走过他身后那些在柱子旁边吵的人，走过一台没有位置、却满身是土的机器，最后走回了教室、病房和工位。

现在，回到老屋。

走这一路，本书用的只有一套话：七个大白话词，三块地，三只脚；一张三行的图纸，一台三拍的小发动机；一道乘法，一张九格的表。你要是读到了这里，这套话，大概已经是你自己的了。

◆ 二、五条判决，再看一遍

判词，全书只有一句：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拆开，是五条判决。逐条再看一遍：证据在哪里，反证在哪里。

判决一，一根柱子。他打开的：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抵账（第 7、13、54 章）。他关上的：三只脚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第 12、13、14 章；第 4、5 章里自由四十多年始终排第一）。反证最近处：§82 与「基本需要」一段，他自己在柱子底下垫了砖（第 31、54 章）。结论：立。

判决二，理念自由。他打开的：定规矩那一刻不被私利绑住，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第 17、18、23 章）。他关上的：只活在理念界，是一个人的自由，原则是选出来的（第 20、21、17、22 章）。反证最近处：弗里曼说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丹尼尔斯说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第 50 章）；本书据此把话说得更准，判决不变。结论：立。

判决三，现实自由。他打开的：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基本需要先于自由（第 26、27、31 章）。他关上的：乘法拆成两本账，清单量不到转换（第 26、30 章）。反证最近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那一格是乘着算的（第 26 章）。结论：立。

判决四，自我自由。他打开的：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一级长出来（第 34、36 章）。他关上的：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第 35、38、39 章）。反证：公民不服从与附带条款，两扇窄门（第 4、39、40 章）。结论：立，收窄一句——院墙上留着两扇窄门，门通到具体的规则，不通到规矩的来历。

判决五，三格自由，六格空白。他打开的：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真实的影子——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第 42 章）。他关上的：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第 41、43、44 章）。反证最近处：《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第 44 章）。结论：立。

◆ 三、推翻条件，报账

导读里立过三条推翻条件，外加一条给本书自己的。报账如下。

第一条：若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位、且不以「自由的价值」或「善」身份出场的原则，判决一错。查了 §32、§63、§82、§83 与第三部分，以及《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报：未被推翻。差一步的地方，是「基本需要」与「能有成效地行使」：他写出了一半乘法（第 31 章）。

这一条，本书查得最细，也最想被推翻：要是真有那样一处，他和本书之间，就只剩说法上的差别了。

第二条：若有让自我界的理由回写公共规则的程序，判决四要收窄。查了《正义论》§55—59、《政治自由主义》第五、六讲、1997 年《再论公共理性》。报：部分坐实。据此，判决四收窄一句（第 40 章）。

第三条：若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判决五错。查了《重述》第五部分。报：未被推翻。差一步的地方，是「政治社会的善」：影子往前挪了一步（第 44 章）。

这一处，本书只核到了大意；核到原文以后，这一条的报账，可能要改。

第四条（本书给自己立的）：路据挡不挡得住身份与旧账。报：待验。本书只在周家这一户里走过一遍（第 27 章），第 56 章的三项检验还没有人做；结果出来以前，路据只是一个候选的词。

凡是差一步、部分坐实的地方，都登入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

◆ 四、两列总表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抵账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
定规矩那一刻不被私利绑住；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	理念自由只活在一块地上，是一个人的，原则是选出来的
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基本需要先于自由	乘法拆成两本账；清单只数菜篮子，看不见灶台
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	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关进私人院子，只留两扇窄门
创造与幸福留下了真实的影子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没有梁

◆ 五、盖子为什么会被盖上

他看见了那么多，为什么还是把另外两只脚盖在了影子里？

第 55 章摆过五样土：加总的对手，冷战的年代，康德的遗产，一部以权利法案为根的宪法，一个对「好的人生」很谨慎的哲学传统。在那片土里，幸福的一副面孔会吃

人，另一副面孔太私人；创造多半是市场上的激励。只有自由那一边的土是软的，根就往那边长。

可是本书一直守着一句话：起源不定罪。知道盖子是怎样盖上的，不是为了怪他，是为了知道：在别的土里，这个盖子可以掀开。他自己也掀过一次——1993 年，他把第三部分那套人生学说拿掉的时候，是掀开了一个盖子，只是掀开以后，又盖上了一个更轻、更有礼貌的盖子：墙。

还要把话说回他那一边：在他那片土里，把自由立成柱子，是替很多人挡住了很多压。一个在宗教战争的余烬里、在种族隔离的城里长大、在极权与冷战的年代里写书的人，把「谁也不能被拿去抵账」「谁也不能被逼着换掉信仰」立在最前面，本书认它是对的，是那片土上最要紧的一道墙。

◆ 六、带走什么，留下什么

我们从他那里，带走四样。

带走幕这道工序：定规矩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它挡偏私，在今天，在算法面前，仍然一问就灵。

周家分老屋的时候用过，周越定调薪公式的时候用过，周越的女儿排座位、立班里的规矩的时候用过。它是这本书里用得最多的一件工具。

带走「应得」的改判：你以为是自己挣的，一半长在土里。只是本书往下多走一步：长出来的，不只是运气，是来历。

带走反思平衡：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改。本书给它配一本档案，按判例的三条老规矩用（第 23 章）。

带走自己拆自己的勇气：一个人肯在最有名的书出版二十年后，白纸黑字地写下「那一部分不现实」，他的体系，就是活的。

本书拆他，也是学他：本书在第 56 章给自己写了五种死法，哪一种坐实，就改哪一处。

把三样东西，留在他那里。

留下「一次定好」：幕后一次选定、从此成为阿基米德点的那种定法。规矩要能一轮一轮地改，而且改的路要留痕。

留下「自立」：一个不从任何人的院子里取材料、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也回不到它的来历里去的政治观念。规矩要有门。

留下「自由的第一性」：除了底线自由那一格（第 11 章），自由不是一切的前提，是三只脚乘出来的一个积。自由是一道承重墙，可承重墙不是整座房子。

留下这三样，不是扔掉，是放回它们该在的位置：一次定好，放回「一站」的位置；自立，放回「有门的墙」的位置；自由，放回鼎的一只脚的位置。

本书自己，也往这张桌上放了一个词：路据（第 27 章）。它还没验过，是候选，不是结论。

◆ 七、AI 时代

还要说一段今天。

他那道幕，是蒙在定规矩的人眼睛上的。今天，定规矩的常常是一段程序，它把你看得一清二楚，蒙着幕的反倒是你（第 63 章）。「理性的人在幕后会选什么」，这件被当作发现的事，在机器和实验面前，被跑成了千万次，结果随设定而变；它露出了本来的样子：不是发现，是发生（第 62 章）。

所以，在今天，他那一问更要紧了：定这条规矩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它怎样对待，还会这样定吗？本书补的那一问，也更要紧了：这条规矩，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它把我分进格子的时候，有没有一扇门，让我把来历说出来，并且被记下来？

一台机器，再聪明，也只能在它被给的那片土上长；给它的土，谁定，怎样定，定了记不记，是今天定规矩的人最该问的事。这件事，罗尔斯没有赶上；可他那一问，和本书补的那一问，合起来，正好是今天用得上的一对。

八、那张阄书

最后，回到周家。

分家后第十年的清明，一家人又回到老屋。父亲坐在轮椅上，在东屋门口，枣树底下。枣树还在，一根枝没碰。

周静从柜子里拿出那个牛皮纸袋，一页一页摊在当年那张分老屋的饭桌上。

第一页，是分老屋的阄书：三份照分，长女侍奉父母十年，此项另记，诸人无异议。第二页，是父亲每年夏天回住东屋一月的那一行。第三页，是老屋第二回怎么用的记录，底下是孙女的字。第四页，是志愿表的背面。第五页，是九个人签名的那一页，灶挪了一尺。第六页，是照顾父亲的阄书，孙姐也签了名。第七页，是轮椅那道活门槛的记录。第八页，是父亲口述的十一段修水库的事，孙女整理的目录。

那张纸已经有点发黄，舅舅的签名旁边，多了一个小小的黑框——舅舅是前年走的。

周越的女儿问：「大姑，这么多页，要不要重新抄一张总的？」

周静摇摇头：「不抄。一页一页留着，才看得见这个家是怎么过来的。」

周越说：「那以后，还往里添吗？」

周静说：「添。你们谁家有事，爸有事，这个家有什么新规矩，都往里添。等我们也老了，交给孩子们，让他们接着添。」

周越的女儿说：「那这袋子，就是咱家的那本书了。」

父亲在轮椅上听着，笑了，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一本书，写不完才好。」

父亲伸出左手，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按了一个手印。周静在旁边写上了日子。

然后，她把纸袋翻过来，在背面又写了一遍那一行字——几年前，她在纸袋正面写过同样的话：

以上各页，均可再议。

带走的话

规矩要有人真抓过，来历要有人写下来；写下来的，还要能再议。

参 考 书 目

本书目按类排列。外文著作列原书名与初版年份；中译本的译者、出版社与年份，凡本书未能逐一核对者，标〔待核〕。本书正文引罗尔斯原著，以转述为主；需要原话处只引一句，附出处（体例见导读与附录二）。

◆ 一、罗尔斯著作

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vised edition, 1999.
2.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perback edition with new introduction, 1996; expanded edition, 2005.
3. The Law of Peoples,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Collected Papers. Ed. Samuel Free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Ed. Barbara Her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d. Erin Kel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Samuel Free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 Ed. Thomas Nagel; with essays by Joshua Cohen, Thomas Nagel and Robert Merrihew Ad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Outline of a Decision Procedure for Ethics."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1951).
10. "Two Concepts of Rules." Philosophical Review 64 (1955).
11. "Justice as Fairness." Philosophical Review 67 (1958).
12. "Constitutional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of Justice." Nomos VI (1963).
13. "The Sense of Justice." Philosophical Review 72 (1963).
14.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3rd series (1967).
15. "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Civil Disobed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1969).
16. "The Independence of Moral Theory."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48 (1974—1975).
17. "Fairness to Goodness." Philosophical Review 84 (1975).
18.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77 (1980).

19. "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In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1982).

20. "The Basic Liberties and Their Priority."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III (1982).

21.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4 (1985).

22. "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 (1987).

23. "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7 (1988).

24. "Political Liberalism: Reply to Habermas." Journal of Philosophy 92 (1995).

25. "Fifty Years after Hiroshima." Dissent (Summer 1995).

26.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64 (1997).

◆ 二、罗尔斯著作中译本

27. 《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待核〕；据 1999 年修订版的译本〔待核〕。

28.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待核〕。

29. 《万民法》〔译者、出版社待核〕。

30.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译者、出版社待核〕。

31. 《道德哲学史讲义》〔译者、出版社待核〕。

32. 《政治哲学史讲义》〔译者、出版社待核〕。

◆ 三、传记与综合研究

33. Thomas Pogge. John Rawls: His Life and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德文初版 1994）。

34. Samuel Freeman. Rawls. London: Routledge, 2007.

35. Samuel Freem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6. Norman Daniels, ed. Reading Rawls: Critical Studies o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Basic Books, 1975.

37. Chandran Kukathas and Philip Pettit.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and its Critics. Polity, 1990.

38. Jon Mandle and David Reidy, eds. A Companion to Rawls. Wiley-Blackwell, 2014.

39. Paul Weithman. Why Political Liberalism? On John Rawls's Political Tur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40. Andrius Galisanka. John Rawls: The Path to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41. Katrina Forrester. 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42. Joshua Cohen and Thomas Nagel. "Introduction." In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2009).

◆ 四、他接手的传统：契约、自律、功利、自由

43.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89.

44. 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1762.

45.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1740.

46.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85.

47.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

48. Wilhelm von Humboldt. 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ä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 1792 年写成，1851 年出版。

49.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1859.

50.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1863.

51. Henry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1874.

52. W. D. Ross. The Right and the Good. 1930.

53. A. J.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1936.

54. Charles L. Stevenson. Ethics and Language. 1944.

55. Nelson Goodman.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1955.

56. R. Duncan Luce and Howard Raiffa. Games and Decisions. 1957.

57.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958.

58.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59. Thomas S. Kuhn. "Objectivity, Value Judgment, and Theory Choice." In The Essential Tension, 1977.

◆ 五、批评、对话与身后的讨论

60. H. L. A. Hart. "Rawls on Liberty and Its Prior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0 (1973).

61. Thomas Nagel. "Rawls on Justice." Philosophical Review 82 (1973).

62. Brian Barry. The Liberal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63. Ronald Dworkin. "The Original Pos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0 (1973).

64. John C. Harsanyi. "Cardinal Utility in Welfare Economics and in the Theory of Risk-T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1 (1953).

65. John C. Harsanyi. "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 (1955).

66. John C. Harsanyi. "Can the Maximin Principle Serve as a Basis for Mor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1975).

67.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1974.

68. Robert Nozick. The Examined Life. Simon & Schuster, 1989.

69. Norman Daniels. "Equal Liberty and Unequal Worth of Liberty." In Reading Rawls, 1975.

70. Norman Daniels. "Wide Reflective Equilibrium and Theory Acceptance in Ethics." Journal of Philosophy 76 (1979).

71. Norman Daniels. Just Health C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2. Charles Taylor. "Atomism." 1979; Sources of the Sel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3.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74.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5. Michael Sandel. "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 the Unencumbered Self." Political Theory 12 (1984).

76.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Basic Books, 1983.

77. T. M. Scanlon. "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In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1982.

78. 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9. Richard Rorty. "The Priority of Democracy to Philosophy." 1988.

80. Jürgen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1992.

81. Jürgen Habermas.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2 (1995).

82. Susan Moller Okin.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Basic Books, 1989.

83. Onora O'Neill. Towards Justice and Virt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4. Charles W. Mills. The Racial Contrac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85. Charles W. Mills. "'Ideal Theory' as Ideology." Hypatia 20 (2005).

86. G. A. Cohen.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87. Thomas Pogge. Realizing Rawl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88. Charles R.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六、能力路径

89. Amartya Sen. "Equality of What?"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I (1980；讲座 1979)。

90.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1.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92. 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3. 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4. Martha C. Nussbaum. Creating Capabil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年起。

◆ 七、中国典籍与近现代

96. 《尚书·洪范》。

97. 《论语》（学而、为政、雍也、述而诸篇）。

98. 《孟子》（梁惠王下、尽心上）。

99. 《周易·系辞上》。

100. 《礼记·大学》。

101. 《庄子·逍遥游》。

102. 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1898 年前后。

103. 严复译，密尔《群己权界论》，1903 年〔待核〕。

104. 李泽厚关于「乐感文化」的论述，见其 1980 年代中国思想史论著〔具体书名与页码待核〕。

105. 宋儒「寻孔颜乐处」之说〔出处待核〕。

◆ 八、实验与人工智能

106. Norman Frohlich and Joe A. Oppenheimer. Choosing Justice: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thical The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07. 以「无知之幕」测试人们对人工智能原则之偏好的相关研究〔出处与结论待核〕。

◆ 九、本系列相关各卷

108. 德麦国际专著第 120 号《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二十八章。

109. 德麦国际专著第 121 号《发生落点》，第十九、二十章。

110. 德麦国际专著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第 26 章。

111. 《谁握住了哪一面》（写作中），第 3 章。

112. 本系列合订本及康德卷、亚里士多德卷、萨特卷、罗蒂卷〔书名与编号以系列目录为准〕。

◆ 十、统稿时补入的对话：承认、民主的平等、两种运气、照护记账、判例

113. Nancy Fraser.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New Left Review 212 (1995).

114. 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中译《为承认而斗争》，译者与版次〔待核〕）

115.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Verso, 2003.

116. Elizabeth S.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09, no. 2 (1999).

117. Ronald Dworkin. "What is Equality? Part 2: Equality of Resourc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0, no. 4 (1981).

118. Eva Feder Kittay.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19. Edgar S. Cahn. No More Throw-Away People: The Co-Production Imperative. Washington, DC: Essential Books, 2000.

120. 普通法「遵循先例」「区别」「推翻」的一般说明，据通行法学教科书〔具体版本待核〕。

附 录

附录一　术语对照：他的词、本书的大白话、本书的思想工具

本书正文只用一套大白话；这张表，给想对照原著或本系列其他各卷的读者。

他的词	本书的大白话	本书思想工具里的说法	首见
原初状态	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人造的土	E′：幕后那片配好的土	导论，第 17 章
无知之幕	幕	拉幕：把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导论，第 20、24 章
基本善	菜篮子清单	土在幕内的替身	第 22 章
反思平衡	校秤（第 120 号）	理念界里唯一的回写	第 23 章
暂定的定点	还在正在成形的砝码	正在成形的标记	第 23 章
字典式次序	查字典先比第一个字	123 原理第一拍被排序卸掉	第 25 章
自由的价值	自由的价格	乘法被拆成两本账	第 26 章
自然抽彩	牌是土里发的	来历被当成运气	第 27 章
差别原则	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	创造只作激励的影子	第 28 章
纯粹程序正义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	抓阄的根据	第 29 章
四阶段序列	一层一层揭幕	路只准往下走：D＝G（S）	第 29 章
重叠共识	结论碰头	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	第 38 章
公共理性	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	理由在门口翻译，原文留在门外	第 39 章
社会联合	一支乐队	自我界×创造的影子	第 42 章
亚里士多德原则	越做越难、越做越好的那股劲	自我界×幸福的影子	第 42 章
自尊（的社会基础）	抬得起头	自我界缠在一起的样子	第 22、42 章

他的词	本书的大白话	本书思想工具里的说法	首见
自由	框	自由律：在约束里裁出原本没有的新路	导论，第 14 章
（无对应；他叫「运气」或「应得」）	路据：一段在关系里走过、改了共同的土、当场记下、可以再议的路	来历的可核账形态；五条判准：有起止、改了共同的土、当场记、可再议、不传给身份	第 27 章
基本自由的优先	底线自由：良心、身体、说话、不被拿去抵账	乘法能开始的前提，不参加乘法	第 11 章

本书的七个大白话词：形状（显露），路（差异序列），土（特征纠缠），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三块地：脑子里想的（理念界），手上碰的（现实界），心里的我你他（自我界）。三只脚：创造，自由，幸福。一道乘法：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本书的九格表（第 41 章），与 SIO 九宫格（规范、模态、价值三轴）不是一回事。

附录二　《正义论》的两个版本与本书引文体例

《正义论》英文本通行两个版本：1971 年初版，1999 年修订版。两版的章节编排与节号相同，本书标出处一律只标节号（如 §24），两版都能对上。

修订版吸收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德译本所作的修改。据修订版序言，改动较大处，集中在讲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几节，以及讲基本善的地方〔核：《正义论》修订版序言，转述；具体改动逐节对照待核〕。本书凡涉及这几处（§11、§15、§32、§39、§82 附近），正文均以两版共同的大意为准，不以某一版的措辞下判。

中文读者读到的译本，依据的是哪一个英文版本，请以各译本的译者说明为准〔各译本信息待核，见参考书目第二类〕。

本书引文体例：

对象	标法	例
《正义论》	节号	§24
《政治自由主义》	讲与节	第一讲第 5 节
《万民法》《重述》	节号	《重述》§51
中国古籍	篇名	《论语·为政》
已核到依据	〔核：依据〕	〔核：《正义论》§1〕
未核到原文	〔待核〕	〔待核：§84 原意〕
本书自己的读法	〔待验〕或「本书读法」	第 19 章四层读法

凡本书中带引号的罗尔斯的话，读者应理解为「大意如此」。原著尚在版权期内，本书以转述为主；确需原话，只引一句，附出处。

附录三　罗尔斯年表

年份	事	本书章
1921	2 月 21 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五子中的老二	第 1 章
1928—1929	两个弟弟先后病故，此后口吃〔待核〕	第 1 章
约 1935—1939	康涅狄格州一所圣公会寄宿学校〔待核〕	第 1 章
1939—1943	普林斯顿；1942 年本科论文写罪与共同体	第 2 章
1943—1946	陆军步兵，太平洋战场，占领日本；信仰散去	第 3 章
1949	结婚〔待核〕	第 4 章
1950	普林斯顿哲学博士	第 4 章
1951	《伦理学决策程序纲要》	第 4 章
1952—1953	牛津一年〔待核〕	第 4 章
1953—1962	康奈尔、麻省理工〔起止年份待核〕；1955《两种规则概念》；1958《作为公平的正义》	第 4 章
1962 起	哈佛任教	第 4 章
1971	《正义论》出版	第 5 章
1975 前后	为德译本修订	第 5 章
1980	杜威讲座《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第 5、18 章
1982	《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回应哈特	第 5、31 章
1985	《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	第 5、33 章
1987	《重叠共识的理念》	第 38 章
1993	《政治自由主义》出版；牛津讲座《万民法》	第 5、15、33 章
1995	与哈贝马斯交锋；《广岛五十年》；首次中风	第 3、5、59 章
1997	《再论公共理性》	第 39 章
1999	《正义论》修订版；《万民法》；《论文集》；获国家人文奖章、肖克奖	第 5 章

年份	事	本书章
2000	《道德哲学史讲义》	第 5、6 章
2001	《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	第 5 章
2002	11 月 24 日于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家中去世	第 5 章
2009	本科论文与《论我的宗教》合集出版	第 2、3 章

他一生的「人生序列表」——每一段的土、那一步的不同、显出来的样子——见第 6 章。

附录四　随身工具卡

这张卡，是全书用得最多的几件工具，可以剪下来，夹在你常用的本子里。

工具	怎么用	出处
随身三问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长出了什么？走通了没有？	导读，第 64—66 章
幕后测试	定一条规矩之前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我赞成吗？	罗尔斯；第 17、20 章
来历一问	问完上一句，再问：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让来历开口	本书；第 24、27 章
差别测验	碰上一个差距问：它让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罗尔斯；第 28 章
真抽一次	凡说「反正机会一样」的地方，当面真抽一次	罗尔斯；第 29 章
抓阄三步	先让来历开口、按来历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	本书；导论，第 24 章
阄书格式	日子，在场的人，分法，例外与缘由，签押，「可再议」	本书；导论，第 56 章
灶台一看	不只数菜篮子，看它落在什么土上、什么路上、做出了什么	本书；第 30、32 章
一扇好门	能关，能进，能回，留痕	本书；第 40 章
九格表	三块地乘三只脚，看哪格满、哪格空、格子之间有没有线	本书；第 41 章
两行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	本书；导论
讲到最强	先把对方的理由讲到他点头，再说毛病	罗尔斯；第 6、56 章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对账

本书对前卷的判断，一条不改，只往下接。下表逐条列出：前卷说了什么，本书在哪里接住，接的方式。接的方式分三种：「接住」——原判照用，往下展开；「说得更准」——原判方向不变，措辞收窄或细化；「口径对齐」——事实细节有出入，写明本书的口径与理由。

前卷	前卷的判断	本书章	接的方式
第 120 号第二十八章	造了一片人工的土，用它来量真实的土	第 20、22、50 章	接住；第 22 章说「土的替身」，第 50 章据弗里曼说得更准：人造的土是从真实的土里提炼出来的
第 120 号	无知之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	第 17、50 章	接住；本书以工序换工序（幕换抓阄）
第 120 号	「应得」被改判成长出来的	第 27 章	接住；往下一步：长出来的不只是运气，是来历
第 120 号	停在三处：幕后那人是谁；清单谁开、谁不在场；只有形状没有路	第 21、22、29 章	接住；第 29 章说得更准：有路，但路只准往下走
第 120 号	反思平衡比作「校秤」	第 23 章	接住；注明来处，给秤配一本本子
第 120 号	重叠共识比无知之幕更实用；工具进了日常型	第 38、46 章	接住
第 120 号	机会的真正平等变成一张看不见的名单	第 63 章	接住
第 120 号	童年弟弟去世时「八岁」	第 1 章	口径对齐：本书按常见记载的 1928 年，写作七岁；待核
第 121 号第十九章	他的土是薄的，而且是有意削薄的	第 20 章	接住；削掉的恰是两整块地
第 121 号	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例外要记下来	第 4、23、53 章	接住；本书以阄书作档案
第 121 号	最里层不进任何可援引的形式	第 39 章	接住；「程序只是摆出来的」一句核不到原文，降级为转述
第 121 号	幕反过来了	前言，第 63 章	接住

前卷	前卷的判断	本书章	接的方式
第 121 号第二十章	1995 年交锋；两人都没回答「记在哪儿」	第 59 章	接住：一个想出来，一个谈出来，两边都没有阄书
第 172 号第 26 章	罗尔斯要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	第 38、59 章	接住；第 38 章说重叠共识是「隔」最精致的样子
第 172 号	「两把一样的椅子」	第 21 章	接住；往前一步：多把椅子合成了一把
《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	桑德尔对「没有负担的自我」的批评	第 35、58 章	接住，不另判；本书只画「构成」与「长出来且回头改」的分界
康德卷	焊死	第 52 章	对照：罗尔斯接过自律，但没有焊死
亚里士多德卷	倒装	第 52 章	本书推论：意义层与之同构（自由本是积，被当成前提）；待验
萨特卷	三界的部分缺失	第 52 章	对照：罗尔斯三界俱在，只立自由
罗蒂卷	自由对话共同体为仍在岗的免检品	第 52 章	对照：同属自由中心一族；细账以罗蒂卷为准

本书写作中若发现前卷有不对之处，不在本书中悄悄改，写成待裁交回重审。截至交稿，本书未发现需要推翻前卷判断之处；「八岁／七岁」一处属事实口径，已列于上表。

附录六　推翻条件、判负卡与本书自认最弱处

◆ 一、推翻条件：报账（三条，外加一条给本书自己的）

推翻条件	去哪里查	报账
一：若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位、且不以「自由的价值」或「善」身份出场的原则，判决一错	《正义论》§32、§82、第三部分；《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	未被推翻。最近处：「基本需要」与「能有成效地行使」（第31、54章）
二：若有让自我界的理由回写公共规则的程序，判决四收窄	《政治自由主义》第五、六讲；《再论公共理性》；另查《正义论》§55—59	部分坐实。公民不服从、附带条款两扇窄门；判决四收窄一句（第40章）
三：若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判决五错	《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第五部分	未被推翻。最近处：「政治社会的善」（第44章），只核到大意
四（本书给自己立）：若路据的五条判准挡不住身份与旧账，撤回路据	第56章检验一	待验。只在周家一户里走过一遍（第27章）

◆ 二、判负卡

每一条判决，写明「在什么情况下本书认输」。

判决	本书认输，如果
一 · 一根柱子	找到一处原则，把创造或幸福立得与自由平起平坐，而不是以「价值」「善」「激励」的身份出场
二 · 理念自由	找到一处程序，让幕揭开后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能回头改原初状态本身的布置（清单、幕、选项）
三 · 现实自由	找到一处论述，要求第一条原则下的所有基本自由（不只政治自由）都保证公平价值，或把转换放进原则本身
四 · 自我自由	找到一条比公民不服从、附带条款更宽的路，让私人院子里长出来的理由回到规矩的来历
五 ·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找到一处论述，写三种自由之间怎样互相生成，而不只是分开保障
路据（本书新词）	用了五条判准以后，拿身份说话、翻旧账的反而更多（第56章检验一）

◆ 三、本书自认最弱处

以下各处，是本书自己认为最容易被驳倒的地方。读者若在这里找到反证，就在这里驳倒本书。

处	为什么弱	章
§82 与「基本需要」一段，和本书保底线大致重合	若「能有成效地行使」本已含「另两项大于零」之意，判决一要大大收窄	第 31、54 章
「同一支笔」：§70—72 写发生，§84 写先在	§84 原文与前后文未核到，只作读法	第 35、36 章
「程序只是摆出来的」	《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原文未核到	第 39 章
《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	只核到大意；核到原文后推翻条件三的报账可能要改	第 44 章
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	经弗里曼、丹尼尔斯一辩，判决二说得更准	第 50 章
第一句话的四层读法	书中无专门解释，四层均为本书读法	第 19 章
幸福快乐中心的九格表	中国思想几千年，一张表只能量个大概	第 49 章
与亚里士多德卷「倒装」同构	本书推论	第 52 章
病根五样土	均只撤免检、不判真伪，且各有反例	第 55 章
身后诸人的结局初判	仅诺齐克「轮回」、森与努斯鲍姆「跃迁」有名目，余者暂不归类	第 57—61 章
第 62、63 章关于 AI 的几处推论	相关研究出处待核；「证实判断的负担、反驳一人幕后」为推论	第 62、63 章
SDE 五种死法	本书自己给自己写的；任何一种坐实，本书要改	第 56 章
路据的五条判准	只在周家一户里走过一遍；第 56 章三项检验尚未有人做	第 27、56 章
乘法的三个量法	只量「有无／几件」，本人说法与旁人指认可能对不上	第 11 章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 一、口述命题登记

以下三句为王德生博士口述，全书原文照录，一字不改。

编号	口述原文	见于
口述一	自由优先是一个意义中心主义，即创造，自由，幸福三者，自由是第一性	前言；第三编编序；第 52 章
口述二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也意义哲学，所犯的错误就是将 SDE 的 D1 的意义三视角，变为了「自由中心主义」。即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显然这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这个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前言；第八编编序；第 52 章
口述三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前言；第 16 章；第 52 章

判词（一字不差，见于前言、导读、结语，并在第 44、51 章原样引用）：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 二、罗尔斯原著：待核各处

出处	本书用法	章
《正义论》§ 4「随时可进入原初状态」	转述	导论，第 17 章
《正义论》§ 24「不知道本社会具体处境」	转述	导论
《正义论》§ 32「社会正义的目的」原句	转述，判决三证据	第 12、26、32 章
《正义论》§ 41「阿基米德点」	转述，升格路线	第 24 章
《正义论》§ 82 关于有利条件	转述，保底线	第 16、31、32、54 章
《正义论》§ 84—85「自我先于目的」	转述，「同一支笔」	第 2、35、36 章
《正义论》§ 87「永恒的形式之下」	转述，升格路线	第 24 章

出处	本书用法	章
《正义论》中批评布雷斯韦特一段所在节	转述	第 21 章
《正义论》中引古德曼所在节	转述	第 10 章
储蓄原则修改的出处（《政治自由主义》或《重述》）	转述	第 20 章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关于「基本需要」的一段	转述，第零位	第 31 章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扫罗与保罗之例	转述	第 34 章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与某些信念不可分」一段	转述	第 34 章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模块」「自立的」	转述	第 33、38 章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压迫的事实」所在节	转述	第 12 章
《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程序只是摆出来的」	转述，降级	第 39 章
《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中「转向源自理论内部问题」的说明	转述	第 33 章
他对丹尼尔斯式批评的回应出处	转述	第 26 章
背景文化越丰富社会越有生气的表述	转述	第 38 章
《再论公共理性》结尾关于信仰者真心认同的段落	转述	第 40 章
《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所在节	转述	第 44 章
《正义论》修订版逐节改动	转述	附录二

◆ 三、生平细节：待核各处

父亲自学成律师及政治往来；母亲的妇女组织职务；黑人玩伴一事；两个弟弟去世的年份、病名与经过；口吃；寄宿学校名称与入学年份；本科论文的题目译法、「自然关系／人格关系」用语、对契约论与功德的态度；2009 年合集的编者与出版信息；《论我的宗教》的写作年份与发现经过；提前毕业与入伍月份；部队番号、战地、兵种、铜星勋章；《论我的宗教》所记三件事的时间地点；途经广岛；拒当军官与降级；1949 年结婚；博士论文题目；牛津一年所接触的人；康奈尔、麻省理工任职年份；书稿流转的版本；对学生缓征的批评；对诺齐克的回应情况；中风次数与稿件整理分工；《道德哲学史讲义》导言中「先假定自己没读懂」的说法；课堂细节（长评语、讲义）；学生名单。

◆ 四、他人著作与其他：待核各处

内格尔 1973 年书评的具体论点；弗里曼关于原初状态设定取自公共文化的论述出处；诺齐克 1989 年的自我修正；严复译本的出版年份与《译凡例》中「自繇」之说；日译本译者与年份；《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等各中译本的译者、出版社与年份；古汉语「自由」的常见用法；「寻孔颜乐处」出处；李泽厚「乐感文化」的出处；以无知之幕测试人工智能原则的相关研究。

◆ 五、说明

全书标〔核〕处，依据均在正文括注中写明；标〔待核〕处，在核到可靠原文之前，只作转述，不下重判；凡本书读法，标〔待验〕或写明「本书读法」「本书推论」。本表随核验进展更新。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
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
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
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本书用七个大白话词——
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把一位美国哲学家拆开，重新装一遍：
他立的那根柱子，护住的是底线自由，
错在把底线当成了自由的全部；
来历不是运气，是一段可以记账的路。

幕，换成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先核路据，再抓阄。　——本书

ISBN 979-8-90690-476-8
9798906904768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147 号
定价：US$20.00